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社会命运 (一)

 **eBOOK**
内容资料 非商业

第二版致读者

从事于传播战斗思想的人，在现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鲜有余暇写书或修订共著作：因为要进行斗争，每天都有要斗争的事和紧迫情况；战斗很难容许人远离，去离群索居地工作。我当然也承认，即使没有这个借口，我这部著作这次再版，也仍然会一点不少地保持它原始的样子。

果我是在今天写一部阐述社会学说的书，则我行文的语气无疑不会这么严峻，而要更加冷静，更加宽厚。不过我认为，在任何事情上，行年四十却后悔二十年前不该怎么怎么作，那是可笑的。

这本书，象它现在这个样子，是有益于传播的。它将打动那些独立思考的人们，因为它就是特别为他们而作的；它将使那些热心的人感到高兴，使青年人和妇女感到欣喜。书中的语气是很尖刻的，辞句是泼辣的；的确是这样。但人们将十分清楚地感觉到，这种语气和辞句绝不是个人意气用事。作者不是在为他个人的利益而斗争；他是为了一个事业而战斗的；这个事业的伟大，在他的著作中显然使一切个人的痕迹都黯然失色了。

总的说来，尽管这本书有它不完善的地方，人们对它也有所批评，但我还是不愿意花时间把它重新写过。如果我有闲暇的话，我要尽量好好地加以利用。因此，我只限于改正这本青年时代的著作中的一些文字上的错误和在今天看来是多余的话，而对它所反映出来的作者年轻幼稚的本质和特征，却一点也没有改动。我添加了几个注释，补充了几个过去没有谈到的地方。

在我的读者当中，那些对本书过分好斗的笔调感到不快的人，在气质上是尼于严肃和理智的人之列的，因此他们将不会不考虑到一部著作写作的年代，从而对它稍加原着。

有几个维护自由的朋友，责备我把傅立叶和社会学派著作中攻击哲学和革命精神的话大部分都用上了。对这一点，应当弄清楚。这些攻击的话，是替哲学和革命的反派说的吗？是替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说的吗？不是的。我们抛弃了人类的道德原则、权利和伟大理想吗？我们背离了哲学和革命的要求吗？一点也没有。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信念包含了哲学和革命，而且远远超过了它们！向往进步和自由的人们，前进吧；要敢于把哲学和革命在人类前进道路上散布的谬误和残砖碎瓦扫个一干二净。

拉马丁先生把法国大革命的特点非常精辟地概括成这么三句话：“圣洁的愿望；虚无飘渺的空想；残酷的手段。”我们不仅没有背叛革命的事业，而且立誓要为革命的胜利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要宣扬真理和光明的法则，它必将圆满地实现“圣洁的愿望”，实现我们为之奋斗的自由和正义的伟大原则，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指出那些损害了世界上这个崇高事业的“虚无飘渺的空想”和“残酷的手段”。

还有一句诸。当初我们出版这部著作（其第一卷早已售罄，现在再版）的时候，我们对法国政府的通达情理是信任的，尽管这种信任是相对的；但有鉴于由于一项极端自私和盲目的政策造成的悲惨现实，我们的信任已统统消失了。

拉马丁（1790—1869），法国浪漫派诗人、政治活动家，曾一度担任1848年革命临时政府首脑兼外交部长。——译注

维·孔西得朗
一八四七年九月于巴黎

命运是上帝按照数学法则制定的计划
在现在、过去和将来的结果。
沙·傅立叶

年轻的士兵，你干什么去？
我去为从上天降临的永恒的规律战斗。
祝你马到成功，年轻的士兵！
德·拉梅莱

译者前言

维克多·孔西得朗，1808年生于法国汝拉省的萨兰，原先是法国陆军中的一名工程兵军官，1830年开始信奉沙利·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1831年辞去军职，参加傅立叶学派的理论刊物《法郎吉》的编辑工作。孔西得朗一度从事政治活动，当选过制宪议会代表和立法会议员；1849年因组织暴力活动，被判处流放。他先去比利时，后到美国；1855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建立了一个“联合村”，试图在美洲新大陆实现傅立叶的理想；但这次尝试，也如同他以前在法国的尝试一样，不久便宣告失败。1869年孔西得朗回到法国，1893年病逝于巴黎。

孔西得朗毕生宣传傅立叶的思想，著有《社会命运》、《政治的崩溃》、《傅立叶体系解说》和《社会主义原理》等书。

《社会命运》是孔西得朗的一部主要著作，第一卷初版于1834年。他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对傅立叶的学说的实际运用作一个简明扼要的陈述。他师承傅立叶，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把批判的锋芒首先指向资本主义的商业。他说商业是非生产性活动；商业本身对于从它手中经过的东西，无论在量上或质上都没有任何增加，商业的自由竞争天天在败坏社会的肌体。他主张通过一个管理机构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联系，以减少商人的从中盘剥。同样，他认为政府官员和军队是非生产人员。维持大量的政府官员和军队，将使社会丧失无数的财富和精神力量。他反对工业和农业分散经营的无政府状态，对这种状态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一再指出它是文明社会种种病症的一大根源。他深入解剖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揭露它们的弊端；对有些问题，也有相当的见地，例如：他反对对野生动物的肆意捕杀，认为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将导致水土流失，大自然的气候发生变化，不仅使当代的人受害，而且还遗患于后世。

在《社会命运》中，孔西得朗用大量的篇幅阐述傅立叶的“和谐的统一”；他详细探讨有哪些因素能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使每一个人都能参加创造社会财富的工作。他说，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一个美好社会的物质条件，没有这个条件，自由就是一句空话，教育也无法实施，人与人不可能和睦相处。他举例说明，一当人们感到物品匮乏，和谐的气氛便消失，敌对的自私行为便产生，战争也随之开始。

在《社会命运》中，孔西得朗因袭傅立叶对上帝的观念，说上帝在地球上先造好了动物和植物，使人有生活的资料，然后才造人。上帝给人类的礼物是丰厚的，因此，人类在世界上的任务，就是治理这个地球。以“法郎吉”为基层组织的理想的社会，能够按照从人类天性推导出来的法则，使社会成员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共同协作，完成治理地球的任务，为所有的人带来幸福。他设想：建立在平原、幽谷、山麓和河畔的法郎斯泰尔中的生活十分美好，每个人可自由参加谢利叶，从事与自己的爱好和才能相适合的劳动。劳动不再被人们视为苦事，而是很光荣、很吸引人的事。他说，法郎吉是很富有的。他把由四、五百家人组成的法郎吉比作蜂箱。蜜蜂辛勤地劳动，蜂箱里充满了蜜和蜂蜡。然而，他并不主张彻底废除私有制，因此在美好的法郎吉里仍保留一定的私人资本，将视每个人投入的资本、贡献的才能和劳动的多寡，按比例分配产品。他认为，这样就实现了公允：有资本的人感到满意，没有资本单靠双手劳动的人也满意，从而阶级利益的对立便不再存在。

这种设想，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一大特征，是十九世纪初叶资本主义还不十分发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刚刚开始时候的产物，因此，其立论的依据依然未脱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莫臼。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日益壮大，这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就起着阻碍作用了。

空想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中包含有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至今对于我们在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方面，仍有一定的意义。

傅立叶逝世于 1837 年，他的门徒虽然人数不多，但正如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所说的：“在现代法国的著名思想家中，他们却占了相当大的数量。维克多·孔西得朗就是其中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研究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他的主要著作《社会命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傅立叶的学说，加深对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

1985 年 1 月

社会命运（一）

宣言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

《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三节

一个问题只要提法适当，就接近于解决了。

安培

理性终将占上风。

伏尔泰

现在，要么就取之，吝则就放弃。

莎士比亚

要当心舔着嘴走进来的狗。

西班牙谚语

我的目的，是要对傅立叶从人类天性的规律推导出来的社会组织作一个
简明易懂的扼要陈述。¹

在我们这个世纪，历代使人类遭受摧残的战争、政治动荡、疯狂的反动
行为和种种大灾难，每隔一段很短的时间就要猛烈重演。因此，人们对社会
苦难的感受，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痛苦更深，祸患更大，到处
都急需救治的良药。

拥挤在政治舞台上的战士真是数不清，处处有人叫嚣和仇恨，互相驳难
的杂乱无章的议论连篇累牍地发表，风潮起伏，政治或产业动荡不宁，再加
上各种各样的纷乱和腐败行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社会不好的明证。睿智的人
比惶惶不安的庸人站得高，看得远；他们认为，千万个诉怨或愤怒的声音，
将汇合成一个悲壮的共同的声音——遭受苦难的人的声音。这个声音在谴责
社会的组织。如果人们过得很自由和幸福，生活在按照人的天性的需要和要
求制定的社会法律之下，会发出这些诉怨、愤怒和呻吟之声吗？

今天，已不再禁止知识界对人类的前途进行探讨。已经许可人们进行这
类思考了。任何一个著述家，从制造先验哲学的人到童话作家，对“给新建
建筑物添砖加瓦”很感兴趣；每一本书的序言里都要写上这么一句公式话。
不过，虽说每一个人都想为这个建筑物添砖加瓦，但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建筑物，
就必须弄清楚，而且还要了解它的设计和规模；不弄清楚这些，便只会收集
到一大堆可笑的没有用的材料。如果你的东西是一大堆碎石头，那就别给我
们送来。

因此，现在是向当代的知识界提出一个有系统的计划的时候了；这个计
划可以作为人们急须研究的巨大的重新组织工作的基础；因为旧的社会已经
处处濒临崩溃。由于这是那些对前途问题感到严重关切的人所需要的一个新
计划，一个发明，一项社会发现，因此我们要求人们对一个与那些汗牛充栋
但什么问题也解不了的哲学和文学著述的胡言乱语全然不同的设想，给以相
当的注意。它没有任何不尊重事实和不遵循严格的科学推理的地方；当然，
不能因为有了这个设想，就不去研究傅立叶的理论了；傅立叶的理论仍须研
究，因为它十分新颖，有独见，各个部分立论谨严，效果和形式均富有诗意
和气魄，是值得人们阅读的。

¹ 着重号是原有的。——译注

不过，须要指出的是，对研究一个真正的新学说没有思想准备的人是不不少的。还须做许多工作，才能使知识界绽露微曦，扫除乌云。传播革新的思想的人将遇到数不清的障碍。为了在这样的道路上不停地前进，一直走下去，那的确是需要有力气、耐心和勇气，而尤其是需要有虔诚的信念。

有些人对你的信仰表示怀疑，不管你如何加以保证，他们都把你和那些没有信仰和准则的江湖骗子混为一谈，把你和那些在政界和新闻界到处叽叽喳喳的道德学家和慈善家看成一个样子。这种错误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把一切都当成商品的时代，舆论、信仰和良心全都是可以买卖的。

还有一些人说你是胡思乱想的人，是空想家，是“没有头脑的人”（这是他们的原话）。他们把你直呼为疯子：这个名词，如果不是经过那些走在时代前头、给人类开创了光明的大事业的伟大天才把它提高和净化一番的话，当然是很难听的。十字架也是很令人厌恶的，然而耶稣却使它成了一个神圣的东西。

有些人的思想里充满了没有道理的偏见，他们象提防敌人那样提防你；你在这块敌对和不信任的土地上，是无法撒播任何种子的。这种敌对的倾向，在有几个人的身上甚至发展到竟认为你有卑鄙和自私的意图；他们把这种错误的偏见当作甲冑和利剑，用它们来反对那些传播一个社会信念并为之献身的人，硬说“那些人有他们秘密的想法；没有秘密的想法，他们就不会对人类的幸福如此关心了！”

这就是仁人志士在现今这个时代的遭遇。这是我们社会的核心已经受到自私行为的残害的征兆：心肠十分冷漠的人是不会理解为一个社会事业的献身精神和爱的；只有心灵非常败坏的人才用敌对的态度来对待为人类谋幸福的人！我们认为此等人的看法就是恶的明证。难道不是由于长期的苦难，希望和幻想全都破灭，社会才败坏了人心吗？

最常见的倾向是：有些人口头上虽不反对，但对一个新的社会思想的传播却设置重重障碍，硬要用他们自己的思想，用他们自己的杂乱无章的想法，来代替那些真正构成一个学说的思想。他们还没有读过这个学说的论述，就对它加以评判，用一些谬误的说法把创立这个学说的人的思想加以歪曲和割裂，从一大批荒谬可笑的乱七八糟的说法中得出更加荒谬可笑的结论；许多“知识渊博的人”目前就是这么作的。他们把你的概念加以歪曲，用他们的想法把你的想法搞得面目全非，十分荒谬，然后带着满意的神情对你说：“你的学说是一种荒诞的乌托邦，是不值一驳的！”啊！当然啰，你的思想一经过他们的模子，被他们那样一理解，被他们那样一改变，当然会成为不值一驳的荒唐的东西！传播新思想的人，每走一步，每说一句话，都要碰到这些困难，这种情形，长期以来使我们感到恼火，往往使我们变成傲视他们的人，使我们对他们这些心肠冷酷、头脑狭窄的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轻蔑之心；在这些人的狭窄的头脑里，任何颠扑不破的新思想都是进不去的。

有些人想一下子就把一种崭新的学说弄个明白，想把它象牡蛎一样一口就吞下去；说应当把它写成杂文，写成短篇故事，甚或写成小说（该怎么写才对呢？），说应该有一个有天才的人出来提出一个社会结构，想一个很科学的办法，拿出美妙的计划，计划的说明要用两种语言，对一种人用古文，对另外一种人用浪漫的语言。

另外还有一些人对新的学说提出责难；他们说：“一本书里有几十个新

词儿，怎么读得懂！”我们说：在一篇化学论文、物理学论文、博物学论文或医学论文中，新词儿不是有好几百个吗？他们说：“不错，但那是科学呀，至于社会学说嘛……”啊呀！你们公然不认为一门社会学说是一门科学，不认为它是科学中的科学，是最重要的科学，是关键性的科学，是研究人的科学！的确，他们的那些话足以说明他们打开头一直到现在，在对社会关系的看法上是多么的荒谬可笑。哼！如果这门新的学说不是一门科学，如果它不具备科学的精确性，那它也就会成为你的书架上放了八百年的一大堆哲学和伦理学的空话连篇的一类著作了！

现在，人们已经允许在科学上使用新词或古词，甚至在小说和短篇故事中也允许使用。一个文人，如果他不给语言增添几个新词汇，不使用几个含有新意的老词儿，那他是不甘休的，对他的书不满意的。介绍新思想的人有必要使用二三十个新词，难道不让他有使用新词汇的权利！这简直令人好笑。

有人还要求把一部研究社会学说的书压缩成一篇新闻报道那样长的文章。请问：哪一本化学书、物理书或代数书只用了十来页八开纸？人们必须知道：这是一门社会科学，我所论述的，不是别的，而是傅立叶发现的社会科学；这门科学不能阅读一下就算完事，而必须对它进行研究。

就我来说，我只打算在《社会命运》中阐述傅立叶的思想在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一般的组织方面的基本运用。想深入了解傅立叶的思想的人，在入门之后，还须要进行高深的研究。

这本书当然是写得很简要，容易看得懂，因为它不是为那些没有把事情弄清楚就下断语或武断处理问题的人写的，也不指望那些以为用“乌托邦”、“不可能”或“梦呓”这类字眼就能把一种新思想打个粉碎的人去读它！——这本书不是为那些没有心思和智慧的人而写的，也不是为那些带着成见或偏见看问题的人写的。有一些人对自由的理性和摆脱了种种束缚的良知发出的纯朴的呼声充耳不闻，不愿意勇敢地作出响亮的回答，这样的人也最好不要看这本书。

还有一句话。

今天也有一些人非常赞成对社会进行改革，他们对社会的罪恶感到痛心，因而乞灵于善，乞灵于“有进取心的人”。然而赞成改革的人大部分又受到谬误的信仰的束缚。他们说：应当向前进，人类必须摆脱以往的桎梏；小孩长成了大人，就应当丢掉他摇篮里的襁褓，人类应当毫不畏惧、毫不惋惜地摆脱旧时代的苦难。

这些话说得很好；不过他们对未来的看法，只是把现今的社会加以改良和完善。他们所讲的完善论，又用的是孔多塞的观点，只不过在今天加上一些补充材料和修改几处文字，便冠以“继续进步”的名称重新发表。

在这里，要把问题弄清楚。他们的意思是说，应当把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景况搞得好一点，社会的现状应当象我们的天性那样趋于完善吗？这样说法，也只不过是泛泛地表示一个良好的愿望罢了。

完善现存的形式，就可以使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景况好些吗？

这样看法就错了，而且大错特错；因为，如果说社会形式的坏，是坏在基础上，那就不应当去改进和完善这种基础本来就坏的社会形式。不能搞什

孔多塞（1743—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论家，认为改善人类理性即可促进社会进步。——译注

么完善，而应当来一个完全的和彻底的转变。必须摆脱现有的形式的束缚，必须按 1847 年 人类在地球上所处的特定环境来考虑问题。须要补充的唯一条件（请大家注意这唯一的限制），即为了使未来和过去相连接，须要遵循的唯一条件是：所有一切人的利益应当受到尊重，所有一切人的权利应当得到承认（遵守传统的人说：“我们以后将尽量使他们感到满意的。”他们想用这样的话来缓和他们引起的人们的愤怒）。

这一段对现今流行的完善论的谬误所作的评论，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类才智的巨大努力，碰上一个提法不妥当的问题将遭到失败。如果人们从地球是行星系的中心这个假设出发去研究天文，则有天才的人即使画了一条又一条的曲线和一条又一条的外摆线，也是解释不清的。这个天文学问题的提法是错的；学者们在这条道路上即使走一万年，用一万年的时间，结果也会同达拉伊德姐妹一样，白辛苦一阵，解决不了问题。相反，要是有人带头说：“我们在理论上不把地球看作一个不动的居于中心的星球，研究一下地球是不是也象其他星球一样转动。”他这样把这个天文学问题的词儿简单地变动一下，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精明的哲学家过去花了几个世纪而且今后再花几个世纪也找不到的答案。——说这个话的人，建立了一门科学。

这个例子和其他一些例子证明：每当人们硬要去解答一些提法不对的问题，就会陷入荒唐，解决不了问题。这个例子还证明，问题一旦提得恰当，便可迎刃而解。这是一切在真正的科学领域里辛勤工作的人都承认的真理，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那些搞哲学的、搞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人，看来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

另外，由于一个原始的差错，我们发现在道德和政治上，一切事情都有一个大矛盾。搞哲学的人，也象修巴别塔 的工人一样，对一团混乱的情形感到吃惊：语言混乱，思想混乱，文字也混乱，而这种情形竟持续了三千年哩！这真是够瞧的。现在别再说什么太阳围绕地球转了；现在是从错误和矛盾互相冲突、互相攻讦的混乱状态转入科学领域的时候了；在科学领域里，一切都能阐述明白，都能分门别类，让人一目了然的。

要达到这个境地，就须要象人们用实证科学去研究自然哲学问题那样去研究社会问题。今天应当把那一堆哲学的、政治学的和伦理学的荒谬的东西放到理性的法庭上示众，因为它们在世人中还有人相信，还有市场。社会科学应当完整地建立起来，有论述又有事实，用不着去理会哥白尼、伽利略、克普勒、牛顿和其他学派的哲学学说；这些学说，让相信星相学家和炼丹士的人去信吧。

狂妄的哲学把一切都破坏了；我们要看一看它在它自己制造的废墟上是不是挺牢固？我们将考察它的基础是不是牢实得用撬棒撬不动，用镐头也刨不动：我们要看个究竟，因为阵势已经摆好，就不能不打仗！

即本书第二次再版之年。这句话的意思是：应当按照当前的现实情况考虑问题。——译注

达拉伊德姐妹，传说中的利比亚王达拉奥的五十个女儿。据说，在达拉奥的唆使下，她们在新婚之夜，把她们的新婚大夫通通杀死了，因此遭到神的惩罚，让她们无止无休地向一个无底的大桶灌水，结果白费力气，大桶的水总灌不满。——译注

巴别塔，据《圣经》上说，天下人的语言，原先是一样的，后来，因人们想造一座“塔顶通天”的塔，遂触怒了耶和华，从天上下来“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无法交流思想，结果没有把塔建成（事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十一章）。——译注

现在，让我们在这里总括一下：一切从哲学的武器库中搬出来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法则和学说，都是建立在根本错误的基础上的，它们互相矛盾，变化无常，很不精确。

要建立一门社会学说，绝不能和这样的权威、这样的信仰和这样的成见一个腔调。首先要符合情理。不要害怕立论的原理往往和流行的原理相反，因为不走新的道路，就得出新的结果。

我必须说明：打开始起，傅立叶所建立的自然的或神的学说，就是和蒙昧狭隘的、哲学上虚伪的和陈旧教条分道扬镳的，在他的社会学说中从来不讲用什么办法来完善当今的社会；当今的社会本身就是坏的，任何一种法律的、道德的和宗教的办法都不能使之变好的，即使所有的圣人都来和我们的政治家一起工作，也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当然要全面论证一番，要详细描述一种直接从社会的自然条件和人类的基本法则推导出来的组织。之后，我们还要研究这样一种组织是不是能实现，运用起来是不是很容易，从而有利于每一个人发展他的天性和本能，培养他的智慧和心灵。

社会目标的确定。一个完美的社会的理想

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你，并把你安置在这个世界上？

《教理问答读本》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理想的事物的秩序，好似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虽然还没有实现，但不是不能实现的。

《奥伯曼》

没有一个一致的领袖的世界，没有中央政府的世界，就好似没有神统辖的宇宙，宇宙中的星星将没有固定的秩序，无止无休地互相撞击；你们的这些国家，在聪明人的眼睛看来，只不过是一个一群猛兽格斗的舞台，它们彼此残杀，互相摧毁它们的东西。

沙·傅立叶

一个人如果想出去施行，那他在出发以前，就应当先想好要到哪里去；一个人如果想搞什么工业的或军事的活动，那就最好是先作一个活动的计划。总之，无论干什么事，都要有一个目的。特别是办重大的事情，如果说最荒唐不过的是办到哪儿算哪儿，那么，作一件事情的目的不清楚，目的不明确，或者只是想象的，把笼统统统、含含糊糊的空话和废话当作指路的明灯，那不也是同样的荒唐吗？

因此，当一个人还根本就说不清楚“我想这么作，我建议那么办”究竟怎么作怎么办的时候，就去过问政治或社会上的事，就去说长道短，就以为自己的意见有举足轻重的价值，这岂不是胡闹？

我觉得，有许多今天高谈阔论的人，将来总有一天当公众要他们把他们想办的事情讲个明白的时候，他们会弄得哑口无言的。我说的是讲个明白，而不是象搞政治的人那样闪烁其词，咬文嚼字他说一大套废话，讲一些含糊

的和矛盾的原则，说什么照这些原则办就大有好处，然而究竟怎么办和用什么方法办，他们却说不上来。

说到这里，我要问一问那些政治党派，为什么硬要那样彼此恶言相加，说一些于国无补的话，为什么硬要互相殴打，对国家更无好处，而不大家休战。

在休战期间，战士们可以把他们的才智用来就每种意见写一份材料，说明持这种意见的人在有权力的时候将怎么办。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确切地知道左翼或共和派想作些什么，知道中间派将用什么药来医治我们的创伤，亨利五世的政府将采取哪些规章制度；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不同的制度将如何向社会保证实现各自的诺言。

我无法准确说出我们有多少方案须要研究；方案无疑是很多的，因为在每一个大的项目中，有许许多多截然不同的、甚至互相敌对的组合形式。不过，只找三十或四十个主要的来讨论就行了；这样办，比我们去研究一大堆混乱不清的东西好。我们对某些事情可以商量，进行讨论；如果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这种情形是很可能出现的），即便口出恶言，互相仇恨和争斗，我们至少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互相争吵和互相辱骂的。

我们有种种理由要求各党派的领袖不要向我们说什么各人有各人的目标和方法。这纯属空想，言之无物，所以应当立即把政治舞台撤掉，让那些当领袖的得不到什么好处。要是真有什么东西能给国家带来幸福，就请马上告诉我们。这些先生们清别象狗和熊那样把他们的时间用来互相攻击和谩骂；我们要的是论文和书，而不光光是空洞的报刊文章。

至于我们，我们这些属于一个日益扩大的社会学派的成员，我们是不和任何一个这种陈腐的政治党派搅混在一起的，因为我们要提出的，是一种举凡目的和方法全都要详细描述、一一列举的学说。我们知道我们该作些什么，我们要说明我们实现的方法，我们要论证我们提出的保证的价值，我们要请人们来检验。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宣传的是傅立叶的学说；这个学说，无论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只要条件具备都可以实现，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由谁来实现都可以。它不是专利品；它是社会真理，它象几何学和物理学上的真理一样，是不归任何个人或一帮一派的人所独有的：它是大家的，凡是有人的地方它都可以用。它不象政治学上的东西，在巴黎一个样子，在维也纳又是另一个样子，到了伦敦或柏林又是一个样子；年年在变，月月在变，跟着人和事一起浮动，只能给人带来可笑的、令人憎恶的或害人的幻想。

我们正在用这个学说来征服这个世界；这个学说总的说来是容易懂的；在细节方面，也讲得非常清楚、客观和全面；它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它不推翻什么东西，也不打碎什么东西，它只进行改造。它在不危害社会现状的情况下进行试验，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在半平方法里的土地上进行试验。通过试验来对它作出最后的判断。

为了进行试验，首先就须要使许多人对它具有信心，须要写一本宣传的书；这是我们全力以赴的第一个任务。这一步取得成功，就可保证下一个任务的完成。

对于一个严谨的社会学说进行初步论述，当然要从两个方面入手：批判旧的社会，阐明新的制度。我们从批判开始，因为首先要弄清楚是什么病，

这里说的法里，为古法里。每一古法里约等于四公里。——译注

才能确定用什么药。要作出判断，就须要进行比较。因此，我们首先将用短短的几句话勾画一下社会的理想，即从人类的角度来说一切都臻于至善的事物的秩序。我们的这个假定，即使是说只能够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但它至少可以用来说明与它不同的社会组织的缺点，并找到尽可能迅速稳妥地接近它的步骤。这个办法，着重于描绘普遍的幸福，从而找到取得这种幸福的条件，因此它在某些人看来是一个很奇怪的办法，比搞科学研究采用的办法还要玄乎。我们要告诉这些人，这是解答数学问题的办法；在数学上，为了要找到一个问题的未知数，人们往往是首先作出它的答案。

我们首先在心中设想：在某一个星球上有那么一个社会，它没有导致社会病症的社会原因，人人都把他的精力用来发展有助于社会成员的幸福的事物。

在这个星球上存在着一个可与天上的秩序相媲美的秩序。天上的星球都有等次，卫星围绕着星球转，星球又围绕着中央的太阳转；太阳汇集了一个涡流的一切引力，反过来，它又向由它平衡地摆在宇宙中的星球输送生命，向星球发射热和光。

在天上，没有大动荡，没有冲击，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不规则的运动。所有的星球各自靠各自的生命生存，各有各的相配称的大气层，各自的海中和陆地上都有无数的各种各样的生物；所有的星球都按计算好的运动均匀地转动，以便让白天、黑夜和四季在它们的子午线上和它们的地带中很和谐地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所有的星球都自转，同时又按照准确的时刻在轨道上奔跑，即在围绕太阳的错综交叉的大环上奔跑，其情形宛如很有节奏地跳舞的人似的。到处都呈现出又统一又有变化的情景，秩序井然，等次分明，一切都很和谐，都有节奏。

人类在这些星球其中的一个星球上，也要模仿巨大的星球的规律组织起来。我们认为：由于人类是特别的聪明和有力，因此在事实上和权利上他都是他所在的星球上的占中心地位和主导地位的生物；应该由人来主管地球表面上的生命的发展，由人来经营和美化这个交托给他的星球；人既然有力量和智慧，就有管理和装饰他这个宏伟的领域的责任，就要从大自然挖掘种种丰富的财富，使应该运用人的天才使之发展的生命十分昌盛。总之，人们将看到，人的职责，或者说人在地球上的命运，就是管理他的星球。按诗人美妙的想法和词汇来说，就是和平来到世间，撒满黄金、鲜花和麦穗；人们结成兄弟般的神圣同盟，携起手来开垦和美化地球，使他们的才能和神赋予他们的天性得到发展和臻于至善。

在这个星球上，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指导着各大洲的各国的重大行动。作为一层层的行政机构的顶点，这个最高的统治机关象一张笼罩在整个地球上的大网，统率着劳动大军，在地球的表面上进行必将产生深刻变化的巨大工程，例如在荒山上再造森林，在荒凉的地方兴办农业，并修建第一流的交通路线，从全球的首都通向各洲的首府，并把各洲的首府连接起来。这个中央政府通过它的统一管理，对各洲的生产和消费加以平衡，并且管理它们的产品的贸易。一句话，它领导这个地球上的一切事务和一切活动，它是最高的调度者。

往下，在中央政府的周围，是第二级政府；它们也按照同样的方式主管着洲的行政，通过简单而易行的统计材料，调整它们大地区中的劳动关系，管理大的交换系统。

再往下是这些新的区划中的第三级政府；在第三级政府中有各个帝国的政府；再下边是省政府、区政府和公社的政府；这些政府的职能都是相同的。

应当指出，我们所描绘的这一级一级的行政中心，总起来在地球上构成巨大的等级系统，它们是它们为之服务的人民任命的各级代表会议；由于它们所办的事务都是工业、商业和科学，所以应当把领导权交给能够完成这些任务的专门人才。

这些代表会议的意见没有强制性，然而，由于它们是公认的各方面最有才干的专家的意见，因此很少有得不到受委托人认可的情形。

这些政府管理各级的商业和财政活动，管理各地对外的劳动关系；它们纯粹是由或大或小的协会任命的管理机构，并受到选择它们的人的信任。

没有任何一个权力当局有它的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专制暴虐，也没有篡权行为；只要国家还要制造刀，人们就不能不害怕这些东西，因为，只要绵羊是由牧羊人带着狗和剪刀来管理，绵羊的毛就注定要被剪掉；牧羊人就等于是国王、总统或执政。

在我们所说的一个统一组织的世界乌托邦里，管理系统或政府系统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各个国家、省和公社的对外关系，也按照这个模式来调节。

人们还有哪些工作要做呢？如何做这些工作呢？在这种模式的世界里，没有战争，也没有内部混乱。除了组织我们刚才所讲的管理系统之外，剩下的就是进行生产活动和管理家务，经营农业和制造业，搞科学，搞艺术，提高人们的思想和信心。

这些工作，在什么地方进行？在什么地方生产和消费财富？从事农业和工业制造的人，学者和艺术家，在什么地方生活呢？在公社里生活。公社可以说是社会的车间，省、国家和社会的细胞。因此，有了统筹各个公社、省和国家的行政和商业关系的统一的政府组织，再加上公社内部的良好组织，就可构成组织得很和谐的世界乌托邦了。

尽管我们今天是从纯粹的理想假设出发，即假设一个统一的政府统管全世界，然而我们可以从这个设想中推论出一个定理，得出在今后是很有价值的正确结论，也就是说：

社会这座大厦，不论它是多么庞大和多么完善，它都以公社为基础。

只要对前面的叙述稍加注意，你就可以看出，各个国家、省、区等各级行政委员会，其成员都是由公社在公社内部物色的，由公社推选的；公社必须对这些人十分了解，才能挑选得当。

如果在公社内部出现了利害冲突，出现了混乱和敌对党派，则各级行政机构也必然会发生公社中的那些利害冲突、混乱和党派纷争，在各级代表会议也将发生冲突、混乱和斗争。

其次，如果你注意到：象公社处于我们目前在法国见到的这种情况，人民这样穷困和极其愚昧，当然是不能很好地挑选工作人员的。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没有很好地组织公社，便不会产生良好的政府，即不会产生受到它所管辖的人信任的政府。

最后还请注意一点：行政管理，即使在极好的政府之下，也只不过是作些安排、调整和一般的计划工作，而不直接去从事生产财富的农业、工业或科学研究；因此，是否要建立一个尽可能好的政府，对人民来说，关系不大；因为社会的幸福取决于公社内部的工作要井然有序地进行，取决于家务劳动、农业、工业和科学工作，取决于教育和艺术——这些工作，才是创造个

人和国家的财富，并促进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工作。

各个公社是社会大厦的基石，行政是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水泥。如果你用的石头是易碎的，没有经过修琢，没有一定的形状，即使用了许多水泥，修造的大厦既不好看也不坚固；反之，如果所用的石头很好，经过很好的修琢，你修建的大厦便必然是又好看又坚固的。因此首先需要挑选所用的石头，并加以精心的修琢。这个道理，连泥瓦匠和拌水泥的工人都知道，而我们的政治家竟然不懂得，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在改善人的命运方面，是不是有一个良好的政府，关系并不大。这个道理尽管已经有人证明，但许久以来人们还是拼命要一个良好的政府，这就奇怪了。当大家在公社中的利益是互相冲突的，从而在国家中的利益也必然是互相冲突的情况下，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一个为所有的人的利益服务的政府，简直是不可能的！

由于对福利、生活的改善和幸福问题的提法不对，由于人们碰上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想用政府的问题来解决社会的问题，而不了解政府的问题只有在公社的问题解决之后，才能解决：由于这个原始的错误，从这个错误的看法出发，人们在自不断闹革命，伟大的天才都浪费精力，在动心机！社会是由一个一个公社组成的，正象蜂窝是由蜂房组成的，军队是由连队组成的，大厦是由砖石构成的；要想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组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把社会的元素即公社组织好，这个道理，人们怎么许久都不明白呢？

政治已经陷入了一个死胡同，有天才的人钻进了危险的牛角尖，逻辑的论断徒然是那么严密，中间推论徒然是那么精确，只要人们看问题的出发点错了，得到的结论必然是那么荒谬，这一点，你还不明白吗？

请看结果：人们一再互相争辩，互相斗殴，互相倾轧，而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呢？虽说人民的地位有所改善，但那是由于他们创造了财富和随之在知识、道德和力量方面有所发展的缘故；应当归功于艺术、科学和农业与工业方法的完善。我们之所以能摆脱封建枷锁，并不是由于有了宪法，因为宪法只不过是对第三等级和公社的解放表示确认而已；第三等级、公社和任人奴役的人，完全是通过科学、工业和思想的进步，才一点一点地取得超过旧的领主的封建势力的社会力量，从而获得解放的。

宪法记载了人们完成的社会事业，宪法的作用仅止于此。

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因此我以后还要回头来谈一下。在这里，我只指出这一点就行了：我们关于一个组织得十全十美的社会的假设，已经足以证明那些只想通过宪法政治和改革的道路寻求社会幸福的人，是在追求幻影，是在做乌托邦的梦；只要他们还在这条道路上徘徊，则将来还必然会遇到与过去的斗争、革命和动乱完全相同的斗争、革命和动乱。在这里我要严重指出这一点：迄今为止，社会问题的提法一直被我们的哲学家和政治家搞错了，其错误的情形，与天文学家把地球作为一个不动的星球如出一辙，与星相学家和巫师谈论物理问题和化学问题并无两样。——现在言归正传，让我们回头来谈我们的本题。

我们已经讲过，代表会议，即区、省、国家的行政会议，以及中央政府，必须是由国家、省和公社所产生，它们才能牢固、和谐和组织得好；而且在国家、省和公社中，人们的利益还须和谐一致。在我们所设想的世界里，只有在很好地组织了一个区的公社之后，才能很好地组织该区的行政工作；只有把世界上的公社组织好之后，才能组织好省、国家和世界的行政工作。

在这个美好的世界里，公社将呈现怎样的情景呢？

财富的生产和消费均在公社里进行。由公社产生的行政机构只主管对外关系，主管和其他地方的交换和贸易。因此我要着重指出，在公社内部进行的工作是农业、家务劳动、工业制造、艺术、科学研究、教育和会计；要做的工作只是创造社会财富，并在共同创造财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

很显然，公社的工作安排效率要高，也就是说，不能杂乱无章地盲目进行，须要加以合理的组织。

“组织”这个词，应该怎样来理解呢？让我们举一些例子来阐述一下。在我们的文明社会里，在劳动上有组织的事例通常是不多的。一个公社中的农业和制作业，是由各家各户进行的，而各家各户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在我们的公社里，一切都不是分门别类地有秩序地进行的。各项工作随备人的兴致、想法、财力和或多或少的知识去做，又分散又没有秩序，不成为一个整体，完全呈无政府状态。

我们的社会，只是在政府行使职权方面，在陆军部、司法部和邮局，才可找到有组织的事例。

一个国家的国防，是不能凭人的兴之所致或好心去办的，是不能由各家各户孤立分散的力量来承担的。我们有一支由师、旅、团组成的军队；团之下又有营和连。整个军队是一层一层组织的，因此才能很准确地进行大规模的攻击和防御，由排、营、团的战斗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行动——每个人都认识到，为了国家的安全，必须这样组织。

大家都知道，为了制止犯罪和不法行为，并审理私人之间的诉讼纠纷，司法机关的工作必须加以组织。人们还可以想象得到，如果邮件和印刷品的运输和投递工作不加以组织，如果没有一个邮政总局，而把邮件的运输和投递工作交给几千家彼此毫无联系的私人企业去作，就必然会搞得乱七八糟，遭到每个公民的抱怨。

因此，无论是军队的、司法的、商业的或工业的工作，都应该在国家或公社的范围内加以组织；在公社或国家范围内，这些工作要统一进行，各部门要一层一层地安排，又分工又有联系地进行。

尽管人们发现，有些组织有很多缺点，很不完备，但不能因此就否认组织本身的好处；在任何事情上，以各人或各家各户盲目的、不准确的和分散的行动去代替有合理组织的工作，都是不可想象的。

既然国防、司法、邮政和财政工作应当加以组织，为什么养活人们、为个人和国家创造生活手段和财富的劳动（即生产活动）不应当加以组织呢？让这些头等重要的工作杂乱无章地进行，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岂不是荒唐之极？

对于一个让他的车间或农田变得一片混乱的工人或农夫，人们将有怎样的看法呢？一个社会如果让它所有的公社，也就是说让它的各个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分得零七八散、一片混乱，对于这样的社会，人们将有怎样的看法呢？

所以，我们理想的社会公社，要把它的一切工作都加以组织。它的全部土地，连同它的农业、工业和作坊都被看作是受一个人管理的。它的各个部门都要按规定办事，在由全体权利拥有人任命的最能干的人组成的行政机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这个得到大家信任的行政机构有信心把舵掌好。集体劳动的收益，按各人对生产活动贡献的大小分配给每一个人。按照这个方式，就可以找到一个在全体社员之间分配收益的办法：不是平分给每一个人（这

个办法是荒谬的)，而是照一个规定的数学模式，视每一个人在资本、劳动和才能方面贡献的大小，按比例分给每一个人。

因此，在这样的公社里，每一个人将依据他的资本、劳动和才能找到一个既对他本人有利而且对大家也有好处的的工作：在农业、工业、科学和艺术方面有许许多多适合于大家的工作；在这些部门里，每个人的贡献将得到与他一起劳动的人的承认，从而按照他的贡献的大小得到体面的报酬和合法的收益。

每个人的合法收益，将随着各种事业总收益的增长而增长；每一个人，或者由于在公社中有股份，或者作为劳动者，对集体的利益是十分关心的，因为公社的收入增加一倍，每个人的分红也将增加一倍。

这样一来，各个阶级的利益都联系在一起了；由公社实施的普遍教育，最终将在全国各个地方把各种人融合为一体。

还须要补充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即：劳动的组织形式应当使劳动对人产生吸引力，以便使每一个人，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乐于参加劳动。此后，将再也没有专制压迫，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和种种苦难了。人们生活富裕，彼此相爱；只要没有不正确的关系在他们之间撒播仇恨的种子，他们必然会相亲相爱的。

有了这样的劳动组织和按比例分配的办法，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和自由的，因此，可以实现人民的普遍和平与团结；组织各种有益的劳动；使个人和集体的利益达到和谐；使人的才能全面发展；使各个阶级融合在一起；让个人由于普遍秩序的存在，能在这个秩序中享受完全的自由；使劳动具有吸引力，行动趋于统一。

以上就是与我们现今的社会大不相同的正常的社会的景象。

我们虽未分门别类地详谈细节，但也可以想象得到这就是一个和谐安排的世界的理想；如果在某一个星球上出现了这样的社会，那我们就可以说，从总体上看，人真正成了他所居住的星球的治理者了；他将通过辛勤的劳动获得他所创造的和上帝创造的一切财富；他身体的各部分的官能，他的体力和智力，都将得到充分发展；他的感官、精神和心灵都将得到享受；他将积极地充分表现他高尚的天性的种种美德，掌握按他在地上所作的事业而可望得到的最美好的社会命运。

如果情况果真能这样，则人类在尘世上，即在我们的地球上，也就是在从太阳数起的第三颗行星上，经过一番努力，虽不能使我们的社会制度达到这个典型的组织形式，但可使它尽量接近。人们还可以把过去的、现在的或将来的不同的社会制度同这个作比较用的标准形式（这个标准形式当然尚未完全实现）加以比较，评判它们相对的价值。

在变换话题，进行社会批判以前，让我重提一下一个已经讲过的事情，并另外再讲一件新的事情：这两件事情都是很重要的，请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要经常想到它们。

第一件事情是：如果说在某个美好的星球上真能实现我们的社会理想，则除了创建良好的公社组织以实现这个理想外，实无他途可循；只有在地球上的不同地区逐渐采用这个制度，才能实现普遍的和谐。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想今天在法国、在欧洲，从而在全世界对社会进行一番顺利的变革，不论变革的内容如何，都必须找到建立一个良好的公社组织的规章和体制，才能奏效。

第二件事情是对以下问题的回答。有人问：这个理想的社会中的成员，是不是也有和我们相似的情欲？回答是：他们也有家庭的温暖和使人类延续生存的爱；他们也有把性别相同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友谊。他们当然也有抱负，没有抱负，就不可能有等级和组织。他们当然也要互相表示喜悦之情；他们也想得到财富；因为，制造那么多东西和奢侈品，而大家又都是不会享受或不愿意享受那些东西的粗人或哲学家，则大力发展艺术、科学和工业，并制造那么多东西，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在工作中也要进行大量的竞赛和激烈的竞争。他们也需要热情的帮助和支持。他们当然也希望工作要有变换；如果工作没有变化，一个人一生只做一种工作，是不适于和他们的同类相处在一起的；他们的天性将只向一方面发展：一个只从事脑力劳动而不运用体力的人，将失去他的体力和健康；一个人如一生只从事体力劳动，则他将成为一个粗野的人，他不可能在世界上起到人的作用，因为他的工作，用一头牲畜或一个活塞或水轮，就可以完成。

由此可见：友谊、爱、抱负、家庭的温暖、感官的需要和乐趣、对奢侈品和财富的喜好，竞争的能力、热情的表现和工作的变换，这一切情欲，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的居民心中都是有的。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在这里列举的情欲都是原始的情欲，是产生一切其他情欲的根源；由此可见，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的居民，即生活在我们理想的典型社会中的人，将成为很健全的人，正如我们自己在这个被人们说是受到造物主错误对待的小小的地球上也可成为很健全的人一样。

几个定义

一门新的科学，难道它没有使用几个新词和在必要时创造一套术语的权力吗？

沙·傅立叶

我们已经从前一章提出的假设中得出了一些合理的、十分确切和非常客观的推论。我现在将论证这个人们还不太习惯的作法的正确性，指出我们可以用它来确定几个必不可少的词儿的含义，为我们进行社会批判提供一个基础。我们现在就开始讲几个定义。

首先要指出的是，如果人类进入一个按照我们在前面所讲的方式组织和安排的社会，这对人类来说，将是一个很幸运的转变，将开始进入一个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光明灿烂的新时代。就我们所知的各种社会来说，从住破烂的茅屋和打猎为生的野蛮人的社会，直到我们凭人的天才从无到有地发展了艺术和工业的社会，少数人住高楼大厦、人民大众住破屋的社会，我认为，这些社会的基本特征都是零乱、分散，存在着彼此之间的利害斗争。反之，我们在前面描绘的社会，其基本特征则是联合和行动统一，结果，给人们生产了财富，创造了幸福与和谐。

在我们所描绘的社会里，社会的成员是相联合的；而在其他的社会里，社会的成员却一片混乱，呈无政府状态。正如光明与黑暗，秩序与混乱，穷与富，喧嚣与和谐，混沌与创世，形成对照一样，这个新的社会也与人类从前经历的几种社会恰成对照；它与我们现在所谓的文明社会的差别，远比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差别大得多。

到我们目前为止，人类经历了几个结构松散的社会形态或时期：蒙昧时期、宗法时期、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我们现在就是生活在这个文明时期中的。

联合一开始，就给人类社会开创了新形式和新时期；新形式和新时期的光辉灿烂，与旧形式和旧时期的黑暗正相对照；新形式和新时期之美妙和造福于人，与旧形式和旧时期之苦难重重恰成对比。

我们认为，“文明”这个词表明了人类脱离野蛮时期之后进入的社会时期的特征，表明这个时期的人都是地球上最先进的人。

与野蛮时期和蒙昧时期相比，文明时期是一个进步；但文明社会仍然是一个充满罪恶和贫困的紊乱的社会。我们把未来的团结的和财富充盈的社会统称为和谐的社会。文明时期和历史上已知的其他各个时期都以家庭为基础，基础很狭窄，而和谐的社会则将以劳动法郎吉或社会公社为基础，基础很广阔；我们以后将阐明劳动法郎吉或社会公社的法则。

“二重性”这个词，指发展或命运的多样性。一股河水，如果猛烈地冲刷一个地区的田野和草原，则将使那个地区变得一片荒凉；但是，如果给它修一条河槽，建造堤坝和水库，用河中的水来灌溉田野和草原，则这股河水就可以使一个地区变得很富饶。同理，爱、抱负和其他种种情欲，在这种情况下向颠覆性的和为害于人的方向发展，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向造福于人的和谐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情欲的作用是二重性的。在一个组织得很好的社会里，人可以生活得很幸福，而在一个紊乱的社会里，人必然是很不幸福的：人的命运是二重性的。

祸不单行，屋漏又逢连夜雨。灾难是由若干个互相招惹的灾难集合成的；幸福是由若干个彼此联系、互相锦上添花的幸福集合成的；社会问题是包含

着若干个需要同时解决的问题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认为：坏事是复合的，好事是复合的，社会问题也是复合的。相反，如果只从一个方面观察事物，或者只从一个角度看问题，那就是简单化。看问题简单化，目光短浅，是造成无止无休的争吵的原因。

在任何一种分类法中，起主导作用的项，其他的项均以之为基准排列的项，称为中心项。上校是一个团的中心人物；将军是一个军的中心人物。太阳，作为我们太阳系的天文中心，是这个系的中心星球：人是这个地球上的生物的中心。

我们经常按“劳动”这个词的大家公认的好的意义来使用它，指一切有益于人的工作，包括科学工作和艺术工作，也包括农业和工业制造；这几方面的工作总的目的是为了开发这个地球。劳动，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吸引人的劳动，是人的积极的命运。

人们往往给“情欲”这个词加上不好的涵义，因为文明必然造成的结果是：使情欲向颠覆性方向发展的时候比向和谐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多。我们要按照完全科学的涵义来使用“情欲”这个词，而不涉及它所引起的行为的道德上的意义。情欲是人的正当行为的表现。行为产生于情欲之后：行为是有意意识的，而意识是由情欲综合成的。情欲是人的活的和自发的原动力，它使我们的脑力和体力活动起来；我们的一切行为，无论是好的行为还是不好的行为，都起源于它。阐述社会命运的理论，就是要着重阐明：人的头等重要的动机，从最平凡的感官的爱好，直到对真、善、美和正义的向往，以及对上帝和人类的爱，这些头等重要的动机应如何正确运用。

在规律中总是有某些例外的。这个普遍真理的原则，我要向读者在此明确说明，以免以后每次都要重新讲一下。例外在运动论上是可变的：最通常的情况它占八分之一。例如傅立叶曾经说过：“如果我笼统说‘文明人是很不幸的’，意思是说在文明人当中有八分之七陷入了悲惨和贫困的状态。”——其他都以此类推。

我们之所以要对这几个词儿和另外一些我们往后将要碰到的词加以界说，是为了不让某些人有种种不良的借口，说什么有些词儿的意思含混不清，其实它们的意思从上下文一看就是很容易明白的。为了避免某些人故意找茬儿，硬说词儿有歧义，意思混乱，我要讲明，我们所说的“伦理学”，是指那种故弄玄虚的和荒诞的所谓的科学；这种科学吹嘘了三千年，说它可以用一些节制或压制情欲的荒谬教条引导人们具有美德和善良的风俗。对于情欲，正如伦理学在理论上说的，是应当利用而不应当加以压制的。我们批评伦理学，正是因为它不能引导人们走向善和淳厚的风俗，不能让真理、正义和忠心渗透人与人的关系。

现在让我们来全面考察一下现今的社会秩序。

第三版的附注

情欲。——哲学家使人对他自己的天性全然无知（这么无知，恰恰是由于哲学家从来没有对人的情欲进行过认真研究的缘故），因而对情欲这个词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有时候情欲的意思是指一种或强或弱的，或温和或暴烈的感情，指任何一种运动或一种简单的心灵状态。因此在字典中，把恐惧、希望、欢乐、忧郁、悲伤、好奇、愤怒和恨都称之为情欲。

有时候情欲这个词又偏重于强烈的意思。人们把情欲单单理解为情欲运动的过度。正是按照这

样的理解，所以人们才说：“他的爱过度了，这是一种真正的情欲。爱和抱负是情欲，而友情只不过是一种感情。”

有时候情欲这个词被人们单单从坏的方面去理解，说什么“一个任凭情欲支配，专做种种坏事的人。”

有时候情欲的意思是指生活和热情：“这首诗，这幅画或这个人，冷冰冰的，没有生气，没有情欲。”在另外一些时候，情欲又是按通常意义来讲的“爱”的同义词：“对艺术的爱，对荣誉的爱，对正义和真、善、美的爱，等等。”

傅立叶是第一个从情欲的角度对人的天性进行科学研究的人；他抽去情欲这个词在普通的语言中的含糊不清的涵义，而给它一个明确的意思。傅立叶用情欲这个词单单指人的体质上的倾向或人的天性固有的、表明他的生命特征的原动力。因此，人的情欲是原始的和天然的力量，人之所以有自由的和自发的活动，就是由于有了这种力量的缘故；它是自由的和活跃的人的本质的东西。

总起来说，情欲是人所固有的潜在的品质，因此我们可以说，要实现符合人的天性的职能，就必须发展这个人的一切潜在的能动性，也就是说，必须充分地和平等地发展他的情欲的力量。如果说实现了人的天性的职能，就叫做实现了人的命运，则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情欲，吸引力或潜在的、本质的力量，是和人的潜在的命运成比例的。须要补充的是：对每一个人来说，幸福是和他自己的职能的完成和潜在的命运的实现相联系的！人的职能的规律，人的命运的规律，人的天职的规律，人的幸福的规律，人的情欲的运用和发展的规律，这几个规律实际上完全是一回事，只不过是不同的角度来表述这同一个规律，即从不同的角度来表述人的自然的或天命的规律罢了。

在傅立叶和社会学派的著作中，情欲这个词有一个非常科学的和精确的涵义，与这个词在一般人的语言中的笼统的或矛盾的涵义毫无共同之处。因此，象愤怒、懒惰、酗酒、嫉妒、吝啬、恐惧，一句话，一般人的语言中称为情欲的种种过度行为、种种罪恶行为和卑鄙行为，在社会学派的科学用语中都不是情欲。

正如不能把江河的概念和洪水的概念混为一谈一样，我们不能把情欲的概念和过度的行为与罪恶的行为的概念混为一谈。

人们含糊不清的说法，使情欲这个词具有最丑恶的罪恶行为和可怕的过度行为这种庸俗的涵义，因此，有人利用这一点，利用这种以假乱真的意思，放肆地攻击傅立叶的学说。实则那种庸俗的涵义，与科学的定义的涵义是完全相反的。

傅立叶认为，一切情欲（科学的涵义是：人的心灵的活的功能）都是好的，这就是说，它们本来是为了在使人们的一切活动都用之于善的社会机构中使用的。反对傅立叶的人不怀好意，说什么“傅立叶为一切情欲（被庸俗地理解为种种过度的行为和罪恶）辩解，认为人人都可以肆无忌惮地谋杀、抢劫，干种种罪恶的勾当和伤风败俗的事情！”几乎一切反对傅立叶的人，都用这种掩盖他们骗人勾当的话向公众歪曲傅立叶的思想！

（《社会学派宣言》）

第一部分 批 判

世界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强盗窝。

拜伦

哪里还有比这个地球上的混乱更混乱的现象？这个地球有一半被猛兽或野蛮人所侵占，两者情况都一样；另一半地球，即有人耕作的那半个地球，有四分之三被刽子手或不文明的人所占领；他们奴役种庄稼的人和妇女，他们处处与理性为敌。而剩下的八分之一，又被骗子或文明人所有，他们把人搞得贫穷和腐败之极，但却吹嘘说是使世界达到完美的境地了。

沙·傅立叶

第一编 现社会的普遍弊病

第一章 我们的工业过程中的弊病

我们的所谓的革新家的严重缺点是：指责这样或那样的流弊，而不指责那个各部分都存在着流弊的恶性循环的文明制度。必须跳出这个深渊。

沙·傅立叶

在一个社会里，一切没有用的东西都是有害的：一切不给人以活力的东西，都将把人害死。

拉马丁

把文明制度的工作与和谐制度的工作一加比较，就可发现：我们的有害的或起消极作用的公务员竟占全人口的三分之二。

沙·傅立叶

对文明制度的批判，当然是要求分门别类地详细阐述。我们现在只限于总的陈述一下。

S

可怜的文明制度作了巨大的努力，但却毫无成就。

沙·傅立叶

应当非常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一个良好的社会组织应当具备的许多条件中的第一个条件是，必须生产尽可能多的财富，使它所生产的财富落到每一个人的手里，让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满足他的天性的种种需要和要求的手段，使人人都能吃上丰盛的菜肴，而不是象今天这样，饭桌上可可怜怜地没有什么东西，大家饿着肚子，互相争夺食物。

有不少的道貌岸然的傻子和嘴碎的学究先生，在他们写的文章和书中（但在行动中）神气十足地鄙弃物质的东西，装出不屑于谈财富问题的样子。听他们讲话的口气，好象人类光靠他们空虚的脑子里想出来的和秃笔写出来的胡言乱语就可以活命似的。大家要明白：不论那些平庸的哲学骗子叽哩咕噜他说了些什么充满灵感的和美妙动听的话，一亿公升粮食或上豆，等于是一定数量的人肉；如果土豆或粮食缺少到一定程度，那就意味着一定数量的活人活不了命，也就是说，一定数量的穷苦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要成批地死去，就象在爱尔兰和有些野蛮的国家中那样很快地成批死去，或者象在文明国家中那样慢慢地冻死和饿死。常言说得好：“槽里没有草，驴子就要打架。”驴子是这样，那些舞文弄墨的轻视物质的哲学家也是这样。从这一点就可看出，社会财富不仅是人民生活的第一个条件，而且也是发展道德和实现社会团结和谐的第一个条件。再说，在那些穷得要死的人的身上，怎么谈得上培养智慧呢？

我们对文明制度的批判的第一点，就是要论证它把大量的人力用去干什么东西也不生产的事情，甚或干起破坏作用的事情。

一、按照我们社会的结构，就需要设一些主管国家、个人和财产安全的职务，这些职务完全是非生产性的。国防和国内保安部门就是这类机关。首先是军队，在法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军队抽去了身强力大的精壮人和许多有

才华的人，并花费了国家的一大部分收入——这些人力和金钱，不是用之于生产，而是用之于破坏。

有人也许会说：战争是一种必需的坏事。且不论它是不是必需，我只问它是不是一种坏事？如果是一件坏事，那就让我们把它列在灾祸表上。这个表，我们是要列出来的；这一点，我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们是不不会为一个杀人的社会辩护的。不错，用大刀和大炮来镇压、抢掠和杀害人，用绞刑架、苦难、悲伤、忧虑和伤心事和其他各种手段来残害人，是文明制度必须作的事情。我认为，这样的社会不是人类在地球上的最后的命运，不是进步的终点；它和秩序与和谐的观念是相违背的；上帝造人，就不会让人永远沉沦在这种污泥和血腥的深渊中。我敢说，谁也拿不出一个确切的理由来论证对美好的社会的寻求是可憎恶的事情，是荒谬的事情。各个时代的人都愚昧地认为他们的时代是到了人类发展的顶峰。唉！谁敢说一千年以后，五百年以后，一百年以后，或者几十年以后，社会还是今天这个样子？——是的，正如路易一菲利普王朝象法拉蒙德王朝一样，今天的法国也象高卢人的法国。

当今的社会需要有不从事生产的军队，因而把许多可以用来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力和知识都白白损失掉了，不是用来打仗，就是让它们闲着没有事作。法国的国防预算是四亿，而四十万士兵可以生产四亿到六亿的财富，请看，法国一年就要损失十亿左右……，这还是在和平时期的损失咧！

二、现今的社会风气败坏，产生了数不清的害群之马，即不事生产的人或专搞破坏的人：工业巨头、娼妓、流浪汉、乞丐、囚犯、骗子、匪徒和其他各种破坏分子；这些人的数量有增无减。在这一点上，我们要谴责我们的社会；因为，这些卑污下贱的人，如果生在幸福美好的环境里，如果社会从他们童年时候起就象一个慈爱贤明的母亲那样对待他们，如果他们受到了教育，生活舒适，有吸引他们去做的工作，他们哪里会成为这样的人呢？难道这些人是命中注定的？难道他们生来就是强盗、骗子、乞丐或妓女？如果他们生来就是这样的，那我们无话可说；如果不是，那我们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组织便应当有力量挽救他们，把他们改造成为有用的人和体面的人。

不能空喊反对邪恶，反对犯罪和做坏事。反了将近三千年也没有反掉，道德学家的嗓子也喊哑了。我们应当找出邪恶、犯罪和坏事的根源，把它们从根本上消除。如果舍本逐末，只谈后果而不找原因，那是很愚蠢的，是扬汤止沸，而不是釜底抽薪。

三、在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不从事生产的人员当中，还应当加上行政官员、检察官、法官、宪兵、警察、狱吏和刽子手，等等；所有这些人的工作，在今天都是保障社会安全必不可少的。

四、还有懒汉，即所谓的体面的文雅人，也是不从事生产的；这些所谓的大狮子、小狮子、老虎、豹子和大大小小的二流子，成天晃晃悠悠，什么事也不干。

五、财政机关的人也是不从事生产的。如海关官员、收直接税和间接税的人、收入市税的人、税务员、税务官、送税票的人、催税员、收盐税的官员和税所职员，这一群专司监督、开票和收钱但不创造财富的人，都是不从事生产的。

六、诡辩学家、哲学家、形而上学家和政客都走入了歧途，他们的胡言乱语对生产是毫无补益的；他们并没有使科学向前发展。而只是毫无结果地

辩论和吵闹一阵；还有律师、爱打官司的人和爱居中作证的人，这些人的废话也是对生产无益的。

七、商业活动，从银行家到股票经纪人和卖杂货的人的商业活动，也是非生产性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是要稍为多谈几句的。

§

这是战争！

鲁日·德·利尔

我们在前面列举的这几种人（关于最后一种人，我们将单写一章来加以论述），还有许多我们没有提到的人，都是不生产财富的，换句话说都是糟蹋财富的；这些人，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组织中，是根本看不到的。这些人的力量，他们被浪费掉的体力和知识，都将用到生产上去。所以我们说，文明社会的第一个坏特征就是浪费了那么多的人力；一个和谐的社会不仅没有这样的浪费，相反，它将把它们用之于创造大量的财富，无论对那些现今不从事生产的人，或是对从事生产的人（是他们养活那些不从事生产的人），都大有好处。

我们的文明社会产生了一大批不从事生产的人或对社会起破坏作用的人；另外，它还有一个更大的坏处是：它用之于生产的人力所创造的财富为数甚微，而把同样的人力如果投入一个工业和商业关系都有组织的社会里，则生产的财富将多得多。

我在这里讲的话，将在这本书中加以无可辩驳的论证。在劳动中存在着混乱，互不配合，缺乏协调，极其分散，各人干个人的，毫无组织和统一的安排：一个肯动脑筋思考的人，难道还看不出这些现象是阻碍生产力和浪费我们的生产资料的原因？如果说秩序和良好的管理可产生财富，则混乱岂不造成贫穷？既然团结就是力量，涣散岂不就是虚弱？今天，公社和全国的农业、家庭手工业、制造业、科学研究工作、艺术和商业活动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吗？这些部门的工作，哪里有什么统一的安排和计划？谁能证明现今的社会有力量通过良好的教育使大自然赋予每一个人的才能得到发展，使每一个人做他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尽量为他自己和别人产生最大的效益？人们是否考虑过天赋才能的特点如何在社会中加以正确使用的问题？唉！热心的慈善家幻想把二千五百万法国人都教得能读书识字！且看他们在现今的情况下如何办到此事。

在一个社会中，人们住得很坏，穿得很坏，可是却放着许多土地不耕种或者不很好地耕种；一方面急须要作的工作有千万件，可是却有许许多多的人没有事情可做，找不到工作，在贫困中身体日趋衰弱，这种现象难道不奇怪吗？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人民之所以贫穷和遭受饥饿，其原因，并不是由于大自然和技术没有向人们提供创造巨大财富的手段，而是由于我们在使

上学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的人数差不多有两百万。但是，不愿意兴办教育的公社是很多的。在法国所有的公社中，差不多有一半不愿意协助政府举办初级教育。 初级小学 35,007 所 高级小学 373 所 私立学校 9,092 所 学校总数 44,472 所 上学人数：男生 1,175,248 女生 731,773 学生总数 1,907,021 初级教育的经费 10,162,706 法郎 19 生丁 以上数字引自《小学教师》报。（第一版附注）

用这些手段方面存在着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缘故，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的结构不良，劳动没有很好的组织。

不仅如此。如果你不详细研究那些浪费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弊病的话，你对弊病的认识还是不全面的；你还不了解，除了前面所说的那些弊病以外，还有我们的社会在它所有的各个成员之间挑起的种种斗争、纠纷和战争。一切斗争、纠纷和战争，都是由于根本矛盾的派别和利益的深刻冲突引起的。在一个国家中，单就工业系统来说，有多少阶层和种类的人，就有多少种利害冲突和或明或暗的斗争。

事实上，在工业界首先分成两种人，一种是拥有资本和劳动工具的人，一种是只有体力和脑力，用手和脑劳动的人。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产业主和劳动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吗？他们的利益和损失是联系在一起的吗？厂家，企业家，产业主，老板（说来很惭愧，这个词儿是很地道的法国话呢），他们或发财或破产，工人，即那些靠工资生活的人，也跟着发财或者对老板的破产感到忧虑吗，工薪阶层和无产者大众的人数是浮动的，他们的利益和拥有资本与劳动工具的雇主的利益，难道不是敌对吗？这种敌对的情绪，要不是受到政府的压制，难道不猛烈地爆发出来？这一点，只要不是傻子，谁能否认？在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伦敦、巴黎、里昂（连里昂也在内！）和圣艾蒂安以及三个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许多城市中发生的事情，人们难道忘记了吗？有些人到处宣称，甚至在国会的讲台上也表示，说他们反对把一个国家的人分成几等几类；这些人的荒唐和愚昧，真叫人佩服。这些好汉，自以为他们说几句话就可以让人闭着眼睛不看，塞着耳朵不听，使人民都去睡觉，使无产者的肚子不饿，也不叫苦！这年头儿真怪，竟有人闭眼不看天，不看日，不看眼前明摆着的事实。党派的纷争，道德和诡辩的谬误和矛盾，使世界到处呈现一片黑暗，人心向坏。到处都出现分裂和战争！这一点，资产者认识得最清楚；他们忧心忡忡，惊呼“野蛮人已经到我们家门口啦！”

情况就只这些吗？社会上只有两个阵营吗？这两个阵营是不是谐和？

在社会上不只是有两个阵营，而且哪一个阵营也不谐和。

首先，资本家，即拥有财产的人，他们拚命竞争，彼此攻打。工业和商业变成了真正的战场：每一方都千方百计想搞垮对方，自己独霸地盘。经济学家吹嘘的这种竞争，纯粹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激战，使每天都有人遭到破产和各种各样的灾难。经济学家用垄断来回答你；而垄断实则是和无政府状态（他们称之为商业和工业自由）相对照的一种弊病。他们在他们的旗帜上写上“放任自由”。好嘛！让人随便去偷，去搞投机，去破产；让人随便去抢，去破坏，去糟蹋整个社会的机体；让人随便造假货，让我们的工业和商业中出现混乱和斗争；要自由放任嘛，如果说垄断是可憎的话，你们吹嘘的竞争也一样是可憎的！你们只会用一件坏事去抵制另一件坏事，用无政府状态去抵制垄断吗？为了掩盖你们的无知，掩盖你们手段的贫乏和极端无能，你们把一种坏事和另一种坏事作了一番比较，想以此来夸赞那种社会弊病，而实际上它正是与另一种社会弊病相对应的东西！空喊反对垄断，叫嚷要放任自由，这是比较容易的，但要发明一个既不象垄断那样极不道德、也不象无政府竞争那样极不道德的工业机构，这就难了。同样，象驴那样会叫会吃草，这容易，但要作一位有所发现的学者，那就难了。

这样的竞争，最好是叫做工业战；我们须要写好几本书才能把它在工业

和商业中产生的不良影响分析得透彻。在无产者中间也存在着竞争；它分化工人，它降低了劳动一天的工钱，延长了一天工作的时间。它一而再、再而三地夺走了这些可怜的人的面包。在任何一个地方，工人的人数总是多于需要的；为了要逃脱苦难，他们之间便展开一场削减工资的竞争；这种情况到处都有，因此整个下层阶级都要受到上层阶级的敲诈。工人的人数一增加，再加上使用机器，工人的工钱便愈降低。机器的使用，使无产者在寻找工作方面又多了一番竞争。要把这些人从这个社会的陷阶中救出来，请看那些自命为这些可怜的人的律师们用何良策？他们出的是什么主意？他们劝告这些可怜的人彼此要团结，要联合起来反对企业家和老板，也就是说要组织起来，使双方利害的分歧更加鲜明，使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因为这两种说法的意思都一样。你们希望工人们彼此团结吗？土地、劳动工具、贷款和资本，这些东西，他们有吗？你们是否给他们讲一个团结的办法？你们是否给他们讲一讲如何具备团结的才能和经验？如何进行团结的工作和把所有的积极分子都团结起来？如何估量和满足他们有根据的或没有根据的要求？他们的团结和联合应当怎样保持才不破裂？……你们讲呀，你们讲呀！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如果说有些人出的这种主意是荒谬的，则另外一些人出的那种主意也是令人厌恶的；因为他们建议人们接受的正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现状；他们采用的办法是监狱和警察的刺刀与剑！不错，要团结起来才能停止争吵；然而要停止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争吵，就应当使资本家和工人团结在一起，而不单单是工人之间团结；而且，不能只是在口头上说：应当使大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因为把大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应当把大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如果只是在口头上说：应当联系在一起，应当结合起来，但又拿不出联系和结合的办法来加以运用，就必然会流于空话，一步也不能前进。请大家读一读可臻于完善的文明社会的哲学家、科学家、慈善家、政治家和大道学家写的空空洞洞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他们对善良的读者讲的全是言之无物的废话。——要是大多数读者把这些废话当真话，并感到满意，怎么又不去作呢？

以上列举的利害冲突、矛盾和斗争，已经是够多的了；现在来看一看我们是不是都列举完了。

所有的人都分别属于生产者、消费者或商人这三种人中的一种或几种。很显然，商人的利益和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利益是矛盾的。同一样东西，他想向你卖高价，便向你吹嘘那个东西如何如何好；但他向制造那个东西的生产者购买时，岂不是出的低价？难道他在与生产者作交易时没有说那个东西值不到那么多钱？可见，商人的利益，无论是总起来看还是分开来看，都是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相矛盾的，也就是说，和整个社会的利益是相矛盾的。

既然我们在这儿谈到了商业，我们就多谈几句，更详细地讲一下人们用许多美好的和感谢的言词津津乐道的商业。我们还要回头提到前面（前奏）描述的组织模式和按照良好的愿望制定的社会的行政与商业安排；我们把它和一个合情合理的组织加以比较，从而对文明制度进行初步的观察。

第二章 我们的商业过程中的普遍弊病。无政府状态的竞争

商业是这样一种艺术：用三法郎买价值六法郎的东西，而价值三法郎的东西却能卖六法郎。

沙·傅立叶

蚂蚁有两个女儿，常常说给呀给呀。

《箴言》第三十章，15

荷兰人在日本为了获准销售他们的白布，使用脚把十字架踩烂。

沙·傅立叶

我听见一个商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一个卖酒的，很高兴他说道：“我的院子里有一个每年给我赚一万法郎的泵。”

沙·傅立叶

那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作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十二至十三节

§

一部机器的磨损愈少，并且用起来省力气，这部机器便愈好，或者换句话说，它产生的效益便愈大。

《机械学论文》

首先说明一条原则：人们是为了消费才进行生产的。

人只有在有足够数量的消费品，有足够数量的产品供他消费，他才能满足他的需要，享受种种乐趣，生活得舒适，并陶冶他的心灵和精神。可见消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社会的所有成员来说，须要增加和发展的首推消费。这条原则就这么定下来了。不过，消费只能随着生产的增长而增长。没有东西生产出来就无法消费。因此，为了增加产品，使大家都有东西消费，生活得幸福，培养道德和智力，人们就应该努力增加生产。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消费地生产的，所以需要有某种分配系统使货物得以流通，把生产者制造的东西送到消费者的手里。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商业。

你看，这么一说，就可看出，商业只是在服务于生产和消费的时候才有用：它应当是其他两个部门的仆人，而不能象它今天这样成为发号施令的主人。它这个角色是从属的。它是非生产性的，它本身对于从它手中经过的东西无论在量上或质上都没有任何增添。商业活动的经纪人应当尽可能少。

不过，要实现这一点，只有通过一个行政机构，由它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取得联系，把一切居间渔利的骗子、小偷和寄生虫通通去掉。

§

看树要看它结的果。

《福音箴言》

今天商业是不是组织得能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联系呢？唉！当然没有，商业没有成为从属于生产和消费的代理处，没有为一方通向另一方打开一条广阔的通路；唉！没有作到这一点。

商人是一个趁社会无政府状态和工业的无组织状态牟利的掮客。商人购买产品，他什么产品都买，他成了一切产品的主人和掌握者，因此：

一、它控制着生产和消费，因为这两者都有求于它，无论是最后供消费的产品，还是待加工的粗制品和原料，都要求助于商业。商业的作法是囤积居奇，使价格时涨时跌，无数次地居间倒手买卖，因此它左右逢源，大赚其钱：它成了生产和消费的主人，而其实它应当是从属于生产和消费的伙计。

二、它盘剥社会，牟取暴利——赚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钱；赚钱的数量之多，与它提供的服务简直不成比例。其实，它提供的服务，只须用二十分之一它所使用的人就足够完成的。

三、它削弱社会的力量，抽走社会的生产力；在它使用的经纪人中，有二十分之十九都是从生产部门中抽去的，结果让这些人文明制度曾经强使他在商业的污泥坑中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缘故。

既然现今的社会有那么邪恶的力量，竟然使这样一个人也曾经经商做买卖，商人们当然可以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可以原谅的了。此外，《四种运动的理论》的作者在这个问题上还说过如下一段话：

“在下面的论述中，我要对一般的商业讲几句并非讨好的话；我已经说过，在评论一种职业的时候，我并不评论任何一个从事这种职业的人。”

接着，他又写道：

“对这些强盗行径的分析表明，商人团（请勿把他们和厂主混为一谈）在社会上纯属一群联合在一起的海盗，一群吞噬农业和制造业的秃鹫；他们在各个方面奴役整个社会。我这番话，并不是在批评其中的哪一个人：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他们这种职业的坏处；当他们认识到他们职业的坏处的时候，他们就会谴责文明制度下的一个个的掠夺者，因为这个社会纯粹是受骗者和骗子的赌场嘛。”

我要补充一点：尽管我现在在陆军中服役，但我要老实地承认战争是一个大灾难。我还要指出：凡是没有受过坏事的引诱，没有干过不道德的行为，没有与周围的许许多多人同流合污的商人，尤其是诚实无欺的小商人，都可以抬起头来申明他比天上的任何一个神灵都更诚实，更正直，更经得起考验。他是一个经过火和铁考验过的人。（第一版附注）成了寄生虫，这就是说，它不仅把大量的社会财富据为己有，而且还大批地占用了社会的生产力。只要用一个合理的商业组织来消除当前乱成一团的糟糕状态，它的雇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马上就可以回到生产部门中去。

本章的目的在分析我们的商业组织所起的坏作用，因此，如果有人认为本章的论述，是在攻击今天以做买卖为生的人，那就错了。在我们对其形式进行批判的社会中，这些人完全有权利这么作。在这件事情上，个人毫无关系：如果说商业组织得不好，这不能归罪于他们。不要把士兵、商人和刽子手的职业混为一谈。我可以这么说：既然社会需要他们，就不要把他们的职业造成的影响加在他们的身上：给他们在一个更好的社会组织中安排一个更好的命运，他们就会巴不得改变他们的职业的。象社会学派对商业提出的这种批评，许多商人部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从 1808 年以来，傅立叶之所以能在世人迷于经商的气氛中对商业提出这样的批评，这完全是因为

四、它还有一个诈取社会钱财的办法是掺假货，结果今天假货到处充斥。在一个以前只有二十家杂货店的城镇里，尽管发展到了一百家，人们消耗的杂货并不因此就更多。因为这一百家诚实的商人要来争夺原先那二十家杂货店诚实经营所得的盈利：竞争迫使他们只好在消费者身上打主意，有时候抬高价格，而更经常的作法是在货里掺假。在这种情况下，什么诚实无欺和规章法律，都不讲了。把次货或掺假货当好货卖，只要老实的雇客看不出来就行了。假货使所谓的老顾客上了当，而唯利是图的商人却心安理得，说什么：“我定一个价钱，你买还是不买，听从尊便；我是不强迫任何人买的。”假货和次货使消费者吃的亏，是无法计算的。

五、它给社会带来的另一个损害是商品积压，不论是人为的或不是人为的，结果总是使积压在一个地方的大量货物变质，甚或完全坏了。请看傅立叶的论述（《四种运动的理论》第一版第 334 页）：

“商业制度的基本原则，即让商人有完全的自由的原则，使商人对他们经销的商品有绝对的所有权；他们有权把食品从流通过程中抽出，藏起来不卖，甚至烧掉，例如阿姆斯特丹的东方公司就不止一次地公开把桂皮烧掉，以便提高桂皮的售价；他们可以用处理桂皮的办法来处理小麦，要不是害怕人民扔石头打他们，他们是真会烧掉一部分小麦，以便把小麦的价钱提高四倍的。唉！大家不是天天都可在港口看到商人把囤积过久，以致腐烂变质的粮食扔到海里吗？我本人便曾经以职员的身分经手过这种坏事。有一天，我曾让人把两万担大米扔到海里；如果囤积粮食的商人不是那么贪得无厌的话，那批大米本来是可以少赚点钱，以合理的价格卖出去的。每天都可看到在‘让商人爱怎么作就怎么作’这个哲学原则掩护下出现的这种浪费现象，而承担其损失的，却是整个社会。”

六、它把商品和粮食损耗和浪费造成的损失转嫁给社会：由于商品和粮食要分发到千万个零售店，再加上零零散散地运输，是必然要造成损耗和浪费的，而这一部分损耗和浪费，却要整个社会来负担。

七、它还通过厚颜无耻的重利盘剥，吓唬人听闻的重利盘剥，损害整个社会。商人做买卖用的是虚拟资本，而他真正的资本却比虚拟资本少得多。一个有三万法郎资本的商人，用不断转帐和陆续支付的办法，便可发出十万、二十万或三十万法郎的票据，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从他根本就没有的资本获取比他实有资本大得多的利息。

八、它使无数人破产，从而使社会遭到破坏；因为在我们的工业关系中，每天发生的事件、政治纷争和各种各样的动乱必然有朝一日使那些超过资本发行票据的商人应付不下去；他们的倒闭，不论是真的或是假的，都将使他们的债主遭到严重打击。一些人破产，必然又连带着使另外一些人破产；破产的火焰一蔓延，就会成为一场灾难。然而最后遭殃的还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因为商业，从总的来说，并不创造财富；它对于从它手中经过的社会财富，增添的价值甚微。在破产之风的打击下，有多少工厂被关闭了！有多少资财被商人玩弄的诡计和造成的破坏消耗得一千二净！

四年前，有人根据统计资料证实过，在法国流通的票据的价值，比实际财产的总数多十四倍！须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么庞大的虚拟价值，只有一部分实际价值作抵押。滥发票据的情形，最近几年在美国达到了吓唬人听闻的程度——毫无保证和毫无限制地发行票据的银行竟有两百多家。商业自由在美国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大部分银行的职员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捞到了大量的钞票。（第一版附注）

生产者提供的是食品，消费者付出的是钱，而商人拿出来的却是没有抵押的、或只有少量财产和虚假的信用作抵押的票据；商业界的人并不共同负责和互相担保！——整个事情的道理，用这几句话就可以说明了。

九、它独立行事，不承担任何责任；这对社会是很有害的：它总是在生产者需要钱来支付工资和生产费用而不得不出卖产品或互相竞争的时候，买他们的产品。当市场上货物多，价钱便宜时，商人就买进。接着，他就涨价，用这个简单的办法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

十、它窃取了大量的资金，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如果它只起从属作用，只作为一个在大的消费中心——协作制度的公社——和或远或近的生产者之间进行直接转让的代理处，则被它窃取的资金就会流入生产部门。商业投机占去的资金，虽然与通过商业之手的巨大财富相比为数不多，但数量仍然是不少的；如果不让商业居间掌握商品，同时对货物的流通加以管理，使可把这些资金用来增加生产。做投机买卖这件事是最能充分表明商业弊病之大的。

“投机买卖损害了社会的机体，因为它把资金转用去在价格的涨跌之间来回投机，让会投机的人获得暴利。农业和制造业要花过高的代价才能获得所需要的经营的资本；获利又慢又难的有益于人的企业遭到轻视，让投机买卖把大部分钱都捞走了。”（《四种运动的理论》第一版第 359 页）

十一、它囤积居奇，损害社会：

“某种货物因囤积而造成的价格上涨，最后还是由消费者负担，虽然以前是由制造者负担的；制造者为了要维持一个车间，就不得不忍受一些经济上的损失，薄利制造，指望情况好转，能维持他们开办的企业，把囤积居奇的人猛然加在他们身上的涨价负担赚回来。”（同上）

“在商业的罪恶活动中，最可恶的是囤积居奇，因为工业缺什么东西，商人便囤积什么东西：如果某种物资或食品缺乏，囤积居奇的人便想方设法使情况更加严重，把现有的物资都抓在手里，使它们不流入市场，并施展诡计使缺门货更缺，从而把价钱提高一倍或两倍，让大家生怕以后买不到东西；人们要很久以后方认识到情况不是那样。对工业界来说，搞囤积居奇的人就如同一群刽子手，他们到战场上去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使受伤的人的伤势更加严重。”（《四种运动的理论》第 334 页）

总之，所有这些弊病，以及我还没有谈到的其他弊病，在商人的网袋里一个接一个地不断出现：产品要不止一次地经过商人的贪婪之手，有些产品要经过商人转手二三十次之后才能到达消费者的手里。原料首先要经过商业的利爪才能到工厂进行第一次加工：然后它又回到商业，接着又经过一次制造，把它作成另外一个样子，如此继续下去，直到最后作成成品。然后，成品落入大商店；大商店再把它们卖给批发商，批发商又把它们转手卖给城里的零售商，零售商再把它们卖给小摊贩和乡村小贩。每转一次手，产品就要被唯利是图的手盘剥一次。这样无政府状态的商业，我们的经济学家却挺喜欢；请大家评判一下，看它是不是兴旺的源泉！看它是不是有利于生产和消费！

我的一位朋友最近到汝拉山去游历了一趟。在汝拉山有许多做五金活儿的人。我这位朋友有机会到一个打造铁锹的老家家里去；他向那个老乡问了一下铁锹的价钱。那位老乡当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个劳动人民。他回答说：“我卖给商人是十六个苏一把，而你们在城里买要花四十个苏。如果你想办法使生产铁

现在，请你把这种商业上的无政府状态，和前面描述的组织加以比较。由公社和省里委派的代理人把产品运到仓库和公家的商店，产品的价值一点也没有损失。这些代理人是委派的人员，与大家的利益处处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里还不是详谈细节的地方；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对当前混乱状态的批判，我们只讲了一下组织的原则；不过，我们已经能够看出：诚实的和直接的商业将扫清商品流通道路上的障碍，降低商品的价格，增加生产者的利益，对生产和消费都大有好处。这样，商业将大大促进社会财富的发展，而不会象它今天这样耗尽社会财富的来源和吞噬一大部分社会财富。

§ III

不，利益在刺激他们，金钱使他们感到兴奋；
金钱将蒙蔽他们的眼睛，抹黑他们的嘴唇；
金钱啊，这性命攸关的金钱，人类的至高无上的神，
将抓着他们的头发，用双手摇晃他们；
将把他们推入罪恶的深渊，为了一份微薄的薪水，
使他们双脚践踏他们父亲的身体。

奥古斯特·巴比埃

一个杂货商！

欧仁·絮

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商人，从他们当前的情况和所起的作用来看，可以说是生产者、农民、工人和消费者被迫用自己的微薄的收入养活的寄生虫；他们简直是打着使社会财富和血液流通的幌子，吮吸社会财富和血液的毒蛇。对生产者来说，商人好比是在海上游弋和进行掳掠的海盗；对消费者来说，商人好比是一只张着大网的蜘蛛，专吃那些不慎而落入网中的苍蝇。这个比喻太恰当了：蜘蛛在我们的屋子里和乡村中都布下了它们的网；同样，商人在街上和公共场所都摆有他们的商品；他布的是金色的网；苍蝇一落进网子里，善良顾客一走进商店，商人便走到柜台来吸他的血。在秋天，我们看见蜘蛛趴在它迎风挂出的网里，来回转悠；同样，我们在城里和农村也看见有商人和小贩来回转悠。

做买卖掺假的事，已经尽人皆知。大家竟弄得如此小心，以致不敢叫小孩子到商店去买任何一样稍为值钱的东西。这太可恶，太令人生气了！瞧，这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商业，我们的学者——引导和制造舆论的人！那些一提到商业就如痴如醉地赞叹不已的学者，竟把商业看作是养活人民的衣食父母！可怜的院士，可怜的官方教授，可怜的行政官员，你们真是又可怜又可笑啊！

令人奇怪的是，各党各派只是对政府有所批评。好象政府是单独在吮吸国家的财富，是唯一无二的吸收人民的养料的气泵似的。他们说：在国家的财政上要节约一点，减少税收，减少政府雇用的那些不从事生产的人员的薪

锹的人和买铁锹的人直接联系，那就只花二十八个苏便可买到；这样一来，我可以多卖十二个苏，而你们也可以少花十二个苏。”（第一版附注）

水，要一个廉价的政府。四十多年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些，历次革命和所谓的政治学的大纲领，就是这些！是的，行政机关、军队、税务所、海关、警察和另外一些政府机关都是不从事生产的，人们要花很多的钱去供养；是的，有些机关应当取消，有些机关应当有所改进，但这些目标并不是通过政治革命就能达到的，因为革命之后，往往反而使军队和警察的人数有所增加。各种各样的动乱把政治领域搞得一团糟，使政府增加了更多的分支机构，因而要增加一倍、两倍或三倍的税：这一点，已经有事实证明过了。你们要求尽量少收税，这是梦想；只要一涉及社会改革和工业改革，你们所希望的好政府就会落空。你们想通过混乱、斗争和战争这条道路去寻求在这条道路上本来就不存在的幸福，这是在做梦，在追求幻影；你们拉着轻信的和疯狂的人跟着你们走，你们简直是疯子！

商人从人民手中夺去的钱，等于是政府的税收之外的另一种税；庞大的商人队伍，无异乎是正规军之外的另一支军队；他们一刻不停地勒索和掠夺人民，一刻不停地买进来又卖出去！有什么区别呢？区别是：在军队里，要流血牺牲，要受伤，而得到的报酬却很少。在军队里，讲的是荣誉、行为高尚、雄心、忠诚和祖国。而在商业界，却讲的是金钱、欺诈；金钱，金钱，还是金钱！几乎时时刻刻都在骗人，都在捞取金钱！

商人思想使社会处处都出现腐败和自私的行为；它破坏和腐蚀了民族的精神，使人产生种种卑鄙的和狭窄的心思；它使一切高尚的和伟大的事物也不高尚和伟大了；它把诗歌和艺术也放到柜台上的天平里去称，或者用尺子量；它只懂得复式记帐法，它把人只看作为一个会算帐和会算加法与减法的机器。商人的文学是汇票和记名期票；他的战略是筹划价格的涨跌；他要搞政变，也是在商业。上搞，尺子就是他的剑；他的俘虏在克利舍；把人民的钱拿到手，就是他的胜利；他一失败，就宣告破产；他的名誉是金钱；他的光荣，也是金钱；他的信仰，也是金钱；他的上帝是金牛犊！

通过无政府状态的和骗人的商业的肮脏渠道，弄虚作假的作法也传入了制造部门。商人勒索制造者，他压价买制造者的产品，他要制造者造各种各样的蹩脚药品来危害社会。产品要经过千百个人的手，然后才卖给消费者：产品的来源弄不清楚，它们的产地证明没有了，被人忘记了。在诚实的和直接的商业组织中，人们是一心只想出好产品的，他们赚钱赚得光明正大；而现今的生产却不得不弄虚作假，这对社会来说，是一个遭受损失的新原因，而其根源是在商业身上。

你们也许要问：既然有产量高的土地，有要求工作的人，有艺术、科学和工业的巨大力量，有牲畜、机械、水、风、电和蒸汽的力量，为什么在人的天才现今取得了那么多成就以后，大多数人还是穿得这么坏，住得这么差，人是这么穷、这么粗野和吃不饱肚子，你们想知道这是为什么；造成这种一筹莫展的原因是：创造财富的工作毫无组织，工业混乱；这一切的症结，显然是在你们的商业制度；它是你们的文明制度的最大的祸害，是社会的一切罪恶的渊蔽；它使人自私、贪婪和行为卑鄙，从而败坏了个人和民族，使人变得没有感情。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商人思想扼杀人的感情，使人日趋败坏，行为卑鄙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当巴黎瘟疫流行的时候，每天有一千五百人死于霍

乱，每晚有一千五百具尸体——大部分是穷人的尸体。可是呀！商人却把店中备好的防瘟疫的特效药樟脑、漂白粉和其他药物加价出售，随着瘟疫的蔓延和人们恐惧心的增长，药物的价格也愈来愈上涨！有些药竟涨价一百倍，有许多商店老板和药店老板明知那些药是用来狠赚富人和穷人的钱的，是用来推销恐惧、死亡和霍乱的，对防病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穷人啊，穷人啊！穷人买面包，给瘟疫打开了大门；买面包的钱都落入贪婪的银行和商业的无底洞里去了！

人道主义、宗教、祖国、社会公德、良心和正义……，这一切全都被商人习气从人的心中赶出去了；家庭的温情似乎是唯利是图的有产阶级的唯一享受，但一涉及到利益，家庭的温情也不顶用了。商人习气还在膨胀，不仅可以卖舆论、声音、选票或国家，而且还可以卖父亲和母亲！商人习气的确在膨胀！它膨胀得很快，而且每天都在侵袭各个领域。在文学、艺术、政治和报章杂志中，到处都有。现在是做公债投机的人和商人在决定政府的命运；是支持它，还是破坏它，甚或推翻它，全由他们说了算。交易所的公告和公债价格的涨落，是当代的政治大调节器。这说起来宾今人赦颜。

在中世纪，曾经有过蹂躏城市和农村的自由公司。首先是剪羊毛的，跟在剪羊毛的人后面的是剪二道毛的，跟在剪二道毛后面的是剥羊皮的。啊！今天是商人在剪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毛，在剥大家的皮；这事儿是合法的，是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商人是抢人财物的贼，是海盗，是吸人血的蜘蛛，是破坏人体的毒瘤：商业是破坏生产机构的下疮，它在社会的血液和血管中分泌梅毒。

由于怀有一种或多或少地摆脱了这些习气的观念，所以古代的人是轻视商业的，中世纪的人也是轻视商业的；在中国人、亚美尼亚人、提尔人、迎太基人和犹太人当中，凡是商人习气浓厚的人，名声都是很不好的。重商主义破坏了希腊人的高尚品质。在英国，重商主义破坏了撒克逊种族的古朴风尚；它把法国人的精神糟踏得不成样子，把我们的国家搞得萎靡不振。那稣基督并不是无缘无故就用一条绳鞭把兑换银钱的人和商人赶出圣殿的；耶稣问他们：“你们把我父的殿当作一个贼窝吗？”

在我们今天，政治经济学把无政府状态的和骗人的商业视为爱子，夸夸其谈地对它赞不绝口，结果使人们做了许多错事，抱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商业迷恋不已；但尽管这样，公众的心对国家还是有普遍的感情的，也在出自本能地谴责商业，说它经手社会财富并不是忠实可靠的。

有独立见解的文学，以艺术和人的尊严的名义，起来反对商业。艺术和商业！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过去奉为神明的商业，今天受到了嘲弄，被描绘成一个卖杂货的；正如“马耶”是自由平民的哲学精神的人格化一样，杂货商这个原型也是商人思想通俗的人格化；杂货商在我们国家曾嚣张一

今天，起这种坏作用的，不再是霍乱，而是饥饿和商业：商人觉得（1847年3月）谷物的价格还不够高，于是使故意使市场缺货。投机活动大为猖獗，据几家保守的报纸报道，在马赛，八天当中掮客经手卖谷物的佣金，就相当于在敖德萨购买谷物的钱。然而政府对商人却大表敬意，并且向议会说商人在给国家提供粮食和补救庄稼欠收方面比政府还能干。“让商人放手去干！”这还不够；我们几位无所事事的部长今天还补充说：“我们要十分注意，切莫使商人们感到为难或不满意。”（第二版附注）

马耶，是沙·特拉维创作的一幅讽刺小资产阶级的漫画人物：驼背、红鼻子、厚嘴唇、眼神机灵，自以为参加过1830年的七月革命，便做出一副很神气的样子。——译注

时，而现今也许仍然是法国的原型和人格化哩！

喂，店老板，你静下来！你别在柜台旁边坐立不安；别把你那尺寸不准的尺子拿在手中晃动，别用拳头敲打你那斤两不准的天平：唉！你静下来……。你在商业系统中还是一个很厚道的人，我们不会把庞大的商业系统的罪过都归到你身上；店老板，社会并不是由你来组织的。把战争的罪过归在士兵身上，那是不合理的；同样，把商业的这些罪过归在你身上，也是不合理的。士兵希望打仗，你希望做买卖，处在你们的地位，你们两个这样做都是有道理的。做你的买卖吧，你放心好了。在现今这个社会里，你可以问心无愧。你诈骗人，但你也被人诈骗，你也象消费者那样，被别人用千百种方法诈骗。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人诈骗人的世界，人们在哪里相遇，就在哪里行骗：雇员骗老板，他们不好好地干活，把安排好的工作搞得乱七八糟；老板也骗雇员，他付给雇员的工钱不足以偿付雇员的辛劳和流的汗水；统治者骗被统治者，他向三千二百万人征收只有那一小部分选举人同意的税；被统治者也在骗统治者，他们走私，弄虚作假；相邻的地主彼此侵占地边，互相欺骗；工厂老板也在互相欺骗，他们玩弄一切诡计，互相竞争，你想搞垮我，我也要搞垮你；打官司的人彼此诈骗，而法官则诈骗他们双方；父亲骗儿子，儿子也骗父亲；父亲的尸骨未寒，弟兄姊妹就开始争夺遗产，互相欺骗；国与国之间，或者是打仗，或者是通过外交手段，互相欺骗。总之，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人们在哪儿打交道就在哪儿行骗的世界：骗，骗，骗！

有诈骗就有战争！两者相辅而行；我们发现，它们都是由利害冲突和社会的不良组织或无组织引起的。在社会上，有多少种人，就有多少种利害冲突。

我们还可以在这儿讲一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利害冲突；这一利害冲突有它的社会根源；因为政府不能同时为利害冲突的双方都服务，因此它必然在人民中间要遇到敌对的人。政府为了要存在下去，就要笼络亲信和支持它的人，让他们分享一部分税收；可是，政府的敌人愈多，敌人便愈活跃，愈刁钻和厉害，政府克服阻力的代价也愈大，结果它便愈成为人民的负担。

如果你把生产者、消费者和商人之间的矛盾、工厂老板与工人之间的矛盾、资本家彼此之间的矛盾、工人彼此之间的矛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都研究一番并加以初步分析之后，从大的分歧进一步研究细小的分歧，你还可以发现许多同样性质的纷争、敌对行为和利害冲突。

如果酿酒的人要求取消海关，要求在进口和出口方面有自由，则这一自由必将使种小麦的人、打铁器的人、织呢绒的人和种棉花的人全都破产，甚致连走私贩和海关官员也要弄得没有饭吃。有了机器，商品的成本减少了，价格降低了，这对消费者有利，但机器却使成千个不能马上去做别种工作的

这种利害斗争每天都大量产生，而且是那么的激烈，以致出现了著名的波尔多葡萄园主宣言，提出要画一条把北方和南方分开的税务线，把法国一分为二。《争鸣报》响应他们的宣言，而且讲得更透彻；它列举了各方的利害分歧和根深蒂固的敌对态度：葡萄园主提出的要求的依据是北方和南方的深刻矛盾，因此，《争鸣报》指出，在南方和北方，也如同在整个法国一样，经营农业的人和经营制造的人的利益是冲突的，而经营农业的人自己之间的利益也是冲突的，经营制造的人自己之间的利益也是冲突的：利益的冲突是那么大，以致，如果要画一条税务线把他们分开的的话，那就要牵涉到整个法国，不仅要画一条线，而且要画密如蛛网似的许多条线，把全体法国人都用来看守这些线还不够咧！我们工业社会的这种状况，这么严重的弊病，梯也尔先生已经在议会正式承认了。他说：

工人找不到谋生的办法。这还不过是文明制度的千百种恶性循环中的一种循环咧；单是这一种循环，就须要专门写一章来论述、分析和批判。已经有上千件事实一再证明，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中，出现了一件好事，一定会随之产生一件坏事。

如果你再深入下去，研究一下一般的细节，你将发现：裁缝匠、鞋匠和帽匠是巴不得大家很快就把衣服和鞋子穿破，把帽子戴破；装配门窗玻璃的匠人巴不得来场暴风雨把大家的窗子都打破；泥瓦匠巴不得家家房子失火。律师巴不得众人打官司，他好发财；医生巴不得人人都生病，卖酒的老板巴不得大家都喝个烂醉，妓女巴不得有人寻花问柳。如果犯罪和打官司的事情突然都没有了，则官员、宪兵和狱吏就会叫苦了，律师、诉讼代理人和司法界人士也会跟着倒霉的！

S

辛勤劳动，这对自由自在的动物、海狸、蜜蜂、胡蜂和蚂蚁来说是一件大乐事，可是对人来说就是一件大苦事；人一有了自由，就要摆脱劳动了。“有人说要对海关制定一项法律；我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得很多。我已经作过努力，要看看有没有好处，好处是不是大；不过，如果照顾了勒阿弗尔的利益，我就必然要损害埃尔贝富的利益；对里昂有好处，对波尔多就有害处”（1834年5月12日在议会的发言）。——（第一版附注）文明人贪图安闲；野蛮人诅咒仇人时，最厉害的话是：“你要被罚去种地。”

沙·傅立叶

还要补充一点：文明制度到处制造纷歧与不和，到处煽动战争；它把大部分的力量都用之于非生产劳动或用之于破坏；它引起无数的摩擦，使工业一片混乱，从而大大减少了大众的财富；这样的社会形式的特点是：使人对劳动发生反感，不喜欢工作。

你到处都可听见工人或职员在埋怨他们的命运，说他们的工作不好，想退休，摆脱工作中的苦。文明制度的劳动使人发生反感，使人只是由于怕饿死才去劳动。文明社会的劳动者是真正的苦役犯。只要生产劳动不组织得让大家干起活儿来有乐趣，而是干起来叫苦，表示反感和厌恶，谁有办法，谁就会逃避劳动的。除少数例外，只有那些被贫困所迫的人才不得不去劳动。因此，人数最多的阶级，创造社会财富的工匠，积极地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必然落入贫穷和饥饿的境地；他们将注定成为愚昧无知的人，一群当牛马使用的人，他们被疾病折磨得不成样子，在社会这个大车间里，弯着腰在地里或工作台旁为无所事事的上层人士制作美食和各种奢侈的享受品。

只要找不到一个吸引人的劳动方案，就必然会出现“必须许多人受穷，少数人才能致富”的情形；这句难听的话，象一个永存的真理那样每天都挂在那些自称是基督徒和哲学家的人的嘴上！这一点是很容易明白的：在一个社会中只要劳动是令人厌恶的，这个社会就永远有压迫、欺诈和贫穷这些极其糟糕的现象：尤其是贫穷，单是这一个原因就足以使人非去劳动干活不可了。关于这一点，不可辩驳的证据是：如果工人，如果所有的人，一下子都富起来了，那么，二十分之十九的活儿就没有人去作！怎么办呢？

是的！为了使工作能顺利地进行，使人类生存下去，就必须：

一要有奴隶；让皮鞭发挥作用，抽着他们去干活，就象在殖民地和野蛮人那里一样。在古代人的国家中是这么作的，在希腊和意大利的正直的共和国中也是这么作的；

——或者有穷人；这种人有自由人之名，有在宪法之下生活的幸福。对于他们，让饥饿发挥作用，逼得他们去劳动。在文明的基督徒和慈善家的现代国家中就是这么作的；

——或者有受劳动的吸引而去劳动的自由人；对于他们，让劳动的乐趣发挥作用。只有这第三种人才有真正的自由，而前两种人劳动完全是被强迫的。因此，一切想使人类得到解放的志士，必须首先找到一个使劳动有吸引力的制度。它比世界上一切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都更有效力。很久以来就有人象宣读公告的差役似地大声嚷嚷，说什么“为了自由和法国人民”，可是连自由若要存在就必须具备的各种条件中的第一个条件还没有找到啊！有人认为只有搞革命才能获得自由，认为自由是用枪炮得来的。然而这种不明智的动乱却使社会的病症永远存在，病根愈深。

那些尊重秩序的人，认为刺刀和大炮是维护秩序的有效手段的人，他们也应该好好想一想。玩弄暴力，即使你今天占了上风，但也许明天就会居下风。所有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了这种胜败难测的情形。再说，用刺刀和大炮固然可以平息骚乱，但真正的维护秩序的办法并不是平息骚乱，而是防止骚乱。如果你当国王，即使在你的治下每个月都记载有平息骚乱的光辉胜利，我们也有权把你在位的时代看作是最糟糕的时代。

只要在城市里聚集有大批过了今天愁明天的工人，工资不稳定，时时都有挣不到工资的可能，但又迫于生活非干一种令人厌恶的工作不可，这些人就绝不会对他们的处境感到满意的；你和我处在他们的地位也是不会满意的；他们根本不关心秩序，你和我处在他们的地位也是不关心秩序的；象你和我处在他们的地位一样，他们一定会起来造反的，一定会听信那些鼓动家的美好的诺言和漂亮的言词，跟着他们走的。

制造骚乱和准备打社会战争的人，并不是地主、商人和工业界的巨子：这些人呀，他们是很希望维护秩序的。骚乱分子是不会有富人和有产者和有衣穿饭吃的人当中去招募人的。大自然是用上等面团来制造这些人的吗？它是不是让富人家的孩子额头上长有一块好看的包，让穷人家的孩子在额头上长一块难看的包？他们都同样是人，但彼此所处的社会环境却如此不同。万一那些在今天对下等人和共产主义分子厉声咆哮的有产阶级变成了无产者和工人，而今天的工人和无产者变成了富人和有产者，则聚集在共产主义和骚乱的旗帜下的人便轮到今天的有产者了。所以说，如果你不希望工人、无产者和人民大众时刻都想革命，你就应当使他们能获得符合社会秩序的利益。

我们现今的社会组织既然作不到这一点，那它就必然是无法维护秩序和自由的。这些道理是很清楚的，不可辩驳的，如同太阳在天空那样明摆着的。

对于这些问题，人们是怎么回答的呢？有人回答说：要另外搞一个社会组织，那是办不到的。

好！如果办不到，那你就免开尊口！你们就去革命和制造乱子好了。就别再口喊什么反对必然的罪恶了。先生们，那是必然的，因为你们已经说了，要消除罪恶的根源，是办不到的事情！不过，请问你们根据什么理由说这个社会问题不可能解决；你们怎么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呢？谁告诉你们的？你们能提出证明吗？——办不到！！……在一百个人当中，有九十九个是蠢人；

他们以为说一声“办不到！！”，就把话说绝了。我们应当告诉这些人，他们的活是荒唐的；并向他们指出：当一事物还没有被认识或发现的时候，就硬说它永远不会被认识或发现，那是愚蠢之极的；且听我向这些人朗诵两行动人的诗句：

以为一切都发现了，这个看法实属大错，
这无异于把地平线当作世界的边。

当我朗诵完了的时候，他们竟回答你说：“啊！不管怎么说，那至少是很难的！”——不论是难与不难，你们能把它作为一个理由，就不去研究，不倾听那些曾经研究过并有所发现的人的意见吗？

请你们去研究一下吧，认真地研究一下吧……你们不去研究，就请免开尊口！

第三章 关于现代文明的结论

你们这些未曾经历过隐居生活或未曾在书堆中消磨过时光的人，请告诉我们，在我们善良风俗的华丽的外衣下面，是否隐藏着一种看来是无可救药的腐败现象，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脓疮。请你们冷眼旁观，看一看巴黎，看一看世界的这个阴沟中积聚了多少污泥，这个荒淫之地耗费了多少钱财；那些装腔作势的斯文样子是多么无耻，在绸缎呢绒做的服装下面掩盖着多么枯竭的心灵，在那么聪明活跃、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人群中，夹杂有多少野蛮人。请仔细观察这一切，不要看表面，而要看深处，其目的，不是为了把沙龙中的某些姿态绘制成悬挂在贵妇人的客厅中的图画，而是要以哲人的眼光，以真诚的朋友的眼光来观察这一切。这样，你们将感到骇然。

奥·巴比埃《文集序言》

我刚才所引用的这一段简短的描绘，没有丝毫夸张之处。不论是从总的来看，还是从细节上看，它都是如实描述的，是真的。我举出那些一贯抱乐观态度的人有鉴于这些疾病之严重而亲口讲述的活来作证明，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的确，很久以来人们硬不承认社会疾病的种种征兆的存在：他们闭着眼睛，什么也不看。所谓的日益繁荣，纯属吹嘘和冠冕堂皇的欺人之谈。今天，政治家和执政诸公也承认有病了：必须经过一次猛烈的冲击，才能揭开我们社会隐藏在底层的痛苦和贫困的深渊；只有在高处的土地遭到淹没，上层社会的人也象洪荒时代的居民那样坐着方舟在洪水中漂荡的时候，他们才会承认社会是有病的。唉！你们以为他们想尽力弄清这些现象，追根溯源，对社会的内部结构表示怀疑吗？不！他们用非常轻率和荒唐的态度来探讨事物的原因。水为什么会升入泵里？是因为大自然不喜欢泵里有空处吗？为什么泵里的水只能升高到三十二法尺？因为大自然所不喜欢的只是三十二法尺以下的空处。古代物理学家的这些推论，与我们的政治家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推论极其相似：他们根本不花力气去探讨这方面的问题；通常，他们关于混乱和贫困的文章，纯粹是为了指责对方才写的。各个政党之间总是争相指责别人，一个党总是把一切过错都推给其他的党，好象它比哪一个党都更有能耐，有医治社会疾病的良药！你们各党各派人士，请把你们拥有的医治社会疾病的药告诉我们吧！我敢肯定，你们一个也说不出。

这不是政治伤痛，而是社会伤痛！请你们仔细听，听一听海峡对面的声音，你难道没有听见在英国议会的讲台上也有人在高声喊叫：“到了难关！”再远一点，在美国，在这个模范国家里，在这个遍地黄金的共和国，也有人在喊叫：“到了难关！”美国人的政治制度，很久以来就有人说是一种绝妙的万灵药。管理人民的不是国王，而是总统，是哲学大师！然而，美国人也象法国人和英国人一样，他们的工业处于无政府状态，商业也处于无政府状态；他们也象我们一样，处于文明的鼎盛时期，也就是说进入了一个支离破碎和一片混乱的角逐场。

我刚才描绘的，并不是法国社会的图象，而是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阶段的文明社会的图象。我再说一次，这幅图象描绘得很真实和确切，尽管大

这里所说的法尺，是古法尺。每一古法尺相当于 325 毫米。——译注

家口头上不承认，但在各个文明鼎盛的地方爆发的革命的喧嚣声已经足以证明这种情况是真实的了：革命闹得相当厉害咧！

文明制度每天都要用鲜血在我们城市的墙上描写它那丑恶的危害人民的特征。这是一个社会吗？对人民来说，这是正常的状态吗？如果人民没有苦难，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利益受到保障的社会，他们会起来造反吗？他们会那么轻易就听信鼓动家的鼓动吗？当然不会！发烧、痉挛和谐妄等病因，都在社会本身。

我们和那些只注意观察立宪机构的旧政治观点的分歧，就分歧在这里；我们要求各党各派的正直的人，要求诚实善良的人去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值得我们花力气去研究，因为它关系到富人和穷人、大人物和老百姓以及你和我的幸福和安全。

我们对社会的批判，就事实来说，和公众的舆论与所见所闻是相符合的，是讲得非常明确的。我在这里的陈述，当然是非常的简要；在傅立叶的著作里，你将看到，他对社会的批判讲得更详细、更清楚和更有力量。他并不象别人那样对社会的弊病和人类的邪恶只空泛地谈一阵；他把文明制度的一切弊病分门别类地加以分析和论述。他的书，可以说是一部关于社会秩序弊病的博物志。他追溯了弊病的根源，把它揭露出来，即便是眼力很差的人，也能看得很清楚。

尽管我们对社会的批判还很不全面，但已经足以使我们看到文明的分散经营制度，其结果势将构成而且必然会构成九种连续的祸害——傅立叶把它们称作边缘祸害，因为它们几个相连续的时期特有的东西；这几个相连续的时期总称为社会的边缘或人类初入社会的痛苦时期。

边缘祸害表

贫穷	
	极坏的天气
欺诈	
	诱发病
压迫	
	恶性循环
屠杀	
X ·	{ 普遍的自私行为
	{ 伪善的行为

应当对这几个祸害中的每一个祸害都单写一章来加以论述，但鉴于我们在前面所提出的指责已经足以说明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只概述如下：

目前的社会形式，是和个人与全体人民的普遍利益相矛盾的；它使社会陷于贫穷和饥饿：

一、因为它产生了许多种不从事生产的人或专干破坏工作的人，而且它还非要有这些人不可，例如军队、各种各样的分裂分子、行政官员、司法官员、警察、宪兵，等等；还有大批的海关和税务官员、哲学家、诡辩家和政治辩论家；最后还有许多游手好闲的人和其他各种光会吃饭的废物与坏人；

二、因为它产生了而且还必须要有一大批起破坏作用的和品德败坏的寄

生虫，例如庞大的雇佣军；

三、因为它根本没有对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科学教育等工作加以组织，因而使社会财富的来源大为减少，使这些工作和社会对人的使用与对人的才能的使用极为分散、复杂和紊乱；

四、因为它借自由竞争之名在一切工业关系中制造利害分歧，并以千百种名目在社会关系中制造冲突，使你反对他，他反对你，在社会中酿成种种激烈的斗争，使人与人之间产生无数的敌对情绪，给情欲起种种颠覆性作用打开大门；

五、因为它缺乏一种使劳动具有吸引力的办法；没有这种办法，就会使劳动在人看来是一件苦事，使贫穷、压迫、欺诈、奴役、疾病、粗野、骚乱、革命和一切文明的祸害永远存在。没有使劳动具有吸引力的办法，还将使生产大大降低，使一切有办法摆脱工作的人不去工作，使罢工的次数增加，时间遭到损失，使工人产生无聊和厌烦情绪。

这些人力，只要我们好好加以安排，本来是可以生产大量财富，使全体社会成员都富裕起来的，然而在今天却反而使群众陷入贫困和灾难，使社会日趋衰弱！

我们缺少的，并不是生产的手段：土地、资本、工业、机器、艺术和科学、人的体力和智力，这一切我们都有。全部问题在于劳动的组织；应当提出一种组织形式并加以试验：这是事关命运的大问题，是幸福或苦难、富裕或贫穷的大问题，而且在目前对现代的社会来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因为现代的社会在前进的运动中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成熟的点，所以不能再对这些社会形式的价值抱任何幻想，而且还必须认识到：欧洲的文明如果不在内部的结构上发生某种好的变化，其前途是多么危险。

我们这个时代已不象从前了：那时，只有那些天资高和目光敏锐的人才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威胁欧洲各国的危险；那时，孟德斯鸠说：“文明社会息了一种虚弱症，一种内在的弊病，中了一种暗藏的毒。”

当时，动脑筋思考的人们都抱有希望，以为革命的曙光就是幸福的曙光；一切苦难都来源于封建重担，在封建重担之下，人民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伸不起腰了；只有丢掉这副重担，才能站起身来大踏步前进；人们以为只要把旧的社会建筑推倒，就可以住上好房子。

对于一个依靠旧的权威但未得到人民批准的政府，人们就给它制定一部宪法；凡是享有旧特权的贵族，人们把他们通通打倒；拥有巨大财产的教士，人们也把他们打倒，分他们的财产；外国人来干涉这种运动，就用大炮去对付他们粗暴的干涉，把他们的军队击溃；遇到国王，就把他的脑袋砍掉；宗教长期被神甫当作剥削的工具，因此把神甫杀光，宣布宗教为一种骗局，把上帝赶走！！！！

然而，把这一切破坏之后，黄金时代还是没有来到地球上，人民还是不能享受巨大的幸福，因此人们就想去搜找旧的武器库，向罗马和雅典的共和派请教，学他们的传统和风俗，模仿他们的举止和风度，甚至学他们的装束，穿长袍和厚底靴。出现这一切现象，都是由于人民的议员们读李维的书，学会了拉丁文：读修昔底德的书，学会了希腊文，再加上他们在学校中已经把法布里修斯的慷慨激昂的言词背得滚瓜烂熟了。如果当初向他们灌输的是弗洛里昂和格斯纳的田园文学，他们也许就会作田园诗了。

这一切都是无用的或荒诞的，尽管只是一阵子，时间虽短，但后果是很

可怕的，人们应当把它当作一种巨大的教训。过去的事情是不能由人们想重演就重演的。迷途的人以为大量用江湖医生的药就可以治病；他的想法将很快为事物的力量所破灭的。

哲学家把人民编成队伍，准备战斗；但他们却缺乏远见，头脑简单，易冲动，只知道在军火厂里打造武器，制造攻城炮、野战炮、火药和炮弹，然而哲学家应当知道，既然想打仗，就必须准备和平；在无政府状态和战斗之后，就需要有维护秩序、创造财富和保障自由的手段，因为在革命的刀剑和炮火下流的血，是不能使地上的庄稼的收成增加一倍的。哲学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不会打造用来耕种未来的土地的犁，使土壤变肥沃。

哲学家真是又可羞又可怜，十分狂妄和无知，说他们可羞，是因为他们借理性的名义把人类推入了一个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有什么后果的运动，是因为他们象小孩子打坏东西似地把一切都打坏了，象野蛮人乱破坏一气似地把什么都破坏了。尤其可羞的是，他们既不躲到阴暗的角落把脸藏起来，反而恬不知耻地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说他们是人类的救星；他们穿着一身希腊和罗马的旧式的华丽外衣，公开炫耀自己；其实他们华丽的外衣早已沾满了后期罗马帝国的污泥，上面有中世纪的神学和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和幼稚而善良的思想意识，有九三年的血，有复辟时期的立宪派和折中主义者的巧妙花纹。

哲学家和政治家！人民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食物，而不是你们的那些药物，不是你们的那一大堆荒谬的主张、抽象的概念和矛盾的言论。你们满以为你们向人民提供了牛奶；然而在今天，人民在你们的思想和理论束缚下受了三千年的苦难之后，已经认识到你们只不过是一些半官方的或凶恶的放毒人。这些情况到底是真的，还是人们的感受错了？人们根据自己的感受，对你们的办法已经在提出谴责了。

你们最近发表的文章，表明你们对社会的情况非常无知：使祸患成倍地增加、使创伤愈来愈重的，正是你们。人们取得的进步，不归功于你们，而应归功于科学、艺术和工业的发展，根本不是你们哗众取宠的空洞理论的功劳。

你们作的事情，你们的成绩，有：三百万年轻人在战场上被屠杀；在革命中抓了一千二百万贵族和教士，并夺去了他们的财产；三万五千人掉了脑袋；欧洲被彻底搅乱；法国打了败仗，地位一落千丈；社会被挖去了墙脚，灾难重重，战争迫在眉睫；宪法的谎言取代了自由和博爱，再加上坏疽和腐化堕落的行为把你们高尚的资产阶级自由社会弄得破败不堪！

由于这些血腥的灾难，由于这些可怕的作用和反作用，在历次革命运动之后，在历次军事行动波及全欧洲之后，我们在三十年间做了罗马花了十个世纪才做完的事，并且象它那样搞掉了国王、行政长官和参议院议员，打了内战，而且还流放了许多人，也拥立过执政和皇帝：经过这一切之后，我们的情况怎样呢？

我们现在的情况，正好和当时的罗马一样；当时的罗马放弃了统治世界的极杖，开始了后期的罗马帝国时代，两次向野蛮人的入侵打开它的各个城市的大门。我们现在的形势比罗马还严重，因为野蛮人在内部和外部威胁你，今天法国文明的毁灭将带来整个欧洲社会的毁灭，使世界岌岌可危，前途难卜。

这些话，并不是夸夸其谈，危言耸听。你们的文明不会毁灭吗？让我们

来瞧一瞧：文明在印度兴盛过，但后来毁灭了；文明在西亚也兴盛过，但后来也毁灭了；它在埃及也兴盛过，但后来也毁灭了；它在希腊也兴盛过，但后来也毁灭了；它在非洲的海岸上也兴盛过，但后来也毁灭了；最后，罗马文明的残余在欧洲也只苟延了几个世纪。巴比伦、巴尔米拉、底比斯和迎太基成了废墟，其他许多曾一度十分繁荣的著名城市也成了一片废墟；许多文明昌盛的地区现在变成了一片大沙漠，阿拉伯人在沙漠上搭帐篷居住：这一切，岂不是向我们说明一个社会也象一个人、一棵树、二个世界和一切有生命能运动的生物一样，终归是要了结的吗？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与我们的有产阶级和巴黎的哲学家一个样，也是不相信他们的社会会毁灭的。

如果人们根据以往的教训来看问题，认识到同样的原因将导致同样的结果，就不会否认最发达的国家，例如英国和法国，已经到了它们的衰退期。

标志罗马衰亡的普遍征兆，在我们当中已重新出现，而且十分相似。社会的各个部分已经解体，法律已失去效力，人们诋毁和蔑视法律，也诋毁和蔑视制定法律的人；革命一个接一个地迅速发生，但谁也没有力量把深渊封闭；人民在国债沉重的压力下愈来愈弯下了腰。各种各样的宪法和政府，它们的平均寿命不到十年；人民被搞得晕头转向，一错再错；为了减轻痛苦，只好采取局部治疗的办法，结果反而使激烈的动乱更加继续下去，增加他们的痛苦。对社会的权力谁也不再尊重，一切信仰都宣告废除；国家的尊严也如同国王的尊严一样，遭到蔑视。富人愈来愈富，穷人愈来愈穷，人们的需要也愈来愈多。富人和穷人都拼命谋取好处，他们推推揉揉地涌向通往财富的窄路；在通向财富的窄路中，哪条道路最近，就说哪条道路好。

博大的爱和社会思想已不存在；对祖国的爱，只不过是用来掩饰党派阴谋和美化阴谋分子的空话。革命和帝国把整个民族精神都消磨完了；复辟的斗争和 1830 年的斗争把仅剩的一点东西也糟蹋完了。人们把更多的才能和精力用去争夺金钱。钱呀，钱！！……为了钱，一切都可出卖；人和良心也象市场的商品那样可以出卖，而且价钱比其他的東西便宜：一个卖过七次的人，还可以再卖。你们看见有人努力工作，以博得一个才德兼备的名声，向公众炫耀自己的正直和良心，而骨子里却为的是抬高他们的商业地位，增加他们的卖价：这实际上是一张空白汇票；人们把上帝和金钱倒了一个格，金牛犊成了天主教教义！

婚姻的法则整个文明大厦的基础，但事实上婚姻根本不受人们的尊重；它在今天不单单是受到通奸行为的破坏，而且也象法律和制度那样受到人们的抨击。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善良风俗向它猛烈开炮，把它打得粉碎。打得好，因为它也象其他东西一样，纯粹是从钱财上考虑，是一种买卖行为，一种交易，心里盘算的是嫁妆，是父亲母亲、兄弟姊妹、叔叔姑姑等人死后的遗产。

在交易所搞投机的人已经变成了国家命运的主宰；他们榨取人民的血汗，聚集了大量钱财；他们发财的速度，比罗马的总督在各省搜刮钱财的速度还快，而这样的掠夺钱财的行为还被称赞为是诚实的和合法的。在文明世界的首都，你已经找不到上帝居住的殿堂，也找不到受人们尊重的权威保护的宫殿；如今只有兵营、交易所、警察局和监狱了！

一切都是为了钱。如同自由思想曾经取代骑士精神一样，那渗透一切的商人思想已取代了自由思想：它接替了自由思想和骑士精神，它占了上风。它到处宣扬利己主义。以各种面貌出现的利己主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冠冕

堂皇地成为社会的主人。它统治着人们。人们不仅不觉得自己的利己行为可耻，反而引以为荣，觉得很光彩。人们把它显示出来，作为装饰挂在胸前。一切力气和聪明才智都要用之于自私自利的行为：“你别为人类操心了，把高尚的情操和豪迈的语言束之高阁；你要尽量让自己生活舒适，弄到钱财。”年轻人到处都听到这样的话；人们用这些话来评判他们。如果他们在青年时候受到善良的天性的驱使，不去从事人们所说的年轻人的“事业”，而一心追求更广泛和更高尚的社会活动，他们将被人们说成是疯子，受到当地的智者的轻视。

有一些招摇撞骗的哲学家和假学者，为了兜售他们的药，便说国家的好话，吹捧现代社会：他们在讲演、书本和报章杂志中对腐朽的文明制度大唱赞歌，在广场上招引一大批东游西逛的人跟在他们身后看热闹。然而国家已经长了坏疽：人们已经看到和感觉到了腐败的因素，但没有任何信心、法律、社会舆论和宗教能制止它不再蔓延；到处都在打仗和闹分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打，党派之间打，有产者和无产者打；这是金钱对金钱的战争，劳工对劳工的战争，有才能的人对有才能的人的战争：个人对群众、群众对个人的战争；在国内打，家里打，到处打！“分裂的王国必将灭亡。”

谁来收拾这土崩瓦解的局面？谁来拯救我们？

玄学是救不了我们的；它是那样的空虚，言之无物；用它那些装空气的球，用它那些关于观念是不是天赋的论文和关于辨别玫瑰花香的认识论，是救不了我们的！用它的信仰，用它的有人情味的我，用它所说的现象的三重性，用它的感觉论和唯灵论的学说和关于英国、苏格兰、德国、印度、中国等等国家的研究，也是救不了我们的！

政治学也救不了我们；用大刀大炮，用革命、绞刑架、骚乱和镇压骚乱所取得的血腥胜利，用毫无约束力的宪法，用正统王位继承权和准正统王位继承权，用预算，用千百万借款、法律、协定和无止无休的争论，是救不了我们的！

伦理学也救不了我们；用冬烘先生教训孩子的废话似的可笑旧式说教，是救不了我们的；伦理学根本不知道它应该以什么为基础，它企图教化世人，然而努力了三千年之后，反而惹得世人嘲笑和抨击伦理学本身，所以它是救不了我们的！

政治经济学也救不了我们；它是哲学的小儿子，是刚生出来就开始衰老的私生子，和它母亲一样尽说慌话：政治经济学，好一门研究饿死的……国民财富的科学！它最后只好公开承认自己是无知的和无能的：

这一切都救不了我们：凡是幻想的，撒谎的，制造动乱的，濒临死亡的或已经埋葬的，这些东西都救不了我们。

任何过时的东西都救不了我们！

必须用新的方法才能救我们，因为过去的东西是坏的，没有威力；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必须寻找一个新的方法。看你是不是能找到；如果找到了，就拿来试验。

由此可见，人们不应当因为某种想法是新的就起来反对它：只有新的想法才能救我们。

这句话是针对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的！”好一门研究饿死的……国民财富的科学！”，影射亚当·斯密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译注

由此可见，那个被成千个招摇撞骗的人的叫嚷声压得讲了三十年都没有人听见的想法，现在是应该让人们都听到它的时候了。

第二编 人类在最初的几个社会时期中的连续发展

第一章 运动的普遍公式

天上的和地上的仙女，众位和谐的女神，请你们作我的领路人！你们聚合和分散原素，你们塑造一切向上生长的和能呼吸的生物。大自然把生和死这两把火炬都放在你们的手里……你们给万物以生命，后来又把生命收回去，其目的，不是为了消灭生命，而是为了不断地创造生命。如果你们不制造死亡，则万物都不能生存；如果你们不使一些生命死去，则其他生命都不能诞生。没有你们，一切都将永远停息。你们把两把火炬带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出现颜色、形状和运动的美妙的对比。爱情走在你们的前面，一代一代的生命就跟在你们的后面。你们在地上、海里和空中不停地活动。

贝纳丹·圣彼埃尔

在这些物体（天上的星体——太阳）中，有些已经消逝，有些已经呈现了明显的衰弱的迹象，而有些却增加了亮度。

阿拉果

我们在第一编中对当前的社会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批判；这个批判只是把事实摆出来加以叙述，并对它们作一个实事求是的和合理的评论。这个批判已经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社会制度的支离破碎的分散情形；这样的社会制度，将必然带来以下的后果：

一、有大批不从事生产的公务人员，还有几种专门过寄生生活或专干破坏性工作的人；

二、生产劳动呈无政府状态；人们厌恶劳动，因而所生产的财富是很少的；

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在阶级与阶级之间，在各阶级的成员之间，由于社会利益的分歧和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斗争和敌对行为。

这些弊病的总的根源都来之于工业和劳动的缺乏组织。劳动是由各家各户进行的；在公社中，各家各户之间不相联系，因而使社会这个大车间，这个应当以由三百或四百个家庭有机地组合成的协作制度的大家庭为单元的社会，却建立在家庭的狭窄的基础上。

家庭，为繁殖而结合的家庭，迄今仍然是劳动生产的单位。然而劳动生产与种的繁殖不同，它应当在其他的环境中进行。这个道理尽管很简单，但人们还没有看出来。

很显然，劳动的组织、服务工作的安排、人才的调配及合作者的特长和人数，这些都是作好劳动生产的必要条件。只有夫妻二人在车间、工厂、作坊、葡萄园或田间劳动，其效果难道比人数众多并在工作上有很好的组织与安排的劳动小组的效果还好？看一看你们的生产情况吧，你是不是只用了一个人或半个劳力？

一个家庭，不论它具有多么大的繁殖种的能力，都不能成为劳动的单位，不能成为一个有良好安排的社会经济基础。新的单位应当是有足够的人数和家庭的组合体。这个组合体，我们称之为“法郎吉”；它是协作制度的公社，是和谐的社会蜂房。关于这个和谐的社会自然组织，我们不久即将

谈到。不过，在开始论述未来的情景之前，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

我们现在的文明制度，既不是第一个社会时期，也不是最后一个时期，因此，在论述高级阶段以前，我们应当先了解一下迄今为止的人类发展的进程。我们只能作一个扼要的陈述；在陈述中没有谈到的地方或没有讲到的事实细节，请读者予以补充。

一切存在，无论是植物、动物、人、世界或旋风，都要受生和死这个大规律的制约。傅立叶在本世纪初（1808）阐明的这个真理，是一条普遍规律，没有什么可怀疑之处。天文学上的发现也证明今天连巨大的天体也不例外。有些人不太明白赫舍尔先生根据天文学论证的使人大为吃惊的现象。天文学上的发现使赫舍尔不能不认为星球和其他生物一样，有生也有死。如果不是这样，事情就没有这么好了！你如何理解只有创造而没有毁灭，只有生而无死？

无论一个生物的天然状态如何，它的生命力总是在不断变化：它发展，达到一个它不能超越的最高点，接着便衰弱和死亡，然后又进入新的生命形式和新的组合。

如果你把宇宙看作是一个巨大的整体，你就会想象得到：生物增长的总数正好和生物死亡的总数相等。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从无产生的，也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会化为乌有的，这个巨大的整体，无论是有限的或无限的，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宇宙的力量和宇宙的物质一样，依然是那么多。这个力量分散在千千万万个单个的生物身上；在有些生物身上向上增长，而在另一些生物身上便降低；年轻的向上成长，年老的向下衰落。出生的数字抵消死亡的数字，有死的才有生的。生和死只不过是存在的两端相转换。每一个生物在外形和状态上不断变化；从出生之时起，它开始向上运动，到接近高峰或丰满时，运动便开始减慢；到达高峰或丰满之后，经过一段与生物的能力的最大限度相应的平衡时期，便开始下降，走向衰老和死亡。

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是在生命过程的半中间；它向两端逐渐减少，最后在生和死这两端消失。

一切能变化和转变的东西，一切有生命和运动的东西，也就是说自然界的一切，都要受这条普遍规律的制约。所有一切运动的正常的规律可列成如下公式：

运动的普遍公式	
上升的转换	生
第一阶段	童年时期
第二阶段	青年时期
最高点和丰满	成熟时期
第三阶段	衰退时期
第四阶段	老年时期
下降的转换	死

这个表并不是随便编排的。中间的空白对称地逐渐鼓出；鼓出的部分就是本表所要显示的通常的运动的特点。在力学、物理学和化学中，很巧妙地使用了各种象形曲线。希望这个如此巧妙的办法能够得到推广，把象形曲线

赫舍尔，英国天文学家。——译注

改变成象形平面，以便帮助那些不懂横坐标和纵坐标图示法的人明白图的意思。

运动规律的普遍性，不会由于有使人早死的疾病、事故和例外情形而有所改变。

如果我们把这些由绝对理性和普遍经验展示的原理，用来说明人类的社会的历程，我们就可发现，这个历程是有限定的，将逐渐终止的；对于这一点，有些人发表了与最普通的看法相反的意见。用望远镜观测的结果已经表明太阳也是有生有死的。一个星球如果永不灭亡，那是很不好看的，住在该星球上的人也将同它一样不好看。人类和星球，也象一个人一样，将按照主宰永恒的宇宙中的生命的普遍规律，在时间和空间中诞生，死亡，再诞生。

已经把地球交给人类，因为地球是一个需要人管理的领域。地球表面上的治理工作，就是人类的职务，即人类在地上的命运。

人类生在地球上，在他童年时候是不能完成他的艰难的管理工作的。为了适应这样的任务，他必须具备活力和体力，必须制造有力的工具，而有力的工具是只有在发展了艺术、科学和工业之后才能制造出来的。

可见人类在他的开始，在他柔弱的初期，并没有掌握他真正的命运；他还不知道把个人、民族和种族结合起来；没有掌握命运的人，在最初的社会散乱环境中是得不到幸福的。在傅立叶称之为边缘时期或颠覆性时期的社会时期中，地球真是“一个悲声回荡的幽谷”。

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促进或者阻碍上升运动的发展。一项新发现，可以加快上升运动的速度；而使发达的国家濒临毁灭的战争或灾难，则可使上升运动往后推迟。对人类社会来说，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和一种好的或坏的饮食方法可以加速或推迟一个小孩的发育是一样的道理。

人类将经历几个相连接的阶段，度过几个痛苦的时期，然后进入和谐的时代，达到正常的状态，行使治理地球的职责，并掌握自己的命运，得到自己的幸福，此后，他将遵循上升的运动的规律，直到他所居住的地球达到它生命丰满的时期之后，逐渐失去它的生长力和生产力。最后，地球的衰老和贫瘠使社会开始下降；和人的生命相比，下降的速度固然是很慢的，是感觉不出来的，但终将造成和谐制度的衰老和毁灭，直到后来出现散乱和颠覆的现象。这时人类将逐渐失去他的力量和传统，又退回到野蛮状态，经过回光返照之后便宣告消失，这种情形，和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由于官能的虚弱而寿终是一样的。这个历程一结束，另外一个新的历程便开始。

很显然，就人类和一切生物来说，末尾的几个阶段，即衰弱和痛苦的时期，与和谐的时期相比，是很短的。它们是这个规律的例外情形：应当从理论上对各阶段的生物的颠覆时期与和谐时期的关系加以研究。

社会的运动的四个主要时期和鼎盛时期，在许多特征方面有所不同。

这个规律，在各方面都是与一般类比和纯粹理性相符合的，而且已经为动物学、地质学和天文学等自然科学与历史事实所证实了的。

人类所经历的四个大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分成若干个时期即不同的社会形态。社会的童年有七个社会形态，文明制度是第五个社会形态。列表如下：

人类这个词，通常指中心生物；它赋有智慧和反躬自问的良知，不论它的生命所具备的物质条件如何，它都是万物的顶峰，换句话说就是生命在地球表面上的高级发展。

社会的童年
分为七个时期

运动的 第一阶段 或 社会的 童年	1, 伊甸园制度	由分散的家庭 组成的 五个时期	——幸福的影子
	2, 蒙昧制度		背信弃义、
	3, 宗法制度		不公正、强制、
	4, 野蛮制度		贫困、革命
	5, 文明制度		和
	6, 保障制度		身体衰弱的时期
	7, 简单的协调制度		——幸福的曙光

在这个地球上，一切过去的或现在还存在的社会，都可归入头五种类型中的一种。一般他说，这几个类型都或多或少地互相影响或互相掺混，因为在社会的童年阶段是极其散乱的，运动的规律还不能严格用来说明这个形成期。在这些时期中，经常出现混合有不同时期的特点的混合型社会。

只要不同的社会同时存在在一个地球上，只要人类还没有形成大的统一体，显然就会出现不符合这个规律的例外情况。现在让我们匆匆浏览一下社会的童年阶段的头四个时期。

这个一览表的排列，和前一个表一样，是很容易看懂的，是使用象形曲线的一个例子。在凹曲线中，每一个时期的头一个字的位置表明这个时期所创造的幸福程度：幸福是按财富的总数和灾祸的总数的比例来估计的。举例来说，表中指出蒙昧制度和保障制度是排列在同一高度的，因而比例是相同的；而野蛮制度在七个时期中是最悲惨的时期。

第二章 对文明制度之前的四个时期的分析

情欲的和社会的飞跃发展，过去是和谐的和集中的，而今变成了颠覆性的和分散的……自私代替了博爱，贫穷代替了富裕，恶代替了善：因为人用分离和个人利益的对抗来代替他们的社会的组织，我们从今以后只能靠善与恶的树结的果子为生。

J. 穆伊隆

§

第一个时期 伊甸园制度

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東西，都是好的。

让·雅·卢梭

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也许在和他自己闹矛盾；他想使人过孤独的生活，但在造人的时候却使人有种种社会的需要；在造人的时候不给人以满足其需要的手段，这种作法是最残酷的。从神圣的传说就可知道：在摩西时代人们还记得有名叫伊甸的原始社会。它的和谐，它的幸福，是地球的原始状态无偏见地提供的机会的必然产物。

J. 穆伊隆

科学研究的成果，在今天已使人毫不怀疑三界的创造是在相连续的几个时代完成的。人是在地球上已经有了矿物、植物和动物之后才来到地球上的；矿物、植物和动物构成了人所管的领域中的第一批财产。

人类被安置在温带，远离凶残的猛兽。有些动物，例如老虎和蛇，被放在热带；另外一些动物，例如狼和熊，被放在寒冷的荒野。人类发现大自然中的好动物和好植物真是多得很。大自然向人提供了这些象活命的乳汁似的财富，人类才得以建立一个原始的社会。生活在温带的人民现在还依稀记得这个社会，他们称它为黄金时代，失去的天堂，伊甸园，等等。

在这个时期，地上的财产没有被分散；人类的爱没有受社会的习俗和偏见的束缚；天然财富之多，超过了人的需要，因而能防止利害斗争，维系敦厚的风俗。人们不知道压迫和战争为何物。所有的社会成员，男人、妇女和小孩，都无忧无虑地独立生活。

第一个时期的这些特征，即使没有印度、希伯来、希腊和埃及的传说，我们也可用现代航海家的发现来给以无可辩驳的证明。航海家在类似我在前面描写的天然环境中发现的人当中，看到许多与第一个时期特有的风俗习惯相近似的风俗习惯。在西班牙人来到美洲的时候，巴西的摩克士人、托巴那人和费尔蒙地的危克塞罗人，都生活在一个接近第一个时期的混合社会中。在传教士到来之前，加利福尼亚、马里亚纳群岛和菲律宾岛上的居民也是生活在混合社会中的。库克和首批南海航海家对泰人和这些地区的其他一些与世隔绝的人的生活，给我们作了非常生动的描述；泰人和那些与世隔绝的人如果有更多的动物和植物产品，他们的第一个时期的特征可能还更加纯粹。

在第一个时期，人类是幸福的；不过他们的幸福程度不高，而且不明显。

参见《游记汇编》等书。

人类是在大自然能用极其丰富的产品养活他们的时候，才来到这个地球上的。有些人认为初期的人类是在森林中到处游荡，孤独生活；这些人一点不动脑筋，不知道人类在这样的摇篮里生活，是必然会灭亡的。

第一个时期有一个期限；人应当自己长力气，有力量。小孩子在应当断奶，改吃另外一种更坚实的食物时，就要出牙；出牙是一种痛苦的骤然变化；长了牙，人才有嚼食较硬的食物工具。同样，对人类来说，创造坚硬有力的工具，也是一种痛苦的骤然变化。科学、艺术、技巧和我们的一切力量都是在散乱的时期产生的，但在这个时期尚不能获得幸福与和谐，因为这个时期的任务是创造人类为了管理地球和进行统治必须具备的力量。第一个时期要打造幸福的工具，但在这个时期还打造不出来。这一点，我们首先应当承认和了解。

有几种自然的原因造成了原始社会的解体。主要的原因是人口的增长，使原来丰富的东西逐渐减少，到最后出现缺乏的现象。缺乏的现象一出现，和谐就瓦解，人与人之间就发生齟齬，产生自私的行为；原始的协调制度解散了。

这是摩西在五书中记载的社会大事。被蛇（狡猾、贪婪和自私的象征）所败坏的夏娃（人的意志力）勾引亚当（宇宙人），使他堕落了。结满果子的树象征着物质财富；从树上爬下来的蛇，即在当时的情况下诱发的自私行为，是导致罪恶的潜在原因。

善和恶的树，就是生命之树。只因吃了树上的果子，人才失去了他原本的天真，开始在痛苦的一生中努力学习、求知和发现。

亚当这个宇宙人堕落以后，便被逐出了天堂，被剥夺了原始社会的财产；原始社会的成员在亚当死后便分散了。亚当这个宇宙人的死，就是原始的和谐的统一的解体；各种各样的人都称作亚当的后代，遍布在地球上。

人注定要汗流满面地一直劳动到社会赎罪之日，那时，蛇的头将被粉碎，自私的行为将被消灭。新的夏娃——恢复了真正的情欲的命运的意志力——将用脚把蛇的头踩碎。

这虽然是摩西讲的宇宙起源的象征性故事，但可以肯定的是：和谐在社会物质贫乏的时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物质极其丰盛的时候才能继续保持和谐。我知道许多人有根深蒂固的偏见，硬说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很好地生活，不可能彼此和好相处。持这种亵渎宗教的偏见的人，不明白他们得出这种看法的依据，只是情欲在一个饥饿的和处于颠覆状态的世界所起的作用。然而，在一个富庶的和有良好组织的世界，情欲所起的作用就会完全不同了。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因为人们亲眼见过太平洋的那些岛上居民的风俗，他们是那样的善良，那样的和蔼与好客，而文明人却把病毒和各种怪病带给他们作为回报。在马里亚纳群岛的居民中，谋杀人的事情从未听说过；他们发誓说：“谁也没有杀过任何一个人；这是真的！”

这些岛上的居民同我们一样，也是人，只不过大自然丰厚地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在他们那里，如果周围的环境有助于伊甸园制度的出现，他们中间

五书，指《圣经·旧约全书》中的前五书，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译注

关于这样解释的理由，诸见穆伊隆的《宗教与社会的和解》和法布尔·多利维的《希伯来语语法》与摩西五书的法译本。

的和谐的特征也许还要更纯粹些。

至于我们的社会，它产生和发展了人的需要，而又不知道如何创造一些东西来满足人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纷争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要是是一个社会组织能充分利用人类在今天拥有的工业和科学力量，使物产丰盛，则在地球上是一定会出现一种比第一个时期的暗淡的和谐更灿烂得多的和谐的。根据人类在饥饿、自私和丑恶的文明制度中所表现的不良作法而提出来的反对的理由，是毫无意义的。要是人类在这样的文明制度中能和谐相处，那反倒成了怪事！

现在请看在第一个时期，当人们感到物质缺乏的时候出现的情景：自私自利的行为产生了，社会解体了，每个人都为自己打算；只有为人种延续所必须的爱；家庭的爱，在其他一切都遭到淹没的时候单独幸存下来；它成了社会的狭窄的唯一基础。一夫一妻的家庭从此开端。从这一天起，人类进入蒙昧制度，变成了一盘散沙。

附注（第三版）：充分理解本章列举的事实的社会意义，是极其重要的。关于失去的天堂的传说，关于金、银、铁三个时代一个接一个的传说，很久以来使人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社会将无止境地蜕化，原始的幸福已一去不复返。另一方面，有些人又往往不承认人类有美好的命运，他们说，如果造物主的计划上列有人在地球上的幸福，则幸福的社会早就建立起来了。

读者现在已知道原始的黄金时代是什么意思了。读者现在也明白了为什么在伊甸园的小小的幸福之后，接着是痛苦的时代，人口繁衍，人数日益增长；同时也知道被安置在一个天然的和物质丰富的幸福环境中的人，负有征服他的王国中的一切自然力的光荣使命。原始的社会只不过是地上的天堂（简单的、模糊的和物质的和谐）；而他应当花巨大的力气一点一点地建立的，是天上的天堂（复合的、集中的和精神的和谐）。第一个时代的黄金，与将来的光辉灿烂的时代的黄金相比，只不过是一种粗金属。

§ 11

第二个时期 蒙昧制度

我们已经讲过，蒙昧人的自由是复合的，因为他有身体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不过这两种自由和命运是分离的，和生产劳动也是分离的。要使蒙昧人享受收敛的和积极的自由，就须让他们从事生产的和有吸引力的劳动。

沙·傅立叶

蒙昧人拒绝（文明的或令人厌恶的）劳动：他们自由自在地待着，听任他们的草原处于天然的原始状态，显得十分糟糕。我们发现他们没完没了地打仗：他们彼此之间打，也和勤劳生活的人打。

J. 穆伊隆

由于有猛兽的袭击，再加上必须去打猎以获得食物，所以蒙昧人发明了武器；可是，当和谐一破裂，并组成了分散的家庭，蒙昧人就把他们发明的武器用来互相掠夺。于是，战争开始了；为了增加抵抗的力量，几个家庭联合起来，从而形成了部落。

劳动活儿只限于打猎、捕鱼和制造武器。妇女被降为奴隶，男人是完全独立的；大家都参加部落的会议，商讨和平与打仗的事情。他们每一个人都充分享受七种天赋的权利，而这七种天赋的权利，如今任何国家的文明人是

一种也享受不到的。

天赋权利表

采集可食的植物	
	内部联盟
放牧	
	外部抢劫
打猎	
	无忧无虑
捕鱼	

很显然，这是大自然赋予每一个蒙昧人的部落的权利；这些权利大家都有，因为地球是整个人类的财产。处于蒙昧制度的人，难道不是都有采集可食的植物、打猎、捕鱼和哪里合适就在哪里放牧的权利吗？内部联盟即部落的一切成员在对付邻近的部落时的互相支援，和外部抢劫，对蒙昧人来说，也是天赋的权利。切莫随便指责无忧无虑的权利，说什么无忧无虑是一种性格，而不是一种权利；蒙昧制度下的人充分享受这个权利，而在文明制度下，人的这个权利便被剥夺了，因为人有了财产，前面说的那几种权利就被取消了；有了法律，就不准许到处流浪；有了道德，就不许可人再无忧无虑了。一个剥夺了一部分成员的这些权利的社会形态，是应当把一种大家认为是相等的东西作为交换物给予这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这个东西就是

劳动权

文明的无产者被剥夺了天赋的权利，而又没有得到相等的补偿；他们有种种需要，辛辛苦苦地过了今天忧明天，对他们自己的命运和孩子的命运忧心忡忡，他们的处境当然比蒙昧人的处境坏得多。蒙昧人厌恶文明制度；文明制度大言不惭他说要臻于完善，用野蛮人咒骂敌人的话来说就是要“罚你去种地！”

看一看非洲：文明制度目前正在和阿拉伯人搏斗；文明制度对他们有何魅力？看一看这些和别人同样喜欢过幸福日子的阿拉伯人是否接受文明制度？如果这样的社会好，能帮助人得到好处，实现他的情欲和乐趣，这些在族长统治下的部族人，就会象我们这些生活在文明制度下的人一样，赞成法律，合乎他的天性的法律，维护他的幸福的法律，但这样的法律在任何一个现今的社会中是到处都找不到的。

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塔希提岛和南海的半伊甸人，以及奥色治人和沙鲁阿人这些自由的蒙昧人，被移居到文明的土地上来以后，便忧愁和烦闷死了；而文明的水手往往跑到南海的岛民的森林中去躲起来，等船开走以后，便到这些地区的半野蛮的社会中去生活。

美洲的游牧部落人，尽管和欧洲来的移民有贸易往来，尽管有美国的极其发达的文明，但他们还是拒绝文明人的工业；白种人一去，他们就逃进森林，他们宁死也不要文明制度。

以上所说，完全是不可辩驳的，证明我们的理论是极其正确的：在不同的时期对人的魅力表上，我们把蒙昧制度排在灾难不如文明制度那么重的一行。从文明制度对人类命运的关系来看，它是不如蒙昧制度那么好的；与蒙

昧制度相比，它应当感到羞愧。卢梭完全承认并论证了这一点，因此他受到了诡辩家的苛刻对待。在卢梭的时代，那些诡辩家大声高叫文明制度可臻于完善。卢梭只有一个错误，他受了老一套的哲学论调的影响，而不对它有所怀疑。应当向前进步，而他却向后倒退；他不相信上帝，对人类的前途也没有信心。我们之所以要摆脱文明制度，并不是为了回到蒙昧制度！

S

第三和第四个时期 宗法制度和野蛮制度

因为家长在他的家里可以行使绝对的权威，所以他完全以他的兴趣和偏爱作为行为的准则：他无论是给人财产或剥夺人的财产……都无须说明理由；家长专制制度给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奠定了基础。

沃尔内

让被征服的人受苦！

布雷纽

骄傲的西刚布尔，把头低下来，敬拜你过去烧掉的东西，而烧掉你过去敬拜的东西。

圣·雷米：《兰斯的主教》

宗法制度按家庭的原则实行专横的统治；在这个时期中，一切都按这个原则进行安排。家庭的原则在社会后来的历次转变中都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沃尔内对宗法制度和野蛮制度时期的风俗作过非常详细的研究。他说：

“我将无可辩驳地论证，这些政府滥施淫威的种种行为，都是仿照这个政府的家庭制度作的；对于这个政府，有些肤浅的人称它是宗法制政府，对它大加赞扬，而不对它进行分析。无数的事实证明，在每一个新生的民族处在野蛮状态和蒙昧状态的时候，父亲，即一家之长，是一个专制君主，而且是一个很凶暴的专制君主。妻子是他的奴隶，孩子是他的仆人。这个君王睡觉，吸烟；一切家务活儿都由他的妻子和女儿去作，甚至种地等重活，也由她们去作，这种类型的社会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形：男孩子一长到有了点力气，可以打女人的时候，也跟他们的父亲一样，要人侍候他们。这种事情，在我们的不文明的农人家中是照样有的。”（《遗迹》）

在这个时期，人类向劳动迈进了一步：他已经不再唯一无二地光靠在林中打猎和在河中捕鱼为生。他已经驯服了一些动物，有大群大群的家畜，使他在吃的和穿的方面有新的来源。单是犁的发明，便足以使人抛弃游牧生活，创造前所未有的土地所有权，尽管表示所有权的“你的”和“我的”的区别早已有之。这个区别，在此以前并未用来指过土地。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次时代转变的原因，完全归功于一种工具的发明。

人依附于土地；国家形成了，扩大了；农业和手工制造业开始建立。但这些进步是通过战争完成的，是用暴力来统治和管理的。在野蛮时期，一切都用大刀来决定，人人都屈服于军事领袖的意志：见到他那打仗的威武神气，人人都要低头。

“犁”这个词，在这里当然是用来统指耕地的工具和手段。

弱者、劳动者和妇女，已经彻底成为奴隶。

不同的社会形态，都有它们各自的特征。在它们的特征中，我们要区别哪些是中心特征；人在阶梯上居于什么地位，是由中心特征决定的；只有在完全失去中心特征之后，人才能说他脱离了某个时期。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是一种文明制度，因为它具有这个时期的中心特征；但它也有相当多的从野蛮制度、宗法制度和蒙昧制度传递下来的第二个或第三个时期的特征，甚至还有更远的时期的特征。

回顾一下以前的那几个时期，我们就可看出，人类在逐渐逐渐地完成他的任务，在原始社会时期取得了行动和发挥力量的手段。野蛮制度建立了农业和手工制作业；现在应该由文明制度来完善这些手段，创造艺术和科学，以便建立和谐制度，并光荣地负起治理地球的职责了。

神权政治制度构成了野蛮制度和文明制度之间的过渡阶段。教士的权力，没有军事领袖的权力那么暴烈，可减少自由的野蛮制度的粗暴程度。对自然现象的初步研究，使教士们获得了科学和艺术的基本知识。教士们发现，他们掌握了知识，便可使他们独一无二地统治人民，因而愈是拼命地进行研究。在各个国家，寺庙都是科学积极分子汇集的中心。科学的摇篮是寺庙。在那么混乱的远古时代，在人类那么艰苦的时期，科学只能在祭坛的阴影和寺庙的神秘气氛保护下成长。带着武器的野蛮人一见到寺庙便停下来，战栗地把头低下。只有神的代表能保卫科学不受人的暴力的侵犯，寺庙成了抵挡大刀的围墙。

是的，教士们都尽量只让自己懂科学。他们把灯藏在斗下面，而结果必然是灯最后把斗烧掉。教士们企图垄断科学，把它作为一个进行统治的工具，而科学则力求逃脱教士的自私的监督，戳穿教士们向人民灌输的粗俗的教条。的确，神权政治制度也成了培育科学和艺术的园地，因此也成了走向文明制度的过渡阶段。

我们应当把神权政治放在它应有的历史地位上，然而有一些不懂得社会运动的真正规律的人，在今天却想使它复辟。神权政治制度的确是从野蛮制度向文明制度的一个过渡阶段，它使权威由简单的权威过渡到复合的权威。在野蛮制度下，权威纯粹是暴力的简单运用；神权政治一出现，便使它增加了宗教的权威。行动简单，这是野蛮制度的一个最中心的特征，而在文明制度下，行动便以复合的方式进行。关于这一点，在下面这段傅立叶的话中，讲得很清楚：

在野蛮制度下，总中心的特征，即与文明制度形成对照的特征是，行动

斗是古代的一种量器。这句话的意思是：教士们企图给自然界的现象蒙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不让人民知道其中的科学道理；然而，科学是掩盖不了的，它必然一天比一天昌明，最后把神秘的外衣揭穿的。——译注

圣西蒙学派的人，尽管在批判社会方面比自由派走得远，但他们也散布了一种大大倒退的神权工业观念。这种观念，用来解决社会问题，只能对统治当局有利；它与自由是相矛盾的，并剥夺了人的个性。这是一种对显然是提倡自由和个性的运动的反动。德·拉梅莱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每一页上都有“自由”这个词；他根据自由的原则，对当前的事情作了一个泛泛的和带有诗意的批判，但结果他和他自己的原则大相矛盾，又回到原来的观点，走到神权政治一边了。有一些不失其为善良的和有才能的人也一反常态，硬要那样令人发笑地向过去倒退。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是多么需要重新加以组织，说明人们确实应当采纳一种真实的和精确的科学理论，让它清清楚楚地向人们指出什么是进步的，什么是倒退的。（第一版附注）

是单简的。而在文明的运动中，行动总是复合的。

我们可以把野蛮人的特征举出几个来作一番比较。只举八个如下：

- | | |
|----------|------------|
| 1. 安闲不动 | 5. 人的真正的尊严 |
| 2. 听天由命 | 6. 情欲的自由抒发 |
| 3. 即刻裁判 | 7. 信仰永生 |
| 4. 简单的垄断 | 8. 混合的神权政治 |

过渡：受本能的驱使

中心：简单的行动

这个简短的序列表，当然是很不够的，因为它连许多阶段的特征，连续的特征，都没有分别列出来，而且列举的经常性特征也是很少的。如果要充分论述野蛮人的这十个特征，则比我论述本书其他问题所需要的篇幅还多。

文明时期和野蛮时期的对比是很有趣的，例如在中心特征方面，在简单的行动方面，就是很有趣的。一个巴夏 想收税就收税，想抽捐就抽捐，用不着引用什么希腊和罗马宪章中记载的权利和义务的理论作依据；他只须告诉你：如果你不交税，就砍掉你的脑袋，教训教训你应当如何生活。这个巴夏使用的是一种单独的原动力，即暴力，简单的行动。

一个文明的君主使用双重原动力：首先是使用作为宪法的真正支柱的军警和催税官，其次是一套含有玄奥的道德哲学道理的妙论，说什么纳税对平衡贸易和享受我们没有时限的权利大有好处。廉洁的财务官将监督税款的使用；勒索税款的君王是一位好心的父亲，他一心想使他的属民发财；他之所以征税，完全是遵照不朽的代表们的意思：他们同意他征税；这样说来，投票赞成交税的，而且希望交税的，正是人民自己。万一农民站出来说，他们派代表来并不是为了要多交税的；人们会告诉他们去研究研究宪法的妙处，让他们明白：自由人的尊严就在于照交税款，否则就进监狱。

照这个方法作，行动是双重的，即使用暴力和道德这两个性质迥然不同的原动力。在野蛮人当中，行动是简单的，只使用暴力。

把文明制度与野蛮制度一加比较，就可发现这个基本的差别：两者的目的相同，但野蛮人只使用暴力就行了，而文明人在暴力之外，又使用了许多花招，不过，尽管打扮得很公正，但文明人并不比野蛮人公正。

如果我只把这个论点用来论证我在上面列举的十个特征，那么，这个论点就会成为一个很有趣的论点了；就应当压缩和取消对野蛮制度、宗法制度和蒙昧制度这三个时期的研究，因为对这三个时期进行分析，必将暴露文明制度的卑鄙行径和伪善行为；文明制度的极端邪恶，尽管比这三个时期掩盖得巧妙，但是是事实俱在的。

此外，我们那些研究人类的人，对这三个包含一大部分人类（至少有四分之三）的社会不作任何分析，道理何在呢？很显然，我们的哲学家企图回避对人进行分析，因为一加分析，就会出现一幅使他们的政治学和伦理学感到很难堪的图象，表明可臻于完善的文明制度在漂亮的面具掩盖下，已经把其他三个社会所有一切污秽的东西都兼而有之了。（《新世界》第四版第 521—523 页）

现在让我们来看文明制度，对它的运动进行逐步深入的研究。

第三章 对文明制度的发展的分析

公式，s. f.（代数学），是从代数演算中得出的普遍适用的答案，它适用的情况是无限的！只要用一定的数字去代字母，就可得出任何一个命题的答案。因此，一个公式，乃是一种供演算之用的简便方法；如果能够使一个公式绝对地普遍适用，那就能使它用起来最方便。往往可以把一门科学归纳成只有一行字。

达朗贝，《百科全书》

如果上帝愿意，你将看到：大自然无处不同，无论哪里都是一样的。

毕达哥拉斯，《金色的诗句》

要对文明制度的特征进行分析，就需要写一部巨著才行。傅立叶已经勾画了一个文明制度的轮廓，并以有力的笔法描述了它的最重要的方面。傅立叶勾画的轮廓如下：

文明制度的特征的分配
(《新世界》第 502 页) 特征

基本的：	$\left\{ \begin{array}{l} \text{贯穿一个阶段的连续的，} \\ \text{贯穿四个阶段的经常性的，} \end{array} \right.$
联系的：	$\left\{ \begin{array}{l} \text{(按类别划分的) 商业性的，} \\ \text{(按品种划分的) 商业性的，} \end{array} \right.$
指路灯的：	$\left\{ \begin{array}{l} \text{和谐反射的，} \\ \text{颠覆性反射的} \end{array} \right.$
误差的：	$\left\{ \begin{array}{l} \text{(从外面加进的) 倒退的} \\ \text{(偶然的) 蜕化的} \end{array} \right.$

除这八种外，还应该增加两种，作为补充。

中心特征。这是从经常性特征中抽出来的部分；以下三个就是这种特征：不论是处于幸福或灾祸的时候，都不会是简单的，而是复合的后果。

阴谋诡计和暴力政策的融合

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

混杂不清的特征。这是径宜或偶然从低级时期因袭下来的，例如：

军事法规；这是从野蛮制度因袭下来的。

长子继承权；这是从宗法制度因袭下来的。

抛弃弱者；这是从蒙昧制度因袭下来的。

另外还有九个特征；它们自始至终都属于组成家庭的颠覆性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列出了这九个特征的名称：贫穷、欺诈、压迫、屠杀、极坏的天气、诱发病、恶性循环、普遍的自私行为和伪善行为。这些都是整个社会童年时期的经常性特征。

尽管这九个祸害在各个边缘时期都存在，但每一个时期又有它独有的特征，例如文明制度时期就有它独有的贯穿整个时期的特征：它们是这个时期的经常性的特征。其他的特征是颠覆性的，是在这个时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

从理论上说，凡是能支配一个发展过程的规律，它必能支配构成这个发

展过程的几个时期中的每一个时期。

这个规律的普遍存在，就是宇宙统一的原因，也就是大自然中事物对称联系的原因，整体的各个部分存在永恒的和谐的原因，各个部分之间与整体能永恒地和谐的原因。

实际上，一切秩序的振动也是按照这个规律在存在的领域中进行的：按照同样的数学规律模拟的这种振动的相似性，是宇宙相似论的基础；它向人类提供了解答普遍命运的线索。

对于这个最重要的规律——运动的一切分支的百科联系，一切知识的百科联系——的研究，对于这个合万物为一体的原始的真理的研究，是毕达哥拉斯、克普勒和在今天终于占居优势的支离破碎的唯物主义学派之前的许多天才人物苦心探讨的大谜语。这个规律的发现，使人类进入了神的科学领域；进入这个领域，在人类的命运中是作得到的，因为他有智慧，而智慧就其本身的性质来看，是浑然一体的，无限的，神授的。

把运动的这个总的规律用来解释文明制度的进程，我们就可得出这个时期的循序渐进的公式。这个公式，将在人类的这个发展时期的生活中真正贯穿始末。正如我们所说过的，在规律和事实之间可观察到的微小的差别，在理论上是早已预料到了的。一切文明制度都是在纷扰和散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它和其他的社会相联系，并或多或少地受到在它们之前出现的文明制度的传统的影响。从理论上说，几种不同的社会情况同时存在在同一个地球上，必将在运动的进程中造成或大或小的紊乱，正如两个星球相接近，就会造成摄动，偏离轨道。

由一个时期的头两个阶段组成的上升的振动，往往会产生社会赖以上升到高一级的力量，这种情况是准备时期的特点。

如果不利用达到高峰的力量来实现这种过渡，社会就将衰退。社会的自然衰退的最后结束，也可使它达到更高一级的时期；然而在衰退过程中将出现许多可怕的危机；危机所产生的震动，可以使社会倒退到低一级的时期。这种情况，在我们之前的各个文明制度时期都出现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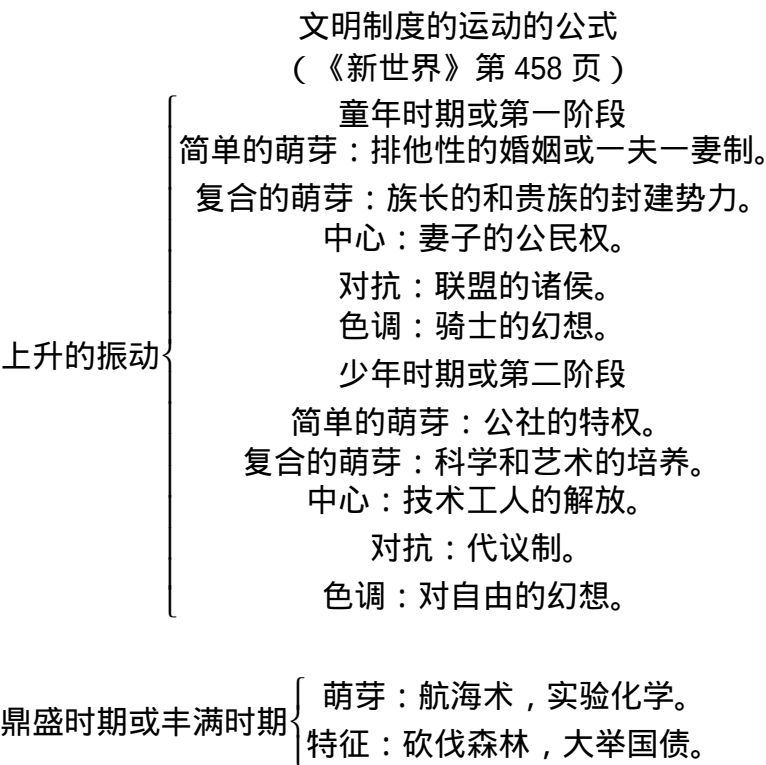
这个论点，可以用一个数学公式来表达；在公式中，代表事物的普遍性的函数，就是在极限（无论是有限的或无限的，都没有关系）之间所取的积分之和，是不同的秩序的存在的特定函数（彼此之间相似的函数）之和。在相同的时间极限内取的积分，无论是有限的或无限的，都是一个相同的常数。换句话说（完全不用无限的概念，也可表达这个思想），如果在整个宇宙中划出一定的空间，按刚才所说的方法。计算这一部分宇宙在相等的时间中按函数的最大距离取的有限积分——此处所说的“最大的”，系指相等于全部时间的一半的时间的值。我认为，这些有限积分彼此之间是相等的。这一部分宇宙的两个有限的连续积分的正差数或负差数，在表达所划出的空间之外剩下的空间的式子中同时出现的积分之间。正好相当于一个反符号的差数。（第一版附注）

今天人们喜欢诡辩，否认太阳。鼓吹继续进步的人，认为社会的运动从开始使一直前进而没有倒退。上帝揪着人类的耳朵，带领他前进。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做得更好；一切都应该这样，这是注定了的，是神的旨意，是无意，是你们所希望的，是进步。罪恶吗？一种罪恶是对另外一种罪恶的惩罚；另一种罪恶又是对其他一种罪恶的惩罚，一个接一个地这样连续下去。最近，《争鸣报》这样来解释法国大革命种种事件：上帝的手指⁽¹⁾到处可见，比刽子手的斧头和革命法庭的威力还大。我之所以引用《争鸣报》的话，是因为我首先想到了它。几乎今天所有的作家都说过这样的话。“上帝的手指”挺时髦：首先，用在文学上效果就很好！其次，用在伦理学上也很灵。按用这种观点写的历史，再加上小布塞⁽²⁾和蓝胡子⁽³⁾，当然可用来培养未来的政治家的才智和心灵。就那些文章的作者来说，是很值得称赞的，人们应当理解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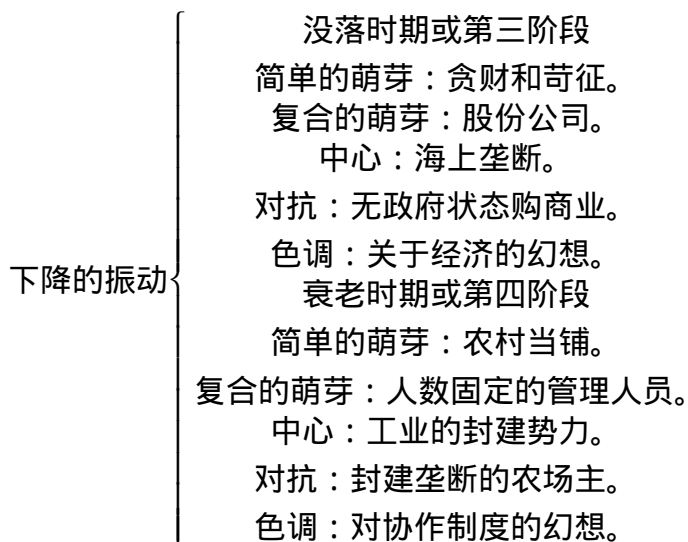
我们将研究文明制度从诞生时候起的接连出现的特征，也就是说，从野蛮制度衰败、消失并过渡到文明形态时候起的接连出现的特征。

这就是傅立叶在 1808 年发表的有关文明制度连续发展的著名公式。这是一篇既讲历史又预言未来的材料；它的深刻性和科学性，远非人们现今给我们当作高深的史学讲的一大堆罗唆话所能比拟。

不要忘记，按照社会命运的秩序，文明制度特有的职责是创造人类用来治理地球的有力的手段；衡量进步，尤其是衡量上升的振动中的进步，应当以艺术、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和解放程度为标准。



们的好心。然而，我不知道上帝对于那些作者派他担任的这个角色是不是高兴；我相信，上帝一旦知道这些国家衰弱和崩溃的历史时，他准会觉得“上帝使各国人民向前进步”这句话是怪可笑的。有人回答说：现在的文明制度比过去的文明制度更强大，更道德，更超凡脱俗。证明是：过去的文明制度都消失了；各国人民倒退，又退回到野蛮制度；新的文明制度诞生了，继承了过去的文明制度的文学、科学和工业的残余，因而在鼎盛时期是更富裕的。不过，尽管如此，还是照样出现了崩溃、衰弱和倒退的情形，为了进步，竟浪费了两千年的时间。人类是一种自由的、按本能行事的生物，同一个人一样，是会犯错误的。没有哪一种人类在其幼年时代不做蠢事；我们现在的人类，看来是属于蠢事做得比较多的一种。（第一版附注）



§

文明制度的第一阶段 童年时期

童年时期或第一阶段

简单的萌芽：排他性的婚姻或一夫一妻制。

复合的萌芽：族长的和贵族的封建势力。

中心：妻子的公民权。

对抗：联盟的诸侯。

色调：骑士的幻想。

沙·傅立叶

荣誉心，恋爱梦，

使紧张准备之夜显得短。

阿玛尔·塔斯杜

贵族的封建势力在文明制度开始的时候就存在了：农奴代替了奴隶；妇女走出了闺房或内室，取得了公民权。给妻子以公民权，是从野蛮制度过渡到文明制度的合乎规律的结果。这是文明制度时期来临的中心特征。

傅立叶说：“如果野蛮人实行排他性婚姻，单凭这一点改进，他们就会变成文明人；如果我们把妇女藏在深闺，单凭这一点改进，我们就会变成野蛮人。”

占人类半数的人的地位的改变，使风俗有了一个崭新的面貌；这种改变，使风俗变温厚了，使人讲体面、爱风流了。它使科学、艺术、音乐和诗歌达到更高的程度，使人在习惯方面日益文雅，在工艺制作方面精益求精。

在这个时期，法国北部和南部的行吟诗人，从一个城堡到另一个城堡，歌唱夫人、小姐和贵妇人的美丽容貌，赞美英勇的骑士实践爱情的誓言，颂扬为了赢得人们的称道和微笑而表现的豪侠行为，吟诵比武和打仗时用钝头武器和锋利的刀枪的猛烈砍杀。如果说法国给你们写了许多对唱诗和情歌，西班牙便给你们作了八音步诗，日耳曼尼亚作了叙事诗。你们在北方和南方的基督徒当中，在格拉纳达和非洲沿岸的摩尔人当中，在各个寺庙和修道院周围，在阿罕布拉凉爽的树荫下，也可找到同样的表征。

当摩尔人被逐出西班牙的时候，他们是正处于第一阶段的上升时期的：他们在讲礼貌方面，与基督徒不相上下，而在科学和天文学方面则超过基督徒。他们已经发明了算术符号；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这种记数法和代数学知识对科学和工业的发展起过多大的作用。不信基督教的摩尔人把人类进步所需要的这些良好的工具留给了信基督教的欧洲人；那时候，欧洲人还是很愚昧无知的，因为我们虔诚的骑士十分轻视精神劳动和科学的东西。

从这个时候起，起统治作用的，已不仅仅是暴力了；但是，最好的萌芽往往在文明制度中也会结出长虫子的果子，因此不久就产生了阴谋、诡计、欺诈和伪善行为。

在野蛮制度时期，统治的权力是绝对的，而在文明制度的第二阶段，就有人来分享了；联盟的大诸侯与国王的权威相对抗。这种格局促成了技术工人的解放；技术工人在野蛮制度时期是奴隶，而到了文明制度的第一阶段就变成了农奴。

领主对臣属提供保护，维护弱者的权利，充当扶危济困的人。男人对妇女表现的殷勤（妇女走向自由的第一步结果），与领主提供保护的意愿相结合，遂产生了骑士精神。骑士精神是这个阶段的色调。

我们已经知道，社会生活的内在因素，在中世纪在整个欧洲是如何通过骑士制度和它的一系列法规以及谈情说爱与彬彬有礼的行为而得到表现的；我们知道，妇女的初步解放，使野蛮人的刀枪变软了。“为了上帝和我的夫人！”骑士们冲锋陷阵喊的这个口号，已经不象阿提拉的士兵打仗时凶猛的吼声“乌拉！”了，和匈奴人与汪达尔人打仗时的吼声大不一样了。

现在，请你运用你的历史知识，回顾一下各个民族在文明制度的第一个时期是什么样子，讲一讲它是否具有文明制度的运动的公式中那样明晰地开列的第一阶段的那五个特征。

S

文明制度的第二阶段 少年时期

少年时期或第二阶段

简单的萌芽：公社的特权。

复合的萌芽：科学和艺术的培养。

中心：技术工人的解放。

对抗：代议制。

色调：对自由的幻想。

沙·傅立叶

去告诉你们的主子，我们是按照人民的意志到这
儿来的，只有用刺刀才能把我们赶出去。

米拉波

臣属们从事劳动，搞工业制造，搞科学和艺术，因而逐渐逐渐地获得了

阿提拉（约 406—453），古匈奴国王，在位时对外大肆进行军事侵略，曾占有里海至波罗的海和莱茵河间的广大地区，并攻掠高卢和意大利北部。——译注

力量与势力：公社取得了特权，但它们的特权并不是宪章给予的；宪章和解放令是在公社的力量已大，事实上已经获得了解放之后才制定的。同样的解放令，要是在这个时期之前公布的话，是不会有效力的，因为封建的权威依然存在。事实的真相是，公社的解放并不是靠写成文字的宪法：宪法只不过用文字记载解放的事实，对它们加以认可而已。

过去的臣属的智慧和他们所做的事业与聚集的财富，日益增长，因而使他们手中的力量愈来愈大，而封建统治由于相反的原因日趋衰弱了过去的臣属变成了人民和有产者。有产者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封建阶级；他们必然获得胜利，因为在封建分子和君主分子之间斗争的时候，他们趁机不断地成长起来了。

在文明制度的这个时期，几个敌对阶级的力量是彼此相等的，因而斗争和革命将一触即发。

技术工人一旦在政治上解放了，不论他们是愿意或不愿意，都必然会用代议制来代替大诸侯的联盟，与政权当局相对抗。

然而，从开始斗争之时起，从第三等级开始成长之时起，它就摒弃了领主的骑士保护，甚至摆出一副唐·吉珂德式的面孔对那种保护加以嘲笑：它要求它的权利，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骑士的幻想之后，紧跟着便产生了对自由的幻想。我们说它是幻想，因为要实现自由，除了在宪法或共和国的文件上写明以外，还需要许多其他的条件。

鼎盛时期或丰满时期

萌芽：航海术，实验化学。

特征：砍伐森林，大举国债。

沙·傅立叶

我告诉你，必须修造桥梁、运河、公路和铁道！！

巴朗迪耶

在此期间，文明制度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它完成了它的任务，它创造了航海术和实验化学。这是大好事：有了这些手段，它就可以组织下一个时期，并过渡到保障制度，这就是说，普及我们已经有了的一些明显的萌芽的保障办法。可惜的是，我们在这个时期只知道借债，借一些零零碎碎的债，未能使我们具备某些中心特征上升到这个境地。

我们应当看到，表上所列的鼎盛时期的两个特征，已充分归纳了留待文明制度去完成的社会任务，即创造艺术、科学和大工业。艺术和工业的手段都是以实验化学为基础的；有了化学，它们才有一个稳定的结构，循序渐进地趋于完善。但是，文明制度的任务并本只是发明科学和技术的手段：它还负有传播它们的使命，使它们有很广泛的基础，为普及将来在一个更高一级的社会组织中产生的成果作好准备，所以到了文明制度就有航海术的发明和大的交通干线的开辟。

但是，由于文明制度在结构上的根本弊病，它在创造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重要手段的同时，又不能不产生表上所列举的砍伐森林和大举国债这两个

在一张差不多有五十个和谐的反射特征的表上，有根少的几个特征，由于它们所引起的意外和混乱情况，使人感到很有兴趣；它们证明，文明制度只有从它前面的几个时期窃取来的特征才是好的，其实这些特征也是扒窃来的，或者说是借来的，是与第六时期的保障制度相衔接的。

祸害。这两个导致衰退的萌芽，是前两个阶段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日益增加，给无政府状态的产生提供了土壤。高山林木的砍伐，是这种无政府状态的最突出的表现，因为高山岩石的风化和随之而来的山坡土壤剥蚀，使水流系统遭到彻底的破坏，毁灭了大自然用来不断保持大气湿度的媒介。由文明制度造成的林木的乱砍乱伐，最清楚不过地表明缺乏一个总的种植计划，并打乱了开垦地球的合理的天然安排。这是气候变坏的主要根源。

政府大举国债。国家的沉重债务，完全是第二阶段的混乱和战争的结果。随着国家民族的扩大，各国都把科学研究和大工业的成就用之于战争。从此以后，战争的规模扩大了。军队人数不断增加，这无论在战时和平时都是灾难性的。这些原因——代议制政府的费用浩大和其他动因——使国家所负的债务愈来愈多。

我们已经讲过，鼎盛时期如果不利用它自己的冲力奔向更高的阶段，它就会开始衰落。可见鼎盛时期的特征也包含有导致衰退的萌芽和转变的因素。

森林的乱砍乱伐，使气候变坏了，因而孕育了物质衰退的萌芽。大举国债，孕育了政治衰退的萌芽，因为它把经济封建的毒素注入了社会的肌体。

由于文明制度的延伸，巨大的交通技术便给封建势力提供了最厉害的武器；航海术带来了海上垄断——下降的振动的第一阶段中心特征。

化学向人们提供了不计其数的弄虚作假的手段，给商人的欺骗和不道德行为提供了无限的便利。

因此，鼎盛时期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四个特征包含有衰退的萌芽。如果人的天才没有完成其任务，没有利用鼎盛时期的手段组织保障制度，文明就要衰退。

是的，文明制度循序渐进的衰退，其本身就为下一个时期的到来开辟了道路；但是，在这条充满丑恶行为和危险的道路上，堕落的可能性是很多的。凡是在这条道路上走不到尽头的文明制度，都将倒退回低一级的时期。结果，以前种种，都只不过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一次社会的流产，人类又要再一次花巨大的代价重新开始去开拓他的命运。

要从理论上和历史上去论证文明制度的下降的振动是人民生活最关键的时期，这是很容易的。我们在这里只指出一点：在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很幸运——人类的生活不止是一种，而是多种，因为在这个地球上同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社会；有些民族虽比已经衰亡的民族落后，但它们有很多机会完整地或不完整地得到已经衰亡的民族的遗产，或者，至少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收集到那个民族遗留的一些残余的东西。

§

文明制度的第三阶段 没落时期

没落时期或第三阶段

简单的萌芽：商业和金融精神。

复合的萌芽：股份公司。

中心：海上垄断。

对抗：无政府状态的商业。

色调：关于经济的幻想。

沙·傅立叶

米拉波，呢绒商。

德·米拉波侯爵大人的旗号

今天，欧洲的情况怎样呢？英国为一方；它有它的地盘，直到今天全世界都得听从它的统治。另一方是法兰西帝国和欧洲大陆上的大国；它们把它们的力量通通联合起来也达不到英国的那种霸权。这些大国也有殖民和海上贸易，它们的领土比英国多得多，但它们不团结。英国把这些国家的海军一个一个地吃掉，它在所有的海上都取得了胜利；各国的海军都被打垮了。俄国、瑞典、法国和西班牙都有很多办法制造舰只和募集海员，但这些国家都不敢在它们的基地之外去碰一下英国的舰队。

拿破仑

文明制度的前半个时期，即上升的振动，与鼎盛时期的手段的创造毫无关系；正如我们在前面谈到的，这个时期所起的作用是粉碎宗法制度或野蛮制度遗留下来的贵族的枷锁。

正如人类的后两个时期呈现的现象与前两个时期差不多相反一样，文明制度的后半个时期，即下降的振动，也和前半个时期差不多相反。我说的是“差不多”，而不是“完全一样”，因为一天的黎明与黄昏，童稚与衰老，每种运动的开始和末尾，都只能是差不多相象，而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根据这个从运动的一般公式中推导出来的原则，我们便可预料得到：以封建制度开始的文明制度，也将以封建制度结束。现在让我们论述如下：

1. 简单的萌芽：商业和金融精神

企业家的财富的增长，摧毁了贵族的封建势力：社会的权力，再也不能靠纹章和头衔，而要靠金钱了。发财致富的道路是企业、商业和金融。那时候的时代精神，是商业和金融精神。这个特征在表上列为第三阶段的简单的萌芽。这个新的特征孕育着一种新的封建势力，即金融、企业和商业的封建势力。金钱成了社会权力的真正因素，一切事情都自然而然地要用这个新的力量来调整。文明制度后半个时期受轻视的人，已不再是听任领主剥削的农奴、臣属和乡民，而是大批的无产者和小企业主；这些人在法律上是完全自由的，但由于生活的需要和贫困，不得不听从拥有财产和劳动工具的人的摆布。

富人和穷人在企业的战场上进行的这场战斗中，谁操左券，谁肯定会赢呢？

拥有财产的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钱的人什么也办不成。在我们所讲的这个时期，发迹的手段是企业、商业、才能和金融。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富人，即拥有资本的人，受过下层阶级的人没有受过的教育，当然比下层阶级占很大的优势。一个是骑着骏马在事业上驰骋，而另一个则穿着沉重的鞋子、背着包袱步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自由竞争。

因此，从文明制度在政治上使企业家摆脱贵族的枷锁，进入工业和商业充分发展的时候起，两个阶级便开始形成一天比一天更鲜明的特征：一个阶

级拥有资产，聚集钱财，而另一个阶级则一无所有，一无所获。当然，有个别无产者可能会发财，有个别有钱人也可能会破产，但这些是例外的情形，它们丝毫不能改变严酷的规律。被剥夺了财产的群众永远处于贫困的境地。这是他们的命运。

劳动群众打败了贵族阶级，而在胜利之后却分化了。战场上主人，即大企业家、大商人和大有产者，这些在反对贵族封建制度的群众运动中走在前头的人，与赞成兴办企业并把其剩余财产投入企业的旧家族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统治势力，一种以剥削致富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势力。在这场新的运动中，商业和投机买卖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商业精神将成为第三阶段的突出的特征。这个阶段显然在为企业的封建制度的兴起创造条件；正如贵族的封建制度是文明制度童年时期的标志一样，企业的封建制度是文明制度开始衰老的标志。

2. 复合的萌芽：股份公司

我们从表上可以看到，股份公司是第三阶段的复合的萌芽。资本成倍增长，并通过金融协作制度而日益雄厚。这种集中制度使金融巨子可以收集大量资本，进行一些使他们的扩张势力成百倍地增长的活动。

随着这个制度的扩大，大企业对小企业和小生产者构成愈来愈大的威胁，而且或迟或早要无情地摧毁和吃掉他们。弱者要怎样和强者长期进行竞争呢？我们不久就看到，金融巨头采用股份公司的办法，转而去经营农业，一下子就把地主的土地侵占了三分之二。

不管怎么说，在第三阶段，由于采用了股份公司和机器与大规模生产的办法，大资本的势力成倍地增加，压垮了许许多多中小企业和商人。无产者的人数猛增，贫困的现象日趋严重。由于资本家都居住在城市里，而城市又是消费和商业的中心，因此首先在城市里出现封建的企业制度，而且它的灾难性后果马上就表现了出来；无产者大众聚集在城市里，过一天算一天；他们和他们的老板之间不存在过去那种把领主和臣属连在一起的联系。这些贫困的大军对文明制度构成了威胁，因为，除了发生突然从工人口中夺走面包的企业动荡之外，在第三阶段中由于两种运动分别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这个阶段中的内部斗争和内战之多，也不亚于第二阶段。然而，爆发革命，已不再说是为了争取政治权利，而是说争取社会权利。问题已不仅仅是涉及社会的管理形式，而是涉及财产的形式和财产的权利。人们争论的，正是这个社会结构的基础本身。

中心：海上垄断

商业精神和股份公司这个强有力的手段，使大资本家得以对企业进行操纵和垄断；这两者是造成海上垄断和商业高度垄断的因素，是第三阶段的中心。这种垄断的作法，对全部政治的影响之大，竟致完全改变了它的性质。垄断变成了全部政治的焦点，并使它具有了一种崭新的特性，显示了商业因素在这个时期的社会力量。从此以后，商业精神就成了外交和一切国际交往的最高主宰。它登上了王位。它可以命令大法官坐在一包羊毛上。是和平，还是打仗，以及与谁联盟，都由它决定；它成了社会运动的主人。

读者在《四种运动的理论》中将看到一篇对海上垄断的详细论述。如果读者回想一下海上垄断使那些搞海上垄断的国家具有多么大的威力，便可充分明白这个被看作是第三阶段的中心特征的重要性。古代提尔人和迦太基人的历史，热那亚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与荷兰的历史，以及英国近代的历史，都非常清楚他说明了它的影响是很大的。

3. 对抗：无政府状态的商业

自由竞争，即在这个时期形成并迅速成长的金融贵族奉行的行动准则，导致了无政府状态的商业的产生。无政府状态的商业变成了第三阶段的对抗性特征。

大的商业活动，实际上早已为大资本家和股份公司所垄断。小资本家只能搞一些小买卖和零售活动。他们拼命地干；经纪人和分散的商店遍布于各个流通渠道。大商人不得不赞助这些商店，对一切愿意开办的人都提供信贷并供给商品。这样作的目的，是寻找更多的顾客，打开销路。

由于往下分销的代理人太多，因而产生了激烈的竞争，把各种各样弄虚作假的手段也带进了商业。损害顾客的行为，随着商业情况的复杂和无政府状态的存在而同时增长。小商业活动，正是靠这种无政府状态才得以维持，并对抗大资本的侵犯。但是，一旦大资本家自己组织起来，在人口集中的地方开设大的零销店（他们现在已开始这样作了），打从这一天起，中小商人就有灭亡的危险。正如大的商业活动已经为商业巨头所垄断一样，小的商业活动不久也将为他们所垄断：这时，商业的无政府状态将减少，商业更易于纳入正规，企业的封建制度的特征将更加明显；所有这些，将加速文明制度的衰老，从而使保障制度早日到来，很快导致商业连带制度的建立。

4. 色调：对经济的幻想

骑士诗给贵族封建制度时期增添了特色，哲学和自由思想显示了企业家争取政治解放时期的特点，同样，对经济主义——重商主义的迷人的女儿——的幻想，也形成了第三阶段的色调。骑士精神被自由思想所扼杀，并被嘲笑为唐·吉珂德式的行为。今天，经济主义正在用谋取私利的政治手段扼杀自由思想^管。社会的物质的源流已经打开，正在滔滔不断地奔流。

§

文明制度的第四阶段 衰老时期

衰老时期或第四阶段

简单的萌芽：农村当铺。

复合的萌芽：人数固定的管理人员。

中心：企业封建制度。

对抗：封建垄断的农场主。

^管 有战争和民族敌对情绪，但仍出现科学上的统一或学术界的一致。

色调：对协作制度的幻想。

沙·傅立叶

你们两人都到郊区的窝棚去住。劳动挣饭吃，养孩子，最后是饿死。快去吧；我告诉你们，快走吧。

奥特维

第四阶段将循序渐进地形成企业封建制度。

当金融巨子侵占了大部分地产，当他们不仅垄断了商业、商品的制造和流动资本，而且垄断了土地（财富的第一源泉）和农业（全部企业的中心）的时候，企业封建制事实上就已经形成了。

1. 复合的萌芽：人数固定的管理人员

由于商业的无政府状态和它所产生的无数混乱现象（弄虚作假、损害顾客和破产倒闭），再加上小企业家和小商人在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不利，遂使大资本家愈益侵入小商业活动的范围，并获得了有力的辅助人员，对商业的无政府状态和愈来愈多的混乱状态作出反应。此后，这种反应不久就在政治上有所表现：在理论上和事实上出现了人数固定的管理人员，享有特权的同业人员，法定的垄断人员。

人数固定的管理人员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商业代理人过多造成的灾祸要急须消除的缘故。其次，这种管理人员的出现，对当时的大资本家也是有利的。人们仔细研究法国和英国的普遍事实，便可充分看出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很显然，这个措施，和文明制度的大多数行为一样，是很不公正的，令人憎恨的；它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商业的地位：采取这样的手段，一下就把所有的小竞争者都排除了，把他们的战线冲破了。因此，这个特征在表上被列为第四阶段的复合的萌芽^战。

2. 简单的萌芽：农村当铺

另一个萌芽，是与城市的当铺相似的农村当铺。农业没有资本。资本都流入了商业银行，农业只好向银行高利借贷。耕地的人以土地作抵押向银行借款，他们把银行看作是一个行善事的机关。这个行善事的机关要耕地的人用一块一块的地还债，从而侵占大部分土地。农村当铺手中的地产愈来愈多，不久就变成了大种植场，资本充足，并实行统一经营。这些大种植场与分散经营的土地相竞争，从而加速了侵占土地的活动；所有的小土地很快就遭到了吞并^艺。

中心：企业封建制度

当这些现象继续发展的时候，社会的状况是很糟的：危机和革命迫在眉睫。侵占土地的活动一完成，失去小块土地的农民就到大农场当雇工，和那些在人们称之为工厂和手工制造场的工业监狱中劳动的人是一样的。农民阶

^战 的队伍之间的混战或战斗时间以外的友好关系。

^艺 工人在戏院中充当演员和合唱队员。（意大利和图卢兹有此习俗）。

级被降为农奴，其命运与成千上万个在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等工业国家的工厂中被当作机器使用的人并无两样！他们和从前附属于领主的单个农奴不同，他们是一种集体农奴，所有下层阶级的人都受拥有财产的人支配，受金融家、工业家和产业巨头的支配。

企业封建制度一旦巩固地建立，把新的臣属束缚在各大农场之后，就会对劳动者采取一些有好处的经济措施。人们用奖金刺激他们；他们将得到大农场主的某些照顾。他们在大农场中可以找到一份有保证的工作和分成许多等级的经济来源：这些农场将成为穷人的救星和庇护所。从这个时候起，社会将大踏步走向保障制度。

3. 对抗：封建垄断的农场主

很显然，在这个时期，土地虽被分成许多单一的大农场，并授与财产证书而成了动产，但只在领主的家族中转让，而未发生大范围的分裂；它在一般情况下是属于一伙股东所有的。商业贵族（不知“商业”和“贵族”这两个词是否可以结合在一起用），也同第一阶段的军事贵族一样组织得很严密。这个新的封建制度在国内构成了一个与政府当局并列的势力，成了第四阶段的对抗，与第一阶段的相应的特征是相似的。

在君主制度的势力战胜军事封建势力之后，文明的民族的统一便宣告形成，同样，在国家能够控制企业封建制度的时候，保障制度的统一也将宣告形成。

很显然，第四阶段的政府在这个时期遇到的障碍，没有黎歇留^疫和路易十四在制服贵族封建势力方面遇到的障碍多；大家都知道，要制服贵族封建势力，是非打掉它几颗牙齿是不行的。而现在的政府则用不着去攻打甚么城堡，也用不着把哪一个领主拉去杀头：它只须使机器按它的推动力运转，它只须充当各人口中心之间的居间人，调节它们的商业活动，规定各个工业部门的生产份额，在各种关系中实行保障制度（劳动人民将大量利用这种制度，所以今后实行起来是很容易的）。这些事情可以很顺利地进行，勿须剥夺什么人的财产，也勿须使用暴力。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再是处于文明制度了。

4. 色调：对协作制度的幻想

我们用一句话来结束对第四阶段的特征的研究，指出这个阶段的色调是来自对协作制度的幻想。“幻想”二字用得恰当，因为简单的协作制度之集结资本，其目的只是为了增加吞并的力量，以便剥夺中等产业主和下层劳动者，所以，简单的协作制度就是真正的协作制度改头换面后的难看的样子。在这个阶段，给予工人的微少的奖金和大农场所采取的经济措施，其本身就是协作制度的粗略的形象。

文明制度向保障制度过渡的结局和简要叙述

^疫 隔离。

我将使读者看到这样的时期：官办农场，收容农场，将得到巩固，在协调大员的指导下开始大规模经营；在这个时期，这些农场将接近于达到它们的目标：使人民幸福，使人民以被允许加入农场为荣，以有这种新的地位为骄傲。反观今天，人民对他们的淡泊的命运和家徒四壁的情景多么惶惑，对一群孩子多么发愁；如果孩子们吵着要饭吃，就只好用鞭子打他们。

沙·傅立叶

如果你再回头去看一下文明制度的运动的公式（见第 104 页），并且对它进行一番研究，尽管我们的论述尚不充分，你也不难明白：

文明制度的两次振动，即上升的振动和下降的振动，如同人的生命的前半期和后半期，以中段即鼎盛时期为准而形成对称；

这个时期以一种封建制度开始，也以一种封建制度结束；

上升的振动的两个阶段使个人的或直接的奴役减少，而下降的两个阶段则使集体的或间接的奴役增加；

在两端的阶段里，从势力非常牢固的上层阶级到沦为从属的下层阶级，有一种保护关系，它在第一阶段以骑士精神为特征，而在最后一个阶段则以对协作制度的幻想为特征；

在中间的两个阶段，各阶级的力量不太相等；这两个时期充满了斗争和革命；

上升的革命是政治性的，而下降的革命则是工业性的和社会性的；

由文明制度奠定的对抗，只能形成力学上所说的那种不稳定的平衡；

上升的振动的幻想（骑士精神和自由）具有贵族阶级的烙印，而下降的振动的幻想则带有非常难看的社会唯物主义色彩；

最后，你将看到，文明制度的神圣任务是创造科学和艺术——人类赖以获得力量和幸福的工具；但是，当前的社会是不能产生这种幸福和力量的。文明制度达到了顶峰并取得许多成就之后，就应当组织一个堪称公平正直的更高一级的时期，否则就可能走上充满卑鄙行为和濒临革命深渊的衰退的道路。从以上所说，我们可以很精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上升的振动中，衡量进步的标准，是艺术、科学和工业技术，如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蒸汽机、实验化学和理论天文学，是数学方法的创造和它在几何学、力学与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应用。从鼎盛时期起，衡量的标准，就要看它是否创立了一些机构把文明制度提高到保障制度，或者更好一点，提高到一个更先进的和更幸福的时期。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整个社会的童年时期，衡量进步的标准是各种事业的总和，看这些事业综合在一起，是否能使人类实现他命运注定的应该在地球上实行的统一的与和谐的治理。

文明制度的第四阶段一完成，人们就可很顺利地进入保障制度。可以想象得到：封建的大农场用不着再花力气去消灭什么无政府状态的商业了，因为它掌握了交通，建立了存放产品的仓库，并由它自己向它的仆从供应消费品。新的分配方式，有利于实行商业的调整与保障和连带责任的建立。人们还将对生产和消费进行协调，因此，即便不能把各种关系中的弊端通通消灭，但至少能大大地减少。

封建的大农场有足够的资金，可以放手从事农业、工业和商业活动；这些活动组织得很好，因此可产生很大的效益。它们与分散的农场竞争，有压

倒的优势；它们迫使各处的小农场进行改造，汇集成大农场。大众的财产将因采取这些措施而迅速地增加。在大封建农场中，食物的制作很经济，实行大规模制作，饭菜十分丰富；人们将不再有饿死和缺乏生活必需品之虞；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心，在政府的大企业里，可以找到稳妥的工作，而且，不久以后还可以挑选工作。发给工人与有才能的人的奖金和福利愈来愈多；每一个农场将对在农场劳动的人起储蓄所的作用，因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将投放资本，成为大股东的合伙人。

在企业封建制度阶段，作为不动产和分散的田产的土地，将变为股份所有和统一经营的土地。通过全面剥夺中下层阶级来实现的这种变化，将成为产权最后归众人所有的萌芽，因此，文明制度第四阶段的目标是改变产权的形式，是把今天归个人所有的、简单的和排他的产权，改变成股东所有的、复合的和公司的产权。此外，第四阶段将用统一经营的正规的大农场来代替我们今天的分散经营的公社。这是它在普遍运动中的神圣任务。

农民将抛弃他们的破房破屋，去住在大农场；在大农场里，由于工作有统一的组织，所以他们没有贫穷和找不到工作之虞，他们和他们的妻子与孩子都可在耕作、制造和家务管理方面挑选适合于他们的工作。每一个大农场都为不同年龄的孩子设有活动室和学校；上学是免费的，或者家长只花很少的钱。大农场要培养聪明勤劳的人，所以对教育十分关心。

当然，大农场是不教学生学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也不教他们去崇拜罗马共和国的高尚风俗的。它不拿《名人传》和《古史拾遗》去教学生。它教的是数学和博物学，通过实用教育，把学生培养成又聪明又健康的熟练的劳动者。人们将研究学生的志向，给每个孩子指出一个适合于他的爱好和气质的发展方向。

在分散的家庭中使妇女们成天操心的家务劳动，只需要很少一部分人去作；妇女们可以去作分配给她们的其他工作。家务劳动在农场中也是分配给大家作的。有了这些新的措施，妇女们可以凭工作直接得到报酬。她们从此以后就取得了个人的地位，在社会上是独立的。她们再也不附属于男人，不再以对男人的服从去换取男人对她们的保护^书。从此以后，一个妇女能自己谋生，有自己的社会身份；为了她自己的利益，她把她的资本、劳力和才能交给社会。她有她自己的地位，而不会再象今天这样只是丈夫的附属品。她属于她自己，这一点已有明文规定；婚姻不再是妇女附属于男人，而是自愿结合；它不再是财产的结合，不再把共同财产的管理权交给丈夫。婚姻是一项自由结合的契约，保证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觉得它不再适用时，可以提出把它解除。妇女不再受男人的监护。这一点很清楚地证明，离婚并不是文明制度的特征，而是保障制度的特征。

我们在探讨封建制度的农场如何自然而然地向保障制度的农场转变时，已一步一步地揭示了称作保障制度的时期的诞生。新的公社完全配得上“保障制度的公社”这个名称，因为这个制度向人民提供了真正的保障，使他们无穷困之虞，不再象文明制度时期这样让贫困迫使他们完全依附于别人；另外，它还向妇女提供了一项社会保证，使她不再象今天这样从属于男人；这种从属地位是很不光彩的，败坏和降低了妇女的地位，剥夺了她的自由，而没有自由，便没有人的真正的尊严。妇女在今天是一种可以买卖和任意对待

^书 人负连带责任的票据。

的东西；上帝给人打上的区别于动物的标记——自由意志的标记，社会已经依照法律把它从妇女的额头上抹去了！

这样一种社会的堕落现象，是如此之普遍，以致妇女们也象俄国的农夫或那些在农场主的皮鞭下成长的奴隶一样，对自己的卑贱毫无感觉。在她们当中出现的矫揉做作和狡诈诡谲的行为，是性格虚伪的必然结果，是命运作祟的必然结果。

为了概括说明我们对第六时期的简短的探讨，我们可以这么说：人民的财富和利益将在这个时期迅速增长。关于保障制度的组织和特征，我在前面列举了几个已经实现的样子，可以举一反三，推知其余。社会现在走上了真正的进步的道路，走上了解放一切人的个性和争取真正的自由的道路。它大踏步向社会协作制度迈进；关于这种制度，我们不久以后即将加以描述，并阐明我们勿须经过把我们与它隔开的那几个时期^人即可把它建立起来，至于建立的情形，我们留待以后再谈。

你们知道，象我们刚才所讲的这样一个范围很广的问题，要对它进行全面论述的话，是需要很长的篇幅的。单单是论述那几个连续的特征，就需要作大量的研究工作；如果想进一步展开本章开头所说的全面批判，情况又将怎样呢？那就要写十本书才能谈得清楚。

这样的书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手里拿着公式，对着书本研究最著名的人民的运动，研究他们进步和倒退的情形，分析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的特征（它们在同一时期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并说明历史事实发生的内在原因，解释为什么有时候顺利前进，有时候又走向歧路的理由。这样的书，才是历史，从命运的观点叙述的历史，人类物质的和情欲的发展的历史。不过，这样的书，我们没有时间去写，我们在这里有另外的事情要作。

对文明制度的各种特征作了系统的全面分析之后。读者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事物的现状，并对这个时期无数政治的和社会的差错作出评价。我们的话已经讲得够多的了，目的是为了大家知道：由于各种色彩的政治人物的极端无知，由于一窍不通的经济学家和缺乏科学的引导而走进迷宫的群众思想的领路人的极端无知，人们的见解已经被搞得多么错误。这些人说话颠三倒四，矛盾百出，使那些吃了无数次亏但仍然愚蠢地相信他们的人陷入一片混乱不堪的境地。你有什么办法？这是与相信神灵的英国人的重商主义幻想相结合的希腊人的新幻想！这些空想成了当今的信条，这种晦涩难懂的、革命的或唯物主义的信仰，用它自己的狂热、微妙的说法和争论，来代替中世纪神学的狂热、晦涩、微妙的说法和争论，代替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卑劣的语言，但结果还是一样：到处有灾难、欺诈、压迫和流血的事情。

显而易见，法国当前的情况，是一种与第二阶段的民主的幻想和争论纠缠在一起的第三阶段的文明制度；这就使情况变得很复杂，并加剧危机的严重性。事物的力量，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工业的运动，把我们推向第四阶段；政府的倾向是朝着这一边。共和党要把我们拉向第二阶段，正统党要倒退到第一阶段^定。现在的问题是，要利用我们拥有的手段把我们提升到更高级的时期，而又不沾染第四阶段的那些社会耻辱；如果向相反的方向拉，文明制度将停留在一个火山口上，产生千百种丑恶的特征，最后在火山口上烂掉。情况是

^人 保险和互相保险。

^定 的辩护人。

极其严重的，整个欧洲的情况都差别不大，全是这样。说欧洲文明制度的存在已受到很大的危害，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要把本书的论述付诸实用，很重要的一点是，读者对我们的文明制度向工业封建制度发展的倾向不应抱任何怀疑，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必专门另写一章去探讨事情的进展每天向我们提供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征兆。我将引用别人的话，引用一些文章和事实来说明我们的学说的预见的正确性。贤明的人们（本书就是为他们而写的）将在有关批判部分的补充材料中找到足够使人信服的论证。

第四章 促使现代文明制度向工业封建制度发展的运动 (附补充材料)

我们一定要把英国当作模范：我们的工程师，我们的部长们，去向它请教，我们限在它的后头走，我们要以模仿它为荣。科学向你们怎么说的？它说，这种大工业的根本原理是把土地和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经验向你们怎么说的？它说，所有这一切奇迹的结果，就是压迫下层阶级，重新建立封建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建立一种新的封建制度，比旧的封建制度更丑恶和可耻一千倍的商业封建制度。

阿贝尔·特朗松

金融家之要支持政府，就象绳子之要吊绞死的人。

孟德斯鸠

有人含含糊糊地承认，一种新的贵族阶级现在（1834—1835年）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中形成。这几年来，我们的新闻记者发现：金钱的威力已开始代替贵族头衔的威力。他们担心财产和保险箱正在侵入政治和社会的势力范围。他们已经及时指出这个明摆着的事实。他们每个人按自己的见解就这个问题写了一些文章；他们现在还经常对这个问题有所论述。他们当中有几个人说：这太糟糕了，这很不合适，在政治和社会的势力范围内决不能让财产和保险箱进来。这些人是穷人和工人的朋友，是商人的朋友，是大家的朋友。他们不愿意让金钱成为主人！啊，不，他们真的不愿意看到这些情形！他们甚至强烈反对这个……，再说，他们是真心实意主张竞争的人，真心实意主张自由竞争和宣传哲学精神的巨大好处的人；哲学精神是他们的全部社会科学，是他们的全部经济信仰……；它将把社会径直引向工业封建制度！这个结果，傅立叶在1808年就已经很科学地揭示和论证过了……在二十六年前就讲过了！

是的，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在海外游历一番之后，又到欧洲大陆上来宣称英国充满了工业奇迹；但是，英国也到处有穷人和饿死的人，这也是事实；所谓工业主义，如今纯粹是一种残酷的剥削。

请看西斯蒙第先生的这段叙述：

英国的危险局势，尤其与大农场制度有关：英国人发现，农业需要很多劳动力，因此放弃农业是很合算的。它已经把住在乡间的庄稼人撵走了一半。在乡间已经没有农民了，人们逼得他们不得不走开，把位子让给打短工的人。打短工的人按照有钱的农场主的命令干各种农活，他们在各方面都比那些要缴纳人头税和服徭役的农奴还更加处于依附的地位……；处在现代文明的最高阶段的农业，却与古代文明的腐败时期很相近；在那个时期，田间的活儿都是奴隶们作的。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除上面这段话透露的情况以外，我们再补充几段文字；它们描述的情况，也是无可怀疑的。

1827年3月21日伯明翰手艺人师傅和手工匠人大会。大会宣

称：“工人尽管有技艺，而且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但也不能免于贫困；农业雇工被弄得一无所有，他们在一个食物极其丰富的国家却被饿死。”这段话出自一心想付清工人的工钱和掩盖他们的贫困生活的作坊师傅们之口，

所以是无可怀疑的。

再引一个人的话作证，这个人也一心想掩盖国家的弱点；此人是一位经济学家，一个谴责他自己的那门学科的企业家。

伦敦，下议院，

1826年2月28日。通商大臣赫士基森先生说：“我们的丝织厂雇用了几千童工，硬要他们从早晨三点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每个星期给他们多少工钱呢？一个半先令（合三十七个苏^蓄，每天大约是五个半苏）；为了要他们埋头干十九个小时的活，工头拿着鞭子监督，孩子们稍停一会儿，就得挨鞭子打。”（《新世界》第35页）

这是不是奴隶制？

《评论季刊》也说：“由于目前的法律规定，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在整个英国全都是定居一地的，和封建时代的农奴完全一样，唯一的差别是：他们不是定居在庄园，而是定居在一个行政区。”

《评论季刊》承认了事实，只不过它把责任推在法律身上。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在今天，各种坏事都有它的政治根源。人们坚决认为，一切都是从政治上来的。用“人民是被政府降到悲惨的境地”这句话从反面来解释，也是一样的。当有人郑重其事地向你说：人民之所以饿死，原因在政府。如果你站在人民一边，你将怎么说呢？我们不是每天都听到新闻记者们断言和论证：压迫下层阶级和克扣工人的面包，是君主制度的定律。不论你是属于哪一个党的，请你凭良心说，这难道不令人泄气或把人笑死吗？

最近，《国民报》似乎在谈到这一点（至少是部分谈到这一点）时，有所悔改。在引用《国民报》之前，让我们先引《争鸣报》的一段重要的话；《国民报》的文章，就是回答这段话的。《争鸣报》谈的是里昂最近发生的事情。在里昂发生的事情很严重，但事情一过，人们马上就忘记了！

里昂事件，在我们看来，毫无共和党人的色彩；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它们才使人感到害怕。事件的原因很重大，与我们商业和工业社会的现状有关。里昂是任何一种政体都无法医治的可悲的社会疾病的症状。即使我们是共和国，里昂的事情也不会因此就好一点。和君主国一样，共和国也必须想办法处理集中在工业城市中的大量人口，要对付那一大批生活没有保障、完全随商业的兴衰起伏过日子的人。除非把这些人送到战场上去当炮灰，无论对共和国或君主国来说，都同样是危险的。（《争鸣报》1834年2月22日）

第二天，即二月二十三日，《国民报》便发表文章说：

我们不能不赞同今天《争鸣报》上发表的观点，认为一个共和政府，在相似的情况下，只有把那些积极活动的工人送到革命的战场上去，才能减轻工人大众的苦难。由于八月七日的政府老在国内打仗，只知道武装公民去对付他们的同胞，因此，要它用其他的办法来消除疾病，就更加困难。疾病的原因，隐藏在社会的深处；这个社会，所受的教育太多，所以要它对痛苦抱忍受的态度是办不到的，但这个社会又太不聪明，所以要它不采取反应和报复的手段，而另找其他的办法，也是办不到的。

这些话说得很奇怪。他们首先承认病症的根源在社会的组织，而不在政治的组织。这是对的。他们坦白承认他们无知，承认那些制造舆论的人无知。这很好。

^蓄 银行，小合作金库。

但不对的是：他们虽觉得除反应和报复手段外还有其他的办法可寻，但又死抱住反应和报复政策不放！他们一方面承认自己没有社会经验，但又使劲想把社会搞乱，因为他们说，他们唯一的补救办法是，把工人群众中最积极活跃的那一部分人送到革命的战场上去，也就是说，把受苦的工人变成炮灰！他们还责备政府没有这样作！饥饿或大炮！两派政治家向掌权的人们提供选择的办法是多么好啊！

当欧洲被搞乱之后……怎么办呢？当你使它全部共和化之后，你又用什么办法来医治再次出现的饥饿和苦难呢？再次出现的饥饿和苦难必然比以前出现的更严重，因为战争显然是不会创造更大的财富嘛。你可以把欧洲无产者当中最积极活跃的人送到亚洲和非洲，把鞑靼人和中国人都变成共和党人。——以后呢？

实际上，这样作是很糟糕的！

至于政府，它将采取什么办法呢？它会不会以为它的刺刀、警察和打手的棍子可以当饭吃？有些人认为，一个政府如果进行自卫和维护人们今天所说的秩序，那不好；我不属于这样的人。但我认为，如果政府对社会的疾苦进行研究，并找出补救的办法，那是符合它自己的利益的，也是符合理性、正义和一般人的利益的。

赶快寻找治病的良方：这是一切有才智的人的任务；如果在反对派的人的身上有一点儿价值的话，他们就应当找出办法，并告诉权威当局，而不会把自己降低成大声嚷嚷、纠缠不休的人，不会变成令人讨厌的忙。这样的人，只知道刁难政府，迫使政府不断采取守势。如果政府想解决这些重大的问题，他们就会剥夺它的权力，从而使政府有不去解决问题的漂亮的借口。然后，他们又激怒它，使事情更加恶化，使政府的镇压更加严厉。他们拿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补救他们胡说是政府制造的坏事。我在这里不打算对现政府的事情谈得比别的事情多：除极少数例外的情况以外，与社会制度比较起来，政府的种种制度算得了什么？没有良好的社会制度，政府的制度能起什么作用^期？

在另外引用新的材料来扼要说明或加强我们陈述的观点之前，我们应当对财政借款或国债的社会影响进行一次估量，我认为，它在猛力把我们拖向第四阶段的封建制度；对于这一点，我将加以阐述。

我们已经讲过，国家的大部分工业财产和地上财产一旦为少数人所有，这个封建制度便形成，少数人将攫取全部收益，而大多数人则被禁锢在繁重工作的场所或耕地上，靠人家给的那点儿薪水过活。从整体上看，法国就可以说是一个由多数人为少数有权势的产业主的利益而开发和经营的大领地。

政府借债以后，情况怎样呢？国家每年要支付债券的过期未付款，同时以它的土地和工业收入为抵押发行公债。拥有国家的公债，就等于是对整个法国的产业拥有股份，对国家的大工厂拥有股份。因此，随着债务的增加，所有的地产将相应地减少其价值，因为地产的收益是在狭义的产业主和靠利息收入的人（一般的产业主，他们的产权证书是以国家财富作抵押的）之间进行分配的。

很明显，这样的借款制度将使普通的产权化为乌有，把真正的产权证书

^期 服役的缓付薪饷。

交给放款人资本家手里，让他们侵占全部土地。可以看出，这个作法有利于拥有巨大财富的人，特别是金融家、银行家和大商人，也就是说有利于那些不从事生产的大海盗。随着债务的增加，法国便愈来愈变成这些先生们的佃农。他们向工业、地产和农业收取定期利息，而不必亲自去收什么税；收税的事，由政府机关、催税员和军队去办。

现在来谈一谈我们要引用的文章。头一段文章是一位科学院院士的；科学院院士当然不是空想家了。此人就是莱蒙提；我们在后面所引用的他的那段文章，发表在本世纪初，因此特别值得注意。我们还不太明白，莱蒙提的这段写得如此逻辑严密和有利的评论文章为什么没有使那些政治经济学博士有所收敛；看来，他们肯定是打定主意要继续荒唐下去。

读者在这段文章中将看到，莱蒙提的这段评论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他本人想象的程度；因为它所评论的，是整个分散的工业制度，而不仅仅是“实行分工”——“分工”只不过是这个制度的许多突出的事例中的一个事例罢了。莱蒙提的观点上的确有一个错误，对于这一点，我们发现他也有所觉察。对分工提出批评，这的确是一个观点上的错误，因为分工的原理本身是很好的，很有效力的。他应该批评的，是文明制度实行的分工分得不对，分得令人讨厌。莱蒙提的评论尽管在这一点上是错的，但在阐述这样一个事实方面还是很正确的，即：文明的形式把一切都搞糟了，把最好的萌芽全败坏了。莱蒙提把我们的工业主义的弊病和第四阶段的封建主义的即将来临讲得多么清楚；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他是怎么讲的：

按照我们所理解的“分工”这个词的涵义来看，分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许许多多的作坊将被某些企业的雄厚势力所吞并。一般的工厂将再也赶不上这些庞然大物了，因为它们的制造工艺比较经济，谁也竞争不过它们；要采用那些制造工艺，便需要大量的投资，只有极富有的人才能办到。采取公司的形式办企业，对悠闲的资本家有利，而对劳动大众则有害。

因此，中产阶级，即国民当中为数最多的那一部分人，发现自己在投机和生产活动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分。他们迫不得已，只好去作小买卖，跑码头；这种买卖，与商业的需要和消费者要求的便利不相适应了这帮人不讲信义，损害了工业产品，而未对它添加任何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单单从这种跑码头的买卖中就可在此财富的分配方面造成极大的不平等，因此在投光部分，色调不一，浓淡不匀，这样形成的社会的和谐，必将败坏一个国家的道德和公众的精神。

有这些原因，必然会产生一种积习很深的旧行为，现在请你看一看一个被败坏了的民族将呈现什么样子。在这个民族中，商人的利己主义将渗透国际公法和个人道德；一个人的价值将根据他拥有的财产来衡量；德行在公众的舆论中是当收税的货物看待的，和罪行在野蛮人的法律中当货物看待是一样的；人民缴纳的税，最后都落到商人手里；打内战，大家都签名赞成；遥远的地方的主权，将分成若干股，拿到交易所去出售；文学的地位，只比仆人略胜一筹；人们之要艺术，是出于虚荣，而不是出于爱好，不是欢迎艺术，而是用钱买艺术；科学还保留有一点儿威信，其原因并不是由于有美妙的发现和伟大的成果，而是由于马上可以把它应用于一门职业。在这个民族中，商人将成为荣誉的授与人，而不是接受人；由于这种反常的政治现象，人们

^分 期偿付款保管处。

不是使商业光荣，而是把光荣变成商品。如果你把这些背离原理的现象推演到最后一项，你在末尾发现的，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所有的科学全都关闭在二十来个个人的头脑里，所有的资本全都集中在一百来家商号里；在这个国家里，你在下层见到的，是愚昧和贫困，是罪恶和奴役，到处有酿成骚乱的根源，有各种各样引火的材料。

我刚才描绘的，不是现在存在的情况，而是可能出现的情况。我指出了弊病发展到极端的情形，因为分工，这个把人当作机器并把资本完全集中的倾向，它本身有一个可怕的能动性，使它不断地过度发展。在政治上，最厉害的溶剂，是通过看不见的渠道渗透进来的溶剂，例如虚假的繁荣和预示即将患病的发胖现象。一个国家所有的因素，当然不会同一个银行的因素完全相同，聚集的资本不可能用来开办一个国家政治生命保险公司。当出现了侵略，当爆发了内部危机，这时候，对强盗说：“你们要好好作人”，对乞丐说：“你们要当好公民”，对麻木不仁的懦夫说：“你们要爱祖国”，对机器说：“你们都变成武器，保护我们”——说这些话，都不是时候了。要想永远不用这些手段当中的任何一种手段，就须要懂得一个秘诀，那就是：要善于在平静时期，均匀地使用它们。

手工制造业是现代国家的灵魂；几个世纪以来，由农业转到手工制造业的人多，而由手工制造业转到农业的，却一个也没有。一个政府的首要职责是，尽力用各种荣誉的和实际利益的鼓励办法扩大手工制造业，因为现在财富的流通就是这个样子，只有通过商业的渠道，农业才能得到好处。

政府若是在手工制造业中只考虑收益而不考虑劳动，那是要遭殃的！一个空想家在他的计算中当然可以把人看作是惰性的。但情欲是不管什么计算不计算的。人，就一定数量来说，不成为国家的财富，就会成为国家的祸患。游手好闲，在身体上是得到了休息，但从政治上看却等于是一座猛烈的火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商业，或换一个名词，劳动，才成为欧洲社会的基础。人民道德赖以维系的唯一的一条线。因此，我的看法是，唯一的真正财富是劳动，其他的东西只不过是它的征象或流弊。

没有收益的劳动应马上停止；不劳而获的收益，是无政府状态或政治上瓦解的信号。这两者在目前应当保持某种平衡。收益的多少和用途是有限度的：太多或太轻易^调，就会使人不再去劳动；太少和太艰难，又会使人失去劳动的劲头。对劳动力实行分工，将不断增加产量，并减轻人的劳动强度，但结果总有一天会打破社会的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平衡。劳动，这个保持高尚品德的办法，一旦不使用，乞丐就开始大量出现。

不过，如果劳动因分工过细而效果减弱并自行消失，如果工资总数不够无产者的衣食之用，如果这些情况真将发生，那么，要如何才能发现它们开始出现之点呢？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拘泥于过分严格的原则，而应当利用一个病人的衰弱状况来作文章。欧洲已经变成了一个商业的欧洲，它已经改变了它的偏见，减弱了它内部生活的活力。我知道对一个衰弱的国家的柔弱状态应该做些什么事，应该如何使人类的发明臻于完善，如何聚集大量的资本。但我不能否认，分工是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抽象他说，是好的；能够收到某些相对的好处。如果根据这几点来判断分工的影响在何种情况下已表明达到危险的境地，我觉得，法国无论在哪个工业部门都没有达到这种境地，而英

^调 解人和仲裁人。

国在某几个部门则超过了这种境地。

根据什么迹象可以预见大众找不到工作（太分散的工作）的时候即将到来呢？如何为被放弃的工业另找使用的办法呢？如果找不到办法，或办法不够，又用什么温和的、间接的或合乎规定的手段来防止产品数量和劳动之间的严重失调，而又不损害个人的自由和利益呢？在这种情况下，用什么办法，并作出何种牺牲去补救其他不太重视其安全的国家以低价出售产品而获得的暂时利益呢？所作的牺牲，是不是和抢劫、施舍、镇压和由所谓的无所作为反而省钱这种说法造成的种种恶果同样大呢？这些问题，政治家也许认为不值得他们去研究。尽管这些问题的解决，主要是随各地的情况而定，但是是可以找到几个通用的原则的。这些原则，我们将在后面加以研究。在这里我们只须指出：把分工保持在适当的范围，那是好的，健康的；分工一旦超过了限度，那就有害了，就危险了。

不要以为这样一种结论是在向那些不断为人类增添力量的创造性艺术的竞赛泼冷水。大自然提供了那么多待组合的因素，那么多待引导的力量，因此机械学的前程将是无可限量的。回头看一下，这门科学也会发现它有一些须要弥补的疏漏的地方。有一个本应当是它的首要职责的发展方向，好象是被它忽略了，那就是替换那些藏有暗礁或毒物的危险的和不卫生的工作。一般他说，自从金融也成为一门科学以来，国家和个人的经济学就着重于研究金钱，而少研究人的生活了。为了减少劳工，人们到处去寻找机器，但从未有人去寻找机器来保护工人。这个问题，即使有人考虑过，也只不过是附带考虑一下罢了。应当注意的是，有些人就财产问题发表了许多干巴巴的理论，到处以利害观念去代替友爱之心，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使一般人的自私行为变得比在野蛮状态下出于需要而作的行为还坏。

我敢预言，那些关心众人的生活而牺牲自己年终红利的手工业者，将得到纯洁的享受和长久的光荣。不断地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为他人谋福利，这是比任何一种光辉的英雄行为都更崇高的。哪一个人能对慷慨的行为无动于衷！暴君、坏蛋在戏台上哭；也许哭的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因为他们自以为干巴巴地动一下感情就会得到宽恕。大自然是不会让那些素无温情之心的人领略温情的乐趣的，只有那些坚持做好事的人才配享行善的美名。

我敢向莱蒙提和所有一切象他那样洞察弊病的人预言，在补救的办法方面，如果他们向手工业者，向那些对观众哭泣的人（例如暴君），只提出有道德的制糖厂和纯洁的享受这两个办法的话，他们以后必然会看到：许许多多手工业者将一心想从人们的生活

中得到好处，他们将比那些说要保证工人的工作和福利的人还要更加贪婪地寻找降低工资和缩减劳工的手段的。

现在，让我们用我在《工业改革报》（1833年1月18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来结束本章的论述。

文明制度在摧残穷人

英国的事例

随着金融家的赢利愈来愈大，在政府中必将出现一个大党派，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相矛盾的。

内克尔

我们已经多次指出社会的运动的目前倾向，并指出我们称之为商业的、工业的或金融的封建制度即将来临。正如贵族封建制度是文

明制度的童年时期的标志一样，商业的、工业的或金融的封建制度是文明制度的衰老时期的标志。每天都有一些迹象和事实表明，这个现代文明制度的可怕的流血悲剧的不祥结局已经临近。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不能不经常再提到它；这是一个应当使思想家们在今天专心思考的社会现象。病情极其严重，亟须给以援救；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必须马上研究其潜在的原因，并针对病情下药。对欧洲各国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首先，你难道没有听见在你周围有人说：我们的社会已经衰老了，已无力满足它所创造的许多需要了，应当赶快把它彻底加以重新组织？这些事实，一般人都感觉到了，今天已经很平常了。然而党派之见是多么的荒唐，放着这个根本问题，这个社会问题，不过问，而去操心甚么日常政治的表面问题。唉！我且问你，正统王位继承权、主义或共和国，这些东西和大家认为十分迫切的“社会的重新组织”有什么共同之处？它们能把无产者和有产者之间的帐算清楚吗？它们将如何使前者免于饥饿，使后者免于恐惧？各党派的人士，在这方面有什么起码的计划和办法没有？啊！老天爷！各个党派才不愿意订什么计划哩；到最后，如果要维持秩序和镇静饥饿的话，用监狱和刺刀就行了。革命运动一心要向政府宣战；政府勉强能够自卫；正统派在内部和外部都在搞阴谋，要把一个家族重新放在一个极其危险的位置，然而这个家族却认为廉价把这个位置脱手出去，反倒是幸福。我认为这一切都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我认为，这样闹闹嚷嚷反而有碍于把问题摆出来；我认为，这是一群疯子在争吵用什么样式的金风标去装饰大厦的屋顶，但他们却没有发现大火正在吞噬大厦的基础。

病症是如此之严重，以致有许多曾经寄希望于用某种政治学说来医治时弊的好心人，完全灰心丧气，认为欧洲各国的前途已无希望。他们吃惊地发现，在他们周围已经出现了与各个帝国灭亡的征象十分相似的崩溃的兆头。这种现象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多，哪一个社会的伤口也没有这么深。实际上，文明制度时期的先进国家的可怕的灾祸，不是战争，而是和平；再说一遍，可怕的灾祸，不是战争，而是和平！因为无产者和赤贫这两个啃噬我们现代社会的毒瘤，它们在和平时期比战争时期扩散得还快！随着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这两个毒瘤发展的速度也在加快！

这个结论，可以用下面所述的三个事实来充分说明。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些事实，不过在这里我只举这三个：

一、文明制度最发达的国家，也就是说，工业、科学和商业系统都同时十分发达的国家，例如英国、比利时和法国，也是无产者、穷人和饿死的人最多的国家。企图用美国的情况来反驳这个事实，那是荒谬的，因为美国有的是空地，而且还在扩展。请稍安勿躁！美国为了赶上我们，它也正在孕育取得进步的萌芽。

二、在同一个国家里，穷人的数量，是随着工业和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的，因此在英国用了七十五年（1750—1825）时间就把穷人的税由一提到十一，而在这同一时期，公共开支的增加，是按人口增加一倍的增长率 and 价值的变化来定的，只是四比一。为了证明这一点，再举出一个事实：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1765—1826），每年被控告的人数，由五百零九增加到一万六千一百四十七。这两个数字的比例是一比三十一。伦敦的法官们曾经郑重其事地证实：过去，犯罪的人数还不到今天受到起诉的犯罪人数的十分之一。

三、在各个国家中，最富的和工业最发达的城市，如里昂、曼彻斯特、

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等，都发生过无产者暴动的事情。这些非政治性的暴乱，是疾病的明显的征兆之一，因为人民只有在处境极为恶劣的时候，才会走这样的极端。全体工人都起来，而且是自动地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抗。

由此可见，在我们这个文明制度时期，无产者的人数和赤贫现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的，而且比人口增长的速度还快，简直是在按工业增长的速度增长。

这是打在我们社会制度身上的一个难看的和危险的记印。

你想知道这些情况发生的原因吗？原因是很简单的。因为资本在今天是按它自己的万有引力定律发展，而未遇到任何对抗的因素；因为社会财富象滚雪球似地增加，愈来愈集中在有钱人的手里。在利益分散的情况下，结果必然是如此，因为小生产者，小作坊，斗不过大生产者和大工厂；因为小耕地不断地分散成更小的小块，斗不过有设备和财力并统一经营的大农场；因为科学和技术的种种成就都为富人阶级所垄断，使他们的势力不断增加；总之，谁有资本，谁就有力量，就可以压倒没有资本的人。当前的情况，不仅是在生产方面大有利于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而有害于小工业家和小土地所有者，而且在消费品的销售和购买方面，谁的地位比较优越，也是很明显的。这一切都是道理很简单的事实，我们高明的经济学家，在撰写他们论述饿死的国民的财富学术著作之前，去问一问他们的厨师就可知道的。

因此可以看出，从生产者方面看，从买方或卖方看，从消费者方面看，也就是说，从三个工业的角度看，拥有巨大财富的人和只有少量财富的人或一点财富也没有的人之间的竞争，已经发展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了。

在贵族封建制度时期，大地主都是些领主；他们是羞于去经商和办工业的。这些事情有辱贵族的身份。因此，那时候劳动群众能天天找到新的财源；中产阶级开始形成；第三等级强大起来，贵族衰落下去。但在我们今天，工业愈来愈大的压倒优势，使金钱贵族取代了穿长袍的贵族和佩刀剑的贵族。金银保险箱代替了纹章：大家是按保险箱的重量来定人的等级和位置的。因此，有财产的人现在都更加拼命剥削、搞投机、做买卖、倒卖公债和经营土地。拥有巨大财产的人，除私人资本的势力之外，还有资本联合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加强和巩固了他们已经很强大的反对劳动者的联盟；然而要指出的是，他们的工业堡垒，正是利用劳动群众来修筑的。

很显然，社会的运动当前是愈来愈向着剥削下层阶级和穷人，以肥上层阶级和富人的方向发展；很显然，工业和商业的势力已经摧毁了“贵族封建制度；它们一点一点地减少个人的和直接的奴役。在我们今天，工业和商业的势力在继续发展，在继续增加集体的和间接的奴役，并迅速组织商业的、工业的和金融的封建制度。”（沙·傅立叶，1808年）：这就到了文明制度的衰老阶段；它和国民生活的最糟糕的阶段一样，是最痛苦的阶段。

要详细论述这个问题，就须要专门写一本书。然而我在这里发表的意见，已足够证明今天文明制度的种种进步都带有讽刺意味：兴旺繁荣的景象反倒引起社会毒瘤的扩散；我们的工业组织是一部大机器，它愈运转得快，它制造的穷人和无产者便愈多。

是的，当文明制度达到衰老时期，它就要制造穷人；使文明制度走向工业封建制度的运动是那样猛烈，以致英国把它早先给穷人的铜子，今天又向穷人全部要回去了。

文明制度把穷人弄得一贫如洗！

唉！高明的哲学家，出色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认为一切都可以臻于完善的大人物们，你们对于我们所取得的这些进步有什么看法呢？对于你们那么喜爱的文明制度前进的巨大步伐，你们感到满意和骄傲吗？现在请你们读一读下面这般论述英国农业人口的文章。这段文章，我是从《时代报》这家进步的报纸上摘录下来的。

“在使农夫的处境更加困难的诸种原因中，还应当加上《圈地法》，即国会命令把村中的土地和空地圈起来分配给大地主的法案；在这些土地中，已经有七百万英亩被圈起来了。不久以后将只剩下多岩石之地、欧石南丛生之地和寸草不长的不毛之地不圈了。当然，我们对英国经济学家替这个法案辩护时说的话，没有任何异议，这个法案的确使国家的财富增长了。英国之所以要采取这个法案，是因为人口每年都在增长，农业在衰退（在由穷人缴纳的税款构成的资金的分配上，官员们采取的作法使农业吃了很大的亏），食品的价格在上涨，再加上食品的生产每年都不够，不得不大量进口。不可否认的是，土地在富裕地主手中耕种得更好，出产的东西更多，因为他们能够拿出耕种那些土地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因此，归根结蒂，大家总有一天将从这种变化中得到好处。但是，这个措施，不管从后来的结果上看它是多么正确，但当时是坑害了许多穷苦人的；在过去，他们有通行权，有在村子的草地上放牧牲畜的权利，为了取暖，有砍伐树木或挖掘泥炭的权利（这个权利，对他们的生活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可以用砍伐的树木作修建他们简陋住房的构架。

到处都在实行圈地；穷人饲养的牲畜的数目已大大减少；有的甚至只剩下最后一头了。他们每一个人所买的十只羊在村里的草地上放牧，平均每年要交六便士的税，所以都贱价卖掉了；在有些地方，穷人卖了牲畜，接着就连房子也卖了。可怜的农民被剥夺了土地，而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来减轻他们所受的打击，因此只好靠穷人救济金来养活自己和他们的家属。是的，在这些法案集中，有几个法案允许大家有权买一部分被圈的土地，但土地价格和许许多多其他的费用太高，加起来每英亩要十英镑以上，因此使那些急需土地的人不敢去买出售的土地。有一些买了土地的人，后来变得比别人更惨，因为他们为了当地主所使的花费，耗尽了他们耕种土地所需的资金。他们只好去借债，借债的条件往往很苛刻，因此他们的那份财产最后都落到给他们贷款的杂货商和乡村商贩的手里。”

我们要注意当前的情况，按这样的办法继续下去，情况只有愈来愈坏的。小工业者、小土地耕作者和小地主在生产方面处于极为糟糕的地位，他们生产的东西很少。小商人的人数太多，再加上大商店的竞争，只好在商品里弄虚作假。另一方面，人口的增长速度是那样惊人，目前英国的出生率是每天五百人！这个陷入绝境的文明制度只有一条出路，即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政治经济学给它所指出的道路。它的理论是：为了大众的利益，就必须增加生产；而要增加生产，就必须取消小土地耕作者和小企业家，因为他们生产的东西又少又不好；还要取缔卖假货的小商人。正如它从前所说的要消灭大地主，以便按照它提出的高明建议，推行革命的征用土地法一样，它今后的结论也必然是要消灭小土地所有者。然而在政治经济学的胜利的凯歌声中，情况的发展必然是：已经被少数大有产者剥削得很厉害的广大群众最后被剥削精光。土地将被现代的工业大王完全侵占，资本和权力将依照法律归商业巨

子所有。无产者竞相降低工资，把自己捆住手脚任凭一种新型的封建君主处理。人民群众将成为一大群附庸，找得到工作就靠工资生活，过一天算一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仍然是写在宪法的头一条，一切自由将完全受到尊重：个人的自由，良心的自由，写作和发表言论的自由，这些都写上了，但就是没有写上审查书报的制度永远不再恢复。无产者，据说能担任国家的种种职务，今后将永远没有人和他们争人和公民的不受时效限制的权利，他们甚至还可以享受著名的八九年宣言中忘记列入的权利，例如活一千岁（如果他们能够的话）的权利，毫无怨言地走到一个旮旯儿去饿死的权利。看来，在现今这个时代，人们还会毫不含糊地在根本大法中明确地正式认可人民的主权原则。

这样一来，当然是大大向前进了然而，随着文明制度和我们可以没完没了地改进的各种制度的发展，不久就将出现人口的限制问题。

文明制度有四个办法可以用来保持人口的平衡；各位立法委员和道德学家，请允许我把这四个办法给你们讲出来。

第一个办法是宣传马尔萨斯的好主意，并且用道德去训戒那些已经结婚的无产者。

第二个办法是，让社会的一部分人去当单身汉，发誓过僧侣和宗教生活。这个办法不太符合哲学和进步的精神；而第一个办法又显然是软弱无力的。后面这两个办法比较可靠，而且很简单：让一些人去当宦官，或者把儿童杀掉。无须成为大经济学家，也是可以想出这些办法来的；有当代的证明，说明这些办法都很有效；多年来，这些办法都用得很成功，后一个办法在中国，前一个办法在亚洲的大部分地方，都用得很成功。毫无疑问，在启蒙时期人们是不会挑选更好的办法的。

这里所讲的，都不是什么神秘的预言：这些事情大部分都实现了；我们不久就将被卷入产生这些事情的运动；无产阶级的历史，就是现代的历史。在里昂事件发生的时候，法国被吓呆了；可是令人难以相信：它很快就忘记了它用来造成这么深刻的创伤的唯一工具，是三千把刺刀。英国已陷入绝境。这些年来，它发出了悲哀声，它的国会改革只能对它的病起一阵子作用；后来的调查表明，那个腐蚀它的坏疽愈来愈严重了。

必须承认，文明制度把欧洲各国正在推向工业封建制度，并且不久就会把它们推入一个深不可测的深渊。请想一想，挨饿的无产者，人数愈来愈多，生活的逼迫愈来愈重，能够一直这样子着艰苦的活儿，让他们生产的东西不断流入大商人和大工业家的库房吗？谁相信这一点，那才是笑话哩。

上一个世纪的革命，是律师、商人和观念学家这些在习惯和脾气上都很温和与讲礼貌的人，起来反对领主、君主、教士和宫廷而引起的，其目的是为了争取政治权利和实现多多少少有点儿抽象的原则。这是彬彬有礼的、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人士之间的一场争吵。这次革命发生于九三年。

未来的革命，将是由文明制度使之处于半野蛮状态的粗鲁的人群，为争取实际的权利和生活的利益而发动的。它纯粹是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将集所有一切其他战争之大成。面对着这样的未来，已经没有人再发表九三年是现代革命的黄金时代这样的怪论了。

总起来说，国家在内部今天已经分化成两个敌对的阵营；科学和工业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文明制度每前进一步，都将使敌对阶级的利益愈来愈分歧，敌对的情绪愈来愈大。处在生产不足和人口不断增长之间的文明制度，

显然会产生工业封建制度，因而将产生新的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一个协调各种不同的要求、联合各个阶级和党派、并使互相冲突的利益融合一致的办法；我们向同胞们提供一个全面协作的制度：它将产生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的秩序，它将直接使资本、劳动、才能这三种生产力互相联系，并且不用任何强制手段使人口保持平衡。我们要求检验——请真诚的人们在心中想一想：你们该不该轻率地对待这些问题，那些倨傲的政治家该不该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搞蒙昧主义。

但是，政界人物、新闻记者和夸夸其谈的演说家不愿意看，也不愿意听；他们继续大讲空话、玩弄手段和狂呼乱叫，然后以各种各样的声调和方式对国家说它很美，很光荣，很富裕，很有知识，很聪明能干。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声调和方式编造谎言，

其实法国不但不富裕，而且很穷；它有两千二百万每天只挣

六、七个苏的吃不饱肚子的人，有四百万人每天只挣十一个苏；

其实法国并不光荣，商业精神毁掉了法兰西精神中的高尚的东西，法国在今天已经成为欧洲最可笑和最受人嘲弄的国家；

其实法国并不美，它的城市和农村已丑陋不堪，人民没有知识，有两千六百万人连字都不认识；

新闻记者们，法国人不但不聪明能干，反而是很愚昧和荒唐的，因为尽管他们已经挨了打，尽管你们的那些漂亮话和骗人的诺言里包含有许多假话和坏话，他们还是爱听你们的：——诸位先生，请恕我冒昧直言，把我的看法陈述如上。

附屋（第三版）：社会学派的机关刊物《法郎吉》与《和平的民主》从1836年起，就一步一步地跟着金融封建制度的巨大发展，对它进行研究，并和它进行斗争。凡是与这个题目有关的大问题，在这两个刊物上都进行过探讨。我们打算在这里把这些问题都开列出来，但我们至少要提出一个有代表性的看法。这个看法曾多次由我们的朋友和撰稿人 E. 布尔登在刊物上讲过。我们想谈一下金融封建制度的组织，尤其是大工业公司的组织，有与中世纪的封建组织很明显的相似之处。

这些公司实际上是由无数小股东集中组织而成的，而小股东中的投机能手和银行巨子则组成这些公司的行政人员，成为经理和董事。从前，男爵、伯爵和公爵这些贵族的军事力量，来自他们带去打仗的武装臣属，同样，我们金融界的男爵、伯爵和公爵的工业力量，来自他们自己的财产的不多，而大部分是来自大批按照他们的命令聚集起来的小资本；他们用聚集起来的小资本去夺取工业、铁路、运河和矿山，等等，并占居所有的高级职位，成为工业的、商业的和政治的战场上的主人。

很显然，这些向大公司提供资金的资产阶级小股东，就是新封建制度的军队。他们是可以任人摆布和供人役使的，他们必须纳税，一切损失、倒霉的事和战争的破坏，都由他们去承担。如果公司失败了，则邀殃的，赔钱的，倾家荡产的，也往往是他们。如果公司赚钱了，他们也只能分得很少的一份。投机赚得的大利润，没有他们的份儿，不仅如此，投机的利润就是从他们身上赚来的。

用不着再多说，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股东们今天按集体制在工业秩序中所起的作用，正好和在军事封建制度下被编成团队的人在战斗中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

对卷一的补充材料

关于经济主义的幻想

在这里，应当指出一个在我们颇有学问的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眼前经过，但并未为他们所理解的重大事实。他们对土地的分化很感兴趣，说有许多小土地耕种者在今天成了地主。例如沙·迪潘先生，他把自己打扮成小土地耕种者的保护人；他宣称，让游手好闲的人和贪婪的人尽情消费，这对无产者来说是很有好处的；他大声诅咒那些在国民中划分阶级的人；他认为，在经过修改的宪法统治下，所有的法国人都将过着富裕和幸福的生活。迪潘先生也进行了分类；他告诉我们，在法国：

工业巨头有四百万，
工人只有四百万，
地主有二千四百万。

啊！这是骗人的经济学家玩弄的恶劣的文字游戏。地主！在这些地主当中，有许多人用不了三天就把自己地里的活儿干完了，而在一年的其余时间里，他们就不在自己的地里为自己劳动了！

二千四百万地主！请问这个数字（不论是真是假）有什么意义，因为在二千四百万地主中，有一千二百万或一千四百万人连黑面包都没有吃的嘛。这二千四百万地主多幸福啊！

关于这个问题，我要在这里谈一下。我承认，有二千四百万法国人在财产登记簿上登记了，有的登一处住宅，有的登巴掌大的一块地，有的登一座破房子，但这些根本不能证明有二千四百万个地主。是的，真的不能证明。因为古安先生向议会提出的报告，从政府掌握的土地抵押登记数字来看，今年（1834）委托代理继承的土地在法国有一百三十亿块。你们仔细听听，有一百三十亿块！可见你们列入地主阶级的一大群耕种人，只不过是放债人手中的佃农，而且是比一般的佃农条件还差得多的佃农，因为借钱的利息至少是百分之五，而土地的地租只有百分之二点五或百分之三；承担这一百三十亿块土地的负担的，大部分是小土地所有者，不仅如此，除了这个负担以外，高利贷和抵押借款等也是一种很重的负担，因此大多数小土地耕种者的负担是很重的。

与我此刻撰写本文所在的省相毗连的上索恩省的庄稼人，欠巴塞尔人的钱有几百万之多；巴塞尔的放债人几乎占据了全牟罗兹城和整个新城区。房屋、作坊和工厂，全都抵押给他们了。在阿尔萨斯，情况也是这样。你们所说的地主，就是这个样子！

对文明制度的科学分析

应当使读者对文明制度的全面分析有一个大致的概念；要作到这一点，是很容易的：只要把这个社会的诸种因素中的一种因素，例如商业，加以分析就行了。

用几句傅立叶的话，就可以使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的范围。

首先，商业的结构，在不同的时期接连经历了我们从《论协作制度》卷一第467页摘录下来的表中所列举的变化（关于表中的X、K等符号，请见材

料末尾的说明)。

通用于各个社会时期的商业方法序列表

在伊甸园制度下。	1. 预先补偿。
在蒙昧制度下。	2. 以物易物或直接交换。
在宗法制度下。	3. 流通或间接交换。
在野蛮制度下。	4. 垄断，最高价格，等等。
在文明制度下。	5. 个人的竞争。
在保障制度下。	6. 协调制度的竞争。
在简单的和谐制度下。	7. 延长的寄售。
在辐散的复合的和谐 制度下。	8. $\left. \begin{array}{l} \text{Y 先行估价。} \\ \text{■ 仲裁的补偿。} \end{array} \right\} \text{X}$

按照这个表，我们应当对个人的竞争，即第五个方法，文明的方法，错综复杂的骗人斗争，进行分析；应当指出有哪些错误妨碍社会的天才上升到第六个方法，即保障制度，或诚实的协调制度的竞争。

我们必须对构成当前的第五个方法的特征作一个分析；列表如下：

按混合的系列排列的文明的商业的特征一览表
并列的种类的循序渐进

1. 行为的双重性。
- $\left\{ \begin{array}{l} 2. \text{任意估价} \\ 3. \text{对欺骗的许可。} \end{array} \right.$
- $\left\{ \begin{array}{l} 4. \text{涣散。} \\ 5. \text{资本的转移} \\ 6. \text{日益减少的工资。} \end{array} \right.$
- $\left\{ \begin{array}{l} 7. \text{人为的阻塞} \\ 8. \text{引起萧条的丰裕。} \\ 9. \text{逆侵吞。} \\ 10. \text{破坏性的政策。} \end{array} \right.$

- 11. 不景气或信用的破坏。
- 12. 虚假的货币。
- 13. 税务的复杂化。
- 14. 传染性的犯罪。
- 15. 愚昧主义。
- 16. 寄生行为。
- 17. 囤积居奇。
- 18. 证券投机。
- 19. 高利贷。
- 20. 无益的劳动。
- 21. 工业彩票。
- 22. 团体的垄断。
- 23. 税收的或由国家管理的垄断。
- 24. 异国的或殖民地的垄断。
- 25. 粗暴的海上垄断。
- 26. 封建的或等级的垄断。
- 27. 煽动。
- 28. 损耗。
- 29. 腐败。
- 30. 对健康的损害。
- 31. 破产。
- 32. 走私。
- 33. 海盗行为。
- 34. 最高价格，征用。
- 35. 投机性的奴隶制。
- 36. 普遍的自私行为。
- Y 农业的支离破碎或分散经营。

中心 ■

■ 居间的所有权。

简单的和复合的、直接的和颠倒的、双复合过渡。

- { ■ 成比例的师傅团。
- { ■ 简化的竞争。
- { ■ 简单的全面垄断。
- { ■ 复合的全面垄断。

我要到第九编的末尾才对这些特征中的几个特征加以说明；目前我们从这个表的研究中，可以推论出几个大概的要点。

“在这三十六个特征中，有几个特征是已经讲过的，如证券投机、高利

贷和破产。

“在千百种商业理论中，你能找到有关这三种特征中的任何一个特征的解说，即：

- 各种破产者如何分类？
- 各种高利贷者如何分类？
- 各种证券投机者如何分类？

找不到；我在《论协作制度》第九编中，把破产分成三十六类。其他的特征，如高利贷、证券投机，也要这样分类；这样的分类，任何一个作者都没有作过。

“由此可见，尽管人们写了许许多多有关商业的论文，可是在理论上还没有迈出第一步，也就是说，连个定义也没有下哩。那些口口声声说是要用分析法来处理问题的人，把这一点竟忽略了，这真是奇怪。”

现在把《论协作制度》卷二第 419 页（第一版）上对破产的分析照录如下：

破产的等级 分成三类、九等、三十六种的自由系列		
上升类 轻淡的色彩	中心类 壮丽的色彩	下降类 肮脏的色彩
第一等无辜者的 1. 幼稚的破产 2. 冒失的破产 3. 悄悄的破产 4. 死后的破产 _____	第四等战术家的 13. 豪华的破产 14. 世界主义的破产 15. 大有后望的破产 16. 商人一等的破产 17. 渐进的破产 _____	第七等阴险人的 25. 取偿于人的破产 26. 不合规矩的破产 27. 加以修改的破产 28. 怡然自得的破产 _____
第二等 可敬的人的 5. 出于痴愚的破产 6. 出于幻觉的破产 7. 无原则的破产 _____	第五等 兵法家的 18. 连续发射火力的 19. 密集队形的破产 20. 纵深队形的破产 21. 散兵线的破产 _____	第八等 愚蠢人的 29. 出于幼想的破产 30. 由于残废的破产 31. 一垮到底的破产 32. 邋遢如猪的破产 _____
第三等 诱人者的 8. 友好协商的破产 9. 落落大方的破产 10. 出自好心的破产 11. 殷勤的破产 12. 多情善感的破产	第六等煽动家的 22. 大派头的破产 23. 大赌注的破产 24. 阿蒂拉作风的破产	第九等 假称兄道弟者的 33. 骗子式的破产 34. 恶棍式的破产 35. 走为上计的破产 36. 闹着玩的破产

Y 国民的破产 ■ 小型的破产 ■

以上是对文明制度的一个特征的批判。这个特征分成三十六等，每等又分成三十六种，过渡和中心尚未计算在内。现在，应当对所有这些分成等和种的特征进行研究，以便了解商业的历史。我们根据它的历史，便可对文明

制度作一个全面的分析；在一篇全面批判的文章中，应当对它所有细分成等和细分成种的特征进行研究。有许许多多假装和蔼的文明人说傅立叶和傅立叶学派的人是“空想家，他们不了解社会。”好吧！你们这些见解如此深刻并声称对社会极其了解的人，也来象这些不了解社会的空想家这样作一作这种类型的分析吧。

■、Y、■这三个符号为中心、直接中心和颠倒中心。K在不同的位置分别表示直接的或颠倒的过渡，上升的或下降的过渡；V、W为表示简单的和复合的符号。傅立叶在他的书中经常使用这些符号，很容易看懂：对那些不愿意花力气去弄清楚使用这些符号是多么方便和多么精确的人来说，要记住这段文章。在学习代数、天文学或化学的时候，记几个便于研究这些学科的特殊符号，那是不难的。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让社会科学也使用几个符号呢？如果为了不使读者感到不快，我就把这些符号取消，不加使用，则在表述方面就没有这么严谨和精确了。

过渡

一条帆船！一条帆船！

拜伦

必须使读者有信心，给他指出：傅立叶的科学学说向人们提供了估量和严格区分社会运动的普遍事实和连续事实的方法，这个学说尤其对当前的社会作了一个根深刻有力的批判。

读者可以看到，这个批判将触及事物的实质，找出病在什么地方，弄清它的现实情况，并追寻它的原因，因此比咬文嚼字的道德学家或夸夸其谈的政党所作的肤浅含糊的批判高明得多。读者可以看出：一个讲具体的事实，阐明严重的危害和业经查明的弊病何在，并提出了一个科学的、和平的解决办法，而另一个则对人横加指责，讲幻想，尚空谈，要不就危言耸听，鼓吹暴乱和革命。一个讲科学，另一个则讲空话，或者凭党派的感情行事。我根本不认为，我所批评的那些批评家能意识到他们是何等空虚；当然，在他们当中也有热心的人，他们的想法是好的；但必须承认，光有美好的想法，那是无济于事的。

既然在我们这个世纪人们对自己的政治信念发表声明的事例很多，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应当表明自己的政治信念，并要求别人也这样作，因此我在这里也要清清楚楚地发表我的声明。我的声明，和所有那些懂得傅立叶的社会学说的人的声明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现陈述如下：

每个党派都有它自己的办法和人。在各个党派提出的办法方面，读者已经看到了我们对它们的评述。在他们所谓的办法中，有些虽不危险，但我们觉得至少是无意义的，很可笑的。这是我的政治信念声明的第一部分。现在来谈第二部分，研究一下每个党派的组成。

中庸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它所理解的它的利益的表述。在资产阶级看来，事物的现状是很理想的。再说，他们的先辈为之流血牺牲的自由、正义和平等的伟大原则，已经使他们获得了权力，并利用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他们觉得，现在的政府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政府。

有一个原因对这个党特别有利，那就是人们对革命的动乱，对国内外战

争，对伴随革命动乱而来的流放、九月大屠杀、十月大屠杀和十一月大屠杀等，感到害怕。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些人对政治的幻想已完全破灭，因为他们从痛苦的经验中认识到更改宪法是空的，因此宁可寄希望于新的幻想。

主张中庸的人的队伍，相当庞大；他们的生活相当宽裕，并具有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特征；要表述他们的观点，正好用得上印度寺院的舞蹈女子演唱的一位老者的两句诗：

我很满意，我很幸福，
在这些地方，大家同我一样。

这些人都是主张中庸的痴人。

主张中庸的人，对政治漠不关心；少数有感情和理智的人懂得，政治狂热是无济于事的，而且是很危险的；他们认识到，要真正改进的，不是政府的形式。他们要暴露社会问题，使它突出在旧的政治的废墟上。

后一种是政府的最好的辩护人，因为他们卑躬屈节地为政府辩护，也不用个人的自私的理由，而是用国家的大利益。他们与政府并无牵连，也不拿政府的津贴；他们并不认为事物的现状是十全十美的；他们支持政府，并不是因为政府自身的价值，而是因为要进行重大的社会改革，就需要稳定。重大的社会改革，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才能实现。《省报》的许多作者就有这点细微的差别。他们在理性政治方面，比巴黎的观念学家和碎嘴唠叨的人强得多。所有这些承认社会问题的优先地位、并使政治问题从属于社会问题的人，都在替政府辩护，反击反对政府的人^作。

至于共和国的军人，一般他说，他们都是一些容易激动的人；其中有些人有雄心，办事不择手段，往往弄出乱子；他们认为要出名，要很快地爬上高位，就要靠个人的勇气，靠刺刀的力量——这种情形在四十年前是见过的，哪怕搞不好会一落千丈，他们也要碰一碰运气；另外还有一些人也是容易激动的，但他们心胸开阔，并抱有很好的愿望，梦想通过共和国来实现幸福，而不了解如果在法国草率建立一个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将是什么样子。这些人用“共和国”这个词的词源来说明他们的看法是对的。他们说，“共和国”一词，来自拉丁文的 *res publica*，意即“众人的事情”。正是由于拉丁文的名词 *res* 和形容词 *publica* 是并放在一起的，所以他们才不要中庸，不想更好的办法，而当共和党人。

在主张中庸的人的身上，虽然常有自私的表现，不讲荣誉和感情，但也常常有表现成熟和理智的地方。

在共和党人身上，虽有荒谬的行动和狂妄的抱负，但也表现出有气魄，有良好的愿望，有意志和勇气。

左派呢？人们可以参加左派，并且象奥迪隆·巴罗先生和类似他那样的人思考问题，读左派的报纸，作一个彻底的诚实的人。对于这些，我一点也不怀疑。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证明他们的看法不是最幼稚不过的，不是最空洞不过的，没有实际的内容，是抓不住的。这种看法，有什么系统？能归纳出什么思想和原理？我看，全是空话，夸夸其谈，夸夸其谈，还是夸夸其谈！^单

^作 为产业保障的保证金。

^单 位制的雏型。

如果我们到正统派的阵营去，我们就会发现一种有某些特殊之处的、并受到逻辑学家称赞的理论。他们说，只有世袭的君主制才稳定和持久。传统的原则，其本身对人民的精神就有一种力量；它是秩序的原则，因此也是政府权力合法的原则。当一个朝代实际对人民有它的道德力量的时候，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是，当王室人员对传统的爱和尊重（这两点可反映朝代的全部价值和正统性）变成了恨和轻蔑，朝代的正统性这个原则的根基便被割断了。这一点是最清楚不过的。用这一点就可以把正统派的理论全部驳倒。应当承认，在这一切政治争论中，理论只不过是用来掩饰党派的狭隘思想和利益的东西；所以，你们看，理论和学说总是不断在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而逻辑必须服从当前的种种需要。

至于我们，我们这些社会学派的人，我们是希望当前按宪法组织的政府能够稳定和巩固的，因为在这个政府下面可以实行真正有效的重大改进，并对社会彻底进行改革，这一点，当读者往后读到有关社会改造的手段的论述时，我们将向他进行阐述。

我还要补充一点。在进行改革方面，我并不指望主张中庸的人来帮多大的忙，因为一般地说，他们是很墨守成规的，他们不热情，不太容易转变到接受进步的思想。我要寄希望于今天在共和党人的迷宫中徘徊的豪爽的年轻人；他们是容易接受通过和平道路进行彻底改革的。

我衷心期待着社会党人。这个党至少在近几年来和社会学派的思想有所接触。

我对于正统派的人几乎不抱什么希望，因为除少数几个例外，他们心眼里是连任何一种社会思想的影子都是不欢迎的，尽管社会思想的萌芽到处都有了^想。

由于各个政党的不同意见都摆在桌面上了，有许多人便以为无法置身于争论之外。有些人认为我们是在替主张中庸的人做工作，另外一些人则觉得我们是伪装的共和党人。唉！我的上帝，我们根本不支持某些人，去反对另外一些人，我们并不和主张打蛋要打大头的人站在一起，去反对主张打蛋要打小头的人。这些年来，这种类型的争论把人都搞糊涂了；这些争吵过后全都被人们遗忘，今天在人们的心中只留下一个可羞的话题！目前的争论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我们绝对不会赞成一个错误的主张，去反对另一个错误的主张。我们要站在真理和科学一边，反对一切谬误。我们承认，备党派中都有人抱有良好的意图，真心希望把事情办好。可惜的是，他们的良好意图对事情毫无补益。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须要解决一个社会问题，须要找到一个能综合各方面利益的办法，须要发明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哪怕是一个心眼儿最坏的人或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发明的，我们也要，而把好心人的荒谬说法束之高阁。大家当然理解，我在这儿所作的走极端的假设，目的是在明确指出事情的特征，明确地提出这个不以人、集团和党派为转移的科学问题。如果这个道理在法国能获得人们的赞同，我们彼此就不会互不理解了；因为互相仇恨的和

^想 把这些超文明制度的特征说成是来之于哲学的完美的表现，并把它们列入可臻于完善的文明制度的范围。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些特征是向高级时期的跨越或衔接；它们的发明，同邮运驿站的发明一样，应归之于本能或需要，而不应归之于科学，因为那时科学甚至连米单位制这个特征都没有。科学现在已经试行米单位制了；它正好缺乏这种自然的丈量办法。（《新世界》第 482 页）

毫无益处的尖锐斗争，将让位于科学的讨论。在讨论中，真理不会被湮没，前途是不会看不到的。

在阐述社会学派的理论之前，谈一下文明制度的特征，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尽管讲得过多有使读者感到厌倦之虞，我们在这一部分的结尾还是要指出：

一、文明制度的土地、资本、工业、机械设备和科学手段所生产的东西，是极其少的，

因为它从生产中抽了许多人去从事破坏，或闲着什么事也不干；

因为它让最有破坏性的无政府状态在它的生产工作中到处出现；

因为它使用了许多人去搞分配，即所谓的商业，而商业不仅什么东西也不生产，反而从社会占去大量的好处。

二、文明制度不仅不把所生产的财富按比例分配给资本、劳动和才能这三个同齐为生产出力的因素，它反而愈来愈剥劳动者的皮，把他们的血汗钱集中在资本家的手里。这个情况，使须要汇合各方面的力量才能进行的生产大为削弱，并使前途充满灾难和革命的动乱；

三、文明制度使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到处散布仇恨和战争的种子，迫使人们（即使他们是天使）在各种关系中使用欺诈、暴力、压迫和谎言，培养腐败堕落的风气，使人与人、阶级与阶级、情欲与情欲发生冲突，一句话，它使颠覆性社会的普遍的自私心和行为的表里不一这两个中心特征大为膨胀。

人们切莫说我们这些宣称有补救办法的人，对疾病的严重性抱有幻想；我们已经说过，我们是了解所有那些弊病和苦难的。在傅立叶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探讨得那么深，没有任何一个人曾象他那样深入地和准确地解剖过社会的身体；在他之前，有人只对社会搔了一下皮肤，而他则作了一个全面的解剖。

如果我最后使读者看懂了这段批判，并使他产生那种引导我们穿过旧世界的暗礁的领航精神，我们就可以说是坐上了同一条船，挂起船帆，开向一个新大陆。在文明制度下，苦难丛生，使人感到恐惧。善良的人深信傅立叶的天才没有给我们指错道路，跟着他在探索人类命运的航道上前进，最后必将到达与我们刚才所描写的丑恶的海岸恰成对照的美丽的海岸。

朋友们！现在让我们把船帆打开，趁风前进，而不要象伟大的克里斯托夫率领到新大陆的愚蠢的船员那样，在大西洋上进行反叛。

第二部分 组织

人们经常说，科学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如果科学不把发现走向幸福的道路作为自己的任务，则这句话是说得很对的。然而，民族从来不象今天这样开化！工业从来不象今天这样发达，苦恼从来没有这么大，动乱从来没有这么可怕。富人和穷人都吃到了今天的事态的苦头：整个人类都遇到了暴风雨。人们互相厮杀，而他们生来应当是相爱的，而且手上都掌握有幸福的因素。发生那么多的祸患，是什么原因呢？灾难！灾难！世人都这么喊叫。是的，在这个荒凉的土地上到处是灾难；这个世界之所以遍地灾难，是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是因为我们的立法者认为人民的这种赤贫状况是绝对需要的，因此他们不去寻找使人民摆脱赤贫的办法；即使去找，也是找不到的。

克拉里士·维古赫

第一编 组织原理

第一章 社会问题的提出和工作基础的确定

人们也许会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永远办不到的。人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只要这个问题不圆满地解决，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幸福，也不可能稳定和健全。

莫里兹

§

把顺从变成反叛，把爱变成恨，把纯贞变成疯狂的爱，是我还是饥饿？

欧仁·絮

在巴黎被亨利四世包围的时候，肉店公开卖人肉；

人们还说，有一位母亲吃她自己的孩子。

贝尔布吕热

本章的目的是：在阐述社会问题时，要做到使读者能够自己解答社会问题所包含的各个不同的方面；因此我请读者注意阅读，并抱着善意去理解。现在我们要论证有哪些因素能够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并使每一个人都能参加创造社会财富的工作。每个人贡献的力量愈大，则创造的社会财富便愈多。

如果我们能找到满足这一假设的条件，我们社会的命运问题便可得到解决，找出其中的规律，并加以充分地运用，因为它可以使大家的利益，无论是穷人的利益还是富人的利益，下层人的利益还是上层人的利益，都可大量地增加。现在就让我们来开始寻找。

在所有的条件中，首要的条件是创造大量的财富。创造社会的财富，这是个物质条件；没有这个条件，要想使人们和睦相处，就不能不成一句荒唐的空话。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一原理的巨大作用。在论述远古的历史时期时，我们已经指出，在那时以前一直是很幸福和谐的社会中，一旦人们感到物品缺乏，和谐的气氛便消失，敌对的自私行为便产生，战争也就随之开始。

如果吃的东西又少又差，大家饿着肚子，那么人与人之间就远远不会象饭菜丰盛时那样彼此友好相待：这是自然的法则。如果一些人享受着美味佳肴，而另一些人在旁边只有骨头啃，将会出现何种情况呢？

这并不是说在一起生活的人吃的东西应该同样多；我们没有拿吃的东西平等作为和谐的一个条件，而只是说：社会的财富和利益应当有一个足够的比例，以便每一个人都能取得生活必需品，都能保证过最起码的舒适生活，并随着他坚持不懈地勤奋努力，在社会的阶梯上确能一步一步地上升。

这些道理，可以用许多事例来加以论证，让大家都明白；现在举一个例子如下：

拿破仑率领的深入俄国心脏地区的大军，那的确是一支精锐的部队。官兵一起，一共四十万人，组成了可与人类文明史上任何一支严密的和团结的军团相媲美的队伍。共同的民族感和光荣感，使这个队伍具有一个个人的灵魂。士兵觉得他可以提升为军士、士官和军官，军官可以晋升为将军，将军

可以当元帅，元帅可以登上王位——因为拿破仑在分封王位——的确！这是一个大体上真实的事实：士兵并不因为连长是官并有一份优厚的军饷就嫉妒连长，连长也不因为团长的官大薪水多就恨团长。官兵融洽，纪律严明；团长和连长爱士兵，而士兵也忠于连长，忠于团长，忠于部队。

只要这只雕还在打胜仗，只要还在擂鼓进军，只要士兵还有鞋子和大衣穿，只要有饭吃有酒喝，只要部队有补给，这种情况就会继续下去。

唉！在从莫斯科回来的路上，情况又如何呢？当部队得不到生活必需品的时候，情况又怎样呢？当交通被切断，当这些勇敢的士兵在俄国没有鞋子和衣服穿，没有饭吃，在冰天雪地和一片荒凉的地方，在北方被零下三十度的寒冷气候折磨的时候，情况又怎样呢？你瞧，情况全变了！一切都土崩瓦解：再也没有战友的情谊了，再也没有快乐的心情了，再也没有爱戴和忠心；在他们的心中，善良的感情已让位于丑恶的和残酷的自私行为。

看见连队中有一个人冻得倒毙在地上，大家就你争我夺地去抢他那件破大衣。为了争夺一个向火的地方，竟把一个同榻而眠的伙伴杀死。我，我说的这些事情都不是编造的；请你们去看一看历史上记载的拿破仑大军溃败的故事，听一听老年人讲的那时的情景吧。为了一小把大麻籽，便互相残杀；物品短缺造成的恶果发展到了极点，自私的行为达到了可憎的程度。

啊！后来，当他们找到了宿营地，忠实的波兰人又给他们送来了面包，使我们的残兵败将又活跃起来的时候，感情又回到了大家的心，纪律又得到了恢复，一切又和从前一样了。

把这个例子加以举一反三地论述，问一问其中的道理何在，再加上个人的观察和历史提供的几个类似的例子，你就可以看出：

社会感情的和谐的发展，要建立在社会财富的深厚的基础上。

§

这些没有得到使用的才能，是这个时代的最大的祸患之一。如果赞助它们发展，这岂不让那些没有饭吃的人有了事干，更有胃口了吗？

R.L.，《耕作者》

我一切都研究过了，也都明白了……，我真是荒唐，竟想扩大我的心，把一切失望的事都装在里面。

亚力山大·仲马

如果你再仔细研究一下社会财富的影响，你将发现，一个民族的智力的发展和它所享受的自由的程度，也是以社会财富的发展为基础的。

到穷人家去推广教育，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们为了生活，全家人的时间都要用去干活儿挣钱；再说，就我们在法国见到的大部份穷人来看，他们也根本没有要他们的孩子去读书识字的愿望。

教识字和写字，这就是人们今天所说的教育！识字，这是一种工具，仅此而已，何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工具在人们头脑中产生的坏处将多于好

对铁路的垄断，以及非法的投机集团之攫取南方的盐和煤，并力图侵入其他的工业或商业部门，更加有力他说明了这个学说的论断是正确的。这些彰明较著的事情甚至是在违反法律的情况下作的，（第二版附注）

处。说实在的，对于缺衣少吃的阶级的人来说，是不可能有什么真正切实有用的教育的。我还要补充一句：在我们送给贫民的礼物当中，教育是最坏的礼物。今天在这个通过各种渠道沾染邪恶的社会中，只有瞎子才看不出，最悲惨的阶级，活着受罪的阶级，就是那些没有任何财产的人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如果受了教育，便会丢掉粗俗的习气，变得很文雅。教育将开阔他们的思想和心胸，使他们知道富裕的乐趣，使他们产生种种急迫的需要，产生一种贪婪的心：对于这些人来说，如果找不到财富的大门（在今天是很难找到的），就会产生痛苦的失望的心情，结果，他们不堕落就会自杀，了此一生……。

知识的发达，与满足他们所产生的需要的手段毫不相称，这是一切先进的文明制度的诸种病症中的最大的病症，是造成他们在政治上感到痛苦的深刻原因之一。在没有为人民创造出幸福生活的条件以前，在不能保证他们有得到一份报酬高而又吸引人的工作的权利以前，就想对他们进行教育，这种想法是不能实现的，而且实行起来对社会和人民本身都往往是有危害的。这是事实，是可以许许多多尽管你们不承认但却无法抹杀的事例来证明的。

另一方面，只要人们不能过富裕的生活，自由就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穷人的自由，无产者的自由，有什么意义？没有文化知识和财产的人的自由，有什么价值？一个人没有衣穿饭吃，每天都不得不为一个老板卖力气干活，每天都不得不更换出卖他的人身的合同，也就是当奴隶的合同，他的自由如何使用？

殖民地的奴隶都有一个并非他自己去投奔的主人。而穷人，或无产者，却非得去寻找和投奔一个主人不可。如果他们找不到一个主人，他和他的家属就将饿死，或者去当叫花子！把世界上所有的政治自由都给予穷人，给他以选举权，让他有选举的资格，也有被选资格，他也不会有一丁点儿自由，也不得不为了一天的饭吃而去投奔一个主人。如果你不给他的社会自由，他的政治自由有什么用？

只要社会不富裕，人民在社会中没有起码的生活保证，人民便只不过是——大群粗野的没有文化教养的人，是永远受掌握财产和生产工具的阶级剥削的无产者、农民、农奴或奴隶：一群经常被人剥皮和剪毛的羔羊。这种情况是不可否认的。

因此，如果人们想有自由，如果真心希望人民的聪明才智得到发展，实现社会正义，就不要糊里糊涂地去走有些人今天所说的进步的道路。应当衡量一下别人给我们提供的达到目的的方法的价值，而不要象谚语所说的本末倒置。唉！如果不去创造条件，以实现普遍的幸福和普遍的富裕这两个行使权利和享受自由的首要基础，人民大众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现在有什么事好作呢？有人说：最急迫的事情是，使所有的公民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政治权利！在我们周围无知、粗野和穷困的可怕现实面前，在天空一片暴风雨的吹刮下，政治家竟有脸去诱骗人民，真是无耻之极，而人民也的确是愚蠢透顶才这样被别人当马大哈！“这样看来，你是赞成政治垄断的了？”《国民报》的读者也许会问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不，先生，我既不赞成政治垄断，也不赞成任何一个文明的荒谬作法；我主张走通向我们目标的道路，我主张难解的结子要拆开，而不要一刀砍开，我赞成提出新的方案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而不赞成老呆在革命的深渊里；在革命的深渊里，国家将毫无所得，而人民却损失甚大，因为归根结底，要人民用血汗钱交税，要人民用

鲜血去争取胜利。

假使一个政府对人民怀有很深厚的爱，如果它想改善人民的命运，它该怎么办呢？它应该进行革新；如果要进行革新，它岂不应该拿出新的方案，并拥有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吗？唉！为什么不马上研究这些问题？为什么不马上去寻找解决的办法？为什么老是没完没了地进行纯属政治性的争吵？在当前首先要解决怎么办的的问题的时候，为什么要老打仗，以政府为攻击的目标？

§

要找到增加财富的办法，并使所有的公民都来参加增加财富的工作。

B. 杜拉里

公司的规定是这样一种算法：把总资本所生产的收益分成与构成总资本的份额相当的份数。如果各各份额在总资本中使用的时间长短不一，在分配时还应当考虑到这个差别。

《算术论文》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首先要寻找一个大幅度增加社会财富的办法。这是一个正确的政治的出发点。

唉！在对待社会财富这个问题方面，和对待其他问题一样，本世纪的政治是错误的。现在的情况怎样呢？现在是在预算上作小文章。减税，拆了东墙补西墙，降低这种税，提高那种税；提出的办法就是这些。人们还为了这个挪动政策互相争吵，互相谩骂和厮打哩。

不能采取这种作法。我们切莫把时间和生命用去争那些芝麻，而应当想办法打开社会财富的源泉，应当组织工业、家庭工业、农业和各种生产事业，用新的手段使财富四倍、八倍、二十倍地增加。

在法国，据统计材料说，如果把每年的收入平分给三千二百五十万人，则每人每天分十一个苏。可见法国是很穷的。有鉴于这个比任何其他理论都更有说服力的事实，我们必须想办法大幅度增加生产。

这是科学应当解决的第一个人类社会问题。这个问题，是任何革命和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是无法解决的。

问题不止于此。除了有力量使每年的收入增加四倍的社会组织以外，还应当再加上一条，那就是：把每年的收入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有权分配的人；因为，只根据一个国家的岁入来衡量它的贫富，而不看它的岁入是被少数社会上的、工业上的和商业上的强盗所侵吞，还是分到了每一个人的头上，那是很可笑的。

为了使生产的成倍增长能够产生良好的效果，就应当使穷人现在的收入增加五倍，中产阶级的收入增加四倍，富人的收入增加一倍。这样作，就使三个阶级的利益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了。只有这样办，社会财富的增长，才能成为社会和谐和的吉兆；因为，如果总收入增加，而大多数人依然处于贫困的

今天的情况很明显：铁路一修成，大资本家，大铁路老板，马上就拼命去抓重大的生产部门和分配部门：
抢占土地，经营农业，（第二版附注）

黎歇留（1585—1642），法国枢机主教、政治家，曾任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译注

境地，那是不可能产生和谐的萌芽的。另一方面，让富人，现今的有产者，特权阶级，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也有他们的好处，这并不是坏事。这一切都是最明显不过的道理。

现在让我们来阐述产品分配的原则。

为了使人的劳动产品的分配合情合理，使人普遍感到满意，则产品的分配就应当按照公认的极其公正的原则，分给每人一份与他对生产的贡献的大小相称的产品。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需要有哪些东西汇合起来才能进行生产。这是很容易找出来的：

一、很显然，要进行生产，就需要有土地、房屋、劳动工具和以物资或货币形式出现的投资，等等；所有这些东西，我们称之为资本；

二、很显然，要使资本产生功效，就须要用劳动去作用于它；

三、很显然，劳动对一定的资本的作用，如果有更多的才能使之发挥，则劳动的作用带来的收益便愈多。

资本、劳动和才能是三种力量，是人的三种工业能力，是人在生产上加以汇合运用的三种方式。

由此可以很公允地得出结论：在不论任何一个企业中，投入了资本的人，就应当得到他投资的报酬，同付出劳动和才能的人应得到一份报酬是一样的。对企业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分配应当与他对生产的总的贡献成比例，按照他提供的资本、劳动和才能的数量的复比例计算。

所以，在这个企业中，在这个工业协作组织中，产品的总值，应当在所有的协作人中间，在所有有权利的人中间，进行分配，依照每个人在这三个项目中的总的贡献，按比例分配给他。

因此，我们所寻求的社会组织，必须能满足这个头等重要的条件：估计每个人的资本、劳动和才能与总的生产的比例。估计好了，则分配就只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公司的规定的运用问题。

社会正义在分配这个大问题中的数学表达式就是如此（参见本章末尾的注释 R）。

正如人们知道要把资本联合起来一样，人们终归是会把劳动和才能也联合起来的。每个人按他在一个企业投入的资本、劳动和才能的比例得到一份报酬，谁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在一个企业的红利分配中，会不会出现只有一个股份的那些人，对于有两个股份的人分的红利比他们多一倍，表示反对呢？不会。不过，光知道用公平的办法使投入资本的人满意，那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协调分配的原则使用于劳动，因为劳动同资本都是制造产品所必需的东西。

很显然，由于实行这个原则，总的生产是增加或减少，也将按同样的比例同时使资本、劳动和才能各自所分的红利相应地增加或减少。按照这个协作的法则行事，每个人的利益就和大家的利益分不开了。

不再有领取工资的人了；大家都是合伙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协调，很准确地按数学的方式实现了。

不按照这个办法行事，也就是说：光是资本家的收入增加，而劳动者的收入却依然不变甚或减少，这当中就必然存在着利益的分歧；有了利益的分歧，接着就必然会出现冲突，社会动荡，阶级与阶级之间明的或暗的斗争。

同时还会出现公开的诈骗和盗窃，不管人们用什么样的词句和诡辩来辩

解，诈骗和盗窃终归是诈骗和盗窃。我们甚至还发现，诈骗行为之厉害，已经把无产者所有的血汗钱都集中放入几个金融封建领主的保险箱里了。

总之：

如果不大量增加社会财富，就不可能对人民进行教育，就没有自由、幸福和社会的和谐。

如果所生产的财富不按照对生产的贡献的大小分配给有权利分配的人，使大家从此很团结，使一些人的财富和幸福的增长，永远不会使另外一些人变穷困和遭受不幸，就不可能有正义、稳定、和谐与利益的一致。

任何一种政策，如果不以这两个条件作为它的目标，就必然是空的、狭隘的和荒谬的。

§

在法国，每个公社有一千个居民。为三万六千个公社的兴旺而工作，就是为三千六百万居民的幸福工作，这样就使问题简化了，减少了三万六千与三千六百万之比的差所引起的一切事情的难处。

拿破仑

群众被灾祸锻炼得很厉害了；他们咄咄逼人，要求有靠劳动吃饭的权利，而政府中的那些学者也在琢磨通过宪法上的哪些抽象概念能找到使群众感到满足的办法！

L. 卢梭

莫甘先生，请你住嘴；梯也尔先生，请你住嘴。

维克多·雨果

雨果先生，请你住嘴。

维克多·孔西德朗

我们现在来寻找能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具体办法。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能实现这两个条件的制度，我们就掌握了能打开社会繁荣与社会和谐的大门的钥匙。现在来谈第一个条件。

财富的增长，必须靠工业手段的改进和完善来实现。工业手段有两类：

技术的或专业的手段。

制度的或一般的手段。

技术的手段，指与每一种行业、每一种学科、尤其是每一种工业有关的手段。新的发明，使人类获得新的工业武器；它们对财富的增长，对方法、工具和机器的完善，将产生何种影响，我们都是很清楚的。我们的工业和它制造的种种奇妙的东西，都是靠知识的积累，靠新的发明与方法、工具和机器的完善。夺走我们的这些手段，我们的工业就会垮台，我们又将回到野蛮状态。

尽管在前三个世纪所完成的新发明是很多的，但这也只是科学和人类力量的开头。再过两三百年的今天，我们今天的奇迹，看起来又好象是野蛮人作的东西了。因此我们要估计到，在科学、机械和技术上还会取得许多巨大的进步，有力地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

如何发明新的东西和对技术进行改进，那是各各专门学科的事情，而不是社会经济学的事情。但是，社会经济学必须针对那些成就的本身完成一个

重大的任务；因为应当由它来决定领导的方法，并迅速传播新的发明和技术的改进；在当前的社会情况下，新的发明和技术改进的推广是遇到了千百种困难的。这个任务，应当由制度的或一般的手段去完成。我们以下要讲的，就是这种手段。

制度的手段，指工业经营的一般方式，指社会这个车间里的劳动组织的各种不同的制度。

人民的劳动组织问题和社会这个车间的组织问题，将分成许多单位；人民劳动的自然单位是公社，公社是社会的蜂窝状的车间。

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问题，只有在公社有了良好的经济和劳动组织，才能得到解决。

第二个条件，即社会价值的公平分配，也要以这一点为基础。一般他说，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公社收入的正确分配问题。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和谐制度需要具备的这些基本条件，如果想通过立法的途径，用政府的手段在一个国家内全面实现，那纯属空想；反之，如果人们追溯事物的真正本源，使它们通过公社而在一个大的社会中实现，那它们就具有实际的意义。社会的改造问题，就简化成一个或几个模范公社的组织问题，而模范公社的实际影响必将或快或慢地使和谐的社会逐渐取代颠覆性社会。

以上所说，逻辑是如此严密，因此，即使是一个小孩子，只要他熟读本章，他就能把我们的哲学家和政治家提出的问题驳得个体无完肤。那些希望目不识丁的人用法律条文和选票致国家于富强的好心的观念学者，竟然说我们是乌托邦哩！

一个国家中的好的转变究竟有多少，那只能拿各个公社中发生的好的转变的数目来衡量；这个道理有什么难明白的呢？科学的发明，如果不为人所掌握，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农业和工业的方法，只有在人民群众中普遍推广，它们才有用处，才产生效益。如果你希望国家富起来，你就要想办法增加公社的财富；如果你希望公社的人都受教育，你就必须在公社中普及教育；如果你想用按比例分配收益的办法来代替工资，你就应当为公社找到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如果你希望国家有良好的秩序，你就应当使公民对他所居住的公社中的秩序表示关心。如果你希望公民享受自由，你就要用他所居住的公社的社会组织来保证他的自由。总之，不管你想对什么事物进行改进，你只有首先具备在社会的这个蜂窝似的单位中进行改进的条件，你才能够达到你的目的。公社——我已经说过，而且想来想去，认为再重说多少次也不算太多——是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第一个车间，是分配利益的第一个场所，是大厦的基础，如果人们要重建社会的诸，首先要重建的，就是公社。对于这一点，我很想看到有人发表相反的意见。

这段假说，彻底把实证政治和招摇过市的空想的乌托邦的政治区分开了，和以为只改变一下政府的或行政的形式就可以使国家获得再生的政治分开了。对于生活在共和国的野蛮人，你给他们一个君主国，就能使他们进入更高一级的阶段吗？或反之亦然？那当然不行。但是，如果你让野蛮人搞工业，使他们进入科学发明和技术手段的大门，如果你把他们的草棚改建成房屋，把他们用栅栏围起来的一片窝棚变成村庄，那么，不论他们的政府采用什么样的形式，也不论他们的行政和司法是掌握在一个国王手里，还是掌握在一个共和国总统或三执政手里，他们都会变成文明人的。事情的特点，就

在这里。

今天的问题是：要消灭贫困，增加生产，组织劳动，并按照每个人的权利分配劳动的产品；要让社会的好处人人都能享受；要使每一个人都能受到教育的益处，大家都得到最大的幸福；要把工业生产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要培养忠实的风气，防止欺诈和压迫的事情，最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一切这些美好的果实，在文明的行政机关的土地里是长不出来的，即使把土地交给彼得大帝或保罗执政去种，也长不出这些果实来：因为行政机关不创造财富，不能协调大家的利益，也不分配产品，这些事情都在它的能力范围之外。当行政当局作出要干预一切时表示时，我们的政治家就大放厥词，发出怪叫。

所有这些事情，行政当局和政治家都是不管的；然而这些事情都是头等大事，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繁荣，关系到人民的自由、智力的提高和幸福的增加。

我们要大声疾呼他讲这一点，以便让所有的人都能听见。我们必须在国家和公社的土地上耕耘；在这样的事业中，暴力和革命的力量是一点也用不上的。进行一场革命，可以使一些人的利益压倒另一些人的利益，让一个党摧毁另一个党，用一个朝代替换另一个朝代，用共和制代替君主制，或者倒过来用君主制代替共和制，但不能把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这个任务要由科学来承担；这门科学是一项社会发现，只有它才能向我们提供取得新成果的新工具。这门科学（我们已经通过对事实的详细观察和严格的逻辑推理证明它是正确的），应当从这一点开始作起：对在基本的社会车间中，在公社中进行的生产劳动加以良好的组织。

此外，请大家注意我们这样来处理问题的好处：从这个理性的原则，这个在一切没有被党派观念和旧的成见蒙蔽的人士看来是很明白的真理，被定为起点之日起，从社会不受政治纷争侵扰之日起，天空就会消散乌云，迄今概念模糊但又根武断的社会哲学，将象自然科学那样完成从想象的领域到观察的领域的革命：政治炼金术的时代将宣告结束，实证的和实验的政治的时代行将开始。我们认为，关于任何一个公社的组织的理论，只需要一平方米的土地作试验就行了。我们能够很顺利地进行试验，而又不损害国家的利益，也不会象从前政治家和哲学家毫无成效地对帝国进行的武断的试验那样，扰得世界不得安宁。

政治家和哲学家的那些糟糕的试验，动摇了欧洲，在某些地区使人产生了守旧思想，甚至还产生了可引起新的革命的倒退心理。

人们已经觉察到社会出了毛病，须要重新加以组织：目前的局势将产生一次又一次的混乱和动荡。所有这些，显然只有通过一种社会改革才能使之停止。人们已经认识到，有些事情须要我们去做。

唉！哲学在国家民族的身上所作的试验是如此可怕，令人胆战心惊，以致在今天单单提到“改革”二字，人们就不寒而栗。在许多人看来，“改革者”这个名词就是一个可诅咒的名词。这不是没有几分道理的。如果在那些在血泊中进行改革的地方，进行范围有限的小地区性的试验，情况就不会是那样了。你是否相信：如果只用这四十年间在政治试验中耗费的力量的千分

“丈夫应保护其妻子，妻子应服从其丈夫。”（文明法规第二百一十三条）

在这里，应当对第七时期约略提一下，并指出富人阶级在这个时期是如何在情欲方面为了娱乐而实现了

之一来进行这些试验，即使反复进行，其结果也不会有所不同，也仍然象现在这样一切都成问题，看不到新社会的一点影子，人们依然十分担心遭到毁灭。说来也真是奇怪：那些用正当的或不正当的手段使大家产生倒退思想和害怕心理的人，正是那些主张进步和搞社会运动的人的朋友！在八九年以前，贵族们自己也抱有改良社会的意愿，可是今天，坐在国民公会大讲台上的那帮坏孩子，肚子吃饱了的革命家，肚子吃撑了的大资产阶级，竟巴不得把所有谈论社会问题的人都送到巴士底监狱去！现在，把这些败坏的自由主义者放下不谈，让我们把我们的观点扼要归纳如下：

我们认为，社会的改革，首先要从公社的经济改革入手，这条科学的和实验的道路之可靠，与政治的道路之危险恰成对照。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要对这种性质的尝试感到害怕。社会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即使说傅立叶只不过是发现了这个真理，只不过是使人们走上了实证的和实验的政治道路，我们认为，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说他已经是对人类做了一个大贡献。单是这个论点：“大家不要陷入政治上的宪法争吵，而应当想方设法制定一个好的公社组织的方案。”单凭这个论点，从社会科学统辖自然科学这个高度来说，就足以使他的地位在培根之上。但愿搞哲学和政治的先生们别再把“乌托邦”这个头衔强加给这个孤身在正确的道路上走的人。这些无可救药的冥想家，已走进了谬误的歧途；他们以为一切出自他们梦境的东西都是想象的。

拿破仑的感觉是根正确的和客观的；他对诡辩家和观念学家在政治上的种种废话和空谈痛加驳斥。他一再反复说：“凡是从物理和数学的观点看来是不确切的东西，都将被理性所抛弃。”

拿破仑，此人的意见是值得大家注意的；他完全意识到社会的改革要依靠公社的建设。1800年他给他的兄弟吕西安（当时任内务大臣）口授了一道上谕。本书这一部份开头的题词就是从那道上谕中摘下来的。他在上谕中很明确地说：“如果他不是被战争分散了精力，他就会从公社作起，使法国臻于繁荣。”他还说：“亨利四世之所以谈论他的嫩母鸡，其目的也是想这么作的，否则，他的话就是一句蠢话。”在指出公社当时的组织的某些有害之处后，他又说：

公社应当对人民具有吸引力，否则，它将遭到人民的厌恶。

“内务大臣的首要职责是：要严防一切恶病把坏疽带给这个大社会团体的三万六千个成员。”

不错，拿破仑比炼金术士们讲得好；他说：公社应当具有吸引力。要实现这个愿望，独一无二的办法是：很好地组织公社的劳动，恰当地分配劳动的产品。只要贫穷和无知还存在于大多数人身，还存在于所有的公社中，谈论什么国民的财富和社会的繁荣，都是在存心开玩笑！

S 结论

保障制度在物质方面为了实用由下层阶级实现的东西。法郎斯泰尔制度将以复合系统的形式向我们展示第七时期以简单系统的形式向我们展示的东西；读者在充分了解我们即将详细研究的社会形式之后，是可以很容易地自己描绘我们在这儿略过的时期的。

历史证明：社会总是通过一些分子的转化，从一个状态过渡到另一个状态的：政府的法令从来没有直接在这方面超过作用。

勒·穆瓦延

在结束本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到：创造社会和谐所需要的头几个条件是：

一、由一个综合家务、农业、制造、科学和商业等方面工作的真正的经济组织创造大量的财富；

二、按照社会的公平法则，把所创造的财富分配给每一个人，也就是说，视每一个人对生产的贡献的大小，根据他拿出的资本、劳动和才能计算他应得的份额；

三、这两件事情均由公社的组织来实行。

以上就是这个问题的提法；它说得多么明确，大家都能一目了然。它没有任何模棱两可、摸不着边际和含糊不清的地方，与革新、改革、普遍解放、无定限的进步，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不明确说明的进步等大字眼和其他一些响亮的、含有千百个意思、实则任何意思也没有的空泛之词，完全两样。

这几条都是说得很明确的；我们即将谈到它们的形式和细节。

基地：一块由一千八百到两千个男人、妇女和儿童耕种的一平方里土地。目的：在他们之间，把这四百家人的劳动组合起来，使他们有效的劳动，通过经营管理和利益与力量的集中，得到最大的效益，并使这些人当中的每一个人的爱好和自由得到发展，以有利于他本人也有利于大家，尽量使每一个人在衣、食、住方面得到舒适，在智育和德育方面得到提高；按每个人在劳动、才能和资本方面对社会作了多少贡献，给他多少报酬。

把这个有关公社内部关系的和谐的基本问题解决之后，我们就可以而且必须解决对外关系的和谐；这个任务比头一个任务的困难少得多。

把大自然给人的天才出的有关社会的这个大谜语猜出了，把幸福的规律找到了，普遍和谐的时代就将开始，并光辉灿烂地展现在人类面前。

所有这些，与钦赐的或不是钦赐的宪章相比，与君主国的或共和国的宪法相比，与用来统治我们的三、四千个法律条文与千百篇彼此自相矛盾的道德论文和哲学论文相比，与社会的儿童时期的襁褓（人类要自由自在地迈进，现在是丢掉这些襁褓的时候了）相比，难道不是更真实、更积极可行、对人的幸福的作用更大吗？

附注 R 积分分配的公式

假定一项工作有 N 人参加，他们既是提供资本的人，也是劳动者或职员。

设 C 为 N 个社员提供的资本； c' ， C'' ， C''' ... C_n 为他们每一个人分别提供的部份资本。立式如下：

同样，设 T 为在一定时间（比如一年）内在这伴工作中花费的劳动的总数， θ 为花费的才能的总数；按前式的列法，列式如下：

$$t' + t'' + t''' + \dots + t^n = T$$

$$\theta' + \theta'' + \theta''' + \theta^n = \Theta$$

以 P 为 C、T、和 Θ 合起来在一年中创造的产品。

公正的作法是：N 个社员中的每一个人可以从总股息 P 中领取与他本人在创造这个价值中的贡献成正比的一份股息。

按照这个原则，以系数 q, r, s 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和才能的生产能力；以 Q, R, S 代表 C, T 和 Θ 有权从 P 中取得的各自的份额。立式如下：

$$Q = P \frac{q}{q+r+s}; \quad R = P \frac{r}{q+r+s}; \quad S = P \frac{s}{q+r+s};$$

关于每一个社员的权利，即他应得的 P 份，立式如下：

$$p = Q \frac{C}{C} + R \frac{T}{T} + S \frac{\Theta}{\Theta}$$

这个方程式，可以称之为公正的公式，因为它表达了每一个人的权利与总体的权利的关系。

对这个方程式一加观察，就可看出，为了把每个人应得的一份的数字算准确，并在分配上运用分配的公平法则，我们就要适当确定系数 q, r, s 的值，并对每一个人确定 $c', c'' \dots t', t'' \dots \theta'$ 和 $\theta'' \dots$ 的值。

任何一种工业制度，如果不用固定的办法确定这些值，不按照前面的公式分配由资本、劳动和才能合起来创造的财富，它所作的分配就显然是不公正的和任意的，而且往往会掠夺三种工业能力中的一种或两种。

不用说，我们现今的工业所实行的分散的和混乱的制度，根本不用固定的办法确定这些值，也不采用表示三种生产能力的公正的方程式。现今的工业公司只把这个方程式的原理用来结算三种能力中的一种能力的利息，即资本的利息。在这种公司中，每个股东得到的按比例结算的一份利息，是由方程式中的第一项表示，也就是说，用 $P = Q \frac{C}{C}$ 表示；在这个式子中，Q 代表净

利，没有加上社员按资本应得的份额 $p = \frac{q}{q+r+s}$ ，因为此处 Q 是 $P-D$ 的一种表达式，式中 D 表示费用，并包括工人和职员的工资。这种工资与资本的份额毫无联系，因为它不是按我们所列的公式结算的，而是由企业的首脑任意定的。企业的首脑往往总想使工资开得尽量少。

不管怎么说，和谐的分配问题只能这样来解决： q, r, s 三个系数的总值，由所有的社员自由确定，并取得大家的同意；而 c, t 和 θ 的值，则按固定的办法算出每一个人应得的数字。

实现了这些条件（我们即将看到，法郎斯泰尔组织是很容易找到实现这些条件的办法的），就不会出现反对这个分配公式的意见了，因为它是所有的社员都懂得的公正的数学公式，表达了在分配社员共同取得的果实方面的共同意志，因为 q, r, s 三个系数和 c, t 和 θ 三项是他们共同确定的。

共产党人用来解决或回避分配问题中的困难的办法是，使每一份都相等， $p' = p'' = p = \dots p_n$ ，或者任意分配，每个人“按他的需要”随便确定他那一份额的值。这样作，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分配难，就难在得出 p', p'' 等每一份的值，使个人和集体都满意。如果 p' 分得太多，就须要加以限制。不过，由谁来限制 p' 的值或其他一切类似的值呢？提出这个问题，就等于是重新提出分配问题，因而等于是承认“按需”分配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社会应当给与每一个人满足其生活的基本需要（衣、食、住）的最低限度的东西。多余的东西，应当分给最有功劳的人，按照他们对创造社会财富

所作的贡献的大小分给他们。这样一来，社会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便完全一致了。

附注（第三版）。不深入研究事情的含义和精神的人，由于对文字作粗暴的和愚蠢的解释，所以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傅立叶的文章，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文章都更易使人犯这类错误。

才智超群，是傅立叶的天才的极为突出的特征之一。这位睿智的人的思想，就象神的思想那样，是由他的创造性的才能本身的性质所产生的：他的表达很明确，非常具体，行文生动而又注重实际。这位真正的天才总是把他的思想表述得很具体，很形象，所以把那些庸俗的冥想家搞得很狼狈。这些冥想家老呆在模子里，不了解傅立叶的思想，不仅未从中受到启发，反而躲开下去研究。因此，他们把傅立叶在各个问题上的思想都搞错了。

在有关分配的问题上，傅立叶以他常用的表达方式，很具体地表达了他的思想，并列式如下：

资本 $4/12$ （也就是说 $q = 4/12$ 和 $Q = p$ ）

劳动 $5/12$ （也就是说 $r = 5/12$ 和 $R = P$ ）

才能 $3/12$ （也就是说 $s = 3/12$ 和 $S = p$ ）

这个公式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公式。按照这个公式，傅立叶是以集体的意志来确定法郎吉中分配系数的平均值的。然而，这个公式往往被我们在前面所讲的那些肤浅的人看作是傅立叶颁布的一条法律，看作是他强加于人的法令。如果你问他们社员的分配原则是什么，他们会马上回答说：资本占 $4/12$ ，劳动占 $5/12$ ，才能占 $3/12$ ；如果你告诉他们，说他们错了，说他们回答的话正好表明他们对傅立叶的学说以及他的学说的意义与原理十分无知，他们将洋洋得意地回答说：“傅立叶的书上就是这么说的嘛！”

我们要使读者不受这种错误的影响。傅立叶的学说是和谐的学说，即以自由求秩序的学说，靠引力达成一致的学说。如果为了建立和维护协作制度，傅立叶需要立法当局定一条什么规定，那他就自己推翻了他的学说。尤其是在分配这个有决定意义的大问题上，如果他非要一条强制性的规定或一项法律条文不可，也就是说，如果他非要一项任意制定的法规不可，他的学说将正因为这样而失去它的科学性，他的协作制度将不成其为社会和谐的自然制度，而是任意遇想的东西，是脑子里的梦幻，同柏拉图、莫瑞、费奈隆等人的诗歌般的社会主义狂想并无两样，与罗嗦的伊卡里的文明的和诚实的幼稚想法完全相同。

协作制度的分配原则，完全取决于协作者的自由意志。问题在于，要把这种分配的自然因素弄清楚，要立出一个包含这些因素并把它们结合起来的公式。要创造社会条件，以恒在确定（不管如何确定）基本上可自行决定的系数时，能取得一致同意，即全体协作者自由表达的同意。

如果认为 p, q, r 这几个系数不是可自行决定的，而是傅立叶凭他人的权成来定它们的值，那正好表明有这种看法的人不懂得傅立叶学说的最根本的原理。

我们以后即将看到在完善的协作制度中何以会必然地和自由地实现“一致同意”；我们还将看到：即使在过渡中，何以会轻而易举地用使人非常满意的办法确定 p, q, r 这几个系数和 c, t, Θ 的值。

第二章 协作制度将把大地产和小地产的优点结合起来，并使它们的缺点不起作用

先生们，此事我只是向你们说：当我想到他们拒绝不要那些给我们的英国朋友带去那么多好处的美妙的新发明时，我的确认为，如果在公元 1833 年要求人们发明雨伞，巴黎人是谁也不会对它有信心的。

D. 《耕作者》

§

土地的再划分，在法国是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我们对这个百业之首的农业所能做的最大好事，就是想法除去这个障碍，或者减少它的影响。

弗朗索瓦·德·内弗沙铎

政治经济学，是一堆或多或少都有些错误的、乱七八糟的文章，没有什么价值；研究它的人都是些没有什么才能的博士，他们毫无预见，也没有观察和弄清已经出现的事物的能力。政治经济学对大地产与小地产以及它们与生产的关系问题，谈论了许多。

以前的情况如下：

在大革命以前，在法国有许多属于贵族或教士的大领地和大农庄。这些土地通常是由领工钱的人耕种的，也就是说，是由一些与劳动的产品无利害关系的人耕种的。农业耕作的方法也远不如今天这么完善；地主们都不经管他们的土地而去搞别的事情；他们把土地的管理交给手脚不干净的管家和雇工。这些大领地和大农庄生产的东西并不多。

革命发生了。它剥夺了大地主的土地，把一些地主驱逐出国，把一些地主杀了头。它把大领地和大农庄分成许多小块，廉价出售，用一堆实际价值只有二十法郎的纸币就可以买到相当多的土地。有许多在此以前一直是领工钱为他人劳动的人，开始为自己劳动了。产权精神使劳动的干劲和效果大为上升。生产大大增加了。大地产分成小块土地的第一个结果是改变了土地的面貌：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嘛。这样一来，我们的经济学家就兴高采烈地举起分散土地的大旗高呼：“小地产万岁！”这些学者没有发现：这是产权精神在起作用；大地产分成小块土地，只不过是一件焕发这种精神的事实。他们把力量和在一定情况下鼓舞力量的事实混为一谈，对小地产大唱赞歌。小地产变成了他们崇拜的偶像，他们的信仰。他们公然把土地的分散和工业的分化（他们称之为“自由竞争”）奉为经济学的教条。至到今天他们还拿它作他们学术的基础。他们的袋子里，再也没有什么好的货色了。

然而，人口的增长，遗产的继承，以及公证人和其他原因，迅速把小地产又再分小，其速度甚至比把大地产分成小地产还快。在许多地方，土地竟被分得那么狭小，几乎有变成土坷垃之虞。对土地的经营愈来愈难，愈来愈麻烦。这么美好的经济制度在法国产生了什么结果呢？结果是一场十足的爱尔兰式的灾难。在爱尔兰，土地虽未分成小块，但大地产分成无数个小块出租，使耕种的作物极端分散！

唉！这种结果，单凭简单的常识不也是能预见到的吗？那些学者是不是以为分成零零碎碎的土地容易经营？在这样的混乱状态下，能因地制宜地耕

种作物吗？已经分成小块的土地还要再分小，七零八碎，分了又分；在有些地区，有许多长条形的土地只有三步宽，两步宽，有的甚至只有一步宽。这样的土地，经营起来岂不把所花的力气大部份都浪费掉了？在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之间的空闲地怎么办？还有，这种可悲的状况，难道不引起纠纷，为争地边地界而打官司？那些学者什么都记得，唯独在计算产量的时候忘记把这些可造成生产减少的原因计算在内！由于缺乏资金，农民买不起好农具，买不起牲畜，无力饲养牲畜以取得种好庄稼所必不可少的足够的肥料。由于缺乏资金，农民只好尽量使用他饲养很差的马或牛，把它们累得疲劳不堪，这样下去，使牲畜的品种也变坏了。最后，资金的缺乏，还必将造成土地的贫瘠化，使小地主受附近的高利贷者的盘剥！

随着财产的减少，人的愚昧程度便增加。愚昧的人是只按陈规老套行事的，这大有碍于好方法的采用和科学的发明。最后出现的弊病是那么的那么多和明显的，所以那些了解情况的实践家在今天直截了当地谴责土地的分散经营，并向政治经济学家宣称：小地产对农业的进步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重重障碍。关于这一点，请看巴杜洛的论述：

我有机会亲眼观察的许多村和乡的土地，划分得对耕作很不利，这样下去，情况是会愈来愈坏的。我们当然希望看到每一个地主的土地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但情况不是这样；如果一份遗产有一百阿尔榜，那就要到三、四十个不同的地方去寻找，有时候在距离很远的地方有几阿尔榜地和别人的地交错在一起。这对大家都极不方便，因为每个人每天都要经过邻人的土地去翻地、播种或收庄稼；耕地分散，处处与别人的土地大牙交错，既多花工夫，也损失了土地。有些土地竟如此之小，以致即使须要翻地，也用不着把犁头搬去。（《论土壤的改良》）

正如我们已经论证过的，土地的分成小块和地产的再化分，必然会重新形成大封建领地。这种结局之所以在法国还不甚明显，这纯粹是因为大农场很久以来为人所忽视的缘故。不过，资本是往这个方向流的，象过去投入工业那样投入了农业；我们不久即将看到，和小厂被大厂吃掉一样，小地产也将被大地产吃掉。象大地产突然被革命战争剥夺一样，小地产也将逐渐被工业战争所剥夺，而让位于大农场。

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恶性循环更明显的了，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它带来的后果更可怕的了。

在我们所讲的土地吞并运动之后出现的大农场，将比贵族的封建领地的管理好得多，生产的东西也多得多。英国的大封建领主是直接转向工业的，他们没有象法国这样通过一次革命的土地分散过程来实现变革。因此，尽管英国的土地远不如我们的土地肥沃，但他们从土地得到的收益却比我们多得多。这个事实大家都是知道的。不过，英国的收益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劳动人民被降为工业奴隶；这种情形，连英国人自己也是承认的。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重述我们对产品分配的弊病的看法；我们只引用一段文章来表述我们对大地产和小地产的批判。

我们发现，在英国，大地产主赞助搞大事业，如运河和铁路；这在理论上看来是很美妙的，但实际上英国人民得到的乃是可怕的穷困。尽管每年的

在我们说这个诺以后，金融封建势力打赢了。作为战场的主人，它取得了胜利。（第二版附注）

苏，法国辅币名，按现在的法国币制，相当于二十分之一法郎。——译注

税收中有二亿英镑用之于贫民，但英国的乞丐和盗贼比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乞丐和盗贼都多。再说一遍，单单伦敦就有二十三万乞丐、扒手和流浪汉。

瞧，这就是大地产的成果，好事之中有坏事，而坏事还正是由好事本身产生的哩，因为大地产是有用的，它在农业和工业的经营方面都有无可争辩的好处。如果想在小地主身上打什么主意或者与他打交道，那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因为小地主心胸狭窄，十分愚蠢，是不可能同心协力把事情办好的。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对他们身边兴旺发达的企业还抱有敌视态度哩。

爱尔兰的小地产正处于高峰时期；哪一个国家的土地也不象它那样分得七大八小的，密密麻麻的小生产者，巴掌大块地种小麦不够用，只好种土豆。爱尔兰土地的分散经营已经到了最高程度，结果人民落得那么贫穷，灾难之深重，非笔墨所能形容：甚至连坎宁大臣都没有勇气去巡视都柏林的叫花子窝窝。他看了一个有一千四百人的叫花子窝窝，个个都衣不蔽体，吃个半饱。他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带领他去巡视的市长对他说：“这还是最小的叫花子窝窝，我带你再去看一个比这更惨的。”坎宁拒绝去看，因为他是改进论者，是主张进步和高尚的偷盗的人，是站在沙龙中看文明的人。

所以，小地产同大地产一样，好事之中有坏事，有与文明制度的农业的安排不可分开的恶性循环。

沙·傅立叶，《工业的改造》，卷二第三期。

这段文章列举事实，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谴责；有些人因为这段谴责的话是出自一个天才人物之口，就不大相信。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在末尾谨把另外一个人说的话转告他们。此人尽管是只有一点儿常识，但是是内政大臣。他给皇上的一篇奏章中是这么说的：

地主之间的分化情况是如此的严重，以致一块一共只有五百英亩的土地，竟犬牙交错地分割成五、六千块，分别属于五、六十个人。由于土地的分散经营和连续几次划分，田野的样子变得非常难看；它们的长度往往为它们的宽度的一百倍。有些地主的土地只有两英亩，有些还不到两英亩。

弗·德·内弗沙锋：《农学考察记》

我听见有人在反驳说：你到底想要什么？是不是不要大地主，也不要小地主？是不是要把他们都搞成中不溜儿，完全平等？不，当然不；现在让我来讲一讲该怎么办。

沙·傅立叶

凡事要合情理。

E. 布尔登

我们对上一段列举的事实已深加研究，并得出结论如下：

一、土地的分散经营，这种情况本身就是很不好的；土地一分再分，其最后结果将导致农业的崩溃；

二、与之相反，大农场是非常之便于经营管理，便于对农业进行改良和采取经济的办法；

三、旧制度下的大领地和大庄园的解体，使产权精神得以诞生；劳动者在为自己的利益劳动的时候，变得十分热情。同一个人，在过去作为一个雇工为大地主的利益劳动的时候，却十分贫穷，忧心愁愁，成了懒汉。

要怎么办才能从地里得到比两种经营制度中的任何一种都多得多的东西呢？读者诸君，现在由你们来回答：

你们这么回答：应当想办法把在两种制度中的一种制度里表现得很有威力的产权精神，和在另一种制度中也表现得很有威力的大规模经营互相结合起来。

单从情理上看，经济学家也应当在这方面动脑筋，而不要走土地分散经营的歧途，把一种弊病同另一种弊病去比较，说这个好，那个不好，例如我们在前面所讲的，他们在自由竞争这个问题上就是这么作的：用反对垄断的办法，去吹捧自由竞争。这种作法纯粹是简单化，一点创造性也没有！

我们刚才针对农业讲的原理，也同样适用于人类活动的其他部门，例如家务劳动、工业制造和商业活动，等等。大经营制度如果安排得好，有足够的资金和机器，有能干的实干家领导，并采用最完善的生产过程，当然比分散经营的小块土地生产的东西多得多，也更经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页，劳动者对他的劳动的产品是很关心的，所以他又要巧又好地使出他最大的力气；在这一点上，是任何一个普通的雇工无法与之相比的，因为雇工丝毫没有为增加那个剥削他的老板的利益而使劲干活的兴趣。

对沿用至今的两种制度的研究，无可辩驳地表明这两种经营形式都是很有害的，必须找出一个能消除它们各自的缺点和兼有它们两个的优点的制度。

如果你把这些原理在一个模范公社的组织问题上加以运用，你马上就可以发现：

分散经营的制度应当废除；

公社的土地和工业应当统一经营和管理；

工资制度不可能使劳动者对他劳动的产品表示关心，因此应当取消，改为视贡献的大小按比例进行分配。

我们打算把我们作为生产基地的一平方法里土地分割成千百个小块，交给四百家穷人去耕种。相反，这一平方法里土地应当象是一个人的领地似地统一经营；劳动者的努力，他们的资本，一句话，经营这块土地所需要的一切力量，都要紧密结合，拧成一股绳。应当由有统一组织的四百家人积极努力地集中经营，而不能让散沙似的四百家人乱七八糟地各干各的。

此外，还应当使自由、个性和产权精神起到它们的作用，在这个集体的组织中充分发展。我们要利用劳动的组织形式和在有权利分配的人之间分配收益的制度，来充实这个社会制度的条件。

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明白应当采取什么手段才能统一经营公社的土地和工业，而又不损害或取消个人财产的原则，从而使普通的劳动者也象地主或资本家那样密切关心集体劳动的成果。很显然，别的办法是没有的，唯一的办法是：把个人的财产，即组织一个统一的公社所需要的牲畜、劳动工具和资金交给公司，并按照劳动者在生产各种产品中的贡献的大小，把公社的收益

今天，作为局势的主人，政府什么事情也没有作，一点事儿也没有作。整个官场，政府和反对党，反对党和政府，都僵化了，呆痴了或腐烂了。（第二版附注）

分配给他们。

社会问题现在完全明确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从经济方面把它陈述如下：

把四百个力量不相等的家庭，按照农业、家务、工业制造和教育等工作的需要组织起来，最有成效地和最经济地联合经营一平方法里的土地。

很显然，这种协作制度兼有大地产和小地产这两种经营方式的优点，而无它们各自的弊病，因为它能使所有一切协作者的产权精神发挥作用，而又同时具有大农场、大工业、商业和金融公司的人力和物力。

以上就是我们对协作制度这个词的明确解说。关于这个同，有些人在今天已经东拉西扯他讲了许多意见；将来，当这个词为人们正确地理解了，明白了它的科学的和实践的意义之后，问题便可自行解决。但是，鉴于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许多混乱的看法，因此我们在这里必须阐明一些重大的特征，以便给我们新的光明，指引我们继续航行，跟着克里斯托夫·哥伦布向社会的新世界前进——现在要指出的是：关于协作制度的问题，我们还只是从经济的角度讲了，也就是只从物质方面阐述了这个问题。至于这个问题的全面探讨，还应当包括精神方面的问题，对情欲、才能和个性，以及资本、劳动和才能，都要一一加以论述。我们以后在应该探讨这个有意义的重大问题的时候，将对它进行充分的研究。

题外话 论某些文明的蠢话

当傻瓜讲话的时候（不到三天前）……

拉伯雷

我从经验中深深知道，想让经过熏陶（但未因此就成畸形）的人理解我们在本书探讨的问题，是很困难的。我敢肯定，尽管采取了许多预防的办法，但仍将有不少的人把协作制度和共产制度混为一谈。这是千百种谬误的看法之一，十个人当中有九个人难免要犯这种错误，所以对这个问题提反对意见的人特别多。

首先，有些不理解的人会问：“你想消灭地产吗？这太可怕了！”谁向你说过要消灭地产？如果一个农场的主人雇一个雇工为他耕地，而他把他的土地的收入的三分之一或一半给那个雇工，或者，对土地的价值经双方估量之后，那个雇工把它租下来，这样作，地产是不是被消灭了？如果双方把一个区的土地的价值估量之后，法郎吉统一经营这个区，成为这个区的大农场主，如果采取经济的办法，并对大农场实行良好的管理，从而使生产增加一倍、五倍或十倍，地主凭他们的产权证书得到的收益，为他们现在的收入的两倍或四倍，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说地主的财产被剥夺了？

要是在一块土地上能通过试验取得这样的结果，我估计，有许多地主还愿意这样被剥夺呢。你不必去买一块在年成好时一百法郎投资只能得三法郎收益的土地（有时候由于有许许多多损害孤零零的土地的事件，结果连一个法郎也得不到），就可获得一张以一个大区所有的农业和工业制造的财富为抵押的产权证书，凭这个证书，你可以得到六个或十个法郎，而不是三个法郎。你所有的雇工将穿得好，吃得好，住得也好。他们对农场的各种收益都有利害关系，因此他们将千方百计地改良土地，而不会破坏土地——在实行

短期租种土地的时候，破坏土地的事是常常发生的。他们再也不会偷你的东西了。他们再也不会因为穷而连累你也破产，或者要求你允许他们缓交地租。法郎吉将对他们所有的儿童实行教育。通过教育，将使那些耕种你的土地的人和您建立忠实的和融洽的、甚至很有趣的关系。所有这些，有什么可怕的？

你以为他们懂了吗？没有懂。

他们回答你说：“人是不会乐意在共产制度下生活的。”我同你一样，也认为：如果把分散的农村的千百个小块土地都集中起来办一个大农场；如果把分散的地产的产权证书都换成对一个区的财产都有产权的股票；如果把收获的东西（今天分放在四百个地窖或粮仓里，往往因保管不善而变质）都集中起来，加以分类，放在一个大地窖或大粮仓里保管；如果只修几个漂亮的马厩、牛棚和猪圈，而不象现在这样在村子里有成千上百个马厩、牛棚和猪圈；如果你修建一个只用八名或十名妇女就足够做大家的饭的大厨房，而不象现在这样，四百家人有四百个灶，四百套炊具，用四百位家庭妇女做四百家人的饭；如果你把这种大规模的管理办法应用于各种复杂的家务活儿，如洗衣、挤牛奶和养家禽家畜，应用于在文明的村镇上现在做的或将来做的劳动，那毫无疑问是会生产更多的财富的。”然而，他们接着又反过来驳你，说：“你的话都白说了，人们是不愿意过共产制度的生活的；他们注重家庭感情；在他们看来，他们的自由比一切其他的东西都贵重。你破坏了家庭，取消了自由，消灭了个性，你在破坏，你在破坏，你在破坏……”

在反驳者说完了一大串“你在破坏”之后，我们基本上就用他们自己所说的话向他们指出，只要他们留心观察事物，就不会犯这种存心逗人的怪脾气，一上来就冒冒失失地攻击一种崭新的理论。

在他们的怪脾气中，有一种自以为是的德行；这种德行，如果不是每天都见惯了的话，还觉得很有趣哩。有一些人，除了从那些和他们交往的人那里学点东西以外，其他什么也不懂；他们研究和讨论问题的方式，和那些人的方式完全一样；他们除了每天上午从报纸上读到点新闻以外，其他的事情概不知道。这样的人，对于象傅立叶这样阅历练达的人潜心研究了三十年的学说，许多科学家和有高深学问的人都信奉的学说，你曾长期研究过的学说，只听人家讲了五分钟——半听半不听地听人家讲了五分钟之后，就竟敢大言不惭地向你提出荒唐可笑的反驳！他们还自以为一下子就把他们连一句话也没有弄懂的学说驳倒了咧！

你可以告诉他们：情况不是这样，他们没有弄懂，他们错了，他们攻击的炮弹没有打中你原本的理论，反而打中了他们头脑中产生的一大堆糊涂想法，而他们的糊涂想法和你的理论是大相径庭的。他们的话和你的理论毫不相干；他们走开了，他们走开了……他们将在他们认为你需要的时候来支持你；他们一眼就看出了你的弱点。于是，他们就滔滔不绝地把他们头脑中的大杂烩搬出来，说它是你的学说。这太可怕了，各种各样的穷事儿就这样讲开了，而真理也就得救了。对于我们心中的目的，上帝是知道他们将怎样愚蠢地来回答这个问题：“傅立叶的学说是什么？什么叫法郎斯泰尔？”对头一个问题，有些人回答说：“我不知道，”有些人还可以向你谈几句他所知道的东西，另外还有成千上百的人却胡诌一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荒唐事儿。所有这些，都不是口头上讲的，而是白纸黑字写出来的。

《法兰西信使报》对它的订户说：“这是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凑合而

成的团体；他们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制造，其目的是想打乱悠闲的地主们舒适的享受。”（《法兰西信使报》1833年9月28日）。

还有十几家报纸也登载文章说法郎斯泰尔是一种公社制度。

《巴黎杂志》为了取悦它的读者，便转载了《费加罗》报的一篇文章，而《费加罗》报又是从《凡尔—凡尔》报转载来的，《凡尔—凡尔》又不知道是从哪家报纸上转载来的；最后，《国民报》又通通重复一遍，说什么傅立叶的学说是在向人们许愿，答应给他们一根三十二尺长、末尾有一个眼睛的尾巴！这种玩笑话，就《凡尔—凡尔》报和《费加罗》报来说，是可以原谅的；但大报纸，既然对它们的国家那么忠诚，对人类那么忠诚，对进步、对自由、对人民的幸福、对新的思想、对光明的传播那么忠诚，对共和国那么忠诚，对君主国那么忠诚，对国王那么忠诚，对王后那么忠诚，对前、后、左、右的人那么忠诚，在它们的专栏中那么忠诚，在它们的连载小说甚至广告中那么忠诚，那么忠诚的大报纸，垄断一切宣传的大报纸，在这样的问题上，除了抄袭《凡尔—凡尔》报和《费加罗》报的一派胡言以外，就没有什么话可说吗？排在三十二尺长的尾巴尖上的《国民报》呀，《国民报》！我可怜的《国民报》，有了这根尾巴，你就给我们提供了一把衡量你的政治学水平的尺子了！

——法郎斯泰尔？……

——它是一座供五千人同住的一平方里大的房子。

——我告诉你，我从可靠人士方面得知，它是供五千万人住的。

——它是财产、妇女和儿童的共同体。

——它是一座把海水变成柠檬汽水的工厂。

——人们可以在其中养鲸鱼和沙鱼，使之驯化。

——我亲爱的先生，在法郎斯泰尔里，你每天要吃二十五斤肉，不吃就开除。

——人们将把那个已经死了的月亮撵走，以便换上五个五彩缤纷的小月亮。

还有许许多多同一个味儿的奇妙说法，用来供文明人开心，当然是很好的。这些无知的人，把傅立叶的学说中的社会的和数学的部份搞得支离破碎还不满足，竟对类比法和宇宙起源论的卓越理论也说三道四地瞎议论，而类比法和宇宙起源论的基础是早已为那些对数学和精确的科学有研究的人所接受，认为是揭示了大自然的主要规律的。啊！我可以向那些在三十二尺长的尾巴上花了那么多心思的人保证，如果傅立叶要在人体的变化方面作什么预言的话，他很可能一开头就会告诉他们说：他们的耳朵也至少会长得与尾巴一样长……。

我知道，所有这些无聊的废话，只不过是一些不好的玩笑，除了说明法

“中产阶级，即国民当中为数最多的那一部分人……”，这句话，只有在中产阶级还没有当权，政府完全掌握在贵族、国王或恶棍手中的时候，可以这么说。今天，它已经表现了它的能力，显示了它根深蒂固的自私心，并且大搞自由放任主义，“在穿破衣烂衫方面，自由放任，因为自从中产阶级来了以后，人民所得到的，除破衣烂衫外，便别无他物。”今天，莱蒙提当然再也不会用这样一个体面的形容词来形容中产阶级了。这个事实，必须让中产阶级的先生们了解的这个事实，是千真万确的；大企业家将使他们在生产活动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和下层阶级已经被弄得处于不利地位是一样的。

国人轻浮透顶以外，便无其他意义。自从二十六年 前傅立叶公布他的伟大发现以来，他们现在 还在嘲笑他们只要有一点儿常识和正义感就应当仔细去研究的学说。

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满身疥疮的人公然嘲弄那个给他们送去硫磺的身体健康的人！这些文明人的玩笑是多么无聊啊！那个人教他们如何用一个良好的社会去代替他们破败的社会，给他们提供了吃饱肚子和清除他们头脑与心中的垃圾并换上健康的思想与高尚的爱的方法，然而这些文明人却想方设法地取笑他！请看他们是不是在挖空心思地取笑一个如果能实现则将使人们的愿望得到充分满足的学说；然而正是这些取笑它的人成天从早到晚为了想满足这些愿望而弄得精疲力尽哩。被生活所羁绊的可怜的愚蠢人，和系在稻草堆旁的瞎马并无两样，象苦役犯拖着脚镣似地拖着生活的重担，然而却象恶狗似地反咬那个去替他们解开绳子的人。咳！你们这一帮可怜的人，堕落和可耻的人！当有人向你们宣称他可以使你们成为好人和幸福的人时，你们却发出一阵傻笑……。

当然，这些愚蠢的话对一种思想的发展是有害的；正如《立宪党人》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它们阻碍了那个思想的传播；在那篇文章中，《立宪党人》使用了全身的力气，想达到阻碍的目的。哲学界人士对那个思想有一些一本正经的评论；如果你们想看一个他们所作的评论的样子，就请你们读一读下面开列的傅立叶学说的七个基本原理：

- 一、美食术和歌舞剧是未来的文明制度的大动力。
- 二、面包被扔到一边，留给乞丐去吃。
- 三、协作制度的社员只吃糕点。
- 四、将来，他们之喜爱劳动，亦如我们今天之喜爱休息。
- 五、协作制度的劳动者只做他想做的工作。
- 六、情欲将不再遇到危险，想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
- 七、我们今天最有钱的金融家的享受和财富，与幸福的法郎斯泰尔里的人的享受和财富相比，不值一提。

这是谁写的？还是《费加罗》报或《凡尔一凡尔》报写的吗？不是；写这些话的人是个八十岁的哲学家，三十本书的作者，六个或八个孩子的父亲；他是选民，也是有被选资格的人；他大概是想得到贵族院议员的称号；他在标题为《论人民的主权》这本书里对政府说了庸俗的吹捧话，看他的样子，是很想得到这个称号的。该书全是一大堆空谈政治的平淡无味的话；在书的结尾有一个长长的注释，对不是从哲学家的头脑里想出来的协作制度的理论发表了最令人好笑的评论：大家刚才读到的妙不可言的话，就是从那段注释中摘录出来的。其他的東西，都是这种货色；它通篇都是前驻巴登公国的代办、驻但泽总领事马西亚男爵的笔调。

从文明人的观点看，这是一个很正确的论点，它谴责了我们的工业系统。但从绝对的观点看，这个论点就不对了。实际上，在一个社会制度中，如果劳动的收益能按每个人在总的生产中所作的工作公平地给予每一个人，一句话，如果能用按比例分配收益的办法来代替工资，那么，收益愈多和劳动愈容易，财富也就愈多，愈能为大家普遍享用。至于说劳动是“保持高尚品德的办怯”，当文明的和令人厌恶的劳动让位给社会的和吸引人的劳动的时候，人们是会去睡大觉的。我再说一次，莱蒙提在这儿的论述是很正确的；他的话，也可以看作是对我们的分散的工业制度的批判。

在 1834 年。（第二版附注）

你们也许会说，这是一个老头儿，他的头脑已经衰弱了。是的，我也是这么看他的；我引用那些话的目的，只是让大家对各种新思想，尤其是傅立叶的新思想，遭到不计其数的篡改的情形，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请读者一定要运用自己的智慧、理智和良知进行判断，而不要受那些愚蠢的说法和周围的无知的人的影响。现在让我们回到本题。既然在今天为了让自己的观点为他人所理解，便不能不对自己所使用词儿加以界定，那就让我们首先说明家庭和家务是两码事。

说我们要消灭家庭，把四百个家庭合并为一个家庭（马西亚先生和许多象他那样素质的逻辑学家都这么说过）。这话是不对的。那些哲学家大叫大嚷反对的就是这个，他们想把所有的人都组成为一个兄弟大家庭！

我们完全知道，家庭的爱与我们天性中的其他的爱是截然不同的；家务活儿和其他工作，由那些利益往往互相矛盾的各家各户去做，情况十分混乱，也很费钱，因此我们希望把这些工作加以协调和组织。

家庭和家务是两码事。在目前的情况下，每个家庭都有它自己的家务。现在让我们给这些先生们讲解一下：家务，指的是厨房、地窖、粮仓和其他一切作家务活儿所需要的用具。但是，蒸锅、平底锅和厨房整套设备、烤肉时用来承接滴油的盘子、箴篱、烤肉叉、熬汤用的锅子、洗衣桶和脏衣服、用具、家务劳动和家庭琐事，就不是建立家庭非有不可的东西，家庭成员的互爱根本不取决于这些东西，而且恰恰相反，家庭成员往往因讨厌作无谓的家务活儿而闹矛盾。读者诸君，你们和我都曾经看到过：在城里，有些人尽管是到饭馆去吃饭，把衣服请别人洗，但也很爱他们的孩子，并得到孩子们的爱。国王的家庭，人们认为是很团结的；国王、王后和王子，据我们所知，是根本不作菜作饭和缝补鞋袜的；在哲学家看来是家庭的爱的唯一的和神圣的源泉的高雅的家务劳动，他们是一样也不作的。

现在，一个一个他讲。

——你想把一切东西都按你的办法归公有吗？

且慢！我们还要向我们的对话人下一番定义，并告诉他（人们认为他是很会说话的）说：协作制度同共产制度是两种极不相同的东西，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东西。大家瞧，他走了，跑了；你们听他说：

——怎么啦！所有的人都住在同一座建筑物里。这简直是乱透了……在你们的法郎斯泰尔里，人们劳动在广起，居住在一起……

——好嘛！趁你还在此地的时候，再补充几句：法郎吉的四百家人睡在同一张床上……你冷静点，再听一听。

请你首先告诉我，你是想单独一人住一间房子吗？难道在那间房子里，除你住以外，还另外住有五家人、十家人或十五家人，那就是乱透了吗？你住的房子不是单独修的，周围没有围墙，它的两旁沿街都有别人的房屋，就是乱透了吗？

——你这些活都是白话，它反正是一座军营。

是的，象王宫似的一座军营，在这座军营里，有豪华的套间，也有朴素的住房，有澡堂、餐厅、图书馆、戏院和各种各样舒适的设备，花钱不多，又完全自由。如果这样就说它是一座军营的话，那你说对了。它是一座军营。

——不过，既然大家都平等，一切都公有的话……我不明白你所说的差别何在。

根本没有说大家都平等，一切都公有。在法郎斯泰尔中，一切都是差

别的，而且是有非常严格的等次的！

——既然这样，你就要一是一、二是二，把问题讲清楚；你就要详细说明协作制度和共产制度过两个词所包含的截然不同的意思的差别。

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章即将谈到。

不过，在进入下一章讨论这个问题以前，还须要用木槌敲打一下，让他们懂得另外还有一个差别。

你们去向一个文明人说：要大众幸福，首要的条件是增加生产。在法国，平均每天只有十一个苏，这是不够用的。至少应当把生产提高到比今天多三倍，并把增加的生产恰当地用之于每一个人。

几乎可以肯定，那个文明人会马上这么回答你（他也许对于他自己的聪明感到很得意）：喂！如果你使每个人的财产按比例增加，事情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二切仍将和从前一样。唉！这是很清楚的嘛，因为……

如果你不立刻制止他，他将用十二个“因为”和十八个“既然”把你弄得晕头转向的。

喂！文明的文明人，谁向你讲过要增加流通的埃居的数量？我们向你讲的是增加生产。唉！这是很清楚的嘛！增加生产、生产、生产！！！你听清楚了吗？要增加生产的数量，还要提高生产的质量，以便使吃黑面包、喝清汤、穿破衣的人，吃白面包和牛肉，有酒喝，有衣穿；使现在吃白面包、有酒喝和有衣穿的人，吃得更好，穿得更好，喝的酒也更好。我向你们讲的是这些。

有一些顽固透顶、任你怎么说也不明白的人。唉！这是很清楚的嘛！

在这里，我再重复一遍我在本书开头说的话：命运的学说太博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懂得和记得的。只有那些有聪明才智的热心人才懂得；我们并不把它向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灌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鄙弃自动接受的成见和偏见，并在真理尚未人人皆知的时候，就欢迎真理。

与真理有什么关系？为了向前进，它还必须把文明制度的那些死脑瓜子装在口袋里用车运走吗？

我们不会去把坟墓打开，向死人发表演说。我们要向活人讲，向那些能够理解和爱真理的人讲，把有才智和献身精神的人组成一支解放大军！当障碍被克服，土地得到耕耘，播下了种子，麦穗成熟只待收获的时候，将有很多人跟在后面来的。

〔第二版附注〕《论某些文明的蠢话》这一章，今天还可以增加许多内容；不过，我们没有时间去谈那一堆蠢话和愚昧无知的傻话。举这些例子就够了。读者读完本章之后，自己就会对那些无聊话进行批驳的。说无聊话的人，有些是出于轻率，有些是心怀嫉妒；他们都在想方设法丑化协作制度的理论。

第三章 制度和共产制度

我真不知道这些词儿有什么用处：语言和词儿……理解力。今天听人讲话，就可以作这个论断。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谬误和差错！人们在今天是鼠目寸光！说这个话，并非夸张。因为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不错，从前的情况也差不多，但我怀疑，从前自命不凡和爱吹牛皮的样子有本世纪这么严重。

J. 克拉苏

再也没有什么事物比共产制度与协作制度相反的了。

J. 穆伊隆

§

其中有宗教的或修道会的共产制度，也有夫妇的、军事的或其他的共产制度，如城市的共产制度。所有这些共产制度，都要求一些人的利益为其他人的利益而牺牲。

J. 穆伊隆

在共产制度下，是严格实行对一切人平等的办法的，大家的任务相同、劳逸相同、报酬相同、饮食相同，等等。

共产制度的逻辑原则和必须遵守的法则，是平等。

在女修院里，在寄宿舍里，在团队里（除有军衔和官阶的首长外），大家吃集体伙食，住集体房屋，过集体生活，也就是说，所有这些东西，大家都是相等的，甚至一模一样的。

如果想使实际的平等成为社会正义的绝对需要，成为自然的和合理的社会的主要原则，就须要使这个原则能解决所有的社会事物、所有的个人权利和所有的关系……。

但是，如果对所有的成员都实行社会平等，那就否定了整个社会，否定了等级，造成一团混乱；这实际上是最不公正的，最荒唐不过的。因此，从第一步起，从第一句话起，如果不推翻实际的平等的基本的、逻辑的和主要的原则，就无法实现共产主义的建立，而只能在口头上说说，因为连最小的组织也有等级制度，而等级制度正是实际的平等。在共产制度和平等的原则上，笼统他说几句或高谈阔论他讲一些人们称之为婆婆妈妈的话，那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要求任何人在设想和陈述一个真正是彻头彻尾地建立在共产制度和平等的基础上的社会的情况时，必须把话讲得相当明确。

共产制度包含了集体原则，因此，只要能够适当地应用，是可以收到大规模经营的经济效益的。举例如下：

如果一个班的二十个士兵要在二十个灶上用二十口锅做二十份饭和二十份汤，而不象现在这样交给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在一口锅里做饭，他们平均一天七个苏的伙食费就肯定无法生活。

在一个寄宿舍里，在一个人多的学校里，如果不分开做三百份或四百份饭，不是有多少人就分开做多少份饭，例如在巴黎残老军人院，不是有四、五千人就做四、五千份饭，而是做大锅饭，那显然也是可以取得同样的经济效果的！

我们知道，靠宗教信条的强大的压力维系的摩拉维亚兄弟派教友的共产

制度是具有强大的进取精神的；在物质财富方面，他们远远超过了他们周围的分散耕作的人。我再说一次，好处纯粹来自大规模的经营管理。至于事事严格平等的共产制度理论，那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它打破了一切权利，破坏了个性；它那单调的和愚蠢的种种束缚，必然会把它所控制的人变成一群羔羊。完善的共产制度，绝对平等的制度，实际上是在牧场上饲养牲畜的社会制度。

这种制度，是哲学家所主张的平等原则所产生的最严酷的结果，同时也是对人的天性的彻底否定，因此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在大多数取名叫做共产制度的团体中，即使是宗教团体，都没有实现过全面的和绝对的平等，无论从整体上看还是从各各部门看，它都没有实现过。至于军队中的团队，把它看作是一个共产制度的团体，那是很不对的，因为上校的肩章，上尉的肩章，士兵的肩章，他们各自的薪饷、地位和级别，根本没有平等的意味。在同一个班里，尽管穿同样的制服，吃同样的伙食，作同样的工作，但从老兵直到新兵，从最厉害的家伙到最怕事的窝囊废，都有不可逾越的不平等现象存在。每一个熟悉连队情况的军官都知道，在他的连队里，根据二十种不同的军衔，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二十个级别，二十种人。

共产制度的理论，作为推动社会的理论，如果不加以强迫，它就无法实行，即使是部份实行也不可能。共产制度的存在靠纪律，靠法律的专断，靠僧侣式的和苦行主义的狂热的巨大力量。初期的基督徒曾试图建立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主义社会：他们的教义不仅主张博爱，而且主张牺牲，放弃世俗财产，对人谦逊和顺从；尽管他们对他们的教义抱有狂热的信仰，但还是失败了。人们从来不把早期的基督教徒那样的人看作是在实行共产制度。

共产制度的主导思想，在原始的、萌芽状态的社会思想中占一半（集体的原则），而另一半则是分散经营的主导思想（个人的原则）。把这两个简单的因素结合成一个高级的和复合的形式，采取正确的办法发展每个人的权利、才能、财产和力量，我们认为，这样和谐的结合，就可构成协作制度的主导思想。

§

在真正的协作制度中，个人的利益应当始终在基本上有所差别，而不要互相混杂，互相损害，或者使一部份人的利益服从另一部份人的利益；在对待大家的重大利益方面，应当让意志发挥作用，按每个人的自然的和自由的冲动行事，而不要互相抵触或互相压制。

J. 穆伊隆

我在前面讲了一些关于共产制度的部份的例子，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个关于协作制度的例子。这个例子值得注意；它讲的是一个地处汝拉山和一部份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的村子中的情形。我现在来谈一下格律耶尔干酪的制作情况。

在汝拉山中，由于气候关系，不能种葡萄和小麦；因为离城市远，那儿

关于正统派的人的这个看法，是 1834 年的，今天应当加以部分地修改。他们已经有所进步，看来还会有进步。（第二版附注）

的牛奶不能卖鲜奶，只好作成干酪。如果在一个有八十家人和二百头奶牛的村子中，每家人每天都各作各的奶酪，那就要用八十个人，八十套工具和八十个灶，等等；而且还要浪费许多牛奶，做出的奶酪质量也不好。每个家庭还时而要派一个人花一天或几天时间把他们各自做的奶酪送到城里去卖。他们在市场上还要互相竞争，争相减价出售。在这种情况下，干酪的制作是无法维持下去的。

喂！这些没有学过政治经济学和自由竞争理论的老实的农民，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在这项重要的家庭制造业方面发明了一门很巧妙的家庭经济学。我在下面将描述那个名叫干酪坊的部份协作制度，且看他们在其中是怎样做法的。

他们租了一个有两间屋的房子，在一间屋制作干酪，另一间屋存放牛奶。另外还有一个储存东西的地窖。在制作间里，在旋转架上安了一口大铜锅，用来盛从牛奶间的大容器里取来的两百头牛的奶。用一个人（人们称他为干酪把势）就可以每天做一个、两个或三个重六十到八十法斤的干酪。把作好的干酪存放起来，让干酪把势给它们一个一个地加盐和必要的加工。

每天把每个送奶的妇女送来的牛奶数记在两个木牌上：一个木牌交给送奶的妇女，一个留在干酪把势手里。这样就可以准确地知道每家交了多少奶。在有些村里，还搞得更好，还要用一个气体比重计或液体比重计检查牛奶的质量。

卖的时候，便和更买的商人打交道，由他自己负责运输。

在卖得的钱当中，除去房租、燃料、用具和维修等费用和按适当的比率发给干酪把势的工资（他的工资随大家收益的增加而增加）外，余下的钱，比照各家交奶的多少分给他们。

奶钱和盈利都按照对生产的贡献的大小，经过严格计算之后，分摊给各家：村里的居民按照他们以原奶的形式提供的资本的比例得到应得的一份，而干酪把势则是按照他的劳动的多少和才能的大小领取他的工资，也就是说，按照他所做的干酪的数量和质量发给他的工资。

这种作法，和共产制度的那套荒谬作法、平等分配的作法以及农业的和哲学的友爱作法，是恰恰相反的。每个人对生产作多少贡献，是自由的；每个人按照他的贡献的大小领取报酬：有了严格的公平，有了兴旺发达，才有协作制度。在这个唯一的基础上，由于个人的利益首先得到了满足，所以和谐的社会能够建立，意志的自由结合能够实现，真正的人类的友情能够体现。

根据这个例子，把协作制度的原则和分散经营的原则与共产制度的原则作一个比较。

共产制度是那么的荒谬，以致没有一个农民愿自由加入。谁能那么达观，比他的邻居多向干酪把势交一倍、两倍或三倍的牛奶，而在收益中只拿同样的报酬？请你找出几个愿接收这个原则的人来……。

分散经营制度使八十家人每天都要在时间、燃料和工具上的消耗有八十倍之多，使干酪的原料遭到大量损失，而且，由于准备的材料不够，或者由于制作的技术欠佳（一个熟练的干酪把势是很难请到的），所以做出的东西很差。

我再补充一点：各家分散制作，在卖者之间往往引起不和，各人卖各人

的，在时间上又将造成许多损失。这种情况是如此的千真万确，所以在凑不到四十头牛的小村子里，人们就不采用这种作法。

相反，协作制度的方法将带来种种好处：作起来很经济，好管理，可以使个人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相结合，对大家都公平。原来互相敌视的人家，被引导得互做好事，有福同享。所以，这个不知从何时开始在我们山区建立的制度，一直是山区兴旺的保证。

那些干酪坊离小城萨兰（我现在正在此城描写这件事情）只有两步远；它们从这里开始向高地扩展。我刚才描写的制作干酪的情况，我童年时候和以后看见过一百次。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

唉！在和巴黎人或其他不知道这个事实的人谈论协作制度的优点时，我往往把它描绘成我们的农民应当采用的方法，而不要各作各的奶酪。他们怎么回答我呢？他们回答说：这个方法固然是好，但完全作不到；他们说农民太坏，太自私，以后还会出现骗人的事情，等等。我详细指出这个方法的好处和它提供的保证。他们火了，他们大叫大嚷他说：这是乌托邦，是不可能的，是不懂得人心，是思想的盲目的表现；至于说到干酪，他们就搬出许多老掉了牙的哲学上的陈词滥调和到处流传的现成话。“你认为这个办法行不通吗？”“是的。”“啊！在汝拉山和瑞士的山区中，这个办法也许已经用了一千年了，这一切我亲眼看见过，所以我才把它作为一个方法向你推荐……”有些人是不会原谅我这么说的。

这是在一项家庭制作业方面出现的十分明显的具体的协作制度的萌芽。

这个萌芽，可以促使人们去寻找如何运用对一个区的家庭制作业、农业和其他事业如此有用的原理。——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读者如果把我们刚才所讲的在家庭制作业、在于酪制作方面使用的方法，推广到其他各种工作，就可对一个法郎吉或四百家人在家庭制作业、农业和教育等方面的联合组织有一个大致的概念了。

在法郎吉中，不实行共产制度，不存在混乱的情形，不采取收益平分的办法。

如果皮埃尔拿出的资本为保罗的两倍，则皮埃尔在资本分红中得到的份额将是保罗的两倍。这样分配是公平的。

如果保罗的劳动量一直是皮埃尔的三倍，则保罗在劳动分红中得到的份额将是皮埃尔的三倍。这样分配是公平的。

如果他们的才能的比例是一比四，他们在这一部份应分到的份额也将是一比四。这样分配是公平的。

这些作法都是公正的，因为不是平分，而是按比例分。

如果在报酬上采取平分的办法，那才极不公正哩。

至于皮埃尔、保罗和其他人的住房问题，那随他们的便；他们将根据各自的爱好和经济情况，或者住豪华的公寓，或者住简朴的房屋；同样，他们在吃饭方面也将各自选择价钱合适的饭菜吃；总之，无论是皮埃尔还是保罗或其他人，花同样多的钱，在协作制度中得到的享受，将比在分散经营制度中得到的享受好十倍到二十倍。在协作制度下，每个人将比在文明制度下有更多的便利条件去满足他个人的爱好；这就很明确他说明：在以分散的家庭组成的共产制度中受到很大限制的个人自由，在法郎斯泰尔的大家庭协作制度中则是极其广泛的。

我们在后面还将谈到，不仅在消费和生活物资方面有这种个人自由，而

且在法郎斯泰尔中的各种工作和各种关系方面以及协作制度的各个部门，都有这种自由。

我们对共产制度的指责，说它一团混乱，说它摧毁个性，说它对人的天性无知，而你们今后会不会鲁莽地用我们提出的指责去指责协作制度呢？会不会指责这个能保障和大大发展个人和群众优点的制度呢？这个制度能保障和发展在文明制度中每时每刻都受到损伤的个性，你们还要指责它吗？

这个束缚人类天性的文明制度，有千百条束缚人的链子，把人从出生之时起一直到他死都捆得紧紧的，而且还往往不让他有死的自由和随便埋葬的自由；说来也真是奇怪，那些指责我们的人，正是保卫这种文明制度的人。你们这些指责我们侵犯了自由的文明人，尽管你们为自由战斗了那么久，但究竟什么是自由，你们还没有弄懂哩！要了解自由是怎么一回事，你们首先要仔细听我们讲，因为只有我们才能把它向你们讲清楚。

有人企图把对共产制度的指责强加在我所阐述的理论的身上，硬说它损害了自由和个性，对于这种人，我相信我已经使读者能够予以彻底揭露了。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论述协作制度的组织，并找出它的发展的天然形式。

请原谅我说了这么多的话；尽管我在前进中有所耽误，不得不每走一步便停下来阐述一些定义，要对那些表示怀疑的人、开玩笑逗人的人和糊里糊涂不明白的人，把话讲清楚，请原谅，这不能怪我。我当然可以把前面三章压缩成二十五行；说实在的，对于我没有把文字写得更短一点更简明一点，我是十分抱歉的。

附注（第三版）：共产主义或共产制度学说，今天在欧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果人们假装没有看见的话，即将犯极大的错误。

这种学说包含有对个人财产权的明确否定（这是大多数共产主义变种的特征），所以是很危险的。

共产主义是土地分散经营的自然结束。疯狂的个人主义迅速发展 to 高峰时所产生的贫困、压迫和掠夺，必然会由于反作用在遭到牺牲的阶级中造成对财产的仇恨，想把大家的财产交大家用。

这种反作用现在还只不过刚刚开始，它的进程是不可抵抗的。它所孕育的可怕的革命，好似一把悬挂在罪恶的社会上的上帝的利剑；在社会的低层中，有大批的穷人和被剥削的人。

当然，共产制度的思想是一个笼统的和无法实现的概念，是经不起严格检验的，不能应用，不能化作具体的形态。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传播这个思想的人前些年为它试造的形式更幼稚的了。尽管如此，这个思想在群众中也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浸染力量，其原因，恰恰是由于它既有笼统的东西又同时有绝对的东西。”无产者承担着社会劳动的全部重担，而掌握财产和劳动工具的人占有全部果实，因此要废除私有财产，把财产都归公有，为大家所用，为所有的人带来利益。”这当然不能构成一种组织，一种制度，一种社会科学。但正是因为这样，才使那些受当前的现实压迫的人容易接受，认为这个主义可以用“废除私有财产，把财产都归公有”一句话来解决所有一切问题。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个主义更简单的？这个丑恶的社会的残酷现实每天都在摧残穷苦大众，摧残无产者。在这样丑恶的社会面前，他们怎么不热烈欢迎这个用两句话来表达的笼统的思想？这两句话，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但用来摧毁一个压迫人的社会形式，却是满有力量的。但愿欧洲把这个问题想一想！如果它不赶快建立协作制度，它将在它预料不到的时候遇到一个极其难办的问题。

第四章 一个法郎吉的具体结构的概况

奥利瓦尔多：总之，海军元帅大人，你的发现并不太难。

一个拍马屁者：那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另一个拍马屁者：东印度总督大人，你的发现，谁都能作到，因为只要一直往西方走就行了嘛。哥伦布：诸位先生，因为我说了此事，这几年人家都叫我为疯子……，此事光说是不行的，要去作嘛。如果极其容易的话，你们为什么不去作呢？先生们，我还要给你们讲一个发现……（他把一个鸡蛋放在盘子上）请你们把它尖的一头朝下，立起来。

众人（试了一会儿都没有成功）：这是不可能的，办不到的。

哥伦布（把鸡蛋拿在手中，把尖的一头打破，接着便站立起来，注视着众人）：先生们，现在每一个人都能发现新大陆，并把鸡蛋尖头朝下立起来了！

《克里斯托夫·哥伦布》

（未发表的戏剧）

§

难道你们宁肯要因孤立而造成的贫穷，而不要因力量团结而造成的幸福吗？现在是摆脱平庸的文明制度的幼稚的偏见和扩大家庭制度的范围的时候了。

拉斯帕野

我在前一章的结尾曾告诉读者说：你们现在可以对法郎吉的结构有一个初步的概念了。在这一章，我们只须简单地安排一下，按照前面叙述的原理排列，就可勾画一幅法郎吉的简略图。每一个聪明的读者，都能象这个学说的老信徒一样，非常容易地把它画出来，因为只须简述其原理，把它们应用于社会的这个组成部分——农村公社，由一千八百人到两千人经营的那一平方方法里的土地就行了。

如果你想把你现在对一个法郎吉的概念讲给别人听，你可以大体上按下面的叙述，从已知的情形讲到未知的情形：

假定十个资本家为了赚钱，要经营一门商业或工业；他们可以按照两个不同的原则进行：

要么，他们各自开设商店或工厂，彼此挨在一块儿，每一个商店或工厂有它自己的关系：有它自己的会计帐目，在产品制造方面有它自己的进货、运输、采购或销售等机构。这么一来，这十家商店或工厂必将互相竞争，彼此拆台——这是分散经营的原则。

要么，这十个资本家也许会这么考虑：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只开办一家商店或工厂，而不开办十家，这样，他们一次就可以作完一个商店或工厂要重复十次才能作完按上一个原则进行的事情；他们的资本集中起来，就可使他们有雄厚的基础，从而扩大和保证他们的企业活动和信用。由于这个方法可以节约许多东西，他们的货品将更加便宜，大量销售，既有益于社会，同时也使他们有更可靠的盈利，等等。经过这么一番考虑之后，他们便联合起来组成股份公司，规定盈利将按每个合作者投进的资本的比例进行分配；对于那些除投进了资本，还贡献了劳动和才能的股东，将分给他们应得的份额。须要指出的是，按照这个办法，就不需用十个精明的领导人，而只用一个就

够了。由于利害与共，因而可使最能干的人在企业中发挥最大的领导作用；个人的盲目行为，将受到群众的明智行为的约束。如果分设了几个部门，则每个部门将由最能干的人担当领导或监督工作。十个资本家现在联合起来，都希望大家致富——这就是协作的原则。

我们还可以扩大这个原则的应用范围，把它从简单的过渡到复合的，象我们刚才把它应用于人一样，我们也可以把它应用于企业。

一个商店如果只卖一种东西，例如糖，则价格的涨跌，货物的一时阻塞，税率的修订以及在商业中经常发生的事件，凡此种种均足以使商店受到影响，有时甚至使它倒闭；它一倒闭，又将牵连到其他二十家有连带关系的商店一起倒闭。

相反，如果它同时经营大量的殖民地商品或土产品，则食糖上的亏损，就可用其他商品获得的盈利在总结算时予以贴补。上面所说的那种情况，充分表明了分散经营的缺点；而这儿所说的情况，则使人看到了协作制度的优点，看到了联合起来的好处。

从以上所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充分利用协作制度的优点，便应当把它加以推广，把它同时应用于人、资本和企业。根据协作制度的企业结构来看，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大型的文明公司；在这个公司中，应当从广大的协作制度的群众的利益出发，让最能干的人对每一项专门的业务发挥最大的领导作用，使每一个细节都要和总体相协调，每个人的利益都要得到安排，每一种人的才能都要得到使用并获得该得的报酬。

显而易见，这个协作制度的公社还应当按照它的土地的情况和它们的地理位置，使农业和工业并举，联合起来搞。农业和工业同时进行，将增加农业和工业的连带关系；这种连带关系的好处和安全可靠，是刚才讲过了的。此外，你还可以按照我们在后面即将谈到的另外一个方面，来论述这种结合的机会和必要性。

§

应当在不同的事业之间建立一种正确的平衡；由于农产品的用途广和数量多，由于农业的概括性和它的教育意义，我们应当使农业占据最高的地位，使其他的事业为了它们各自的利益而从属于它；一句话，应当全面组织农业。

B. 杜拉里

如果一个国家象法国这样拼命搞工业制造，而过份忽视农业，它制造的产品当然是多，因此价格也便宜，可以供应更多的消费者。但生活必需品，即地里生产的粮食却往往很贵；广大消费者首先是须要吃饭的，工业产品的价格尽管低，但由于吃饭花的钱多，他们也无钱去买的。这样，工业制造业本身也会垮台，因为它的产品销路不广，积压滞销，造成损失，结果将带来危机，在商业和工业方面出现动荡。农业是提供原料的，如果它出现麻烦，整个工业系统就要遭殃。

另一方面，如果国家或公社只搞农业，在农闲季节生产力就会停下来不用，白白损失。如果我们考虑到要尽量利用和发展每个人的能力、每个人的专长、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和每个人的不同的天性和特点，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看法：国家和作为基层组织的公社，应当把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把农业、

工业、艺术、科学和教育等紧密地结合起来。

由此可以很确切地得出结论：协作制度的公社——国家和劳动人民的蜂窝状的基层组织（我们拟用这个词来表明将来和平的和生产发达的社会的性质的特点，以便与在它之前的战事频繁的和生产不发达的社会的基层组织相对照）不是别的，它是社员们的一个协作组织；这个协作组织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男人、妇女和小孩对一个区的家庭制作业、农业和工业，在资本、劳动和才能方面都作出贡献，并从协作组织的收益中，按他们在三方面的贡献的复比例得到一份报酬。

在协作制度的公社内部，劳动不是象今天这样任意分配，而是按照它们的需要和用途进行安排；妇女和儿童们能作的工作的价值，将得到提高；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妇女和每一个儿童都将以协作的职员的身份得到一项与他们的爱好、体力与能力相谐和的工作，从而过独立的生活。此外，在协作制度中，由于大家的利益紧密结合，自由也将得到切实保障，每个人都不依附他人，每个人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了秩序，就有了自由。

现在，你对“法郎吉”这个词可以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了。傅立叶用这个词非常精确地表明了人们的利益的紧密结合和那个取代非协作制度的公社的基层组织的各部分力量集中的特点。你可以解释“法郎斯泰尔”这个词，指的是法郎吉中的人们居住的房舍；它将取代分散的村子中的那些孤零零的破房子。

应当着重阐述有关财产的新的构成情况，着重阐述它对实际拥有财产的人和未拥有财产的人的利益均有保障。

§

只补充一点：我认为，为了使地产既是活动的又能得到保障，并使各种资本也和地产同样安全，只须建立家务和农业相结合的协作制度，便可取得这样的结果，而不必对现有的法律作什么修改，因为只要看一看某些立法改革取得的进展是多么慢，便可知道，即使对现有的法律进行修改，也不会带来太大的效果。

阿贝尔·特朗松

在协作制度的基层组织中，个人的财产将得到保留，换成入股证，即以全区的土地、房屋、产品和其他财产作抵押的股票。法郎吉是掌管资本、劳动工具、动产和不动产的大农场主。

你可以很容易地使人明白，这种股份财产比分散的地产和企业财产可靠得多，因为每一种分散的产业的的生产要象刚才所讲的那样受到变化无常的情况的影响。它之所以可靠，是由于各项事业的盈亏是统一结算的。法郎吉的各项事业是互相连带的，彼此以盈补亏，保证各种收入。各各法郎吉之间也有竞争，但争的是增加生产，提高产品的质量；因为要进行竞争，所以每个生产中心都要选择和发展适合于它的土地的性质和位置的生产项目。市场上和商业公会中的价格，也是通过竞争来定的。我们要指出，这种竞争只要组织得好和调节得好，是能起积极的作用的，而不会象现在在分散经营的情况

下造成极大的危害。

你还应当向人们指出，所有一切的供应、销售、交换和商业活动，都将大量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直接进行，一切交易都必须光明正大。一个法郎吉如果供应掺假的货，它将立刻失去它的信誉和信用。而在现今的商业交易中则不然：一个产品要经过千百个中间人转手，结果无法得知它究竟产自何处。出现捣鬼的情形（这种情形是不少的），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弄不清责任是在工厂还是在商店。今天在弄虚作假已经成为商业上的常事的情况下，有人甚至连必要的商标也不愿意贴哩！

法郎斯泰尔成员的地产比分散的地产更稳妥可靠，而且也特别容易掌握。它得到了充分地运用。土地和不动产都折合成钱，发股票。这种股票，比最繁荣的国家的债券还方便，而且更可靠。

不再发工资了，因为合作者在劳动和才能方面应得的收益，和资本的利息一样，也将随总的生产的增加而增加，所有的合作者都将参与总的生产的分配；这一点，我们在谈到协作制度的分配原则时讲过，大家都已经明白了的。领工资的人都变成了协作的职员。

所有法郎吉的成员与总产值的增长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而保证了每一个职员都可发挥与他在一项事业上的才能和资格相称的影响，并取得适当的地位；在每一项事业中，也如同在整个法郎吉一样，个人的行为将得到协作的群众的合力支持。

无产者今后将成为分享利益的人，因此地产将不再受他们的威胁，相反，他们将象今天的半租种和长期租种土地的农民一样，第一个起来保护它。此外，无产者还将把他们节余的钱存放在法郎吉。法郎吉将对他们起到利息丰厚的储蓄所的作用，使他们不久将成为地主和股东，使他们具有遵守秩序和保持安定的思想。

你可以很容易地阐明，地产的这种新形式，集中了大地产和小地产的优点，避免了它们的缺点。小地产的缺点是：盲目、无知、穷困、缺少必要的资金、作法繁杂，等等；而大地产的缺点是：尽管它的行动统一，拥有的手段也多；但今天它错就错在雇用了那么多领工资的雇工，这些人对事业的成功与否，对事情的好坏，根本不感兴趣。

这样叙述，人们对法郎吉就有了一个概念：一个大约一平方里的土地，居住有四百到五百户人，也就是一千五百到两千人；这块土地将象单独一个人的土地那样经营。每个人除家具、衣物和个人使用的东西外，把他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都交给群众；由于有了新的经营方法，财产的价值将大为增加，并发给他投资证，予以保障，就和今天发给他土地购买证以资保障是一样的。

篱笆、围墙和边界，过去用这些东西把一个区的土地分隔得七零八散，十分难看；现在这些东西已一去不复返了。在法郎吉中一切都安排得很和谐。引起村与村之间发生争执和打官司的原因没有了。法院和一切司法机关这些花钱的无底洞，从此即将关闭。

由最能干的农学专家按照科学方法和经验指导的作物耕种，将因地制宜地进行。作物将按照整个布局有计划地搭配和交错种植，从而呈现一片十分好看的景致。这些又美又富的乡村把实用和美观结合在一起：在这些中间纵横交错着千百条水渠的绿色草原当中，在这些富庶的种植园中，在彼此辉映成趣的小树林和葡萄园中，到处是一队一队的法郎斯泰尔的积极劳动的人和美丽的妇女与儿童。他们象作战时布署的军队似的，有的在平原上，有的在

小山上，互相比干劲；他们穿着劳动的服装，推着小车，带着他们涂有代表本队的颜色的器材，举着大旗子和表示工种的小旗，按照在他们当中挑选出来的队长的指挥行军；队长的级别和徽章表明他们有多大的才能和积极性。

如果天气或季节不宜于在户外劳动，所有的人都将汇集到建立在法郎吉正中央的法郎斯泰尔；他们躲在里面，宛如船上的乘客遇到暴风雨便躲进船舱，把舱门关起来一样。他们在宽敞漂亮的车间里做手艺活儿，做美味的饭菜，研究科学或搞艺术。劳动一天之后便举行舞会，表演节目或演奏音乐。举办这些活动都很经济；晚间在法郎吉开音乐会或表演节目，花的钱不算多，因为音乐家和演员都是在法郎吉的成员中挑选的，表演厅的灯光照明是由它自己的布景师和艺术家搞的，所以比每个人分开在自己家里的灯光照明和生火取暖的费用还省。

法郎吉是很富有的；它象一群蜜蜂那样劳动，它也将象一群勤劳的蜜蜂那样有满箱的蜂蜜和蜂蜡。

附注：我要再一次请读者在人与人之间的融洽一致、能力的分等分类、对劳动和才能的估量和私人关系等方面，一句话，在一切有关情欲和个性的和谐的事情上，不要给自己制造不能解决的困难。这些问题，到时候自然会提出来。我们现在只能对它们讲一个大概；我们眼下关心的，是物质建设。

第二编 法郎吉的经济结构

第一章 关于协作和分散经营这两种类型的生产的比较

如果有一个能够使小麦长两个穗而不是长一个穗，那我宁可要这个人，而不要所有那些政治天才。

腓特烈大帝

这些粗鲁活使人胆战心惊！
既然叫做人，却不断为物质的
利益折腰，而不向上追求
精神的境界，这是多么可耻！
身体，这个臭皮囊，有什么要紧？
有什么价值值得人如此思虑？
我们为何不把它抛到九霄云外？

莫里哀

我们现在在心里想象我们是在协作制度的环境里，假定它已经实现；我们设想法郎吉已经组织起来，并代替了分散的村庄。我们要把各个生产部门中的散乱的秩序和密切结合的秩序加以比较。是的，我们现在还只能对这个组织的物质部分作一个比较，但这个比较已经足够使我们对两种秩序的各自的价值作出明确的判断。往后，我们要谈到高深的社会问题，谈到情欲和谐的有趣的问题，我们要深入研究人的心和人的头脑，要探索生活的发源地，要观察新社会的灵魂。在开头，要研究骨架和肌肉，要了解这个组织的各个部分的比例，看它是否健康和有活力。现在让我们把它和可怜的文明制度放在一起，以便首先比较它们的体力。要弄清哪一个是健壮的和生产力强的，哪一个是虚弱的和缺乏生产力的。

为了经常作这样的比较，我把这么一个十分重大的事实无论重复讲多少次，也不算多，因为一旦阐明了协作制度的发展财富和豪华享受的能力之大，正好与分散经营制度之产生贫穷和灾难的能力恰成对照，大家就一定会向往协作制度，而把分散经营制度看作是人类社会命运的灾星。

§ 家务劳动部门

有趣的是：在一个唯利是图的世纪里，人们却看不起手艺活儿中用途最广的手艺——炊事；人们想使它日趋衰落，然而它占用的人力，比范围最大的制造业还多十倍。

沙·傅立叶

我们的经济学家认为：制糖、制肥皂、纺织麻布、开采煤炭、纺棉纱、缫丝，等等，是高尚的，而家务劳动，一切其他劳动最后都要与之有所联系的家务劳动，是微不足道的。看见这些先生们这样不重视家务劳动，这真是一件怪事；然而这件事却正可用来衡量他们的常识！在法国有两万个公社没有一个名符其实的作坊，也没有在任何一个小村庄里看见过炊事房，没有看见过一个厨房，哪怕是一个极其简陋的厨房，也没有看见过。然而，炊事是

家务事情的组成部分之一，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在法国，搞家务劳动的人至少有八百万之多，这就是说，在法国有八百万个家庭制作车间。

可见家务劳动是一项重要的劳动。社会改革的中心完全是家务劳动的组织问题。

夫妻二人一家单干的家务劳动；

各家各户联合的协作的家务劳动；

分散的或颠覆性的社会与联合的或和谐的社会之间，重大的根本差别就在于此。

那些哲学大师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这些先生愿意探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么……才不哩！他们要探讨的是劳动问题和生产问题；至于消费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这些没有他们那么骄傲的人，我们要研究家务事情的种种细微末节。由于那些高明的学者的无能，才使家务事情处于可悲的状况；他们从哲学的观点出发，把女性都幽禁在这个领域里，对她们说：待在这里，不许走远了；似乎妇女生来就是洗衣作饭、给这些先生们生孩子似的！他们替妇女们研究出来的命运是多么好啊！我们将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论证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乃是解决如何实现妇女的社会自由和发挥妇女的天才这个大问题的唯一途径。

1. 饭菜的制备

以统一的家务劳动代替四百个单干的家务劳动，这样一来，就用不着给四百家人每家建一个灶，用不着预备四百套炊具，用不着四百个妇女作饭；只要一个伙房，修三或四个大炉灶，几副大炊具，用四或六位妇女就可象餐馆那样做质量好的供各种口味的人选择的多样菜肴。这样，时间、燃料、人手、精力和费用都可节省许多。一大批不喜欢烧菜做饭的妇女便从文明制度硬要她们承担的家务活儿中解放出来了。其次，肉食、菜蔬和其他各种东西就可以大量采购，从而节省许多时间，而且还可避免每天上午到市场去买东西的女厨师从中揩油。

我把从《味觉生理学》第二十八段摘录下来的话加在这里，我想，读者是不会反对的。这段文字对我们探讨的问题大有帮助。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位有才华的作者是怎么讲的。

餐厅经理

餐厅经理的职责是：向公众供应时刻都准备好的丰盛的饭菜；菜肴可按规定价格分成一份一份的，以供应用餐人的需要。

这间大厅叫做餐厅；主管餐厅的人叫做餐厅经理；开列菜肴名称和价格的单子叫做菜谱；开列供应菜肴的数量和价格的单子叫做菜帐单。

那些成群结队到餐厅用餐的人，无不說开办餐厅的人是一个有才能的人，有眼光的人。

我们将帮助懒人了解这些想法的来龙去脉，说明这个如此有用的和方便的办法是如何找到的。

餐厅经理出现的经过

在快到 1770 年的时候，经过路易十四的光荣时代，摄政的诡诈行为和弗

勒里红衣主教的长期的安定时期之后，在巴黎的外乡人想雇女佣人，是很难的。

他们不得不到旅馆的厨房去吃饭；厨房的条件一般都是很差的。有些旅馆设有客饭，除少数几家外，都只供应必需的主、副食，而且供应的时间也是固定的。

人们可以请饭馆老板定做，但他们供应的都是整鸡或整鸭等东西；谁要想招待朋友，便须要预先订菜；因此，那些没有机会被邀请到某个阔人家去吃过饭的人，连巴黎的烹调方法和味道都没有见识过，就离开了这个大城市。

象这样天天令人扫兴的事是不会长久的；有些有头脑的人已经在考虑改进的办法了。

最后，有一个聪明人看出，这么一项活跃的事业是不会没有好处的；每天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大家都要吃饭，成群结队的人蜂拥到他们认为准可美餐一顿的地方；如果让头一个来的人买走了鸡翅膀，则第二个来的人只好吃鸡大腿；在厨房的阴暗角落里克扣一片肉，对剩下的东西根本没多大影响；只要马上干干净净地给用餐的人端上去，让他多付点儿钱，他也不在乎；在一起吃饭的人当然会没完没了地挑小毛病，争论他们所要的菜的价钱和质量；不过，菜的品种多，再加上是定价，这就有一个优点：无论钱多或钱少的人都吃得起。

这个人还想到了许多容易办的事情。此人成了第一个餐厅经理，他创立了一门行业；无论是谁，只要认真经营和善于经营，是准赚钱的。

餐厅经理带来的好处

餐厅经理在法国开始出现，后来欧洲各国也相继有了；他们的出现，对所有的公民都有极大的好处，对科学也很有利：

一、有了这个办法，每个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办事或游玩，都可在合适的时间用餐。

二、用餐的人不会超过他所准备的饭钱，因为他预先知道他要的菜每份值多少钱。

三、雇客付清了饭钱，就可以随意点吃硬的、软的或味儿美的，可以喝上法国或外国的好酒，还有木哈咖啡，用两大洲的调料增加菜的味道；只要他的胃子受得了，他爱吃多少就吃多少。餐厅真是贪嘴的人的乐园。

四、对旅客或异乡人，对家住乡间的人，一句话，对所有不在家里生火作饭或暂时没有作饭设备的人来说，都是很方便的。

在我所说的那个时代（1770年）以前，有钱有势的人几乎是独占两大优势：他们旅行的速度快，而且总是到处带着女佣人。

自从有了二十四小时可走五十法里的新式车子以后，第一个优势没有了；在餐厅经理出现以后，第二个优势也完了；有了餐厅经理，就等于人人都有女佣人了。

任何一个人，只要有十五到二十个法郎，就可以到一个第一流的餐厅经理那儿去用餐，就可以吃得和国王一样好，甚至更好；因为给他端来的菜，

我们 1834 年提出的论点，今天已经得到了证实。除了几个政治庸人以外，大家都认为改革选举的办法，其价值不大。对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只要改革的时候不把社会问题挤掉，不把它压下去不提，在官场如此腐败的情况下，社会学派是可以而且应当支持这种改革的。（第二版附注）

和国王的菜一样美，而且还可以随意点菜，不受任何人的想法的约束。

竞赛

我们已经说过，餐厅经理的出现，对科学的发展也是很有利的。

自从人们得知：单单一份烧得很好的肉，就使那个发明烧肉的人发了财，此后，利益这个强大的动力便唤发了人们的想象力，使所有做菜的人尽力发挥他们的本领。

从分析中得知，在迄今被人们认为是无用的物质中，新发现了可以吃的东西；旧的作菜方法也得到了改进，外国的新发明也引进了法国，世界各地的方法都采用，所以，我们可以说，吃一顿饭，就等于是上一堂食物地理课。

卖定价饭菜的餐厅经理

当烹调技术日益发展、新花样菜日益繁多、价钱愈益昂贵的时候（因为做新花样菜总是很花钱的），同样的动机，即想赚钱的动机，又促使这门技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至少在花费方面是这样。

有几位餐厅经理想把饭菜作得又好吃又省钱，面向经济不甚宽裕的人；这种人的人数当然是最多的，因而可以保证招徕大批的雇客。

他们在价钱不贵的东西中寻找那些只要作法好，也能作得好吃的东西。

他们发现在屠宰场（巴黎的屠宰场一直是相当好）的肉里，在海鱼（在巴黎是很多的）里，有一种取之不尽的资源；再加上蔬菜和水果由于采用了新的种植方法，价钱都很便宜。他们计算了一个中等食量的雇客要吃多少东西才能吃饱，要喝多少酒才能过瘾。

他们注意到，有许多是由于新上市或季节关系而价钱贵的东西，晚些时候卖，便可免掉价钱贵的麻烦。最后，他们一点一点地算得如此之精确，他们只赚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的利润，使常来用餐的人只花两个法郎，甚至不到两个法郎，也能吃饱喝足，对于这样的饭菜，即使是有钱的人也会感到满意，因为在自己家里要吃上质量这么好、花样这么多的菜，每月至少要花一千法郎。

从这个角度看，餐厅经理为每一个大城市居民中的这一部份人是帮了大忙的；这一部份人当中，有外地人、军人和雇员；餐厅经理帮他们解决了一个问题：代他们请了女佣人，花钱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很便宜。

按照这个路子经营的餐厅经理，并不比他们的同行赚的钱少，而且还会象那些采取截然相反的路子经营的人倒那么多的霉。他们发财的速度虽然慢，但是是很可靠的，因为他们一次赚的钱虽然少，但天天都在赚；这是一个数学问题：把单位数相等的数加在一处，所得的总数总是相等的，无论是十个十个地加，还是一个一个地加，其结果都是相等的。

考究饮食的人如今还记得自从有了餐厅以来在巴黎出了名的那几个餐厅经理的名字，例如波维利那、麦俄、罗贝尔、罗斯、勒嘉格、韦里兄弟、埃内费和巴勒恩。

餐厅里的美食家

把几家第一流的餐厅的菜谱，尤其是韦里兄弟和普洛旺索兄弟的菜谱，一加研究，便可看出，来餐厅用餐的人，午餐最少也有：

十二种汤

十二种糕点

二十四种冷盘	二十四种鱼
十五或二十种牛肉做的正菜	十五种烧肉
二十种羊肉做的正菜	五十种甜食
三十种鸡鸭或野味做的正菜	五十种餐后点心
十五到二十种小牛犊肉	

此外，幸福的美食家至少有三十种酒可供他选择，从勃艮地葡萄酒直到匈牙利葡萄酒和开普敦葡萄酒，应有尽有；除此之外，还有二、三十种加香料的酒类，还不算咖啡和其他混合饮料，如潘玻酒、尼加斯酒和乳酒冻等。

一位美食家午餐所吃的这些东西，主要来自法国，例如肉食、家禽和水果，其他的東西，有仿照英国人作的，如牛排、威尔斯乳酪汁和潘玻酒等；有来自德国的，如泡包心菜、汉堡牛肉和黑森林牛肉片；有来自西班牙的，加什锦杂拌、玛拉加葡萄干、塞尼卡胡椒火腿和各种葡萄酒；有来自意大利的，如通心粉、巴马干酪、波伦亚灌肠、粟粉粥、冰镇饮料和酒类；有来自俄国的，如肉干、熏鳗鱼和鱼子酱；有来自荷兰的，如鳕鱼、干酪、鲱鱼、柑皮酒和茴香酒；有来自亚洲的，如印度大米、西谷米、咖喱、希纳茨酒和咖啡；有来自非洲的，如开普敦葡萄酒；最后，还有来自美国的，如土豆、甘薯、波罗、可可、香子兰果和糖等。以上这些，足以说明我们在前面所讲的，在巴黎吃那么一顿饭，简直是吃遍了各国的东西，尝尽了世界各地的美味。

为了从我们引用的这段文章中得出结论，只须指出这一点就够了：法郎吉的炊事间，是一个供应一千八百人的大餐厅，各种味道的菜都有，无论钱多的人或钱少的人都吃得起。尽管每一个人在法郎吉订有一份固定的饭菜，但绝不禁止他们另外加菜或单独点菜；这种办法，除了有布里雅—萨瓦兰所描写的两种餐厅的好处外，还有这样一个大优点：法郎吉对它的成员们消费的数量和爱吃的东西掌握得最清楚，因此可以按他们的需要去办。须要补充的是：法郎吉是为它自己办餐厅，因此它不象文明的餐厅经理那样想方设法赚雇客的钱，一顿饭多榨取一倍或两倍的价钱。法郎吉的饭菜，是值多少钱就卖多少钱。

在结束本节的时候，我们要指出：各种价钱的菜都有，剩菜能得到利用，残余的东西用去喂猪，所有这些，在协作制度中是一笔巨大的节约，而在分散经营制度中是绝对办不到的。

2. 洗衣间

现在，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洗衣桶，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各种衣服、袍子、头巾和便帽，还有厨房里用的粗糙的脏布。将来，这些洗衣桶都将通通取消，衣服分散浆洗的乱糟糟的情况将不再存在。人们将看到一个漂亮的大洗衣间，里面整齐地安放七口大锅，锅里盛有不同温度的碱水（有专门的仪器指示水的温度）。洗衣的水，将由水泵、虹吸管和装有阀门与龙头的管道构成的一套装置来供应和排放。设有各种专门的盆子，分开放粗布衣服和细布衣服；容易掉色的衣服、半脏的衣服和脏衣服，都分开洗。将使用蒸汽、漂白剂和其他化学剂与机械设备，从而大大减少洗衣的费用和劳动强度。采取

有人说，十一个苏这个平均数不对。即使平均数再高一点，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十一个苏这个可怜的数字，实际上比法国三千三百万人口中的二千八百万人口的平均消费数还高得多。在世界各国当中，这还不

协作制度的办法，又经济又省事，将取得很好的效果。洗衣工作也不再为人们看作是低贱的，因为它采取了技术和科学相结合的办法，而且由于这项工作日益扩大，所以愈来愈显得重要了。在现今的社会中，当大规模洗衣业开办的时候，有些学者和贵族，如沙普达和贝托莱，不是自己就当洗衣匠和染匠，经常亲手干这门活儿吗？

须要指出的是：工业之由小规模生产过渡到大规模生产，机械是帮了大忙的，将来它也将很快进入家庭工业，虽然它今天还未在家庭工业中得到应用。文明人的家中只使用了一种机械设备——旋转烤肉扦。不过，现在也出现了由医院、城市或政府开办的饭店、洗衣房和专洗床单与衬衣的商店。在一个虽不宽敞但很整洁、备有几部机器、一个带隔间和管道的大炉灶和一整套炊事用具的饭店里，有五、六位妇女工作，就足够做八百人、一千人或一千二百人每天的膳食。在巴黎残老军人院中的那个相对说来不算太宽敞的厨房里，做官兵加在一起五千人的饭是很经济的。

化学、物理和机械学，在协作制度的家庭事务中将起巨大的作用，在炊事方面，在水果和肉类的保存与衣服的浆洗方面，都将得到应用。在分类存放全区收获物的粮仓的管理方面，在法郎斯泰尔的食物贮藏室和大地窖中，也将使用这些科学技术，并取得惊人的效果。

3. 地窖和粮仓

这段文章，我是在盛产葡萄的地方写的。这个地方，土地分散的情况之糟，简直令人痛心。

萨兰的葡萄种植人，每年的损失真是没法计算。我眼中看到的情况，在一切小地主或小葡萄园主的土地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

首先，大部份地窖都很窄小，不方便，位置不好，保管不善，总之情况糟得很。其次，这些穷人只能一点一点地添设备；到处都堆满了一大堆破破烂烂的小桶。

如果年景好，丰收了，他们无法把所有的葡萄都存放起来，只好贱价卖一部份给做投机生意的人；常常看到他们把葡萄一收下来就当场卖掉。这里的葡萄种植人将但率地告诉你：丰收之年，对他们来说反而是糟糕之年。葡萄大跌价和收葡萄的费用增加，这是丰年给他们带来的两个破产的因素，何况还有按葡萄数量征收的入市税哩。

丰收，丰收，劳动的人反而挨饿！这是什么社会啊！

这些各自分散经营的孤立的葡萄园主，在管理他们的地窖方面，不知道要花费多少劳动力啊；而统一贮存的大地窖，象我们在大农场里看到的那样，有直径几米大的大桶，管理十分方便，所以两者简直无法相比。在法郎斯泰尔的贮藏室里，一切流体都是通过虹吸管道和软管，用空气压送和排放的。

由于各自分散管理，在成千上万个文明人的小地窖里造成的损失，人们还不了解，而我在城里和乡间是见到过好几百个这方面的例子的。由于这种不为人知的混乱状态和地窖的地点不适当和用具很差而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无法估计的。除了这些令人烦恼的情况外，在葡萄的收获方面也是乱糟糟的，使葡萄的价值遭到极大的损失，因为质量不同的葡萄往往乱七八糟地

是最坏的。须知问题不在于不取之于任何人，而在于：社会问题的根本，始终必须千方百计大量增加公众的财富。

堆在一起，互相掺混，影响了葡萄的卖价。法郎吉是按葡萄的不同品种分开收的，而且是在不同的时候收的；收获的葡萄还要经过分类，按不同的情况分别处理。这样一来，它收葡萄的费用就少得多，而质量也好得多。

葡萄酒工艺学或葡萄酒管理学，是一门巨大的学问；这门学问的应用，是需要一些设备的，这一点，目前的大多数葡萄种植人还不太了解；此外，作起来，规模小了也是不行的。而他们却往往以为用几只高脚酒杯适当地进行简单的混合，就可预防酒变质或提高酒的质量。

还有，这些小种植人需要钱生活，须要把地窖腾空，以便存放以后酿造的酒，因此，虽然酒还是生的，也只好卖掉；而法郎吉则不然，它早有准备，把酒存放几年，让酒变陈，从而使酒的价格和质量都提高两、三借。价钱之所以少卖那么多，是因为急于售完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的利益将垒被夺走，因为投机商或批发商在今天赚钱的办法，就是把酒留起来，过些时候才卖，价钱就高了。

把这些道理推而广之，把它们用来分析其他的收获物或其他一切家庭式的生产活动，你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家庭式的工业制度是一个怪物，它简直坏得不能再坏了。

请你相信，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这是个无情的数学问题，是准确计算出来的，而不是想象的。唉！尽管这样，也还是有数以千计的无知的人、傻子和笨蛋认为分散经营制度的经济状况是极好的，把法郎斯泰尔中的种种事情看成是梦幻。他们对法郎斯泰尔所知道的情况，同他们对月亮知道的情况差不多。

§ 农业部门 盗窃和打官司的事情绝迹

我们能够使我们土地的生产增长三倍。

弗朗索瓦·德·内弗沙锋

由于协作制度把分散占有的土地，经过预先适当估价后，变成了以全区的土地、房屋、物资和劳动产品作抵押的股份财产，因此，协作制度下的全区的土地均将象单独一个人的土地那样来管理。

这样一来，就不必花大量费用去建造和维修那些占用不少土地的围墙和各种边界，节省了所有这些非生产性的工程，因为它们是用来保护按简单的方式分得七零八散的土地的。节约的费用之多，真是难以估量。在法国也象在其他一切文明国家一样，建立围墙的砖石工程所花费的钱，不仅足够用来供那些住泥土和稻草盖的破房子的人或住地下室、小院子或城里的阁楼和亭子间的人修舒适的住房，而且还绰绰有余。

地产过渡到复合的形式，对所有的人，无论地主还是以以前的无产者，都有利，因此偷盗的行为将绝迹。谁也不会自己偷自己的东西嘛。偷来的东西和食物，有什么用？既不能拿回家里去，又不能拿去卖；一个人拿东西出去卖，这件事本身正好表明他是一个贼，因为所有的商业活动都是由法郎斯泰尔的行政部门负责管理的。再说，一个人用的和玩的东西都应有尽有，他干吗要去偷，干吗要去做卑鄙丢脸的事？顺便说一句，所有这些办法，在防止偷盗方面，比供文明的肚子挨饿的人阅读的道德论文还有力，比法庭、枷锁、

苦役和断头台还有效。坏事被防止了，做坏事的根源已完全铲除。把你们的监狱通通关闭，把囚犯全都释放，把预算上在镇压由于互相倾轧、贫穷和你们让人民所处的卑贱境地而产生的罪恶方面所需的千百万款子，也全部砍掉。

大多数官司和利害冲突，都是由分散经营制度和目前的组织太复杂引起的。协作制度一下子就结束了地边地界和侵占土地的争吵，结束了因沟、墙、篱分界线共有而引起的争吵，结束了数不清的争吵：地主和农民彼此都想吵赢，把对方吃掉，但结果是双方一起被法院吃掉。

这样节省下来的钱是很多的，此外，还可使那些搞法律的人转而去从事有益的科学技术工作。事物的新秩序，将把检察官、诉讼代理人和律师这一类不从事生产而过寄生生活的人通通赶走。这些人专想把别人的事情搞糟；他们妄图用他们模糊不清的思想是很少的。

结果，布朗被释放了；毫无疑问，在裁缝和小偷这两个行当中，他将继续于挣钱最多的一行”。（摘自一份英国报纸）

你既然认为在小偷和老实人挣的钱一样多的情况下，小偷就宁愿当小偷而不愿意作老实人，那你就要想办法使小偷这一行挣不到一丈钱，使老实人干的职业又吸引人工挣钱多。这样作，比你们的伦理学、法律和监狱还有效。“你喜欢偷东西而不愿意工作。”唉！愚蠢的立法委员，这要怪你，因为你没有使工作在人民心目中比偷东西好！

除上面这段插曲外，再举蒙台涅讲的一个例子；这篇故事的寓意何在，读者一看就知道的。它所叙述的事情，除个别情况和谨慎的措辞外，表明今天的小偷和任何时候的小偷都差不多。

“有一天，我在阿尔迈尼亚克，我从一个亲戚的地里到一个绰号叫‘三只手’的农夫家去。他向我讲了他一生的事情：他不愿当乞丐，而要凭双手劳动吃饭，可老是挣钱不多，照样穷。于是他打定主意去偷。他年轻的时候，凭他的力气干这件事，很安全。他到别人的地里去偷葡萄，但地方太远，东西又多，一个人一个夜晚扛不了那么多。不过，他也想办法弥补他给人家造成的损失、如果被偷的人不富裕的话。现在他已经老了，就一个象他那样的人来说，也可以算是富翁了；他靠的就是这门职业，对此，他现在已公开承认。为了求得上帝宽恕他偷了人家的东西，他决定要每天都对他曾经偷过的人的后人做好事，使他们感到满意。如果他没有完成这件事（因为他要一下子做完，是不可能的），他就交给他的子孙去做，偷人家多少就还多少。这个故事，不甘是真是假，都说明这个人已认识到偷盗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他恨这种行为，但没有象恨贫穷那样恨得厉害。他非常后悔，但由于采取了这种作法去抵消和弥补他对别人造成的损失，他也就问心无愧了。”和歪道理去指导公众的事情，结果反而把公众的事情搞得一团混乱。所有这些情况，用他们最近四十年间发表的著作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些贪图钱财的人，在现今的社会中堕落成骗子的人，将来会变成有用的人的；他们将比他们今天玩弄词藻和鼓励唇舌更加体面和挣更多的钱。

我已经讲过，大规模耕种与分散耕种相比，有它巨大的优越性。前面讲过的话，我就不再重复了。分散经营制度使土地贫瘠，遭到破坏，变成碎块；它使牲畜的品种变劣和退化，并使耕种人增加一些笨重的工具，使劳动量、

这里所说的“法里”，是古法里。一古法里，约等于四公里。——译注

停耕的次数和时间的损失都成倍地增加。由于墨守老一套的作法，再加上无知和缺乏资金等原因，也阻碍了好的科学方法的采用。

协作制度的耕作具有许多与分散经营制度的耕作相反的优点。这是已经讲过，大家都明白了的。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复合的产权所产生的效果和偷盗不再发生的原因。请看傅立叶的一段话：

文明人在作物的分布和轮作上，在收获的时间上，有一个主导的思想，那就是怕偷。你对一个农民说：“你在那儿种小麦；要是我，我就会在那儿种葡萄，我觉得那块地种葡萄是很合适的。”“是的，”他回答道：“但这块地方我没法儿管，我种的东西可能被人偷。”如果你责备他葡萄收得太早，还没有成熟就收了，他就会对你说：“你说得对；但是，有人来偷，我一粒葡萄也收不到，所以只好在葡萄还没熟就摘了。”

《论协作制度》卷二第 54 页

在和谐制度下，人们就不会有被偷的危险了；作物的分布，将因地制宜，不会有什么原因使得他不敢在他选择的土地上种适当的作物。作物的分布有三种方式；这三种方式，我们在后面即将谈到。按照这三种方式分布的作物，将使和谐制度的农村具有一个令人愉快的样子，采用最科学的农业管理方法，使土地的生产得到最大的增长。

现在，让我们从《论协作制度》中引用一段话来论证复合的产权精神所产生的良好影响。

调停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是协作的或复合的产权精神。在和谐制度下的穷人，即使是只拥有一点儿股份，即使只有二十分之一份，他也是整个区的地主，有权参与管理；他有资格说：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宫殿，我们的城堡，我们的森林，我们的作坊，我们的工厂，这些都是他的财产，他和所有一切动产和土地都有关系。

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有人去破坏森林，一万个农民都满不在乎地看见他破坏。森林是简单的产权，是属于地主的。他们必须损害地主的利益才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因此暗中拼命破坏。如果洪水冲刷土地，四分之三的农民都会拍手称快，因为洪水沾不到他们的边。看见洪水袭击附近的财主的地，他们反而高兴，因为那个财主的地是简单的产权，与其他的人没有关系；他们对它毫无兴趣。

在和谐制度下，大家的利益是结合在一起的；每一个人都是协作者，因为不说别的，单从按劳动分红来说，他也是有份的，所以每个人都希望整个区兴旺繁荣，哪怕是一小块土地遭到破坏，大家也都感到难过的。因此，在协作者之间已经普遍存在着友好的善意：他们不再是领工资的雇工，而是利害与共的人了。他们知道，在生产上稍有损失，哪怕是只有十二个奥波尔*，也将使那些由于没有财产和股份而只能领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三种红利的人少领五个奥波尔。

《论协作制度》卷二第 78 页

今天，对鱼和野生动物的捕杀已经到了高峰。人人都在滥捕滥杀，大量

《立宪党人》在一篇文章中把它认为比任何一本现代著作都更有意思和更令人快乐的傅立叶的学说剪裁裁裁，大加砍伐，然后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精明的论断如下：

偷猎。文明人甚至给河里下毒药，而在毒死的鱼当中，他们只能捞到二十分之一！在和谐制度下，滥捕滥杀不仅不会带来任何个人的好处，反而会损害大家的利益：不滥捕滥杀，这对每个人都有巨大的好处；单单从这一点出发，复合的产极精神也将要求人们对河流和森林要加以治理。对打猎期和捕鱼期的开始与结束，要作出规定；不能象收庄稼颗粒不剩那样，把鱼和动物都捕光杀尽。所有的人都知道，把河流和森林治理好，就可为国家开辟一项不小的资源。不过，打猎和捕鱼的政策，只有在群众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制定，而且对大家都要有利，这一点，在分散经营制度下是办不到的。

由于采取了种种措施，再加上在协作制度下行动统一，因此可*奥波尔，法国古时的一种小辅币。——译注以很容易地消灭种种害虫、猛禽、昆虫和野兽。在当前的无政府状态下，二十个庄稼人尽管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消灭他们地里的毛虫，结果还是消灭不了。因为，如果附近的农民不照他们那样消灭毛虫，如果他们的措施不为大家采纳和一致行动，他们无论花多大的力气，也是白费劲的。看见一百到一百五十个农业社每年都要去和老鼠和毛虫打仗，真是好笑；至今消灭鳃角金龟的法令依然存在，并由倒霉的专区区长去执行。

文明人被昆虫弄得无法应付，耗费了许多钱财，打了大败仗，却还好意思称自己为创造之王！你们要明白，这是因为孤立的人是人类当中最虚弱的人，最可怜的人和最受罪的人。虽说上帝让人类来统治这个世界，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把地球上所有的人都集合在一起。王冠不是给个人戴的，而是给人类戴的。人类只有在能够统一他们的行动和力量之日，才能戴上王冠。而在那时以前，人类只不过是一个漫画中的国王，一个象沙朗东笔下的凯撒和亚力山大那样的国王。你们看，文明制度采取的办法真是好：它派去消灭害兽的王室捕狼主猎官，正是那个在全王国中最致力于保护狼的人，因为没有狼，也就没有王室捕狼主猎官了。可怜的文明制度啊，你的保护人的确有夸赞你的理由！多么巧妙的办法啊！在任何事情上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接着往下继续叙述。

一条小溪流过一个长长的山谷。你要知道，这是上帝让它这样流的，以便灌溉它所流经的草原和农田，使两岸显得一片清新，土地肥沃，富有生气。这是完全办得到的。但是，在文明制度下，它两岸荒凉，到处是沼泽，而人们却还在那里互相争吵，打官司。在和谐制度下，人们在山谷的上头整治盆地，统一修建灌溉的水渠，这样，小溪带来的收益将增加一倍，因为它水库里的鱼多，农作物和到处是绿树与花朵的山坡得到了普遍的灌溉，产量将增加两三倍。

以上所说，无可辩驳地证明，实行协作制度的区的高超的农业管理办法，具有不可估量的生产力。如果我们站在更高的角度看问题，充分发挥统一耕作的效力，让大家迅速模仿第一个实行协作制度的区的样子，使新秩序在全世界实现，那是多好啊！

§ 工业制造部门

机器问题

在一个车间里，只要使动作能够简化到可以用狗代替人去作，可以断定，狗就会

变成工人，而工人就会变成乞丐……。那么多被一个机械师的才能弄得无事可作的人，怎么办呢？

莱蒙提

在这个部门中，大规模制造与小量制造相比，有巨大的优越性；这一点，已经有许多事实充分证明了。大制造厂有机器，有资本，有大厂房，再加上实行劳动分工，所以它在哪里建立，就很快把哪里的同类的小厂挤垮。这也是已经证明了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几点重要的看法要向读者提出来。

今天，当一架机器得到了采用，它马上就会使许多工人失去他们的工作。我们都知道，在巴黎附近的采石场里，大家都不敢用机器锯子，因为机器的巨大力量，将夺走他们所畏惧的大批工人的谋生的工具。拉斐特先生本想办一家啤酒厂，但有鉴于此，便不办了。最近在巴黎还有人不敢用机器作粗布裤子，因为这个新发明的东西将使三万个靠这个工作艰难度日的妇女受到沉重的打击。

一方面要使社会财富成倍地增加，显然是要采用机器才能办到，但另一方面，采用机器，又必然会引起可怕的恐慌，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这种恐慌，已经有千百件事实证明它必将出现，因为，尽管有我们刚才所举的那些例子，但大工业家对我们所说的危险后果也不怎么畏惧。不论他们畏惧与否，一般他说，在现今的社会形式下，一种机器的采用，固然是一件好事，节省了许多劳动力，但也随之产生一种与它节省的劳动力恰成正比的坏处，这就是说，机器的生产力有多大，它带来的坏处也有多大！好处和坏处就是这样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只好：要么就不要这个好处，要么就要这个好处的同时也要那个坏处。这是颠覆性社会的第七个一般的特点（恶性循环）的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在颠覆性社会中，恶性循环将使每一项改进的办法都连带有可指责的毛病，使每一项新生的事物都连带有一种痛苦（参见第 69 页边缘祸害表）。

唉！请问政治经济学将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如何解决？唉呀！我的上帝，还是用它那一套东拉西扯的话来解决，和解决大地产与小地产、垄断与无政府竞争这两个问题的办法完全是一样的。它不仅不承认两者都有缺点，不指出有把工业的利益重新加以结合的必要性，反而向你说一套又幼稚又阴险的滑头话，企图证明对于因采用机器而造成的暂时的坏处，不必担心。诸位先生，这种坏处是暂时的吗？难道人们就不再继续不断地搞发明和改进机器了吗？你说这种坏处是暂时的，难道以后就不会每天都发生，因而就不会成为你所喜爱的文明制度中的长期的现象吗？

问题不只是这些；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博士们还有一个更加稀奇的新发现。

他们说：采用一种机器，这不仅不会损害无产者的利益，相反，这对无产者来说，乃是一件好事。他们的理由有二：

第一个理由是：机器制造的东西价格低廉，工人们可以在市场上以较低的价格买到，所以说，一个每天挣四十个苏的做棉布帽的工人，在由于工厂采用了一台做棉布帽的机器而使他失业的时候，他应当感到高兴，因为他要花十六个苏才能买到一顶的棉布帽，以后只用十个苏就能买到了。当这些先生们从你这位幸福的工人，走运的工人……饿着肚子对进步、政治经济学、

工作自由、保障工作自由的法律、宪章和社会大唱赞歌的工人面前经过时，你应当恭恭敬敬地摘下你的棉布帽，向他们致敬！

博士们所举的第二个理由是：价格一降低，消费的数量便增加，因而生产的数量也将随之增加。结果，安装了机器之后，雇用的工人最后还是和以前一样多。啊！“最后”！而在此以前呢？在裁减工人和他们又回来工作这段期间，情况是怎样的呢？诸位先生，你们能讲一讲吗？

简直是一派胡言！你们既然承认机器的发明是日新月异，每天都有，为什么又不承认危机也是每天都有呢？我很希望有人在明天发明一种政治经济学蒸汽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们要瞧瞧，那些靠书本和经济学讲义生活的蠢驴似的学者是否将修改他们对工人们由于机器的发明而获得的幸福的看法！

为了提醒那些经济学家，彻底加深他们的学问，你去问问他们：如果有人发明一些可用来代替所有一切工人的机器，其结果将如何呢？结果必然是：那些愚蠢的没有心肝的学者的学说将达到理想的境界——产品的价格将降低，然而工人们也将没有钱买那些产品。

只要我们还处于非协作制度的环境，处于分散经营制度的环境，坏事和好事就必然会联系在一起，走向第四阶段的封建主义。

现在，请你置身于协作制度的环境中。很显然，采用了机器，便可使整个法郎吉富起来，这对所有的人，对业主和劳动者，都有好处，因为业主和劳动者都将分享法郎吉的利益。他们是合作者。我们还将论证：法郎吉的劳动组织形式保证了每一个人都有很光荣地分配给他去完成的工作。

对于这个问题，也和其他问题一样，面对分散经营制度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和文明的、搞分散经营制度的经济学家的愚蠢行为，只有协作制度才能提出这种真正的、好的、合乎人情的解决办法！

我们继续阐述我们的理论。

我们知道，在大规模制造中采用分工的办法，对生产力的提高，简直是无法估量的[■]。

这个分工的原理，迄今只是在工业中得到应用，因为只有工业才进行大规模生产。分散经营制度的农业和家庭制造业都不采用这个原理；然而协作制度的农业和家庭制造业却非常喜欢这个原理。它是大量生产财富的办法之一。我们应当记住这一点。

我们在结束本节的时候，还要重新提一下：把车间和作坊的工作与农活结合起来，法郎吉便避免了由于天气或季节造成的时间上的损失。窝工的现象没有了，一分一秒也不浪费，不再有时间上的损失了。

最后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看到，有些居住在贫瘠的土地上的居民，例如汝拉山中的居民，由于把手艺活儿和农活结合起来，便有了使他们过相对说来是富裕生活的保证。他们的生活，与某些耕种肥沃土地的农民的贫困生活，恰成对照。

在我们的山区里，有些人在农忙的时候种庄稼，而在天气不好或六个月的下雪天里，便打造五金器皿和做最精细的钟表活儿。由于采用了这个办法，

[■] 情，必须能得出立刻见效的具体结果，我们才能认真讨论。我们并不认为当前的社会不愿意在它身上搞点实验科学。为了阐述我们的看法，并使另人更加了解公众对进行改革的试验的厌恶和抵触情绪，我们曾经想找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我们深信，这样的比喻是找到了的。”

他们可以和附近的日内瓦的大工厂竞争；他们要是不采用这个办法的话，日内瓦的大工厂很快就会把他们挤垮的。由于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制造的东西价钱特别低；康士坦丁堡和东方各国的钟表生意大部份都是他们在做（这是我们汝拉山中的山民给经济学家们上的另外一课）。兰斯附近的纺织美利洛毛料的人、圣康坦附近的纺织平纹薄呢和巴勒吉沙罗的人和色当附近的织地毯的人（他们至今都没有用机器织过），采用同样的协作制度，也取得了类似的效果。

§ 商业部门

丈夫：你当家把我都搞破产了。

妻子：商店里的东西那么贵，这能怪我吗？

《夫妻对话》

在商业活动方面，协作制度胜过分散经营制度的地方，远远比它在家庭制作业、农业和工业方面胜过后者的地方还多。这一点，是很容易论证的。

每一个小家庭每天都要买或卖各种各样的东西。君不见，在城市附近的村庄里，每家都有一个人每天要花半天时间把一小罐牛奶或一些蔬菜拿到城里去卖？君不见，农民为了卖一本木头、几袋谷物或一堆草料，便在小酒馆或市场上呆一整天？

其次，每个家庭主妇要逐日去买肉、买菜、买杂货和各种必需的家庭用品。这要浪费多少时间啊！许多时间都花费在要和那么多商人打交道！这就是各家分散去买或卖的结果！多少财富被这种非生产性工作所吞噬！在这里，读者请回忆一下我专门在有一章里对无政府状态的商业的批判。

好！假定协作制度的区组织起来了，那吗，在运菜或运奶方面用一辆或几辆车子，由一个或几个小孩驾辕，就可代替四百个今天把东西这么辛辛苦苦地拿到城里去卖的妇女。

协作制度的家庭和法郎吉的商店，均定期大量购买货物；法郎吉与法郎吉之间在买货和卖货方面是直接打交道的。它们在农产品、手工制品和机器制作的方面，买卖的东西数量很大，这样就使生产者和消费者有了直接联系，绕过了寄生的商人的爪子，从而可节省被商人夺去的利益。商业活动今后是再也没有用处了，商人将大批回去从事生产。我们在后面还要再次谈到诚实的和直接的商业的无数优点，再次谈到省与省之间，国与国之间、洲与洲之间的产品交换方式和流通方式。在这里，只须把这个原理用来说明一下法郎斯泰尔中家庭每日物品供应的办法就行了。此外，每个法郎吉消费的菜，大部分都是它自己种的；所吃的肉，也大部分是它自己养的牲畜。当然也有从别处运来的食品；通过有组织的商业活动是很容易把别处的东西运到各个法郎斯泰尔的。

总之，协作制度的家庭什么东西都在产地直接向生产者大批地买：东西直接卖给消费者，不让无数商人从中牟利，把现在由商人赚去的钱，由自己来赚了。

§ 行政管理部门

顺利地追收未收上来的税款；压缩征税工作中的开销；可以做到在使国库收入增加一倍的同时，把每个人的捐税减少一半；短期内全部付清公债而又不损害个人的利益。

特里朋

法郎吉取代了四百户分散的家庭，这样就可使行政当局在税款的征收方面十分顺利，并一下就解决了与此有关的种种问题。

在按照法郎吉每个成员的各种权利把全区的净收入分配给他们之前，就抽税；由法郎吉的行政部门将税款直接上交省行政部门，而不需要什么税务官、收税员、驻欠税者处的催税员和催税单送达员；不再有人打税务官司，也不会发生查封某人财产等事情。征税分四期进行，日期是固定的。这样的税收方式，每年可替国库和纳税人节省成千上万的款子。

法郎吉中的各项事业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对每一种产品应征的税，对每一个协作者应交的税，都互相给以充分的保证，因此用不着什么减税或免税，也没有什么收不上来的税款。一个省中的各各法郎吉也是彼此互相保证的。

不再收什么人市税、关税和间接税了；现今这些美妙的制度造成的种种卑鄙行为也将绝迹。

法郎吉成员的各项收入都应纳税，这样就使税款的分摊是公平的。单单用这个办法，就可把人们今天要求公平分摊税款的意见付之实行，实现在分散经营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仁慈的愿望。按净收入征税，同时又按比例征税，这才是理想的征税办法。

其次，与今天的税收办法一比较，便可看出，由于行政管理上的方便和大家都富裕，税收问题便成了一个不值一提的问题。为了彻底说明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从第一卷《工业改革》第 28 期上发表的一封信中摘录一段话来附加在这里。在这封信中，拉罗舍尔的首席直接税务官特里朋先生纯粹从他的职权范围来论述这个问题。请看他是怎样写的：

一、顺利地追收未收上来的税款。

法国有一千二百万纳税人（我指的是纳直接税的人），这相当于大约四千万个纳税额。为了要收取每个人所交的一份税款，便须要设立一个庞大的行政机关，从生产部门中抽调大批人员，长期办理此事，花费甚大；但尽管如此，税款仍未作到公平分摊；有钱人逃税，交得很少，穷人被搞得焦头烂额，叫苦连天；由此便出现了许多税款收不上来的情形，这对国库来说是一项大损失，而人民对政府也产生了极大的不满情绪。间接税的情况也是这样。征收间接税的手段很专横，影响遍及全体人民，尤其是穷苦大众，因此更加使人感到恼火。要消除这两种税收的性质，是不可能的，但把它们加以掩饰，使之公平并按一定的比例，一句话，使纳税人交了税而又无怨言，则是容易作到的。方法是：在法国的土地上到处修建法郎斯泰尔。大约要修建一万五千个。每个法郎斯泰尔以集体的名义交税，这样，便只定一万五千个纳税额就行了；每隔三个月收四分之一应交的收益税，不用法郎斯泰尔里的人感到操心。

课税的基数是很容易定的：只须把每个法郎斯泰尔土地上的出产、它的工业收入和它的平均消费数搞清楚就行了；然后，根据这三个数字确定一年应交的税额。这是一种真正的税额预定制。

这有什么作不到的呢？

二、压缩征税工作中的开销。

从上一条中就可看出，取消征税工作中的开销，是容易作到的。很显然，税额一经预先确定，就用不着设立那么多庞大的行政机关和使用两万多个收税员了；只用一百来个税务官就够了。这在行政费和税务机关的经费方面大约可节省九千万。

三、可以做到在使国库收入增加一倍的同时，把每个人的捐税减少一半。

我曾经说过，在协作制度中，收益至少也要增至四倍。因此，在现今的制度中，一个人如果挣两法郎，在协作制度中就将挣八法郎。如果他现在交五十生丁^的（即他一天收入的四分之一）给国库，而在法郎斯泰尔中就要交一个法郎；尽管他的税额增加了一倍，但他交的税款实际不到他每天收入的四分之一，而只有八分之一。两相比较，他的负担反而减少了一半。

四、短期内全部付清公债而又不损害个人的利益。

收益增至四倍，既使国库的税收增加一倍，同时又减少了个人的税额，所以可想而知，政府手中将拥有巨大的财源，再加上减少了政府的开支，所以财源必然大增。政府可用这笔钱来买回即将到期的公债。这种情况，使政府和其他那些债台高筑、走向破产的政权相比，具有无可争辩的优越性。

这些问题，比空洞的政治争论有意思得多。人们要自由，这很好！但只有走幸福和富裕的道路才能取得自由，想利用穷人骚乱闹事的办法去争自由是不行的。现在是新闻记者们认真对待这些问题的时候了。这是报界的头等重大任务之一……。

这里还不是研究在协作制度中如何使用这笔税款的地方。请放心，不会用它去养肥那些无所事事的懒人，也不会用它去办没有用处的事。

同各个省和法郎吉一样，国家只有这样作，才能满足它的需要和要求，才能举办各种使它自己受益的大工程，才能给它的职员发工资，给它的学者和艺术家发薪水，才能优厚地酬谢一切知名人士。税收将不再成为空话连篇地议论的题目；它是国家所需要的、并经各个法郎吉投票赞成建立的金库。

象我们刚才所作的粗略的对比，还可以举出许多。原理讲清楚以后，就要由读者把它加以推广，把它应用于社会工业生活的种种活动。不能忘记的是，分散的家庭的每一项损失，乘以一个国家的家庭数，则损失的总数是很惊人的；相反，把所有的法郎吉节约的钱加起来，把由此而得到的预算外收入和由于工业的合理布局而增加的产值加在一起，则社会的财富，与我们可笑的“持续增长的繁荣”相比，一个是深不可测的大洋，一个是令人厌恶的滥泥塘。

§ 藐视

在我们这个工业主义一贯藐视所有一切不属于工场、车间和模范农场的事物……

^的 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靠的。它说：“当前的社会有许多创伤，它的血液已经败坏，它已经衰老，软弱无力，快要死了。我们认为，它好比是一个愈接近死亡愈是贪生的老头儿，他巴不得再生一次，恢复青春；一个相信输血的功效的江湖医生来到这个老头儿的面前说：‘让我把你的血放光。我把你血管里的血都抽尽，以便注入健康、青春和活力。’”请你告诉我：为了得到重生，竟愿意让自己被杀死，这样的老头儿多不多？也许，社会将来会这样作的。

藐视法郎斯泰尔的时代，我们看见有些人企图用土豆种植法中的什么新发明来重新组织我们的社会^党。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摩西

我完全知道，这条道路在那些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纯政治学家看来，是一条太平淡无奇的小路；想通过厨房、家禽饲养场和家务事儿这条道路不仅要解决他们一心想搅乱的政治问题，而且还要解决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的社会问题，这在他们看来，大概是行不通。

是的，太低级了，太平淡无奇了。他们还觉得傅立叶和他的经济学是很可笑的；他们说傅立叶的经济学是火柴和蜡烛头经济学。这些侃侃而谈的先生们，他们是不屑于谈这些问题的！啊呀！他们思考的东西十分深奥和美妙，他们已经到了思想界的顶峰！他们正在哲学批发场向群众卖弄他们的学问，你快去听他们是怎么讲的。那位向我提供上面这段题词的博学的教授，将告诉你一些想也没有想到过的稀奇事儿。

你，你这位可怜的人，你这位好心的听众，你认为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关之所以分成两部份，一个众议院和一个贵族院，是因为原先在这个国家中有互相冲突的利益，有这两个机构代表的截然不同的势力。这个看法，在那些只有一点儿普通常识的庸俗的思想家也应该是明白的；但是，对“法国的哲学”^党的理论十分精通的思想家却告诉你，造成这种事实和利益冲突的原因，是权力的分离，是这种制度的形式。

“为什么长期以来在我们隔海相望的邻国，国内如此不和？为什么在我们自己国家内也如此不和？”他们用一句话来向你解释：“这是因为有两个彼此之间全用公文往来的议院，两个各自待在自己堡垒中的分开的议院。”——你想创造政治上的和谐吗？“推倒那些把他们分隔开的堡垒。”这真是一个绝招。这样一来，即将在革命大动乱中互相冲杀，而且已经在他们各有各的代表在两院中发出战斗叫嚣的英国贵族和英国民主派如果要彼此和好，就只须作一件事情，即互相接近，联合成一个“单一的议会”，就行了，而不要用爪子和牙齿厮打。英国人真是太简单了，连这个办法也想不出来！

至于我们，我们是温厚的法国人！我们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无政府状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说这个话的人，就是那位教授；他说：穷人与富人相冲突，老板与工人相冲突，年轻人与老年人相冲突，一个人的利益与另一个人的利益相冲突，大家都冲突得一塌糊涂……。好啦！“所有这些人的利益，只不过在表面上是冲突的，”——在表面上，你明白了吗？

你想协调他们，使表面和谐吗？他们还是用那个办法。“成立一个单一的国会，让富人和穷人，无产者和有产者，工厂车间的无产者和手工作坊的无产者，搞艺术的无产者和从事脑力劳动的无产者，让他们都坐在一条板凳

^党人》，这个当代愚蠢的自由主义的衰老的代表，一见到革命就打哆嗦，可是它也没有少为革命出力气。它想把一个以公社为单位，在一千人百英亩土地上进行改革的方案比作一个要把老头儿的血放光的江湖医生吗？说这个方案为了给老头儿注入健康和青春，就首先把他血管里的血都抽光吗，啊！你这个因循守旧、行为荒唐的老人，你这个煽动革命的祸首，你才是江湖医生咧！

上，面对面地互相解释，互相商谈，这样，和谐就自行产生了！！！”接着，又来了一位善说漂亮的空话的先生，他说：“我们要从人类神圣的爱中吸取灵感，我们要热情地互相作出必要的牺牲！！！”等等……”

请记住，说“牺牲”的人是他，是他本人说的：“要互相作出必要的牺牲……”

你想知道利益的和谐的真正基础是什么吗？——啊！真正的基础是牺牲这些利益……。这个办法真稳妥！

德·拉·巴里士先生在他临死一刻钟以前还挺活跃，可惜他没有再活些时候，到法兰西学院来讲比较立法学，向我们指出如何建立和谐的坚实基础。

不过，建立和谐，有什么用呢？——“在我们国家已经没有贵族了，今后也不会再出现了。”说这个话的人，还是那个谈论富人和穷人的博士。这些事情，人们还不明白。让我们把单一的议会的伟大原理加以归纳，从而详细阐明建立和谐的办法。

“立法议会应当忠实表达所有的人，所有的阶级和所有各种年龄的人的意见。在一个国家内有年轻人、老年人和中年人，所以在国会的代表席上，应该有老年人、青年人和中年人。”

还有两种高明的说法也是这个味儿：

一、“长着令人肃然起敬的脑袋（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关系，脑袋上已长白发）的年轻人，哪一个不为神圣的敬仰所感动？在我们的年轻人当中，哪一个不是准备好了要如此这般……”——可惜在说这个话的时代里，我们当中的那些年轻人却专用这三个词儿来指可敬仰的老年人，即：木乃伊、化石和老顽固！

二、“一接触这些青年人，未来的希望，向往生活和进步的人，哪一个老年人的冰凉的心不为神圣的热情弄得发热？在他们当中，谁不理解人类的新的需要，并准备如此这般……”——可惜在说这个话的时代里，这些年轻人，未来的希望，全都被老年人看作是危险的糊涂人，胡言乱语的人，头脑发热的人，不接受经验和历史教训的人！

唉！德·拉·巴里士先生，德·拉·巴里士先生！我刚才表示遗憾的话，是有辱于你的继承人的！

这位教授写了一本论述法国大革命的书。

在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曾召开过一次贵族、第三等级和僧侣的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他们意识到自己是有力量的——想建立一个单一的国会，而不愿象贵族和僧侣那样想建立三个议会。只建立一个议会，一个单一的议会。要追溯伟大的和谐的办法的发明，就要追溯到这里。

然而，第三等级把在单一的议会中代表其他两个等级的人的脑袋砍掉了。无论是从总的方面看，还是从细节上看，他们都是殷切希望实现和谐的……。从此以后，单一的议会中便只有第三等级的人。其他两个等级的人都和谐掉了……。

说来也真是奇怪！在这个完全由第三等级的代表组成的单一的议会中，爆发了可怕的争执。拉穆赫特这位忠厚的教士，这位诚心布道、具有献身精神的人，这位与一切身穿哲学外衣的人迥然不同的人，看到这个现象，便走上讲台，发表了一个如此之富于深刻的理智，富于基督的慈爱和天使般的热忱的演说，以致所有的人，无论是平原派、吉伦特派或山岳派的人，都流下了眼泪……。须知这些人平时是不轻易落泪的。

果然，大家都张开双臂，各党各派的人互相亲热，互相谅解，把一切都忘掉，把一切分歧都奉献在祖国的祭坛上，大家欢呼，发誓要团结，要彼此相爱：他们在大厅中互相拥抱，在讲台上互相拥抱。出现了一片爱国主义的狂热，一片激情；这真是天赐福音……

可是第二天，山岳党人便把四十个古伦特党人送到革命广场上去杀了头。

和谐的气氛并未到此便停止。以后的情况，你们是知道的唉！可怜啊！可怜啊！这一切都是发生在用我们的城市化成的瓦砾上，发生在蛆虫还没有吃完的尸体上；在这场可怕的灾难发生之前，已经出现了这一天必然到来的迹象，而今天那些爱出风头的夸夸其谈的演说家还在用狂妄的言词来假惺惺地煽动年轻一代的革命激情；他们为了在年轻人面前高谈阔论，竟公然违背常识说假话！

我就某种人向你们讲的这番话，也适用于其他的人。这是一个例子，而不是一个例外。他们兜售的是同样的货色：灾难和空话！只不过在数量和制造的方式上不同罢了。另外，在他们的旁边，在官场中，不也是有人在搞战略战术和玩弄阴谋诡计吗？这些老奸巨滑的议员，不也是在耍花招吗？有些人不是在说要以小集团的利益为国家今后的原则吗？这些政治上的江湖骗子，这些在群众心目中一直被愚蠢地认为是很能干的人，他们空话连篇的演说在阅览室中还有一大群人在反复阅读哩，我们要问一问：他们除了说空话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学问？

尊敬的国事改革家们，我们要瞧一瞧你们的革命的空洞词句是不是象你们所说的能当法郎斯泰尔的上豆吃。好嘛！你们对我们的火柴和蜡烛头经济学作出了你们的结论。好！我们也一样，当我们在一边看到的是一个有天才的人，以对炖肉的计算为依据，把那个解决了普遍的命运问题并向人类揭示了他的定律的牛顿的脑袋打开了花；而在另一边，则是一批厚颜无耻的平庸的诡辩家；他们傲气十足，实则百无一能，只知到处制造混乱，用一大堆希腊的、罗马的、英国的、美国的胡言乱语，用听起来响亮但实际上同他们的头脑一样空洞的大话和一套一套的理论把国家搞得乱七八糟，把人民引向灾难和政治斗争：当我们看到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也会得出我们的结论的。

请你们瞧着，我们也会得出我们的结论……

这些人今天在侮辱天才，恶毒地压制他的声音！！！！

先生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果你们用忠心、善意和公正来对待我们，我们将毫无怨言地向你们伸出手来，但是，如果你们想对这个你们压根儿没见过、而且无法弄懂的伟大学说随意阉割，妄加评论和诬蔑，如果你们冒冒失失地动它，你们将挨骂的。我们已经作好了打的准备，也作好了心平气和地商讨的准备；如果你们要打，那好吧！正如圣女贞德在奥尔良城墙下接连三次向英国人说的：“将来看谁该挨打！”

以上所说，已经足够驳斥这些对法郎斯泰尔抱轻蔑态度的可笑唯物主义者了，已经足够驳斥这些所谓的人民的朋友了。这些人之所以侮辱这个学说，是因为这个学说首先探讨的是：用什么办法才能保证人民有独立与尊严，保证社会有秩序与和谐，有大量的财富公平地分配给大家，把大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把各个阶级联系在一起。现在，让我们把这些蠢人放在一边，谈谈别的。

我还没有列举在和谐的秩序中的生产的巨大源泉，不过，聪明的读者可

能已经充分认识到，协作制度将给被分散经营制度弄得又苦又穷的地方带来大量的财富。因此，我可以根据这个已经充分证明的结论，阐述我的看法。当人们愈是深入探讨这个协作制度的新世界，则愈将发现这个新世界所拥有的宝藏，比勇敢的但受人迫害的克里斯托夫·哥伦布指引人们去寻找的新大陆上的宝藏多得多。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改善分散经营制度的问题，也不是提高哲学和哲学家的水平或使哲学达到和谐的问题，而是要建立协作制度的问题，因为只有这个制度才能实现人的命运。

虽说人在分散经营制度中不安适，他的情欲处处与别人的情欲相冲突；有些人诈骗钱财，偷窃东西，互相厮打和残杀，但这并不表明上帝无能或他给我们办了坏事。那些每句话都要提到上帝并按照创造人类天性的上帝的意志痛骂人类天性的合法情欲的哲学家，也是这么看法的。这种情况，是人类尚未按照他的规律行事的明证，表明人类还没有进入适合于他的情欲的环境，尽管进入了这样的环境，他的情欲将更加强烈，也能很和谐地得到满足，而不会象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下引起骚乱。

每一种社会形式都给情欲以特殊的动力，给某些情欲以颠覆性的动力，而给另外一些情欲以和谐的动力。应当采取的作法是：改变不良的社会形式，因为社会形式是可以改变的，而不要去改变人的情欲，因为人的情欲是不能改变的。在这个问题上，哲学的狂妄说法是可笑的，也是违背常情的和愚蠢的。只要他们去攻打人的天性和他们不可能摧毁的情欲，他们的长矛和铜盔必然会被不可抗拒的风力推动的大翅膀打个粉碎。托波左的公主的那位骑士，在他一生中只打过一次这样的仗，而道德主义的骑士们却天天打这样的仗，一直打了三千年。多么聪明啊！……尤其是在本世纪，这太稀奇了。请看那些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多么神气，已经到了1830年，他们还穿着十八世纪的破衫和伏尔泰的旧衣服；他们欢天喜地，他们现在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用天主教教义把他们自己乔装打扮一番，给他们的道德的外衣涂上了一层宗教的色彩！

请看那些自由主义者，他们现在在给我们修什么祭坛和国王的宝座了！修得很好。他们对我们说：“人是需要受到监督的，应当经常受到控制，以免为他们的天性驱使去作坏事……”由谁来监督？由谁来控制？由谁？回答是：由自由学派的这些先生；他们不再需要否定的武器了，再也不要无神论了，而且还感觉到须要利用宗教信仰来取得人民的服从！

请看，人（他是上帝的作品），既不善良，又不聪明，须要由道德学家（他们也是人，当然是受到了特殊的恩惠因而变得很聪明和善良的人）来修改上帝的这个作品，并对他加以控制！因为这些先生们懂得如何加以控制……。唉！真可惜，上帝在造人之前几分钟没有听一听这些道德学家的主意；他没有听到的好主意和好办法还有多少呢？幸运的是，他们现在已经开始修改上帝的差错了！

最妙的是，这些爱吹牛皮的人，现在竟按照神的想法，按照一个既不知道又不能够把人造得聪明和善良的神的想法，按照一个可笑的和无能的神的想法，一句话，按照一个在理智上不如道德学家的神的想法，建立一种宗教信仰，规定一种宗教义务，并要求人们虔诚地听从这个比一个道德学家还蠢的神的所谓箴言！！！咳！先生们，你们为什么不干脆叫人类崇拜你们呢？这是很合情合理，合乎逻辑的嘛；如果上帝是你们所说的那个样子的话，那

你们就比他更应得到人类的崇拜；因为，如果他是你们所说的那个样子，人就应该昂起头来，眼睛盯着他，轻蔑地把他打量一番之后，对他说：“既无能又愚蠢的上帝，你住嘴！你这个偶像，我不承认你是我的主宰了！”

这些道德学家，这些狡猾的人，这些哲学家、自由主义者，诽谤者、光说空话者，以及所有一切碎嘴吩咐的人、道貌岸然的保守分子、过分虔诚的宗教徒，他们认为，只要老百姓答应尊重神圣的财产权，一声不吭地挨饿，就会诸事顺利，不断地兴旺；象这样的人，我再说一遍，让我们把他们放在一边，不去管他！现在，把这些镀金的污泥，镀银的或镀铜的污泥，通通扔开，把本章作一个总结。

让我们用数学论文式的叙述法，象数学命题那样精确地阐述如下：

在非协作的和分散经营的制度下，由于人力的分散和冲突，必将导致社会的物资匮乏，人人贫困；而一旦建立了协作制度，则由于人力的协同一致，必将使生产的产品无论在质量上或数量上均将得到无限的增加。

由此可见，复合的秩序创造的财富，应当成为我们现在考虑一切问题的依据。它是一个建立在坚硬的岩石上的基础。它是一个事实。

现在，让我们来开采我们的金矿和银矿，大把大把地从和谐制度的宝库中捧出财宝；让我们首先看一看终于获得了光荣的命运的人，是怎样修造一个配他居住的房屋的，是如何建立他在地上的王国的宫殿的。

第二章 从社会的角度看建筑术的变化

建筑物同社会一样，有它适应于每个社会时期的方法。

沙·傅立叶

§

他们天天在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欢乐和他们的舒适问题上所用的种种心思，难道不是每一种都带有那个使他们产生这些心思的思想的迹印吗？一本书，难道不是一个人所作的把他的思想汇集一体的计划的表征吗？一辆车子，难道不是一个人所作的使自己又走得快又不累的计划的表征吗？一座房子，难道不是一个人所作的使自己生活得又舒适又不受风雨的计划的表征吗！

圣马丁

建筑术的发展倾向，是随社会的性质和形式而变化的；它是社会的形象。它在每一个时期都要表达社会状态的内部结构，它是社会的精确的浮雕，非常生动地说明了社会的特征。

我们认为这基本上是一条规律，并且要预先把它阐述清楚；我们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筑术在不同的社会时期的变化和发展，以便对这条规律加以论证。

请你首先到一个野蛮人的部落去，看一看建立在非洲的一条大河边上的黑人部族的有栅栏防护的村庄，或者看一看一群红种人在美洲大草原的空地上和原始森林中搭的茅屋。在这些地方，既没有文化，没有工业，也没有地产：无忧无虑和自由自在，是这个时期的风俗的突出特征。你看那些住房，它们和这些特征是多么的一致。这种住房是用泥土、地衣和树枝修造的，修起来不难，如果因为打猎或打仗需要部族搬迁，把这些房屋丢了也不可惜。

捕鱼、打猎和打仗，是野蛮人的活动的唯一内容。他们住房的装饰，全是作鱼钩用的鱼骨头、在林中打猎用的弓箭、打仗用的木枪木棒和割带头发的头皮用的刀，以及被杀死的敌人的头颅、兽皮和鸟羽。

他们的住房就是这个样子，住房的装饰就是这些。

时代的特征都表现在这上面了。从茅屋就可以看出野蛮人的生活。处在这种柔弱和幼稚的状态，人类没有留下任何过往的痕迹；他的脚没有在地上留下脚印，他没有使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的面貌发生变化。

流浪的阿拉伯人，他们把他们的房屋驮在骆驼的背上；在流浪生活中，总是哪儿有草，就在哪儿搭帐篷住。人和住房的连带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致只要一提到阿拉伯人，你便觉得在看到一个人沙漠中的人的同时，也看到了他的马、他的骆驼和他的帐篷。粗犷的拉普人在修建在地下的被烟熏黑的小屋中过冬。这种建筑物，是和他们的习惯和风俗有关的。这样一种住在地下的生活，难道不是真正的社会状况的忠实反映吗？

以后，又出现了封建领主的有雉堞的大城楼；城楼的墙，同他作战时穿的铠甲一样，又高又厚；修建在岩石顶上的城堡，就象鸢用爪子抓物似的，把用石头和水泥作的地基紧紧地压在岩石上。在修建在高处的能俯瞰周围的田野的城堡下面，在山坡上是许许多多象鼯鼠窝似的臣仆住的破破烂烂的窝棚。领主的城堡好比是一个巨人的脚，但他脚下却穿的是臣仆的破房这样难

看的鞋。

接着，又出现了中世纪的大教堂，它修建得又雄伟又漂亮，显得轻松自在，同时又稳重庄严。在圣殿的阴影中，有互相交错的穹窿和闪闪发光的尖顶。在教堂里，有千百根象石头纺锤似的耸立的小圆柱，有千百个圣人的和魔鬼的雕像，有千百个天使的和奇形怪状的人的画图；有圣母像，也有妖怪像；有长着翅膀的小天使，也有肮脏的动物，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所有这些，在这个高大的、有锯齿状花纹的、有透光的洞的、有响声的、在风中颤摇的、身子笨重而安然端坐的建筑物中，到处都是。在这些东西的上边，是矗立在空中的钟楼；它高高在人的头上，往下俯视，把忧郁的、震颤的、拖得长长的钟声传遍四方，召唤忠实的信徒去敬拜上帝。这种大教堂，就是具体的、穿着石头做的无袖长袍的强大的神权政治。这脚踏人的房屋、头顶天的大教堂，是为了一种既充满恐怖又充满爱、既有天堂又有地狱的宗教举行神秘仪式而修的，正如用树枝盖的棚屋是为了开普敦和佛罗里达州的人居住而修的，帐篷是为了沙漠中的人而制作的，被烟熏黑的地下室是为了北极地区的居民而造的，有雉堞的城堡是为了封建领主而建立的。

在茅屋中，人睡了他的第一觉，尝试了生活；当他开始有了气力和智慧的时候，他就在棚屋中劳动，在城堡中打仗，在寺庙和教堂中祈祷；他惶惶不安，最后终于得到了神的启示。

建筑的艺术紧紧跟随着人进入一个又一个的新的时期，使人的智慧和劳动在自然界取得的成就具有鲜明的形状。艺术本身虽然不能用作取得成就的武器，但至少可以使它们保持长久。

物质是惰性的，而精神是活跃的。精神可以对物质进行塑造，使它具有一定的形状。人，无论是单个的人还是整个人类，都和上帝一样，要在他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他自己。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在一个民族和它的风俗习惯之间，在艺术和社会生活之间，有一个内在的关系，一个必然的相互联系。

使人有房屋居住的建筑术，是一切艺术中的头一个艺术；如同臣仆围绕在君主的周围一样，其他的艺术也围绕在建筑术的周围：雕刻、绘画、音乐和诗歌，只有在它们与整个建筑相协调的时候，才能发生巨大的作用。建筑是核心艺术，它概括了一切其他的艺术，因而也概括了社会的本身：建筑术写下了历史。

§

在地球上有一个污浊的水池，
人们称它为巴黎：它是一个闷热的
地方，一个四周广阔的大石坑，
坑里全是黄色的泥浆；它是一个
时刻都可爆发的冒烟的火山，
它喷出大量的人肉和骸骨；
一个藏垢纳污的渊薮，
全国各地的污水都住它这里流；
它有时候盛满了淤泥，
气泡翻腾，把淤泥倾泻到全世界。

.....

赶走了罗马人，扫清了他们的污物，
经过了两千年漫长的道路，如今
又成了黑如罗马的脏桶似的深渊。

奥古斯特·巴比埃

马德里！西班牙的公主！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

建筑术记载了历史。

你了解我们当今的文明制度并对它作出评价吗？那就请你到村里的钟楼或巴黎圣母院的高塔上去看一看。

你首先看到的，是一片触目惊心的混乱景象。

房屋的墙一个比一个高，形状千奇百怪，密密麻麻地一个挨着一个。屋顶的倾斜度也不整齐，一个比一个倾斜。光秃秃的山墙被烟熏得黑黑的，有些地方还开有缺口，用栅栏围起来；围墙互相交接，挨在一起。房屋修建的年代不一，修建的方法也不同；它们互相阻碍着对方的通风，遮挡着对方的视野和光线。这简直是一场混战，一场可怕的建筑术上的短兵战。

大城市，尤其是巴黎，在任何一个有秩序与和谐观念的人看来，样子是很难看的；在任何一个对这一大堆奇形怪状的东西所反映出来的无政府状态感到担心的人看来，样子是很糟糕的：这一大片乱七八糟的房屋，屋顶有尖形的，凹形的，破破烂烂一团糟；有的还有金属屋面盖料和生了锈的风标；尤其是不计其数的烟囱，更加清楚地描绘了社会的散乱状态和产生这种房屋建筑上的混乱现象的分散经营制度的弊病。

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与和谐，在建筑上缺乏远见与总的安排，可以想象得到，在这个文明世界的首都，人的居住条件是多么的糟！

在巴黎有一百万男人、妇女和可怜的儿童拥挤在一个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七层楼房的小圈子里；此外，有六十万人住在阴暗的院子里，房屋既不通风，又缺乏光线；有的住在潮湿的地下室，或者住在又透风又漏雨、又有耗子又有虫的仓库里……从下到上，从地下室到污水槽，全都破烂不堪，又臭又脏……

这么大的一个脏东西，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一个现实，一个极其严重的现实。但是，你们要认识到，这在你们这个制造这种脏东西的社会中虽说是不可避免的，是产生这种现象的人类社会的反映，然而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既然后果是这么糟糕，对人有极大的危害，你们就应当承认产生这种后果的重大原因，承认使这种后果不可避免的原因，承认社会的原则是不好的和颠覆性的！你们既然用“不可避免的”这个大字眼来回答对你们的批评和向你们揭示的弊病，说这种弊病是合乎自然的条件的，是命中注定的，是事物的本身强加于人的，那就请你们向我们解释一下弊病的根源为什么不是由于一种不良的社会结构，为什么在你们所说的上层秩序中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你们对任何问题都只有这么一个愚蠢的回答：“不可避免的”！我且问问你们：在人口聚集之地的空气这么齷齪，是大自然造成的，还是人造成的？是出自上帝之手，还是出自人之手？

请你们说说，你们在草地上、树林中以及河边和海滩上散步时吸入的空气是含有病毒和细菌的吗？当绿草在早晨闪耀着露珠的晶莹的时候，当它们

举着无数的花冠，在阳光下散发着芬芳，用甜蜜的声音对你们说：是上帝把人类安置在这个美好的地球上，大自然对人类是很宽厚慈祥的——在此时候，你在绿草丛中漫步，吸入的空气是含有病毒和细菌的吗？

虽说在大自然中有肮脏的有害的东西，但人类不是具有消灭这种东西的力量吗？现在之所以有臭不可闻的沼泽地、荒凉的沙漠和一片焦土的地区，难道不是由于人类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没有管好自己的领地，让邪恶侵入了他应当好好治理的地方吗？大自然的这些创伤，难道不是秩序混乱的明证？不是人类应当受到的惩罚，不是他背离社会的反映？不是为了提醒人们而插在错误的道路路边的标记或贴在悬崖前面的布告？难道不是一种向人们提出警告并使人感到痛苦的声音吗？难道不是大自然唯一可以用来向走入歧途的人类说话的声音吗？难道没有经常大声疾呼向人类说：“你走错了路，这条道路是错误的，你没有按规律行事，你没有走向你的命运！”吗？这一切，难道不是一种迹象吗？

啊！大自然是善良的和乐于助人的！人的心要堕落到什么程度才听不懂这种充满关怀和爱的声音！什么？当你黄昏时候来到这么美丽的乡村，见到这么好看的草木、绚丽的天空和明净的水，眺望雾濛濛的远方，闻着清新的芳香，你不明白是谁之力吗？当你晚上精力充沛，心中充满了活力，从乡村回到令人厌恶的城市，呼吸着城中污浊的空气和使人生病的疫气，你不明白是谁之过吗？

当你见到你们十七岁的男孩或女孩死的时候，你说：“病症是不可避免的；地不好，人不好，这是上帝安排的。”——是上帝安排的！！……喂，你快住嘴，你快住嘴！因为你这样说，是在亵渎上帝！

巴黎是上帝创造的，还是人修建的？

你仔细看看巴黎的样子：

那些门、窗和气孔，象征着许多要求呼吸新鲜空气的嘴；当不刮风的时候，空中尽是从这些肮脏的地方散发出来的灰濛濛的烟尘。这样的空气，这个首都却把它当王冠戴在头上；巴黎人呼吸的，就是这种空气。巴黎人感到窒息……；巴黎是一个制造污浊的工厂，灾祸和疫病齐备，不通空气，不透阳光。巴黎是一个草木不能繁茂生长的坏地方；在这里，每七个儿童中，一年就有四个要死亡。

在霍乱流行的时候，那些到病人家中出诊和深入贫民阶级污秽的住所去看病人的医生所写的报告，读之使人不寒而栗；但这一切，有钱的富翁们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富翁们，我要提醒你们不要忘记这种情景！

你们这些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的富翁，在这有毒的空气中跳舞，让你们可爱的儿子和女儿在他们的母亲还没有弄清是什么原因就被这样的空气夺走了生命；你们忘记了人类大家庭一切成员的团结；富翁们，我要向你们再述说这种情景。你们听着：在瘟疫流行巴黎的时候，有许多医生夜里睡不安眠；其中一位医生^我是哪儿的病人多就到哪儿去，尤其是哪儿的穷人多，他就更是

^我 们带着沙利·傅立叶立论的前题去见它（社会），并且象他那样抱着绝对的怀疑和绝对的乖谬态度，也就是说，否认人类过去的坎坷，不使新的理论逻辑与之相符合，我们就会遭到社会的拒绝、误解，也许还会遭到它的诬蔑；我们将把一个非常完整的学说中的最好的和最有实践意义的部份弄糟；我们将受到无端的讥笑，失去人们的信任，弄得信誉扫地。”

战斗在哪里……。你们听听，他是怎么讲的：

人们说：巴黎不会发生霍乱；即便发生，情况也不会太严重，在这个文明的中心，在这个光明之地，不致于蔓延。人们谈论穷人的疾苦。但这个问题，在富人看来，是一个令人怜悯的问题，但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他们不相信有钱人和穷人能够团结在一起。他们不了解穷人遭受瘟疫传染的可怕情景；应当让霍乱传染穷人的悲惨情景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他们眼前。这种情景，就连天天与这些可怜的人见面的医生也感到震惊；尽管他们已经闻惯了医院和梯形解剖室的空气，但一接触到那些为我们劳动的人居住的地方的空气，仍然感到窒息。在穷人们又脏又乱的小屋子里，只有从屋门还能通一点儿带有污水槽和茅坑味儿的空气。他们整个冬天都把天窗堵住，不打开。如果你对他们说需要空气，他们便回答说：他们冷，没有柴，也没有衣服。你告诉他们说要吃好一点，他们说他们经常连面包也没有。他们空荡荡的房间里，唯一的家具就是一张简陋的床：父亲、母亲和孩子，生病的和没有生病的，甚至奄奄一息的，都挤在一张床上，有时候连已经死了的人也放在床上。

有些人带着冷漠的态度说：这要怪他们自己，他们应当有远见，在日子好的时候省一点；混乱和纵欲无度造成了他们的灾祸。你们这些生活富裕的人，享尽一切欢乐的人，你们要人民具备什么样的美德呢？这五十年来，你们对他们谈论的，是他们的权利；你们说穷人和富人一样，也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你们宣称人民是主权者，而如今又要求他们对缺吃少穿的情况要知足，要用哲学的眼光去看待富人的享乐，要求他们不去享受他们能够享受的乐趣，要求他们永远不要忘乎所以，要他们永远谨慎、有理智和克制吗？如果他们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改善他们的命运，那就让他们在宗教信仰的安慰下，继续处于愚昧无知和麻木不仁的境地。政治权利，对于工人来说，完全是空话。妇女们，即使在最好的时候，挣的钱也不多；她们哪里有什么节余？

我曾看见有些妇女在草褥上呻吟，没有垫的，也没有盖的，身边还有挨饿的孩子。我亲眼看见过孩子吮吸他垂死的母亲的已经干瘪得没有一滴乳汁的奶。有些母亲自己的身子已经冻僵了，还抱着孩子给他取暖；他们孤零零的，没有任何人去帮助。

由穷人去护理穷人，虽然有愚蠢的偏见作怪，护理得不周全，有时还效果适得其反，但这至少是互相同情的团结的表示，是一种安慰；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这种护理的：在乱糟糟的人群里，也有些极其孤独的人至到死了，腐烂的尸体发出了臭味，人们才知道他已经病死^叶。

但愿我的叙述能唤起你们的同情。我的话一点也没有夸大。唉！要是你

^叶 “否认人类过去的坎坷”，这是什么意思呢？请看，思想的荒谬在这里是多么清楚地由这句荒谬的话表现出来了。这岂不是任说傅立叶否认现在的人类有他们的坎坷经历、有他们的过去吗？“不是这个意思，”他们说：“我们指摘的是你们的学说否认过去的价值。”你们讲“过去的价值”。唉呀！尽管你们在今天是“过去”的代表，但你们对过去的历史价值有何理解？他们认为，傅立叶说社会的运动和各个不同时期的连续发展有一定的规律，就是否认人类过去的坎坷！担当我们的法官的，主持公众舆论的竟是这号人；好在这一帮人当中，有许多人在今天还尊重法令！是的，傅立叶不但懂得，而且也向你们讲过过去的价值：他向你们讲过蒙昧制度、野蛮制度和文明制度在人类生活中有哪些神圣的任务。他所否认的，是这些制度有为人类创造幸福的能力。《立宪党人》难道已经发现在蒙昧制度、野蛮制度和现今的文明制度中人类享受到了他们的天性不断追求的幸福吗？在这一点上，我们十分希望听听它的意见。

们去亲眼看看就好了！

这些悲惨的情景。对你们也有影响：从穷人的房屋散发出来的臭气，将传遍整个城市；你不断地把这种臭气和各种各样的阴沟味和垃圾味一起吸进去。巴黎，即使在它最繁华的区里，也是很肮脏龌龊的；虽然政府扩大了一些街道，清扫了一些地方，但那些作投机买卖的人却毁掉了一些净化空气的花园，修起一幢一幢的楼房，使你的住房愈来愈小；交易所和商业的兴衰，工业的灾祸，扰得你睡不安眠；革命和暴动使你胆战心惊；疾病也容易传到你们的身上。尽管你们感染霍乱的可能性没有穷人那么多，但霍乱也是不会放过你们的；一旦感染了，医生并不是总在你们身边及时给你们治疗的。我发现你们焦急不安；你们尽管有钱，但你们家中的人由于缺乏知识和耐心，有时甚至不愿意，因此对你们的护理是很差的。当流行病突然传染到人的身上，想使他快死，那是很容易的。你们这些惜命的富翁们，我在你们当中曾经看见过有几个人，就是由于缺乏照顾和护理而死掉的，而在傅立叶的和谐制度中，即使是最穷的人也能得到这种对病人的照顾和护理。

以上是霍乱猖獗，巴黎城中缺乏团结，笼罩在乌烟瘴气之中，濒临死亡的情景。

伦敦的情形和巴黎一个样，圣彼得堡也不例外，所有的大都会全是这样；所有一切人们居住的肮脏的地方，无论是城市或农村，尤其是大城市，无不相同。马德里现在和巴黎与圣彼得堡一样了，和所有的大城市一样了。现在是轮到马德里——西班牙的公主受苦了！

难道霍乱是上帝创造的，让它产生在这些污秽的沼泽地？难道不是由于人们象不理政事的国王一样，把这些沼泽地治理得不好，才使它象一个巨大的下疳一样侵入他所治理的区域中的最美好的地区吗？霍乱从印度出发，将周游世界，在地球上到处有死尸的人群中，用粗大的笔划写“团结”二字：各个国家的团结，各个洲的团结，各个民族的团结……团结！

让霍乱到处流行的，是上帝还是人？

修建巴黎、伦敦、圣彼得堡和马德里的，是上帝还是人？

长期的贫困，周期性的瘟疫，空气的毒化，这些都是人类造成的；上帝从未创造过这些东西。上帝在天空中布的是金色的云，在树林中种的是欧百里香，并在林中养了许多鸟儿；他使田野盛开着鲜花，山谷里到处是百合：上帝把它们装点得比全身锦绣的莎乐美还漂亮。

§

圣布里尔是一座重新粉刷过的老城，它穿上了新装。一进城，人们就闻到了警察局的味儿，并且和以监狱与新的兵营为象征的文明制度迎面相撞。

爱弥儿·苏费斯特尔

你们看过了各国的首都，尤其是看过了巴黎；巴黎是首都中的首都，文明制度的心脏，它的活动、权力和光荣的中心。

文明制度让人在首都居住的情况，在它的活动、权力和光荣的中心居住的情况，你们已经看过了。你们现在到农村去，再看看文明制度是怎么作的。我认为，巴黎周围的那些漂亮的房子，只不过象垃圾堆上长出的几簇鲜花，不能叫做农村：应当到香槟、庇卡底、布列士、尼维尔勒、索洛涅、利穆赞

和布列塔尼等地去看看，而且要详详细细地看。在那里，有些人的房间，既是厨房，又是饭厅，又是爸爸、妈妈和孩子们的寝室，而且还当地窖和仓库用，有时候还当畜棚和养鸡鸭的地方用。阳光只能从又矮又窄的窗口进去，门和窗子都漏风；如果有玻璃窗（在有些省份里，直到今天还几乎没有人用过玻璃哩），风就从熏黑了的玻璃窗呼呼地往屋里灌。屋里点的是冒油烟的灯，而且是偶尔用灯，平时是用火来照明。地板怎么样呢？地板是又潮又坑洼不平的土地。到处是池塘；你要蹚水而过；小孩在池塘里玩。鸭子在池塘里找吃的！……

在这些地方，疾病也很猖獗！它夺走了有些人的生命，它使有些人成了残废，或者留下难看的缺陷！风湿、疥疮、瘰疬和可臻于完善的文明制度的种种不正常的怪病，到处都有！在美好的土地上，一种疾病接着一种疾病发生，瘟疫和霍乱一来，人们真是无处藏身！

以上是房屋内部的情况，至于房屋外面，你看：

街上到处是泥、垃圾、污水和死水。当你在一条路上走着走着，发现路越来越脏的时候，你就明白，是快要到一个村子了。当你来到一群破房子当中，来到那些“住宅”当中，你将发现，道路是那么难看，那么糟，简直没法儿走。

在这些使我们的诗人和道德学家感到神往的破茅屋当中，你有时会看到一幢挺漂亮的房子；那是某一个发了财的商人的乡间别墅；或者是某一位从前的贵族的府第：他对于失去了他祖先的城堡，失去了他那神气的城堡主塔上的公爵冠，失去了城堡外面的双重濠沟，十分惋惜；他不可能再让可征徭役的农民夜里来拍打沟里的水，吓唬青蛙，以免它的叫声打扰高贵的城堡女主人的美梦了。一百家破破烂烂的房子当中，这样的房屋只有一幢！

以上是城市的情景，和农村的情景：

啊！它们把我们的支离破碎的社会在城市和农村所作的业迹，描绘得多么清楚！

在我们的城市里，黑乎乎的、又脏又臭的破破烂烂的房子，一个挨一个地拥挤在玉宫的周围或大教堂的两旁。它们密密麻麻地围绕在文明制度在这儿或那儿修造的高大建筑物的周围，宛如在杂草丛生的花园中盛开的百合花的花枝上爬行的流着肮脏粘液的蜗牛。豪华对贫穷：这句话正好用来作这幅图画的补注。

文明制度的宫殿不多，但又脏又乱的房子却不少；它让广大的群众穿破衣，但却给它的少数宠儿穿锦绣。它让投机商的仆役穿绣花制服，但却让无产者穿棕色粗毛呢服，让穷人穿破衣。它花无数的金钱修豪华的歌剧院，给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演奏令人陶醉的音乐，然而却让人们在大街和广场上听言人凄楚的歌声和乞丐的诉怨；它到处使人产生自私的和道德的行为，因为贫穷和富裕这两者都各有各的不道德的和自私的地方。

啊！在农村，在城市，在大都会，人没有房子住：我把夜里提着灯笼，用一把钩子在垃圾堆上捡破烂的人和他的穷伙伴，也看作是与交易所和城堡里的人，同样是人；我所说的房子，要整齐、干净、漂亮、而且很舒适，才能说是人的住房。

人为什么没有房子住呢？对于这个问题，同诸如他为什么挨饿，为什么受冻，为什么不能上学受教育，为什么那么可怜，贫无一物等问题一样，应该这样来回答：采石场中有的是石头，森林中有的是木材，地里有的是铁；

你只要去播种，地里就长东西；技术、科学、智慧和体力，全都齐备。现在缺乏的，不是力量；一方面要做的工作有的是，另一方面又有人找不到工作做。应当对劳动加以协调，以便提高劳动的效率；应当使劳动有吸引力，以增加劳动的产量；应当加以组织！应当建立协作制度，从分散经营制度过渡到和谐制度！这才是人们应当考虑的问题。然而有些人却热中于搞官场斗争、党派倾轧和争夺职位的争吵……。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与协作制度的公社的组织和试验，有什么共同之处？

你们已经知道，人的住房是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这个问题上，许多有趣的事情须要加以研究，尤其是，如果你从艺术方面去研究的话，需要研究的事情就更多了，因为艺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初步论证过的，非常准确地反映了人民生活的特征、发展的情况和在不同的阶段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在人类社会中所出现的种种观念，新出现的各种思想和已经在地球上消逝的信仰，都象俄耳甫斯^u的竖琴一样，有震撼山岳的威力。它们具有不朽的形态，被人们刻在寺庙的门楣上，被刻在圣殿和戏院的大理石上；人们用铁铸造它们，用铜或贵重的金属铸造它们；它们使浮雕和塑像栩栩如生，使图画和墙上的颜色和谐；它们以种种方式改变人住的房屋的样式，在人用的武器上、器具上、甚至帷幔和衣服上都留下它们的痕迹：因为所有的民族和所有的时代都各自有特殊的造型形式，都有与各自的社会性质相关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生活的特点。

这种相互关系是如此的密切，以致，尽管一个时代的传说已经消失，所有的文献已经毁灭，但只要能找到一些宏伟的建筑物的遗迹，找到公众的和私人的房屋的残垣颓瓦或绘画的残片，一句话，只要能找到这个时代中的一些艺术表现形式，我们便可以恢复这个时代的社会的历史面貌。居维叶可以用动物的残骸再现已经从地球上绝迹的动物的原样；只要有同样的资料，我们也可以象居维叶那样再现一个民族的原样，准确地表现这个民族的天性、风俗和习惯。同自然界一样，社会中的一切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虽说物质要受精神的制约，形式能反映思想，但思想也可转化为行动，转化为物质，取得外表的形式。按照这个相互联系的观点写的艺术史，将是一部描述往事的建筑学巨著，过去的人和过去的时代都将在这部巨著中重新展现在我们眼前。人类在地球上的发展和他的历次社会大革命，都将描绘在这幅巨大的画图上。

我们还可以把这种相互的关系推演到极其微小的细节，有百分之几和千分之几的材料，就可以估量出一个大概的情形。你们在文明人的餐厅、厨房、沙龙和寝室中，在野蛮人的茅屋和阿拉伯人的帐篷中，在我们农民的小房子中，在我们的文明制度中却仍然处于蒙昧制度的蒙昧人似的无产者的又脏又乱的小屋中，岂不是看见过这种相互的关系吗？

兵营和监狱，咖啡馆和戏院，小饭馆和小酒馆，不是各有各的特殊外表

^u 为，现在是过渡到一个新的社会形式的时候了；人类已经成熟，可以进入这个形式了。这个新的形式，他对它作过极详细的阐述和描绘。他之所以要描绘和阐述它，是因为他“抱着绝对的怀疑和乖谬态度”去寻找，而终于把它找到了。如果他停留在老路上，如果他为了要发现真和善，而又不置身于由于本身的结构而必然会产生恶的现今的社会组织之外，则他提出来的就只能是一些修修补补的、鳖脚的理论，他的一生就会象笼子里的松鼠那样没完没了地在轮子上翻滚，转了半天还是留在原地；他的一生，就会同那个制钉工人养的狗，同《立宪党人》的政治家，毫无两样。

吗？每一座建筑物不是都有一个年代，从它的正面就可以看出它诞生的简单经过吗？军事建筑物的变化，从木桩栅栏开始，直到沃邦和科尔蒙台涅的筑有棱形堡的工事，再配上半月形城堡、深沟和暗堡、围墙，所有这些变化，向你非常清楚地展现了后来的科学发明使战争的艺术有了改进和变化。从筑有梭形堡的工事，就可以推断出当时的物理、化学和几何学的水平，一句话，可以推断出建造这种工事的社会的各种科学的水平。

在我们这个工业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时代，不也是有许多具有工业和商业特征的建筑物吗？制造厂的厂房都一律是四方形；工人在这些厂房中被当作机器使用。为了给老板赚钱，他们流尽了泪和汗，吃尽了辛酸和苦头；厂房的样子，不是可以很清楚地说明问题吗？那些随处都有漂亮的商店的街道，有些的样子很难看，有些则显得很堂皇，从它们身上不是可以看出无政府的商业理论每一页都是骗人的货色吗？在大城市中由投机商修建的出租公寓，窗子是那么狭小，这难道不表明对住在其中的穷人的空气和阳光都有规定？在这个大笼子里，二十家穷人挤在一起，人的健康，人的生命和肺，怎么不受损害？

如果我们再深入探讨，从每个人的生活方面来观察问题，我们将发现，一个艺术家的工作间，一个作家、律师或做股票买卖的人的房间，都是各有各的表明其职业特征的安排。我们观察一套房间的样子，大体上就可以看出住在房间中的人的性格；对一个人穿的衣服样式详细描写，不是就把他的特征画出来了吗？无论在人制作的东西或上帝创造的东西中，物质的每一个形状都有一种与之相应的思想；这一点，我们就不再继续阐述，只把经过事实论证的总的看法陈述如下：

人类从蒙昧生活和游牧生活过渡到在土地上定居的野蛮制度时期之后，便离开茅屋和帐篷，住进军事独裁者的府第周围的低矮的小屋；而军事独裁者的府第，不久认后又让位于神权政治的宗教建筑物；

文明制度到来以后，便想尽办法使建筑物的外观整齐划一，并花很大的力气慢慢把人乱七八糟地聚居在一起，我们的农村和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这个样子。

跟着到来的保险制度，便不象文明制度这样采用只讲究外观的简单的建筑物。它要修建复杂的建筑物，使房屋内部住起来舒适，有益于健康；无论房屋的内部或外部，都要让人看起来感到愉快。

我在这里不谈保障制度的建筑术，也不谈第七个时期的建筑术。读者若想了解它们的基本要点，请参阅《宇宙统一论》第一卷的《序言》，那里有一幅保障制度的村庄的详细图。研究这个图，是很有趣的。

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工作要做。就我来说，我在这里要达到的目的，是在理论上论证并使读者坚信这个必然的结论：

社会的进化终将使人类走向和谐制度时期，那时，它将在文明制度只能修建肮脏破烂的房屋的地方，给我们建造宫殿。

如果要给文明制度画一幅像，你就画它那密密麻麻的蚂蚁窝似的样子，在乱七八糟的房屋当中，稀稀拉拉地有几座高大的建筑物；它的面貌，在农村和城市的各种各样脏的和丑的房屋中全反映出来了。愿协作制度赶快到来！愿和谐制度赶快到来！和谐制度将在光辉灿烂的法郎斯泰尔中兴旺发达，日趋隆盛！

每当世界出现一次万众齐心协力、意志集中的时候，不管这种意志的集

中是因为对事物的爱，还是因为对事物的忧虑和恐惧造成的，它都有一种与它的力量相称的大建筑物把它表现出来；这一点，你难道没有发现吗？封建制度有城堡，君主制度有埃及的金字塔和宫殿，宗教有它古老的寺庙和大教堂。今天，再也没有什么权威，没有统一的和集中的意志了，因此只修了一些房子；啊！我忘记了，还有又高大又坚固的、锁得严严实实的监狱。现代伦敦^愚最漂亮的建筑物，竟然是一座监狱^道！

不管怎么说，个人的事业总是很微小的，只有统一意志，集中力量，才能取得巨大的成果。这个道理，是放之各处都皆准的。你看市府大厦就是这样，它在那些房屋当中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它是按公社的原则修建的；剧院反映了群众对娱乐的喜爱，同样，教堂表现了一个宗教团体的思想。僧侣会在基督的土地上到处修建修道院；大学修建学院；政府修建法院，还要修各部办公机关、省政府、军火库和监狱，在千百个战略要地还要修又高又厚、并筑有棱形堡的石头墙。

你看文明制度，尽管它的办法不多，但每当它产生了一个什么组织的时候，它便扩大和整顿它的建筑物。

当分子分散在一个混乱的环境中的时候，它们便迅速沉落，变成尘埃。当它们能够在一个有利于亲合的环境，互相接近和连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便自然而然地组合成发闪光的晶体。同样，当今天一盘散沙的人，按照协作制度的大原则联合起来，通过他们的互相感应而组织起来，使公社变成法郎吉的时候，这些房子和简陋的小屋就将变成法郎斯泰尔！

^愚 蠢地指责傅立叶以“绝对的怀疑态度”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然而，也正是这些人，在他们关于笛卡儿的文章中不是在相当多的地方说过赞赏的话吗？他们之所以把笛卡儿捧为圣人，也就是因为他伍形而上学的研究方面的起点好嘛。是不是这样的？——啊！笛卡儿的起点，恰恰就是这个“绝对的怀疑”。是的，通过这条道路，傅立叶只发现了实现普遍幸福的方法，而笛卡儿发现：人能够思想，这就是他存在的一个证明。据某些人说，这是说得很美妙的形而上学的蠢话；不过，就这个伟大的人物来说，幸而不只是他才有这个光荣的头衔。

^道 理讲得很完善，《立宪党人》还想让我们使逻辑符合人类的过去。当哥白尼和伽利略发现并证明地球自转并围绕太阳转的时候，可惜《立宪党人》没有去对他们说：

第三章 法郎斯泰尔

在这之后，我看见了一个新天地；因为先前的天地
已经过去……

我，约翰，我看见圣城从天而降，从神那里来的新耶路撒冷，装饰得宛如一个穿着华丽衣服去见丈夫的新妇。

《新约全书·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1、2节》

哲学家！你说我在做梦……。你自己才做了一千多年的梦哩。现在，请你也做一个象我这样甜蜜的梦吧！

塞约拉·休森

§

没有一个新的建筑物，就不可能实现协作制度；此外，还必须抵制从外面来的影响。

儒勒·勒席瓦里耶

我们再提一下：在协作制度的理论的影响下，一个区中的个人的分散经营的土地，将折换成以全区的财产作抵押而发行的股票。篱笆、栅栏、分界线、臭水沟、上面插着碎玻璃瓶子的围墙，所有这些用来保护分散经营的土地的难看的東西，都通通没有了；农作物将按照又合理又美观的安排，分布在一大块连成一片的土地上。

法郎斯泰尔建立在这一片农作物的中央。

法郎吉用不着修四百间厨房、四百个牲畜棚、四百个地窖和四百个仓库，它用不着开那么多的商店和铺子；些歪歪扭扭、须要花很多钱维修的寒碜难看的房子，对它来说，没有什么用处。它只要几个宽敞漂亮的大工作间、几个大厅和一个大商店，就足够做供应所有在法郎斯泰尔食宿的人吃的相当精美的食品、制作各类家庭用品、存放本区收获的庄稼和其他产品和展销它对外销售的商品与消费品。

协作制度的人与人的关系，对建筑物的要求与文明生活的要求迥然不同。它修建的，不是无产者住的又脏又乱的小屋和有产者住的房子，也不是投机商或有贵族气派的人住的大饭店。它修建的，是人居住的大住宅。必须把这种住宅修建得很美观，在各方面考虑得很周到，使它成为一个完整的建筑群；其中有豪华的公寓，也有朴素的房间，以便每一个人按照他的爱好和财力去住；此外，它还要修建供做各种工作的车间和供办事或娱乐之用的大厅。

现在，让我们首先对这个按协作制度的计划修建的建筑物的布局作一个鸟瞰；我们在一个法郎斯泰尔的上空飞翔，你们看：

啊！乱七八糟的样子已经没有了：从前，城市和文明的小镇混乱不清；人群杂沓，搞农业的和搞工业的混在一起；人和动物同住，作坊、马厩和牲畜棚乱糟糟地并排在一块儿；各种凌乱的东西、人、牲口和各种各样的房子，乱得不成样子……。现在，创造万物的声音在上空回响；秩序建立起来了。

人们把淹没在混乱中的事物清理出来，并按上帝的吩咐分门别类地汇集在一起。经过分门别类的安排和建立秩序之后，出现了生气、经济和美，出

现了生活的和谐与一切美好的事物。

现在，让我们观赏这幅展现在我们下方的全景。在花园、花坛和荫凉的草坪的中央，矗立着一座雄伟的宫殿，宛如一个浸浴在绿色海洋中的大理石岛屿。它就是获得再生的人们的漂亮住宅。

在宫殿的前面有一块大广场。这是荣誉庭院，劳动大军集合的地方，各大队活动的起点和终点，游行的广场，群众歌咏、检阅和操练的广场。

那条两旁有几排青葱的树木的大道，从周围有许多灌木和花朵的田野，穿过法郎斯泰尔前边的两翼建筑物，直达荣誉庭院，并将它从中分开，使一边是工业用房，另一边是朝庄稼地的方向扩展的农业用房。

一边是人们居住的宫殿，中央是活动和操练的大广场，另一边是工业区、粮仓、机器房和牲畜棚。

在工业区的第一排，是一排正对着法郎斯泰尔的厂房、大车间、商店和库房。发动机和机器发挥它们的力量，将原料加工，为法郎吉制造各种精美的东西。这是人类智慧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大场所；在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工业，通过人的巨大的创造力，对各种农产品和各种畜产品进行加工。在这里，动物将被驯服，流水将受到控制，神奇的力量将得到利用，大自然的威力将被征服，古老的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都将屈服于这个地上的神，他们都将服从这个神的命令，成为他的温顺的仆人，接受他的统治。

这一排工业建筑物都有开阔的视野，能从法郎斯泰尔看到农业用房、青翠的田野风光和远方的景色。在大扇面的中间，人们将首先看到一个巨大的家禽饲养场；在这个漂亮的家禽饲养场上，有水池，有从砾石上流过的小溪，有小巧的亭子，有树荫笼罩的围栅；在矗立在农业用房中央的方形尖顶塔楼上，有许多大鸽笼；在朴素的乳品厂、冰库和奶酪房的左边和右边都有稀稀疏疏的树丛。周围是放犁的地方，放闪闪发亮的齿钉耙的地方，停放马车的地方，放分组分类的漆有各种颜色的农具的地方。我们发现，这些存放农业武器的地方，比英国和法国的兵工厂自以为了不起的军火库还漂亮。

在农具存放处、马车房、铁器制造房和农具修理处的周围，是宽敞的牛棚和马厩，法郎吉的马和牛都按品种和用途编队饲养。空气和水，在房屋的内部和外部都有合理的安排和导引，所以能在有树木和道路间隔的建筑群中畅通无阻。屋内阳光充足。有了空气、水和阳光，再加上热情的服务人员的精心管理，因此房舍十分整洁，有益于健康，使大家生活得非常愉快。在农舍的周围和田间，是羊圈、草垛和饲料房。

以上所述，是一个总的全貌！

法郎斯泰尔；工业区；农场。

在法郎斯泰尔中，人统治一切；在工业区中，人指挥大自然的力量；在农场中，人管理一切活的生物。

人赢得了君主的权杖和皇冠；他要统治、指挥和管理一切。

在远处，在法郎吉的各分区中，有小农场和小城堡；散布在河边、湖边、葡萄园中、草地上、树林和农田中的亭子和平台，是人们聚会和休息的好地方；还有港湾、码头、趸船和河上的大桥。再远一点，还可看到附近的法郎吉的法郎斯泰尔、港湾、码头、亭子和小城堡。

以上就是法郎斯泰尔的田野的情景，就是和谐制度的村庄的情景。

至于它的城市和大都会，我们还没有讲到哩。

现在，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住房即法郎斯泰尔本身的布局。

为了让人们了解一个法郎斯泰尔的整体布局，便须要画一个草图。我先前画的是一个平面图，但由于平面图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懂的，所以我想采用远景画的办法，以帮助大家了解一座协作制度的建筑物的情景^尼。

我画的是一个从傅立叶的平面图推导出来的一般的型式。它具有协作制度的种种便利条件，使人住起来非常舒适、卫生和安全。当然，这种型式并不是绝对的。由于地形和其他种种原因，可以对这种型式进行修改和发展。每一个法郎斯泰尔都有它独特的外观、样式和细小的差异。因此，应当把这里所讲的，看作是一个着眼于能提供一般的服务和种种便利条件的型式，一种法郎斯泰尔的型式，同十字架是教堂的一种型式，有碉楼的前门是城堡的一种型式，是一样的。它是可以因地制宜，并随气候的不同而加以修改的；它并不妨碍未来的艺术家发挥他的天才。

我们从图卫可以看到，协作制度的建筑物必须具备的主要的便利条件，傅立叶在这张比他之前的一切建筑设计好一百倍的图上全都画出来了。你看，傅立叶的确是一个天才的分析家，一个严密的逻辑学家，一个精确的数学家；你看他是不是一个平庸的建筑师。我告诉你，你在后面将看到他还有许多其他的优点。

当你观看法郎斯泰尔的时候，你将首先看到中央的主体建筑；在主体建筑的正中是指挥塔。中央主体建筑以及与它成直角正交的两翼建筑构成荣誉庭院，供游行和操作表演之用。然后是两个小翼的房屋，象马蹄似地排列在围绕荣誉庭院的路边上；接着是工业用房和农业用房。

主体建筑为灰排；法郎斯泰尔成折叠形，以免延伸过长和两翼离中心太远，从而有利于活动的联系和集中。

有噪音的车间和喧闹的学校，设在小翼末端集边缘的院子里，让嘈杂的声音就限制在这个闹闹嚷嚷的院子之内。这样就可避免文明城市中处处都可听到的令人受不了的噪音；铁匠的铁砧，白铁匠的榔头，竖笛，单簧管，喇叭，再加上小提琴、车辆和其他乱七八糟的吵闹声，把大城市的住房几乎都变成了真正的地狱；最后，还有那不可避免地处处都要听到的压倒一切的凶猛的钢琴声！

在另一小翼，是供外来客人住的旅舍。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活动中心的人过份拥挤。

行政管理办公厅，交易所，以及接待客人和举行宴会、舞会和音乐会等的大厅，都设在中央主体建筑，在指挥塔伪周围。车间和大小不同、房价不同的套间，在各个楼房都有。车间通常在一楼，把它们安排在一楼最合适。有些车间，如缝纫车间和花边车间，以及其他做细活儿的车间，可以设在二楼。

很显然，中央的主体建筑是最漂亮的：这里的套间的房钱贵，因为它们陈设宫丽堂皇，位置又靠近指挥塔后边的大玻璃花房。设备简朴的套间则

^尼 和伽利略先生，你们公然和那些认为太阳围绕地球转的著名的哲学家唱反调，并背离他们的学说的绝对乖谬的主张，发表你们自己的观点，你们真是够大胆的。如果你们遭到拒绝、误解，甚或诬蔑，你们也用不着抱怨，你们把你们非常完整的学说中的最美妙的提法搞糟了。如果你们不使你们新学说的逻辑符合天文学的过去，如果你们不把你们的学说加以删改，使之和大家公认的地球静止不动的说法一致，你们就将遭到无端的嘲笑，失去人们的信任，弄得名誉扫地。因此，两位先生，妥协吧，快给太阳留一段合理的道路，以免把你们非常完整的学说中的最美妙的提法搞糟了。”（第一版附注）

分设在两翼和两个小翼的楼房里。

和谐制度并不追求一种与自然的和社会的秩序相违背的平等，它始终注意于各阶级的融合，让不平等的人也能混合在一起。因此，在总的分配方面，它采取一种贵贱搭配的办法，以便防止在一个区里出现任何有失人心的地方：在中央的主体建筑及其附近也有价钱低廉的住房，同时在边远处也有价钱昂贵的套间。其次，考虑到人的爱好不同，各有各的脾气和个性，所以在法郎斯泰尔的住宅区，不是按财产的等级来分的；在法郎斯泰尔中，见不到圣马索区与圣日耳曼区并列在一起的那种情形。

楼房与楼房之间的大空地，都成了种有花草的院子，中间还点缀着水池。院子里还有花坛，在绿草地上还随处可见白色大理石雕像。

在巨大的方形中心广场中，有一个玻璃花房，里边有多脂的常青树，让大家一年四季都可观赏；花房周围有一层或两层温室，与长廊和浴室的温室相连在一起。在法郎斯泰尔所有的花园中，这是最漂亮的花园，人们可以在其中舒适地散步，不受风雨，也很暖和；老人和病人喜欢到这个花园中来呼吸新鲜空气和晒太阳（在几何透视图，我没有描绘庭院和花园中的树，以免影响人们对这种建筑布局的理解）。

这座和谐的建筑物的每一个住房、车间和每一幢楼，都通过一条环抱这座建筑物的走廊街而互相连接。这个环形走廊是双层的，底层象王宫那样，是连拱廊；在连拱廊的上边，从二楼到最高层每层都有走廊。连拱廊和走廊的窗子又高又宽，以进阳光。

不言而喻，这些走廊的窗子都安有玻璃，因而夏天凉爽，冬天暖和，经常都是空气新鲜，温度适宜的。

走廊街是协作制度的建筑物的最有代表性的结构之一。一个和谐制度的法郎斯泰尔的走廊街，至少是和罗浮宫的走廊同样宽敞和漂亮。它可以用来举行宴会和特别的集会。法郎斯泰尔的走廊和沙龙里都有鲜花，令人看起来象暖房一样，再加上各种艺术品的装饰，因此可以说是对和谐制度的艺术家长期开放的大展览会。将来很有可能走廊全部用玻璃建造。

这条漂亮的走廊将围绕各个楼房、法郎斯泰尔内的花园和庭院；在有些地方还将加宽，形成一个大圆亭，一个阳光充足的中庭；在各个庭院里还有小圆柱廊和轻便的吊桥；此外，还处处有白石阶梯和宽敞漂亮的通道。

这条向两翼延伸的、象长长的腰带似的走廊，将把各个部分都连起来，使中央主体建筑和各处相沟通；它是法郎斯泰尔这个大建筑群中的生活活动的渠道，是把血液从心脏输送到各个脉管的大动脉，同时也是高度的社会联合与法郎吉的情欲的和谐在这个统一的大建筑物中的象征和表现。这个大建筑物的每一部分都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每一个细节都要表达一种思想，提供一种与总体相对应的用途；它们综合在一起，就完整而具体地反映了协作制度的最高法则，反映了和谐制度的全部思想。

在法郎斯泰尔中的两千人都可专心从事社交活动和生产劳动，做好他们的工作，接触他们周围的环境；他们从车间到住房，从住房到舞厅或戏院，无论去办事或去娱乐，都不会受风吹，也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在这么舒畅的环境中只要住上几天，谁还愿意到文明的城市和农村去过那混浊的日子，谁还愿意到那夏天又脏又热、臭气熏天，而冬天又遭雨淋又被雪风吹打的冷冰冰的街上去走？谁还愿意用那些因为没有舒适的居住条件而不能不用的东西，例如斗篷、木鞋、雨伞、套鞋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谁还愿意用？采用协

作制度建筑物的简单的布局，便可节约这么多费用，少这么多麻烦，少伤风感冒生各种各样的病！有许多在舞会上显得那么年轻活泼的姑娘，三天之前还和她们的母亲亲吻，可是几天之后便死了；但愿我们的可憎恶的城市能有这种保障健康的建筑物就好了！

在这座宫殿似的建筑物的正中，矗立着指挥塔：观察站、成套的音韵钟、电报处、报时钟、信鸽队和夜间了望哨，都设在塔里。塔上飘扬着法郎吉的旗子。指挥塔是指挥的中心，是统管全区一切生产活动的中心。它宛如站在高岗上的将军，用旗子、信号、望远镜和喇叭观察和指挥一切活动。

在这座宫殿似的建筑物的左边和右边，在由两个小翼的凸出部构成的凹陷处，在法郎斯泰尔的主体建筑和它周围的花园之间，是教堂和剧院。

显而易见，这样的布局有种种便利，适合于协作制度的活动的需要，而且在费用上又十分经济。

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和爱好在法郎斯泰尔中选择适合于他的住处。象订饭菜一样，每个人也可以向法郎吉预订住房，或者订一个有摆设的套间，也可以订一个带家具的住房。零七八碎的麻烦的家事没有了！严格说来，只有衣服和鞋子才是自备的，而床上用品和其他东西都是可以预定的。当人们发现协作制度的床上用品等布制的东西十分整洁的时候，大家都会采用这种极其经济和方便的习惯作法的。今天人们没有那么挑剔：睡的是客栈和旅馆的床单，是否干净，很成问题；巴黎的女店主把床上用品都交给洗衣的女工洗，天知道在洗衣桶里会沾染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在和谐制度中生活的人，用不着每天为这些琐碎事操心；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把一个文明人弄得晕头转向，使他的生活十分庸俗、单调乏味并有点市侩气。傅立叶正是考虑到了这些庸俗的家事问题，所以他才能使人摆脱文明制度每天使人昏头昏脑的事情，摆脱强加在他身上的这副枷锁，并找到了使生活富于诗意的办法！可怜的哲学家们，请你们也用微妙的抽象概念和道德格言来试一试，看能不能办到这一点？这些象彼俄提亚人似的蠢家伙叫喊说这是乌托邦。他们让人们在地上辛辛苦苦地劳动，受绝对的专制主义的压迫，受每天的物质需要和日常生活的无情折磨，还公然说什么要使人的生活精神化，要超凡脱俗呢！这一流传了三千年的荒唐话是如此的笨拙，所以将来是不会有人相信的。

炊事谢利斯泰尔 砌有大炉灶，备有炊事用具、节省劳力的机械设备和分叉的水管子，墙上还挂有闪闪发光的一套一套的用具。它的进货部、仓库、罐头食品部和办公室就在附近。

放在下面一层楼的大厅中的饭食和酒菜，在开饭时间用机器送到上面一层楼的餐厅；餐厅的地板装有言一套翻板活门，以便在演剧时用来迅速变换仙境般的布景。这种巧妙的机械装置，文明制度把它用来供懒人享乐，而和谐制度则把它用来为所有的人服务。

从炊事谢利斯泰尔放出的热气，可供暖房和澡堂使用。有几个供暖装置把暖气送到这座建筑物的各个部分：送到走廊、车间、大厅和各个套间。这个统一的供暖装置，通过一套管道系统输送暖气，并安装了开关，以便在这

阿尔榜，旧时的土地面积单位，相当于二十至五十公亩。——译注

无论是文明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双合公司，或者按照其他一切现在的或将来的合法形式组织的公司，都可以。

座协作制度的宫殿般的建筑物中，人们在各处都可以随意调节温度。有一套管道把热水输送到需要热水的谢利斯泰尔和各个住房。还有一套类似的系统供应冷水。很显然，这两套系统对保持卫生是很有用的；它们在使大家生活舒适方面，在替人们消除在有道德的文明制度的甜蜜的家庭中所见到的那种肮脏的和令人讨厌的丑恶现象方面，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啊。

各处的装置都是按照这个想法安排的。屋顶上的水池也有类似的装置，以承接雨水或由水泵送来的水，供给分叉管道，利用水由高处往下压的力量，在夏天炎热的日子里把水输送给各个大厅、喷泉、小瀑布和花园与庭院中的喷水设备。每天还用软管送水喷洒法郎斯泰尔的四周，洗刷屋顶和门面，尤其是用来防火。

由于有这些既卫生又舒适的装置，在法郎斯泰尔的屋顶上，只需要十个小孩子操作，便可扑灭一场象发生在我们文明城市中的摇摇晃晃的房屋中或无法到达的屋顶上的火灾，其速度之快，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消防队也赶不上。

法郎吉内部和外部的照明装置，也是按照这个统一的想法办的。大家都知道，大多数居住区和公共建筑物都是用这种办法照明的。在这个统一安排的灯光装置中，折射镜和抛物镜将得到巧妙的应用，恰当地配备反射光的和屈光的光源，以增加它们的照明效果。

这些东西，大部分已在宫廷和法国的豪华饭店中实现，尤其是在英国的豪华饭店中用得更多。但在文明制度中，这些东西只有很少的人才能享受。在华丽的房屋旁边，有许多穷人饿死或冻死；而在华丽的房屋中，有钱人尽管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却感到十分厌倦，无聊死了：文明制度让富人们享受一切舒适和豪华的东西……但结果却把他们毒害了。这真是活该！上帝是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自私自利的恶棍在那些为他们劳动干活的群众受苦受难的环境中独享幸福生活的。幸福，只有在全人类都受益的时候才能说是真正取得。那些可怜的富翁，好象任性的孩子似的，说他们虽然生活在完全可以得到幸福的环境，却仍然找不到幸福，其原因是命运不济。这种说法，真令人好笑。

啊！不，不是“命运不济”，世上的富人们！你们并未生活在可以得到幸福的环境，因为你们是生活在受苦受难的同胞当中嘛。你们的自私心使你们对你们豪华住宅周围的呻吟声充耳不闻；你们这样作是不对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应当向你们不断地大声疾呼：要有祸同当，有福同享。你们以为上帝是一个偏心的父亲，偏爱富贵人家吗？你们把别人当小弟弟或私生子吗？只要他们还在遭受苦难，你们虚妄的野心就会受到挫折，你们的家中就会出现伤心事，你们就会感到失望、忧虑、空虚和悲哀。只要穷人的肚子没有吃饱，富人的心就会被今天正在吞食他们的心虫子咬碎。如果楼下有人饿死，楼上的人便会自杀……或者被人暗杀！谁能说这条规律不对呢？

现在，让我们再回头来谈使人人都能享受舒适和幸福的和谐制度的建筑；它是让大家住的，而不是象文明制度的建筑那样只供几个人住。让我们把前面的描绘归纳如次：在协作制度的建筑物中，一切都预先考虑到了，准备好了，并有妥善的组织；这个建筑中的水、空气、温度和光线，都由人来管理！

这里指的是法国古斤，每斤约四百九十克。——译注

现在请读者在心中想象法郎斯泰尔的大概的样子，假想自己置身其间，根据我简要的叙述，回忆它是多么的舒适和富于艺术性，了解它是如何把实用和舒适结合在一起，又好又美，又华丽又经济。

艺术家们！这是建筑学和诗的结合。

§

意大利！意大利！

维吉尔

现在向各位艺术家说几句话，向你们这些有胆量的聪明人，富有想象力的人，有心肝的人，有诗意的人，说几句话！你们在今天的资产阶级世界里怎么办？你们在那些大商店里感到舒服吗？在杂货店里，在各家各户分散的厨房里，在资产者的屋子和家庭里，有什么东西可促使你们向前奋进？

商人的斤斤计较，暴发户的胡作非为，旧时贵族的穷后代的怪吝，这一切都是与艺术不相配称的，是不利于构思的！只有商品才能赚更多的钱，而商人是不爱艺术的。封建财产和教会财产已经消灭，而革命的动乱和土地的一再分散，给艺术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艺术在今天只搞石版画……。你们怎么办？再也不修大教堂了，也不建修道院或城堡了；不再做塑象或画巨幅油画，也不搞雕刻或绘壁画了；没有画布供你们画，没有大理石供你们雕刻。到处是木头墙架、硬纤维板和糊墙纸……。

你们希望建筑术获得新生吗？那就要使从前曾经哺育过建筑术的条件获得新生，再出现意志的集中。不过这一次，它不是单独围绕一点集中，不是单独围绕政治的或宗教的点集中，而是所有一切人的意志和谐地融合，人类的重新集合，各种才能和各种情欲的全面组合；它将是人类力量 and 精神的总集中。从这种完整的和统一的组合中产生的建筑物，也是完整的和统一的。

它将不再修建大教堂，市政大楼、学院、剧场、城市或农村的住房、城堡、制造厂或交易所……。它将把这一切都集中在一起，构成一个宏伟的、完整的和统一的整体，既处处有鲜明的对比，又处处有和谐一致的气象。这才是未来的建筑物。你们比较一下根据协作制度的原则修建的法郎斯泰尔、城市和大都会，把它们和根据分散经营制度的原则修建的农村、城市和大都会加以比较……，把它们加以比较之后，发表你们的看法：

“不过，这太漂亮，”那些感到惊异的傻子说：“这太漂亮了，因此是办不到的。这些人呀，他们都是疯子，他们读了一些童话故事，所以才……”

好嘛！我们既然讲到了这个问题，就让我们解释一下。我可以很确切地告诉你们，在协作制度的秩序在地上诞生之后，则高度和谐的法郎斯泰尔，在协作制度的秩序的富裕环境中产生的法郎斯泰尔，在美观、色调和富丽堂皇的气派方面，将远远胜过那些大教堂，尽管那些大教堂有三道大门，有石头雕刻的花纹，每一个小石头都经过艺术的加工；尽管它们的大玻璃窗、门拱、柱子和墙，里里外外颜色都很鲜艳，有朱红色的，有金色的和天蓝色的；尽管它们的主祭坛和主持仪式的教士佩戴的襟带很漂亮，但用这些东西来和法郎斯泰尔相比，也是比不过的。

欧洲在三个世纪中到处建立的，就是这种大教堂！它们是在普遍的混乱状态中，靠团结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东西，是宗教思想在饥饿的文明制度中所取得的成就。在混乱的状态中尚且能产生这样的大教堂，请你们想一想，倘若进行创造，将产生何种奇迹；将来出现的奇迹，是你们的想象力永远想象不出来的；你们将永远想象不出经过改造的世界的光辉灿烂的前景，将是什么样子和什么颜色。

各位艺术家！法郎吉将在它们富饶的田野上，在和谐制度的地球上的大城市和大都会，到处修建宫殿似的房屋，修建小城堡、亭子、平台和阁楼；这些东西，远远胜过商店的铺面，胜过资产者家中的楼梯下的小室、弯弯曲曲的楼梯和楼梯上的平台，胜过糕点师傅招牌上的红颜色的女神画像……。法郎吉要在大理石墙上建巨大的拱穹，它要修城楼和尖顶钟楼；你们的天才将在这些大工程中得到发挥，把它们修得又好看又有气派！法郎吉的宫殿似的房屋，要修即使七匹马并排也能走进或走出的大门；它要安装大窗子，让太阳把生命和热倾注到人们的屋子里；它要修建走廊、阳台和假山，供法郎斯泰尔中的人去散步，供快乐的妇女和欢闹的儿童围成一圈一圈地玩。它的走廊和大厅里需要图画，大车间需要装饰，戏院的墙壁上要绘壁画，拱穹上要作雕刻；它的中庭和楼梯上要放雕像，柱顶盘上也要放雕像，在绿色的小树林和荫凉的花园中也要有雕像；在挑檐的角上要开檐槽喷水口；它要用大现石修水池，要在神殿里修祭坛；它需要千百件精美的艺术品来装饰它们。

你们从以上就可看出，必须使水、火、光线、大理石、花岗石和金属相得益彰：艺术家手中将拥有一切用来组成整体的元素；这种工作，就是创造！

此外，还有大管弦乐队，有大会唱队；人们要唱歌，要朗诵诗句，还要表演舞蹈……。在法郎斯泰尔里，登台演出的，并不是一支胡乱拼凑的乐队或歌咏队：统一的教育要把每一个人都培养成艺术家，虽说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诗人或作曲家，但至少能在歌吟演出中担任一个角色；每一个人至少能在大乐曲中成为一个音符。

上帝既然使每一个人都有一副能思考的头脑，有一颗跳动的心，有爱听和谐的声音的耳朵，有创造和谐的事物的手，有适于唱歌的胸腔，有善于欣赏颜色的眼睛，谁不愿意他总有一天能运用这些东西呢？艺术家们，诗人们，你们在这里还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人的命运吗？在社会的和谐所创造的这些奇迹中，你们还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你们心灵中所追求的真实和美吗？请你们说说，这是不是比商店的铺面好？比资产者家中的楼梯下的小室、弯弯曲曲的楼梯和楼梯上的平台好？是不是比糕点师傅招牌上的红颜色的女神画像好？我们暂且不谈重商主义的文章和文明制度的种种污秽，请你们说说，这是不是比那些靠吃洋葱活命的弯着腰扛石头的人民修的埃及金字塔好？是不是比尼禄的宫殿好？是不是比在战争中用来杀人的血腥武器铸造的拿破仑铜柱好？是的，的确是：人类的命运应当是幸福的和富裕的，他应当装饰他所居住的这个星球，给它作一件穿着在天国跳舞也不寒碜的华丽衣服，因为它在天上，在太阳的旁边有一席光荣的位置！是的，当人类按照它的规律，奋勇前进的时候，人们将看到，人的力量一旦和地球所具有的能使万物活跃的力量相结合，便必然会产生许多其他的奇迹，而我在前面所讲的，还只不过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东西……。是的，人类的命运就在眼前！

应当留心……，我忘记了这些话是向一个充满痛苦和灾难的世界说的；在这个世界上，六千年的苦难已经使人的灵魂枯萎，使人的心中怀抱的巨大希望完全熄灭。疾病已深入膏肓，不可救药。对未来的理想，在今天只好满足于克服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争取增加一些合法的权利和类似这种形式的改革。应当留心……

第四章 法郎斯泰尔的建筑术的便利和经济

那些想给我们指引幸福的道路的学者，做了好多错事啊：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天才，能够看出无论是善还是美都是和文明制度不相容的；明智的办法，不是把幸福引入这个万恶的渊薮的社会，而是脱离文明制度，以便走上社会幸福的道路！

沙·傅立叶

……？一件事物的最高的艺术表现，应当和它的最大的用途是一致的；这一点，你对他们说过吗？

维克多·拉布尔

§

比例愈接近它们的中项和母项，便愈大和愈强。

圣马丁

应当留心：

因为今天人们愈是不懂得诗，却愈是滥用诗之名。今天，人们谈到任何家庭琐事，都要带点诗味儿；谈到资产阶级的可笑的兴衰事，谈到文明人在暗室策划的阴谋、路边上的阴沟以及各种各样幼稚的和腐败的行为，也要带点诗味儿。今天，这种社会诗，伟大的人道主义的诗，把我们焦头烂额的文学家，把我们的风俗画家和私生活画家，把我们哭哭啼啼的诗人，全都吓跑了：今天，看来的确是只能用壅塞在胸中的爱或天上的烟雾和空气作诗了……，或许，有些人可以用真正在幕后杀人的古式匕首作诗——这种匕首的刀柄，是一首比它的刀身还硬而直的有十二个音步的亚历山大体的诗；另外一些人可以用舞台上披头散发的剧中人用来割喉咙的中世纪短剑作诗。

但愿在这些东西中含有诗，而在生动地体现着人的生命和颠覆性的情欲或和谐的情欲的行为中也含有诗；我和大家一样，想争论的，就是这一点。不过，现在的和过去的诗是一回事，将来的诗又是一回事。一个是个人呻吟的痛苦的悲哀之声；另一个既是个人的也是人道主义的呼声，它充满了大自然的和谐，富有人类协同行动的思想，合乎上帝制定的规律。一个是阴暗的，另一个是光明灿烂的。一个的笔上蘸的是眼泪和乌黑色的血，另一个在镶有黄金和宝石的巨幅画布上和谐地画上虹的鲜艳的七个颜色，光明的心灵的七种乐趣。一个在混乱中动荡，另一个在万物的上空翱翔。

如果你们今天不愿意把诗用来歌咏社会的事物——在现在这个时刻，人们把干巴巴的政治，把宪章（它是由预算、选举法、关于取得被选资格的纳税额和部长职责的规定构成的一副叫得响亮的空骨头架子），都看作是社会的事物，你想想，诗歌用得上吗？如果你们认为这些东西用不上诗歌，那我们就用数学，用加法和减法，算总数和余数。用数字来说话。要计算数字。阿拉伯算法的九个数字 1、2、3、4、5、6、7、8、9 和 0，是一队足以把文明制度和它的防线摧毁的炮兵。

你们不要看错了问题，不要以为那些文学上的冒失鬼和小诗人眼下以诗的名义攻击数学和精确的科学的大话有什么了不起。是的，唯物论的和支离破碎的现代科学派，曾经想而且现在还在想用它们那些专断的材料和对一个预

先制定的总的计划的否定，把创造万物的上帝赶走。这个学派把科学弄得枯燥无味，支离破碎，显得很狭小。不过，为了要研究科学，我们便应当站在毕达哥拉斯、克普勒和傅立叶所站的高度，要提高到他们那样的程度，才能看出科学是不是与诗歌相敌对！我还希望人们站在牛顿的地位来观察这些问题；请那些满身香气、头发抹得油亮亮的、可笑的文学家，在进入他们什么也不懂的科学的领域的时候，如果能读懂赫舍尔的天文学著作，就读一读他的书，这样，他们就会明白，象他们那副神气和高傲的样子，好看还是不好看。

企图把科学和诗歌关闭在两个敌对的阵营，这是一个想在社会中分别禁锢秩序和自由的世纪必然产生的情形。没有自由，秩序就只不过是一句荒唐话。这两者是紧紧联在一起的。在自然界，诗歌之于数学，如同在社会中自由之于秩序一样，是不可分离的。在大自然的伟大的和谐中就没有诗吗？这些伟大的和谐不是以物理的和数学的规律为基础，又以什么东西为基础呢？它们能分开吗？

现在，根据人类的组织和最美好的社会生活的要求而提出来的人道主义的建筑学上的重大问题，得到了解决，满足了人的需要和愿望；这个庄严的和完整的形式，既反映了普遍和谐的伟大规律，同时又充分表达了建筑术的诗意；这样的形式，人们有什么理由不接受呢？

什么？你们对这个伟大的建筑思想的可以实现表示怀疑，因为，正如钻石一样，含有太阳光的白色光线，因而就含有组成白色光线的七个颜色的光线；这个思想在总的方面含有全面的和谐，因而就含有产生全面和谐的种种和谐！你们对它表示怀疑的原因，是由于它巧妙地构成了一个人类社会的缩影，各个部分彼此之间十分协调，与它们根据事物的关系而变化的风格和固有的特征与特殊的型式，都很协调，从而在建筑上表现了美、秩序和宇宙的统一吗？

蕴藏在人类心中的对美的感受，对真正的比例关系和普遍的便利的感受，象一个不可熄灭的火炬，难道说它是一种虚假的光？是失望的表现？是无情的嘲笑？请你们听一听大自然的崇高的教导，听一听上天和大地的声音：它告诉人们，刻画在人类心灵中的这个理想的典型，是遍及宇宙的永恒的事物；人类在地上的任务是，把它在他们所管辖的这个世界上加以体现。

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人类的理性违背天然的引力，违背他高尚的天性向往的永恒的和谐，更能有力地表明人类已经误入歧途，他的命运已遭破坏。人类陷入了罪恶的渊薮，反而把罪恶丛生之地看成是他最合适的生活环境；这一点，最能证明社会的弊病是多么严重：它使人的智慧长期麻痹，阻碍人们去大胆寻求一条从颠覆性制度走向和谐制度的道路。现在，有一个人 凭难

埃居，法国古代钱币名，有金埃居和银埃居两种。——译注

在写过这几句话之后，过了几年，我到荷兰乌德勒支附近的泽士特去参观摩拉维亚兄弟派教友的最漂亮的农庄中的一个农庄。对于摩拉维亚兄弟派教友，人们是说了些错误的和难听的话的。他们虽建立了一个宗教团体，但是，除了在农庄的作坊劳动的没有结婚的穷人、男孩和女孩、鳏夫和寡妇之外，他们是极少过共产制度生活的。他们对我说，在泽士特有一个寡妇有二百万家产：在那里，我也看到有些人家生活是很困难的。那些过集体生活和集体劳动的人，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他们受到了那个宗教团体的残酷剥削。该团体的收入很大，并且用它的钱又去建了许多新的农场。（第二版附注）

这里指的是法国古斤，每斤约四百五十克。——译注

以置信的天才找到了这条道路，然而人们却象特洛伊人说那个受神灵启示的女先知的的话是“梦呓、谎言、谰妄和荒诞的语言”一样，说这个人讲的话也是“梦呓、谎言、谰妄和荒诞的语言！”

现在，又重新回到我们所研究的专题，并且用谰妄和荒诞的语言提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寻找最适合于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需要的建筑环境，并按照这些环境的要求，设计一千八百人的住房。一千八百人，这个人数就是一个土地经营单位的人数，一个农业公社的人数，也就是说，是社会大蜂箱中的一个基本蜂室的人数。

这些话，是谰妄和荒诞的语言！你们说：这没有听说过，是荒谬的，不能实现的（这是一个夸张之词）。你们说：一千八百人住的建筑物，你们见过，而且就在眼前，不过，不是建立在陆地上或岩石上，而是活动的，是以时速十海里在大洋上载着人从土伦到开普敦，从开普敦到加尔各答，从加尔各答到巴西和加拿大的船！供一千八百人住的乘风破浪的建筑物，那是威武的战舰；它有厚厚的舷侧顶列板，高高的桅杆、方形的帆，两边有二十四门或三十六门大炮；它一抛下四爪锚，就能牢牢地停住！

难道说，把一千八百人安置在海洋上，安置在离任何一个海边都有六百法里的地方，修建浮动堡垒，比把一千八百个农民安置在香槟或博斯土地上的一个统一修建的房屋中还容易吗？

在这里，另外提一个问题如下：

在一个城市里设法掩蔽一支小部队，并使它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里比一支用十二普士 长的炮弹和二十四普士长的炮弹攻打它的大部队还占优势。

我，我在这方面是内行，我可以告诉你：须要对哪些东西进行观测，并运用什么手段，才能象今天这样解决这个问题。护墙、棱形堡、两个碉堡之间的护墙、半月形堡、小半月型堡、濠沟、隐蔽的交通线、攻击部队的集合濠和隐蔽地、横墙、通讯设备……，还有好些其他的東西，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东西，都要妥善布置，综合运用，选好一定的角度；指挥部和掩蔽部的位置要恰当；高度和尺寸大小要计算准确；所有这些，都要根据各方面的考虑和各方面的关系加以千百次的修改，使每一样东西都要和其他东西相协调；马马虎虎是不行的，做个大概其是不许可的，要做得只差一毫米左右！而且，不同的情况，要用不同的办法处理！

这些要塞地方，一般游人所看见的只是围墙和濠沟，但他不知道其中的每一寸土地的走向、倾斜度和褶皱，都是经过测量的；一个要塞为了做好作战和对付包围的准备，它所有的一砖一石都应放在适当的位置！

一个前沿棱型堡的方案的确立，或一个要塞的基本形式，牵涉的问题之复杂，使人一想到就觉得害怕。在这方面用了多少精力和心思，你们从花费的时间之长，工程之巨大，科学研究工作之浩繁，就可以看出来。

然而，这个问题解决了，设计作出来了，也施工修建了。在欧洲，曾经花了而且现在还在花上百万的款子建造和维修成千上万个前沿棱形堡，或者研究把它们摧毁的办法。这不是作不到的事！是的，这是高明的杀人的艺术

正如隐修院是修道士或喜欢离群索居的人的房舍，本堂神甫住宅是本堂神甫或老年人的房舍一样，法郎斯泰尔则是法郎吉中的人们居住的房舍。

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力求改进和完善。你们看一看那些大迫击炮……千百发炮弹；有人说这些东西大有发展的前途。这真是活见鬼！

唉！如果是由于采用这些新发明，或者是出现了什么其他的仁慈的和生产的新东西，因而须要对防务系统加以修改，你们一定会说：在新的基础上修建城市防御工事，重新设计和提出解决的方案，这个问题很简单。办这种事儿，有的是钱，有的是工人和许许多多才能的工程师。你们就破土动工，打桩基，在岩石上开二十米深的壕沟好了。办这种事儿，花多少钱也不算多。这好得很嘛。

不过，要是有一人走来说：我们应当在使人住得舒适、卫生、愉快和便于协作等方面动脑筋，你们肯定会回答说这是谰妄和荒唐话！

要是这个人再补充说他有办法，他能办到此事：你们瞧，计划在这儿，请你们审查；如果你们觉得计划好，就试一试，哪怕试一次也行；这是通向新世界的大门……。你们的回答准定是：哎哟！这是梦呓和谎言！

啊！我告诉你们，既然人家把喇叭口放在你们的耳边，你们就听一听人家怎么说吧。虽说你们有房子住了，但其他的人却没有房子住嘛。有些人住的地方，冬天太冷，夏天太热，这种情况，你们知道吗？有些人睡的稻草，一下雨就潮，房子里的地成了烂泥！人生来是不该住这样简陋污秽的住所的。人，不是穴居的动物；他应当住在房屋里。

既然是他应当住在房屋里，你们还能找到什么建筑物比法郎斯泰尔更适合于他住的呢？在便利、舒适、美观和经济方面，还有什么建筑物能胜过法郎斯泰尔？在……经济方面，你们听懂了吗？

这真是奇怪！一切荒唐的问题，你们都想设法要在这个地球上加以解决，但却反对探讨修造有益于人的身体的和谐的建筑法则！

法兰西科学院每年都要给建筑学校的学生出几道竞赛的题目，但却压根儿没有出过这道题！这道题，和所有一切过去实施过的或提出过的建筑设计相比，内容丰富得多，完善得多。

这是有待于建筑的艺术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去完成的社会任务。但愿一个建筑师不要在什么四分之一凸圆形线脚、檐口上的反曲线和柱型上动脑筋，而要承担任务，解决如下的建筑问题：

鉴于人是供人居住的，而人是有他的需要、爱好和天然的倾向的，因此要研究一个最适合于他的天性的建筑系统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这位建筑师一开始就将面临如下的选择：

是修一家一户分开住的房屋；

还是修供组成一个公社的上千人住的统一的房屋。

从经济、舒适、工作和服务的设施、样式的美观、材料的因地制宜和社会与艺术的效果上考虑，当然是应该修建第二种。

一选中了协作制度的建筑物，这位建筑师便走上了命运的正轨；他将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发现协作制度的生活所需要的条件；这些条件，都是从人的需要、爱好和天然的倾向自然而然推演出来的。因此，在研究最适合于人的天性的建筑术的过程中，他将找到最适合于人的天性的社会形式。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互相联系的，不会解决了这个而不同时解决那个的。建筑术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总的社会问题中的一个情况特殊的问题。这个问

题的提法如下：

鉴于人有他的需要、爱好和天然的倾向，因此，要寻找最适合于他的天性的社会系统所需要的条件。

把“社会系统”这个词加以分析，就有工业系统、商业系统、科学系统、教育系统、卫生系统和建筑系统，等等，也就是说，这些系统都是社会这棵树的各个分枝。真理是统一的，如果你发现了支配这些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系统的法则，你也就可以解决其他系统的问题了。

修建一个法郎斯泰尔，给它作好物质上的准备，住进三、四百家贫富不等和人数不等的家庭。把他们安置在法郎斯泰尔中，让他们在其中生活，自己管理自己；要特别注意，不要让他们去接触那些学究式的哲学家和道德学家；如果他们完全按照大自然的指引行事的话，他们将出自本能地组织协作制度。很显然，家务活儿将首先大规模地按照协作制度的方式加以组织，其次，教育系统和其他各个系统也将逐个安排。创造了协作制度的社会环境，最后将导致整个协作制度环境的形成：好好地听从人的天才的声音的指引去做，就行了。这一点，将在本书的适当的地方加以论证：我们只须把一群人放在一个法郎吉的物质环境中，观察这一群人中的每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中行事的方式，找出他们在其中自然而然地形成小组，自发地聚集并形成各种等级的规律，就可找到协作制度生活所需要的条件。

如果通过试验，实现了这样的计划，那就找到了一种社会形式，一种不是出自人任意制造的形式。它不象文明制度、哲学家的梦呓和按照他们的方式建立的乌托邦式的共和国那样束缚人的天性；它是一种自然的和正常的社会形式，从人类的组织中产生的形式，是按照大自然或神的方式制造的形式，它比柏拉图的方式好，比美妙的 1830 年的宪法的作者贝哈尔先生的方式好；

1830 年的宪法说是要永远实行的，然而结果也和 1830 年以前的几部宪法一样，永远实行不了。

人们还不明白应当向大自然屈服，听从它的安排，按它的规律办事；相反，人们要自己制定法律，完全按宪兵和刽子手的意愿办事。

读者现在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傅立叶与所有那些想改造神的事业的人的作法恰恰相反；他的发现，是他虔诚地按照大自然的指示行事的报酬。协作制度的生活的种种安排，同我们刚才所讲的建筑方面的安排一样，是经过细心安排的。要经过计算才能掌握协作制度的建筑情况，同样，也要经过计算才能掌握打开和谐制度的社会的各各组成部分的钥匙。

对计算数字和工程作业的检查，目的在于把结果交给复合的试金石去检验，检验它们是不是把善和美结合起来了，是不是把艺术和舒适，把神奇和数学，都结合起来了。因为这种结合，象我在前面讲过的，是上帝创造的作品特征，是对和谐的真正检验。

法郎斯泰尔的建筑形式，伟大的人道主义的建筑的基本形式，含有建筑艺术和诗的取之不尽的活的源泉，这一点，是任何一个艺术家或稍有头脑的人都理解而不否认的。但是，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仍处处遇到障碍和偏见，不能不和那些一贯认为只有奇形怪状的狭小的东西才能实现的人打交道；他们根本不懂得无论任何一种运动的最高度的诗的表现是和它的最大用途相符合的；一句话，我们还须要克服许多人的怀疑，我们既然提出了以和谐制度代替文明制度的想法，我们就要从经济的角度对协作制度的建筑进行特别的分析，以防止人们对它的可以实现表示不同的意见。人们对复合的秩序的事

物的宏伟壮丽也表示异议，好象这些宏伟的东西还不如文明制度的垃圾堆、狭小而肮脏的住所和烂泥对人类有吸引力似的。

现在，让我们从如何实现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看一看人们所说的不可能加以实行，到底说得对不对。

§

二加二等于四。

《算术论文》

我已经把法郎斯泰尔的大致概念，把劳动法郎吉的庄园的大致概念，陈述过了；正如过去文明人的村庄之取代野蛮人的有栅栏防护的村落一样，法郎吉的庄园也将取代文明人的村庄。我说过我们可怜的文明制度所产生的初期法郎斯泰尔，与和谐制度在未来的灿烂的阳光下产生的和给以洗礼的法郎斯泰尔一样的富丽堂皇吗？没有，我没有这么说过。和这些光辉灿烂的法郎斯泰尔相比，文明制度所产生的头一批试验性法郎斯泰尔只能说是一些不完全成熟的东西；然而同我们现今的住房相比，它们便可以说是很惬意的住宅了。

尽管初期的法郎斯泰尔的规模不大，但它的建筑形式的整齐划一，房屋的对称，各部分的陪衬和变化，细节和总体的巧妙搭配，尤其是各个建筑物所表现的社会思想，它们与水、园林和充满了幸福愉快的人的生气的风光之间的和谐，将使初期的法郎斯泰尔成为令人陶醉的体面的居住之地。豪华的气派将随着财力的增长而增长；而且，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

试验性的法郎吉，将以其无可辩驳的成就证明尽管用科学和计算的办法也无法使某些人懂得的伟大的社会真理；这第一个法郎吉，当然是建立在自由的土地上的。这块土地大约有一平方里左右，由一个股份公司接管，迁入一批人来经营；这是一个把农业、工业、教育和家务劳动联合在一起经营的殖民地。

你也许会问：修一个供一千八百到两千人住的统一的大厦，或者修三百五十座到四百座文明人住的单独的小房子，三百五十座道德学家的或哲学家的破房子，哪一个更经济更合算？

这并不是象某些自由思想家所说的，是什么幻想、梦呓和荒唐的东西；它是很平凡和普通的，不需要多少建筑学和数学的知识就可明白：在墙、屋顶和房屋构架方面，一个散乱的小镇的花费，将是一个法郎斯泰尔的四倍。

此外，分散经营制度须要修围墙把房屋、园子和庭院围起来；你想一想：在协作制度的大厦从这端到那端都很整齐的单一的屋顶下，可以修三层甚至四层房屋，可以节省四百间厨房、四百间饭厅、四百个粮仓、四百个地窖、四百个畜棚和四百处堆放麦秆与稻草之地；把一切都集中在几个谢利斯泰尔里：这样，就可以把今天一个小镇上分散的许许多多房间和车间都节省下来了。除了节省地方和房屋外，还可节省两三千个门窗、门窗的框架、细木护板和铁制配件；还可节省每年支出的巨大的维修费，何况那些窄小的建筑物用的时间也不长，要不断地翻修。把每一座房屋的花费乘以房数，你就可以看出费用之多了！

至于走廊街，请你看它可以节省多少东西：在现今的每一座房屋里，都

有弯弯曲曲和摇摇晃晃的楼梯，它们要占很多地方和材料，还有走道、过道和楼梯平台；此外，还有许多花钱的东西，从低级的到高级的，从雨伞到成套装备，小镇上的两千个居民人人都不得不预备这些东西以御寒、遮雨和防备不好的天气；又容易生病花钱，又损害健康，妨碍工作。把这些东西加起来一算，你就可以看出，装有玻璃窗的走廊街，既通风，又保暖，并有安放得很整齐的楼梯，在一楼还有中庭和门厅，从外面进来的人在这里下车，可不受风雨。请你们看一看，这走廊街如此宽敞，真是一个既经济、又卫生又舒适的建筑。

此外，还要计算一下，它为每个家庭在做饭、管理地窖和仓库方面节省了多少劳动和时间；为仆人或妇女们省去了每天辛辛苦苦到水泵站或蓄水池运水的事。至于清洁卫生工作和各种家务劳动，在法郎斯泰尔中都有简单的机械设备去作！

在大城市中，例如在巴黎，单单把永运到各家各户这件事，就需要好几千人；这简直是一项苦得要命的劳动。再计算一下：把用机器节省下来的这些力气，用在生产上将获得多大的效益；如果大规模使用机器，其效果是更大的；除了这些好处以外，还能防备火灾（法国每年在火灾方面的损失是巨大的），因此，请你想一想，有统一计划和领导的活动，与分散的、无政府状态的、在今天极为不利的环境中进行的的活动相比，在力量上大得多，在效果上也好多。当你把这些情况都研究、考虑和计算之后，你就可以进行判断了！

你看：

这种消除了混乱、布置得井井有条的建筑，无论从数学的角度或经济的角度看，是不是比野蛮人的或文明人的乱七八糟的分散的建筑好一千倍。

我要不厌其烦地讲，所有这些都不是幻想的，也不是妄谈的；这一切，都是很普通的和具体的，它们是那样的清楚，连一个修士走来一看马上就会明白，而反倒是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却没有一个人能看懂。

你们说什么没有诗意，没有真正的相互关联感；你们的这些话是白说了。你们对事物契合的声音想充耳不闻，这也是办不到的。你们应当服输了。最有发言权和说了算的，是数学。企图对数学不服气，那是不行的你们现在说，在协作制度的建筑物中使用石头和木头是不可能的吗？石头和木头是不是不愿意让人把它们用在法郎斯泰尔？如果石头和木头不拒绝人们把它们用在这样的建筑中，这岂不表明你们比这些东西还愚蠢，才会在我向你们阐述道理和实地计算的时候突如其来他说什么“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还要强调，并详细指出：

分散经营制度的建筑，花费的钱是很多的，住起来对人是极其有害的；而协作制度的建筑，既经济，又有益于健康，住起来又舒服又方便，它给艺术开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前所未闻的广阔天地，而分散经营制度的建筑则有碍于艺术的发展。

在布里雅—萨瓦兰的这些轻松的句子里，包含有一个比所有那些所谓的高深的政治论文还有价值的社会原理。拿消灭特权来说，我们不当象哲学家和革命家主张的那样，把一个阶级独拿的利益加以剥夺，而是应当把那些利益加以普及，使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使每一个人都能吃到肚子里，都能增益才智。这是唯一能消灭存在在文明制度特权中的不公正之处的办法。这个好办法的发现，始终是靠科学、艺术或工业的成就，而不能靠哲学家的那些胡乱的理论。

上面这段话，等于是告诉那些说“建筑学已经死亡”的人，告诉那位说这句话的雨果先生：他们的这种看法，是一种精神幼稚病的表现。雨果先生，雨果先生！他用三、四章漂亮的词句来论证一个美好的事业，以证明人类在过去修建房屋的目的只有一个，而且很单纯，就是为了作诗；他从这一点出发，提出了一个挺幼稚的说法，说印刷术的发明扼杀了建筑学，因为从此以后人类作诗比较容易了，排合金作的字模，总是比堆砌砾石容易嘛……！！雨果先生是诗人，因为他自己是用羽毛笔写诗，便硬说人类也应当用羽毛笔写诗！雨果先生企图把人类禁锢在他的范围里，把他的专业范围作为人类活动的范围和未来的界限；最后，雨果先生企图在这里大谈哲学，而不安于作一个伟大的诗人，硬要糟蹋他自己的好作品《圣母院》，加进一句六个字的绝妙蠢话：“这个（即这本书）摧毁那个（即那个大建筑物）！”

真的，还从来没有人在一句错话里包含过这么多奇怪和荒谬的意思。雨果先生最好是把他在最近这几版中添加的这句荒唐话删掉，因为他的书是要留传后世的，象这样的章节对他的才智是没有好处的。不管他是多么伟大的诗人，他都应当知道并记住：谁也没有权利象路易十四走进国会那样，穿着靴子走进社会科学的领域；如果你想搞社会科学的话，首先就应当进学校去学习。在适当的时候和地方，我们将告诉雨果先生：社会科学中的各种学说，与宪法的学说不同，何况宪法上任目前已废除了死刑，对监狱进行了改革，说要按人民群众的习惯办事，而他还要象德·拉梅莱先生这位所谓的教徒那样，利用他个人的权威，罚人民群众永远受苦，只能修盖小房子。对于未来的社会制度，如同对于未来的建筑学一样，雨果先生有许多东西还有待于学习，如果他不愿意学习的话，他至少不要大放厥词，不要说幼稚可笑的话，不要胡言乱语，否则，他总有一天将发现他不得不出来加以更正。

各位艺术家，你们要相信人类的天才，而不要相信那些瞎了眼的先知的声音。建筑学，他们向你们说它已经死亡并埋进了土里，实则它还在继续成长，有了长足的发展！前程是远大的，人是有很大的力量的。那些心胸狭隘和意志薄弱的使徒们，是不会从活的源泉中吸取什么灵感的；我们不当听他们的话……。附注（第三版）：为了能够消除那些狂热的笃信否定论和扶

这里所说的好办法，有一部份即将在塞纳区洗衣总店的洗衣间里实现。（第二版附注）

“约翰·布朗这个久已出名的惯盗被送到了法庭；人们说他在伦敦的街上逛来逛去，让人看起来有掏行人腰包的企图。布朗抗议人们对他的指控；他郑重地宣称他已经有半年没有行窃，并恢复了他的裁缝师傅的身份。于是，市长对他说，他之所以改变行为，是由于他发现当裁缝比当小偷强。”我对这一点并不感到吃惊，’S.S.补充说：‘我早就向年轻人建议在他们的表上安一根保险表链；至于衣袋里的手绢，我们现在知道，小偷认为那是值得偷的’。被告：啊，大人，我向你保证，我再也不去偷了。市长：这么说，你已经认识到干这一行是不好的，是没有出息的？被告：干这一行不好，大人；不值得，还不够用来保持灵魂不离躯壳哩！现在，一个小偷还不如一个叫花子讨的钱多。市长：你对我要说实话。你之所以要再当裁缝，是因为你喜欢做工而不愿意去偷呢，还是因为你发现当小偷挣的钱不多？布朗：我不敢欺骗大人，我知道说假话是没有用的。我现在之所以要再作裁缝，是因为我发现当小偷已无利可图。市长：好！布朗，这一次我释放你。不过你要留心，因为你是一个‘家里人’（英国小偷的黑话，意为头等强盗），所以你要受到严密监视；我的确认为，你将来还可能宁当小偷而下愿作实人，如果当小偷也能挣到同样多的钱的话；但我相信，当小偷挣的钱

“穷人”这个词，在此处未含有缺吃少穿的意思；它只是指处于社会财富最低一级的人。在和谐制度中，是不存在有严格意义的“穷人”的。

常规办事的人在疯狂反对法郎斯泰尔统一布局的经济的和生产的双重效益方面所持的种种借口，我们便应当从积极和消极方面看一看这种效益有多大。

从消极方面看：用和谐制度的统一建造代替花费巨大的分散经营制度的各自为政，所节省的东西是不计其数的，例如：少花修建费、维修费和管理费，减少损坏和少生疾病，少发生争吵和意见不和，少上衙门打官司，少花劳力和时间，把所有这些少花的东西加起来，数目是可观的！把这些消极的好处综合在一起，只须把两个系统在二十年中的数字加以比较，你们就可以看出节省的东西之多，是很惊人的。

从积极方面看：统一的组织，使今天如此柔弱和可怜的人有了协作制度的公社，并且有人类的工业和科学天才所获得的种种力量。今天用人的双手辛辛苦苦地操作的农业活儿和家务活儿等等，十分之九在今后都要用畜力去作，角以人力、风力、蒸汽或电力驱动机器去作。科学发明的种种手段和被人们征服的巨大的自然力量，都要听从人的使唤，把它们用之于生产。且不说将来的种种发明，就以我们现有的这些手段来说，只要把它们在统一的公社的大车间中加以综合应用，有什么东西不能生产的？对于人的生产力量的运用，由于基层车间的分散，因此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现在我们把人类所拥有的生产力量都详细开个清单，计算一下它们在所有的协作制度的公社中实际产生的效果，无论你们的想象力有多么丰富，你们也想象不出来计算的结果是多么大。

人类创造的种种手段、工具、动力、新发明和工业生产力，好象一群静止不动的奴隶，等待着人去命令它们工作。人，这个创造了这么多听话的奴隶的神，还没有把他创造的机器的力量，用上千分之一呢。人所掌握的工业力量和科学力量，将在法郎斯泰尔中得到综合应用；在千百年的苦难的深渊中将出现无量数的财富！

第五章 农作物的安排

当这片在过路的人看来是荒废之地，重新开始有人耕种的时候，
你们将说：这一块荒地现在变成了乐园。

《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四和三十五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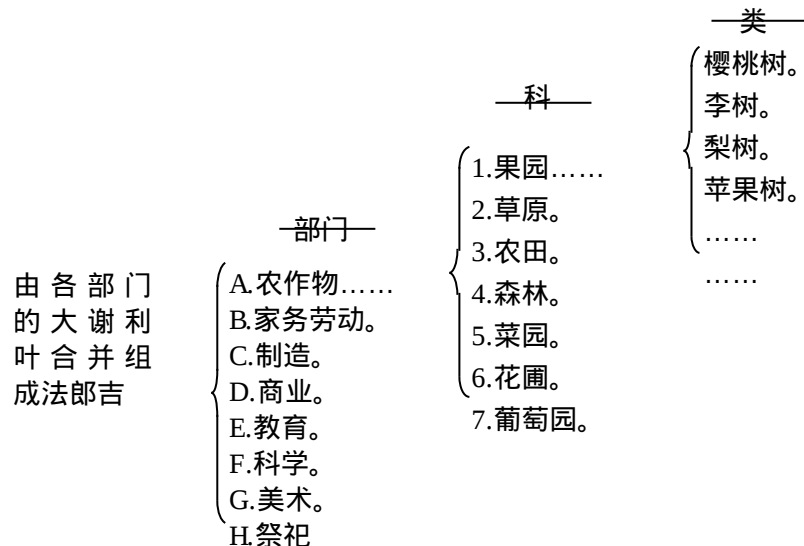
参观了法郎吉的住房以后，我们应当对它的农作物和车间的分布有一个了解。为此，我将从傅立叶的著作中引用一些段落。不过，为了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傅立叶的话，我将预先淡淡地谈一下法郎吉中的劳动的组织——它是我们稍后将着重讨论的主要问题。

在法郎吉中，农业活儿和家务活儿，以及科学、教育和艺术工作等，都不是大家分散孤立地各干各的，也不象我们的工人这样成天老干同一种活儿。各种活儿和工作，都是由接工艺倾向和特点而自由地和自发地结合的劳动小组去做的；干活和工作的时间短，可以变换和互相交叉，干起来很快活。

例如种葡萄（或别的什么工作），在法郎吉中就要细分成二十四种不同的活儿，并按二十四个不同的计划由二十四个按年龄和性别组成的小组去做——这二十四个小组合起来成为一个区的葡萄谢利叶。这个专业队伍，作为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编入农业大谢利叶，并与其他部门的谢利叶构成劳动法郎吉。

按现今的军队的编制，军事法郎吉或师，是由旅组成的，旅是由团组成的，团是由营组成的，营是由连组成的，连是由排组成的；

同样，法郎吉是由若干部门的大谢利叶组成的，部门的谢利叶又分成若干科谢利叶，往下再细分成类谢利叶、种谢利叶、单种谢利叶、小种谢利叶……；关于法郎吉的组成，我们列表如下：



如果版面许可的话，我们可以按照标有 A. 的农业部门的谢利叶和标有 1. 类的谢利叶那样，把 A, B, C, D, 1, 2, 3..... 全部谢利叶都列出来。好在这个表上的空白读者也容易填补，把各个项目往下细分到它们最后的细目。例如樱桃树谢利叶，在法郎吉的土地上有多少个品种的樱桃，就可以分成多少小组，或者再细一点，按樱桃的变种分。象军队的师和团最后细分

成连队之下的班排；象大树的分枝分杈，最后分成小枝，各个部门都最后分成小组，宛如枝叶似的，成为植物生活和工作的器官似的组织了。

按照自然的方法和逻辑系统组织的劳动，完全合乎情理，因此绝不会再重复文明的工业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不会出现人们称之为自由竞争的那种混战，不会出现我们分散进行的家务劳动的极其零乱的现象。在协作制度下，劳动有统一的安排，工作是有组织的。法郎吉是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它要象纪律严明的部队那样进行活动。从分配作细小的工作的排，往下还有作极细微的工作的小单位；而往上，在排之上则有按种划分的谢利叶；在按种划分的谢利叶之上，则有按类划分的谢利叶，按科划分的谢利叶和按部门划分的谢利叶，再往上则是中央管理机构，不同级别的人才荟萃的地方；由它使所有的谢利叶和所有的工作按统的和谐的运动进行。

由此可见，协作制度的工作是由许许多多小单位进行的；他们工作的时候很愉快，每次工作的时间都相当短，而且又有变化；这些小单位称为小组，它们将组合成各级谢利叶。

§

把三个农业方式加以合理的混合，是把善和美结合在一起的办。这三个方式，那些只会三种漫画手法的文明的农学家还没有见过哩。

沙·傅立叶

现在来谈农作物的具体分布；作物的耕种应当和我们刚才描述的分类原则相和谐，处处便利于小组和谢利叶的耕作。

作物的分布，应当按照三个方法或由作物的性质决定的农业方式进行；我们现在引用《论协作制度》的作者在该书卷二第 50 页上的论述如下：

一、简单的或通盘的方式，是排除间杂耕作的方式；在我们国家的许多大面积耕地上，往往这一边是庄稼地，另一边是树林。我们看见，在许多麦地里有不少的空地可以种其他作物，尤其是适合于种蔬菜，同样，在林地里有不少的斜坡适合于种葡萄；在树林深处有许多平地可以开垦出来，成为可种植作物的林间空地，让阳光照射，空气流通，树木成长。

二、中间性的或一般的和混合的方式；人们说它是英国的乱糟糟的庭园式方式，其实这种方式应该说是中国式的，因为他是英国人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只要用得恰当，是很好看的，它没有文明人的那种小家子气，在一个方方正正的庭园里，有山又有湖。

和谐是与单调正相反的，所以它要在一个区的不同的地方，尤其是在地形复杂的地方，例如沃区，使用中国的方式，即一般的和中间的方式，爱在哪儿种什么，就在哪儿种什么；这种方式，和通盘的方式（方式一）与组合的方式（方式三）形成鲜明的对照。

三、复合的和组合的方式，是与文明制度的方式相对立的。按照文明制度的方式，每个人都将用碉堡和炮队把自己围起来；处在文明制度中的每一个人都想筑壕固守，把自己的土地建成一座城堡。在文明制度中，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社会是一个汇集着大大小小的强盗的贼窝，在贼窝里的大强盗是要吃小强盗的。但在和谐制度下，人们连一分钱的东西也不会偷，甚至连小孩偷醋栗这样的事也没有。在作物的分布中，人们尽量用复合的或

组合的方式；按照这种方式，每一个谢利叶都力图往各个不同的地点派小支队，并在离自己的活动中心很远的其他谢利叶的各各站都有先头人员和分遣队。

通盘的方式是唯一和文明人的粗糙的作法有点关系的方式；他们在这边尽种花，在那边尽种果树；这儿全是草地，那儿全是麦田；地与地之间没有联系，地上的作物过于分散。

另一方面，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土地上滥用组合的方式，因为每一个人都想在他拥有的土地上可以收到他生活所需要的全部东西，因此在只能种十种作物的土地上却种了二十种。一个农民杂七杂八地既种小麦，又种葡萄、萝卜、大麻和土豆，而实际在他那样的土地上是只适宜于种小麦的；有些村子里的人在无法看管的离得远远的土地上唯一无二地只种小麦，但实际上是可以混合种几种作物的。一个法郎吉若采用混合式耕种一个区的土地，它在开始时就要对每一块土地确定两个或三个适当的作法；混合种植，往往是很有收获的；尽管葡萄园因为太值钱，不能混合种其他作物，但附带种一点水果和蔬菜也是可以的。采用混合种植的目的是，使几个小组可以在同一块地上劳动，使他们互相会晤，讨论与组合劳动有关的事情，尽可能做到不让一个小组孤孤单单地干活。

因此，每一个农业部问都尽量使它的班组与其他部门的班组接近。现在只是在我们住房周围才有的花圃和菜园，将来在全区也都会有的。它们的中心在法郎斯泰尔附近，但在日间也种有一行一行的菜，一块一块的零散的花地或菜地，在田野和草地上适合的地方也都种上花和菜。同样，葡萄园尽管离法郎斯泰尔较远，但在它附近也有某些联接的地段，在菜园和花圃中也有几行灌木和树丛。

傅立叶运用协作制度的和谐所遵循的这些固定不变的原则，计算这种作法的结果，陈述法郎斯泰尔环境中的种种细节，象一个旅行家描写他所经过的地方的风土人情那样，向我们作了详细的描述。

这种组合的方式，不仅要作到令人看起来很舒服，而且更着重实用，使情欲和心计相结合。人们尤其注意于安排小组与小组的结合；通过作物的组合，使男子的组与妇女的组相会合。使组与组相结合，这个想法是很有趣的，然而也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但是，这是一种非常正当的，出于热爱劳动的会合，不象我们沙龙和咖啡馆中的会合那样毫无意义，而是大有用处的，例如：

如果种樱桃树的谢利叶在离法郎斯泰尔四分之一法里的大樱桃园里安排一次有许多人参加的集会，那么，在下午四点到六点的集会时间里，它将看到，和它聚集在一起的，以及在它的附近，有：

一个附近的法郎吉的小组，男的女的都有，来帮助管理樱桃树；本区的一个种花的妇女组走来，在一百法尺长的地段帮助种锦葵和大丽菊，从而把旁边的一条道路陪衬得很美丽，并构成与樱桃园相邻的一块菜地的边饰；

一个蔬菜谢利叶的小组来管理这块地里的菜；

一个百花谢利叶的小组来管理菜地和樱桃园之间的一个祭坛；

一个年轻姑娘的小组，在这次集会快结束时到达；她们是种完旁边的森林中专种草莓的林间空地就赶来的；

在五点三刻，几辆运货车给这几个组运来点心：五点三刻到六点一刻，是种樱桃的人用点心的时间；接着，这几个组商量了一下以后几天的工作之

后，便分散走开了。

文明人也许会说，他不愿意让他的妻子和女儿来参加这样的集会；这完全是用文明制度的效果来评判协作制度的效果：在协作制度下，作父亲的巴不得他的妻子和女儿到劳动的谢利叶中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凡是谢利叶中的工作，没有一件是可以隐瞒不让人知道的。妇女们在谢利叶中工作都是很谨慎的，因为她们很清楚，她们的行为将被她们的父母和对手知道的。这一点，在一个文明人的家庭中是办不到的。在文明人的家庭里，作父亲的如果想对他的妻子或女儿进行监督的话，是准定会受他周围的人蒙蔽的。在和谐制度下，结婚是很容易的，甚至连嫁妆也不要。女孩子在十六至二十岁之间就定亲了；在这个年龄以前，人们不管她们，让她们享受完全的自由，因为她们之间可以互相监督（这一点，我们将在专门的章节中论述），没有哪一个妇女的监护人员比她的对手对她的监督更严厉的了。

肯定会有不少的蠢人对于傅立叶把和谐制度的习惯描写得那么轻松和舒服，存心挑毛病；有不少的人以为可以讲怪话，说什么不管理论多么好，但这些理论实行的结果如何，是没有把握的；还说什么实践往往证明这些理论毫无根据，说人的自由是一个不可能按照这么准确甚至可以说是机械的数据办事的因素。然而，聪明人明白，实践所否定的，是荒谬的理论；实践将纠正错误的理论而肯定正确的理论；推论是如此准确，正是这些理论可以实践的证明。傅立叶有巨大的天才，他在他的头脑里已经描绘和建造了一个和谐的世界，他在这个世界中生活了三十年，所以他有资格向我们叙述那些习惯和风俗；聪明人懂得，正是由于事物是经过非常准确和严格的安排，所以个人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为了充分阐明刚才所讲的这个道理，只须举出我们文明制度的风俗中的一个例子就够了：如果戏院的戏不是预先定好时间并准时开演，如果开演的时间可以改来改去，没有准儿，个人就不可能预先知道规定的上演时间，非常顺利和自由地安排好他的事情去看戏；这个道理不是很明白的吗？把这个例子推而广之，便可看出，运动的规律愈准确，工作的安排愈准时，事情的进行便愈是分毫不差，人的活动便愈是自由。

再引一段傅立叶的著作如下：

在结束这段关于物质的论述的时候，我们要强调这个主要之点，要强调把这三种方式结合起来的必要性。

目前，人们把这三种方式运用得如此之差，以致使每一种方式都变成了一种令人可笑的事情。以混合的方式为例，我们在诸如小特里亚隆、纳瓦尔和斯威琴根这些英国式的花园中便看到这种影子。

这些风景如画的花园，同戏剧中的牧童和布景一样，是美好的农业梦幻，和谐的小圆饼干似的的东西，一个按协作制度的方式安排的乡村的缩影。然而这些东西是没有灵魂的物体，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其中有劳动的人。不过，把话又说回来，与其看到文明制度的愁眉苦脸的邋邋遢遢的农民，还不如一个农民也没有的好。

这样的园地需要有二十来个劳动小组才能使它们赋有生气，展现田野的美丽风光。在协作制度下，即使最脏的工作也能显示阔绰的气派：一个耕地的小组穿的是灰色工作服，一个收割庄稼的小组穿的是浅蓝色工作服；衣服都要镶花边，配上腰带和统一的羽毛饰；他们要坐漆得银亮的马车，拉车的马也有不太花钱的装饰；这些装饰品都不会受到工作中的脏东西的污染。

如果我们在一个按混合的方式即所谓的英国的方式安排的美丽的

谷，看见各个劳动小组住的是彩色帐篷，分小组散布在不同的地点劳动，扛着旗子和工具，边走边唱着歌子；如果我们在一个区中看见到处都是柱廊和尖顶塔的城堡和阁楼，连一间土坯茅屋也没有，我们便以为是好景象，是仙境，是奥林匹克诸神居住的地方，然而这个地方还只不过是一个单调无味的乡村，因为它只有三种农业方式中的一种方式，即只有混合式或第二种方式，也就是所谓的英国方式，它还没有实行组合式或第三种方式，这种方式还有另外一番漂亮的景象，在一个区的绿油油的田野上有一支执行各种任务的大军，每一项任务都有一个种植作物的谢利叶负责进行。

在文明的乡村中所看到的，不是这样一片迷人的风光，而是一团糟的混乱景象。三百家农民种三百块豌豆地和洋葱地，参差不齐，杂乱无章；这正好是组合式的一种滥用，因为组合式的作法是：把同一个作物按不同的品种和变种因地制宜地在一个区中分地区种在三个区间，并通过按不同的地形规划的侧翼区和中心区联系在一起。

傅立叶继续写道：让两个谢利叶在一个法郎吉的山坡上劳动，请一位哲学家来观赏一下他们的操作。我们目前不详细描写和谐制度下的劳动情况，而用下面这段话来扼要叙述和谐制度下的农作物的分布方式和三种耕作方式：

在法郎斯泰尔的田野上采用三种耕作方式，并按照土地的自然条件和耕作的便利，把三种方式结合起来；三种方式的结合和恰当地交叉使用，以及它们的和谐的衬托，使肥沃的田野看起来象一幅画图，是那樣的生意盎然，丰富多采，以致使艺术家的活跃的想象力在今天只能想出一个大概的样子。景象的壮观，突出地证明了作物布局的内在的美，因为在任何事物上美是善是形式，是善发出的光辉。

当我们在后面深入论述法郎吉的时候，我们将谈到在协作制度的车间和农田中讲究豪华的重要意义和有益于生产的效果。散布在各处的花坛和花圃，象许多花束和长长的花带似地展现在田野和草原上的作物中间，使劳动的人们的乡村简直比阿尔米德的花园还漂亮。傅立叶说：“人们将成立负责乡村豪华工作的谢利叶，在每一种作物的土地周围修建花坛，种植花草和灌木。这种豪华工作，是一个表现吸引力和心计的很重要的部门。”

我们现在再引用傅立叶的一段话来结束本节的论述。他说：

一个正规的法郎吉，象四十年后的法郎吉那样，将在它的土地上人们常去的地方修三座或四座城堡；当附近的队伍聚集在这些地方商讨工作时，人们就把饭和点心送到这儿来，因为，如果他们要回法郎斯泰尔去吃饭的话，由于法郎斯泰尔不在回家的路上，所以要浪费许多时间。

每一个谢利叶在临近它的作业地点也有一个小城堡式的房屋，每一个小组也有它自己的阁楼或小楼房；但在试验性的法郎吉中是没有这些豪华的设施的；它只要有几个简陋的棚屋和遮风雨的地方就够了。当前应注意的是：要集中力量把法郎斯泰尔安排好，把诸如交通工具之类的诱人的手段准备好。

把和谐制度的农作物的安排讲过之后，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车间的情况。

在建筑工作上防止任意行事，是很重要的。必须采用一种在各方面都适合谢利叶的活动的方法。

沙·傅立叶

在这一节里，我不能够详谈车间和谢利斯泰尔（谢利叶的工作厅）的安排细节。要充分描述的话，那就须要专门写一本书，因为它们每一个的安排都是要随着车间担负的工作的要求和条件而变化的。对车间进行描述，这实际上就等于是叙述它的方案；这是工程师的事情，不能拿到这里来讲。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将连同它的平面图、外形构造、详细说明和工程概算书，一起发表。当然，各种车间的形状、大小和安排，只能一步一步地摸索，加以调整，并随着初期的法郎斯泰尔的发展，从使用方便这个角度进行修改之后，才能最后定下来。在开始的时候，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情欲方面，是不可能做得十全十美的。初期的法郎斯泰尔，只不过是和谐制度进行的试验。

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能讲一个大概，阐明法郎吉的车间和谢利斯泰尔是整洁的、宽敞的、舒适的、设备充分的、按照一定的工业要求和谢利叶制度的特殊条件进行安排的。须要补充的是，为了满足劳动引力诸条件中的第一个条件，它们的外观都很整洁、漂亮，甚至很豪华；每一个都是按照它自己的特点和性质安排的。文明制度所建立的某些大企业，可以使我们对车间、作坊和制造各种巧妙的机械的工厂的美和豪华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概念。擦拭得象贵重的武器似的银亮的工具，闪闪发光的齿轮和齿轮传动系统，有节奏的运动，在一个有条不紊的整体中的劳动生活的种种安排，所有这些，都是和谐制度的谢利斯泰尔的天然的装饰。

为了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谢利斯泰尔的安排一般的模式，我在这里把傅立叶描述的宴会厅的安排转录如下：

法郎斯泰尔或法郎吉的庄园，除了个人的住房之外，还应当有许多供公众使用的大厅；这些大厅叫做谢利斯泰尔或情欲谢利叶的集会或活动的地方。

法郎斯泰尔的大厅，和我们现在一片混乱的大厅不同。一个谢利叶是绝不容许有混乱的情况的：它往往有三个、四个或五个部门，要占用三个、四个或五个毗连的大厅，还要有与官员和职员职务相适应的办公室。因此，每个谢利斯泰尔是由三个大厅构成的：一个在中央，两个在侧翼。

谢利斯泰尔的三个大厅应当有供谢利叶小组或会议使用的房间，如在宴会谢利斯泰尔即餐厅中，首先要有六个大小不等的厅：

两个一级在上升翼，收费大约为.....150

两个二级在中央，收费大约为.....400

两个三级在下降翼，收费大约为.....900

在这六个大小不等的厅的旁边还有小房间，供愿意单独一桌吃饭的小组使用。每天都有一些小组要分开吃，它们希望在谢利斯泰尔中的一个厅里吃自助餐，大家吃同样的菜。

在谢利斯泰尔中必须有这种房间，以便利于小组的使用。因此，一个谢

为了让人们了解分工原理的价值，我们在这里引用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亚当·斯密的一段文章；他在关于饿死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说：

利斯泰尔或一个谢利叶聚会的地方，是按复合系统分成供集体用的厅和供小组单独用的厅。这一套办法，和我们举行大会的会场的作法完全不同；在我们的会场，例如在“列王厅”里，人们是按照神圣的哲学上的平等原则，乱糟糟地聚集在一起的；对于这样的平等原则，和谐制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会采纳的。

《论协作制度》卷二第 34 页

在对协作制度的建筑物的描述中，我没有着重讲各个大车间、大马厩、大仓库、大商店和工业用房与农业用房的安排；它们应当尽量修建在法郎斯泰尔的对面，中间隔着荣誉庭院。

大家都知道，车间和商店每天都有日常的工作，它们和法郎斯泰尔之间应当有根便利的不受风雨影响的通路，通路或者在地下，或者是象走廊街那样的柱廊。这样，日常的工作就有了保证，即使在刮风或下雨天，当大家不下地干农活，聚集在屋子里做室内工作时，也能照常进行。

§

我们不说：因为它太美了，所以是办不到的；相反，我们要说：因为它太美了，所以非办到不可。

不列顿

我知道，今天大多数人都看惯了我们的不长庄稼的晒垡田，看惯了到处是衣衫褴褛的农民和又脏又难看的破茅屋的单调的和令人厌倦的农村，看惯了令人恶心的、很不卫生的车间，所以乍眼一看，难免不把我们所描绘的和谐制度的劳动的具体情况，看作是梦幻。在这里，也象在论述法郎斯泰尔的建筑一样，我要提请大家注意数学和计算的运用；请大家冷静地考虑一下，看一看这些按照土地的条件和科学的要求统一规划的农业耕作，是不是比文明的农村中的分散经营的农业耕作有更大的生产力。

这个事实，我们已经充分地论证过，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在协作制度中，好与实用，处处都是和舒适与美结合在一起的。其实，这个特点，在正常的社会组织中是应该有的。

现今已经出现了许多大农场；在这些大农场中，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在前面讲的具体的安排情况的萌芽。我要特别指出比果·德·莫洛格公爵在卢瓦雷的漂亮的农场；他不仅运用农业科学，而且还从艺术和美的观点，亲自指导农场的经营。我在任何一个豪华的农庄，甚至在王室的城堡中，都没有看见过象他那块富饶多产的农场那么赏心悦目的样子。他这块土地，至少在物质方面可以当作一个和谐制度的农场的大致的标本。那美冠群湖的莱芒湖，在它的岸边也有几块具有几分法郎斯泰尔的面貌的庄园。

我要再说一遍，整个农业的安排问题，归纳起来就是：把土地分割成梯形、尖角形或平行四边行，大小大小，形状各异，七零八散地用篱笆围起来，到处立着界标，由一群既愚昧无知，又墨守成规、好吵嘴闹架、手脚不干净的穷得要命的农民耕作的分散经营制度，是不是比统一经营的制度好？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三种农业方式的使用和它们结合产生的效益，是协作制度的经济原理必然产生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如果说这个制度是非常的优越，生产的东西特别多，景色是十分的漂亮，那不是它的错。不能借口说它是通过节省的办法而取得那么美好的结果，便把它在工业和经济上的优点也抛弃不要了。那些文明人反对它的主要理由是：“因为它太美了，所以是办不到的！”多么好听的理由啊：先承认一个新鲜事物的美，接着便倒转过来说它太美而反对它！啊，可恶的文明人，头脑错乱的人，你们竟然以为好的东西必然是错的，美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我亲爱的兄弟们，这样的理解，全然错了！这样的理解是不符合理性的，是与理性背道而驰的。

分散经营制度，是与自然的秩序和情理相违背的，因此它必然产生贫困，产生表里不一和自私自利的行为，产生战争和种种丑恶的事情；相反，协作制度将从活的源泉中产生财富，产生统一的行动，产生和谐、美和绚丽的光辉。

无政府状态的分散经营制度的可悲的情景，处处与协作制度的壮丽气象形成对照。恶和丑，是善和美的反面。正如美和善是在一起的一样，丑和恶也是结合在一起的。必须反复说明：丑是恶的表现形式，而美则是善的表现形式，光辉是真的表现形式。

人们在谈到协作制度时说：“它太美了，所以是办不到的，”这个话错在忘记了这个制度所取得的这些美好的结果，之所以和我们生活的社会所取得的结果完全相反，是由于它所采用的手段和办法，以及为什么采用这些手段和办法的原因，与现今的社会所采用的手段和产生种种罪恶的原因，也完全是相反的。

我们不是凭想象，而是用清醒的头脑对这些新的手段的积极意义和价值进行过分析的。

如果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你让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森林的野蛮人去看路易十五广场的全景——一边是爱丽舍——波旁宫、和平大街与马德莱纳大街，另一边是码头密布的塞纳河、路易十六大桥和桥上的大理石雕像、议会大厦和它旁边的豪华的凯道赛饭店；接着再看杜伊勒利王宫的花园和宫殿、爱丽舍田园大街和宛如海格力斯擎天柱似的雄伟的凯旋门；可以肯定，这个野蛮人是不会相信这些奇观似的景象是真的。

这个野蛮人是无可指摘的，因为他对文明制度所拥有的建造这些东西的手段毫无概念。

但是，十九世纪的文明人在对待和谐制度所创造的奇迹方面，是没有权利象野蛮人对待文明制度创造的奇迹那样，抱错误的态度，因为十九世纪的文明人要弄明白和谐制度在实现这些奇迹方面所拥有的手段，是很容易的。

我们大家都喜爱财富、美、豪华和伟大；说来也真是奇怪：上帝一方面让我们大家都有这些爱好，一方面又罚我们永远受穷，接触丑恶的东西，受文明社会中的种种苦难的折磨。这也许是由于他无能或行事荒唐，或者是由于他爱开玩笑，心如魔鬼。如果有人抱这样的想法的话，那是极其愚蠢的，大逆不道的。傅立叶曾经在某个地方说过：一个有钱的父亲，应该比没有钱的父亲对子女负更多的义务，应该更关心子女的教育、穿衣吃饭和娱乐。唉！上帝既然是我们的父亲，他比所有的君主加在一起都更富有和更有权势，难道他不应该让我们享受一切幸福？如果他拒不满足他使我们心中产生的种种欲望，他难道不应该受到我们的轻蔑和憎恨？我们可不可以认为：他之所以使我们心中有这些无法消除的欲望，是因为他存心用这些欲望来害我们，把

它们当作是无止无休地折磨我们的工具？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应当受到诅咒。凡是了解宗教思想是怎么一回事的人都知道：没有任何宗教发明过一个象上帝那么坏，那么残酷和言行不一的恶神。说来也真是奇怪！许许多多诚实的人都明白上帝是怎么一回事……。然而他们又自以为是虔诚的教徒。

至于我们，我们不能辱骂上帝的智慧，从而使我们的智慧蒙受羞辱；我们要敬拜和赞美上帝：他是天地万物的最高创造者，是人和人的情欲的最高创造者，是宇宙生命的赋与者，是爱、幸福与和谐之父。

我们的结论不是：“因为它太美了，所以是办不到的。”

相反，我们要庄严地宣称：

它太美了，所以不能不是
真理的化身，人类的
社会命运，上帝
在地上的
意志！

